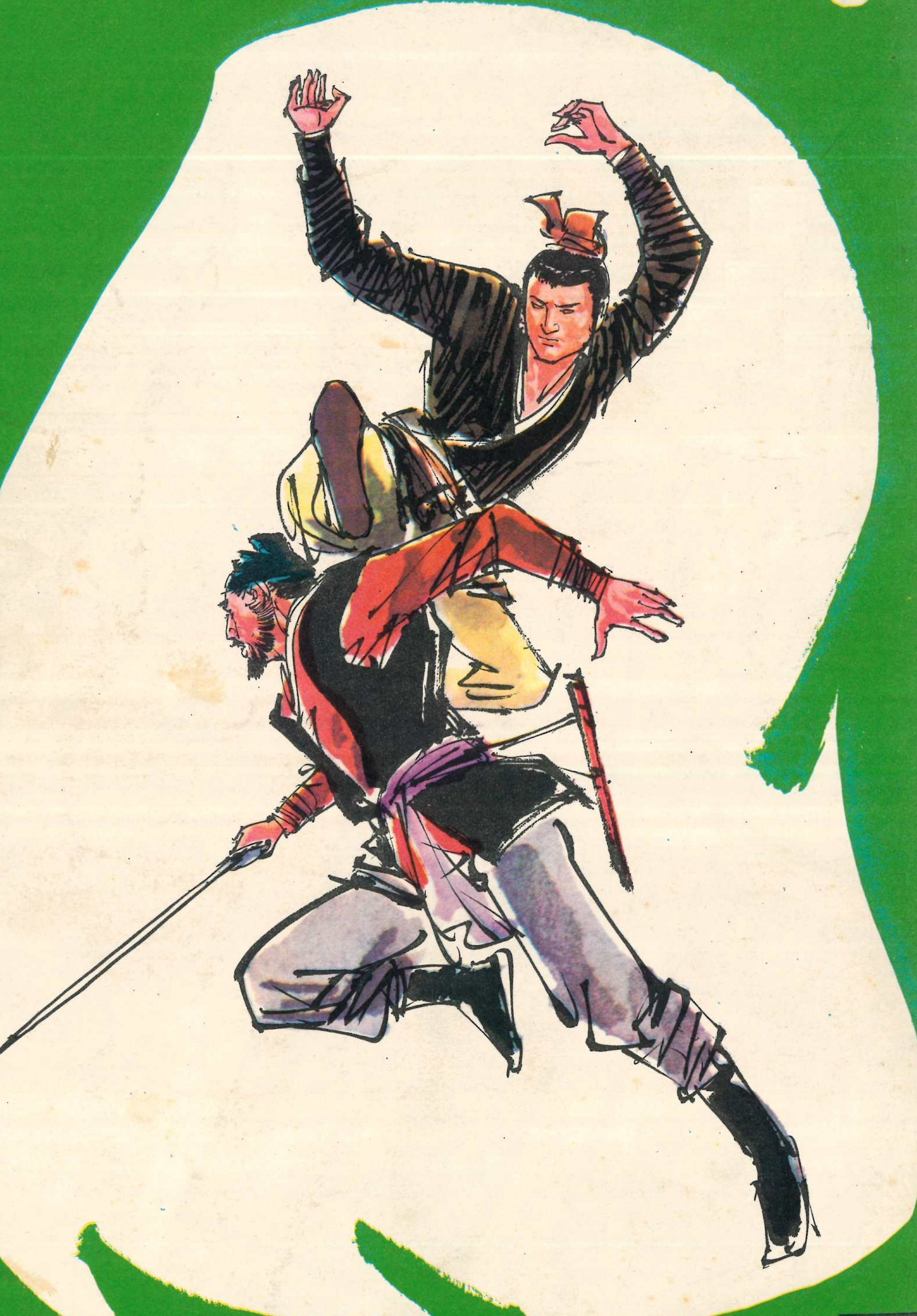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729



本刊緊急啓事



謹啓者：茲因各國紙張來源短缺，紙張價值直綫上升，更因稿費和人工也不斷上漲，爲保存十多年來讀友們愛護本刊的雅意，年來均不計成本，極力維持原有一百四十五頁的版數，迄今不衰。現因不勝負荷，却又不願增加售價，致增重讀友們的負担。幾經研討，唯有略減篇幅（由下期起從原有 145 頁改爲 129 頁，保證文字决不減少。），但這並不顯示讀友們會有損失，本刊只是將原來的插圖減少多刊文字，在此情況之下，可能編排方面有欠美觀，但內容充實無負讀者，區區苦衷，幸祈垂察！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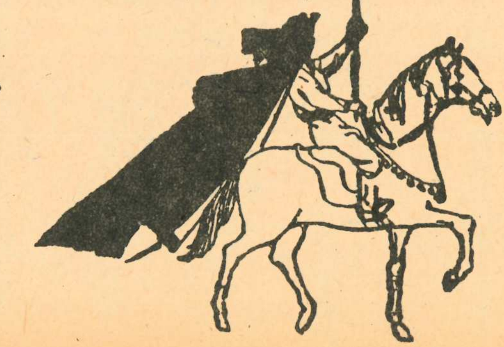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救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侠世界

第72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長篇

霸海心香

東方英・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爲完成目的，僞與金蛾妃子、鶯鶯、李愷結義。簡又靑在威公府暗偵奸細，反被一神秘黑袍人制服，押她往見郭夫人及周吉人，脅令她以後要聽從命令行事，簡又靑至是始知郭夫人早已爲人所脅，爲保郭夫人安全，只得俯首聽命。李中元和簡又靑的婚事在各方的慫慂之下，閃電舉行，三日後，兩人同往威公府，簡又靑由一丫環手中接到一紙密束，要她返回原來居處接受命令，簡又靑依命回到原住房中，不見黑袍人，只聞其聲，她故意放低聲音說話，也爲對方聽個一淸二楚，心中大爲驚服——

智救威公府　功懾冷魂宮

黑袍人的聲音顯出頗爲受用的笑了一笑，道：「你知道老夫今天找你談話的用意何在？」

簡又靑道：「想瞭解晚輩與李中元之間的秘密。」

黑袍人輕笑一聲道：「你們之間，在老夫眼下，那有什麼秘密，老夫那一件事不知道。」

簡又靑不大相信地道：「你老前輩眞的都知道？」

黑袍人一笑道：「你不相信是不是，老夫可以說幾件事給你聽一聽。」話聲微微一頓，不待簡又靑接話，馬上又道：「譬如說，你和李中元之間，至今只是有名無實的夫妻，不錯吧？」

簡又靑「啊！」的驚叫了一聲。

黑袍人笑着又道：「你們也從來沒有談過『翠谷之秘』，對不對！」

簡又靑聽得愕然，暗嘆了一聲，忖道：「看來這黑袍老人實在厲害，怪不得姑媽與周吉人對他怕得要死，我……。」

想起自己，簡又靑不由得皺起了一雙蛾眉，心情沉重得不敢往下想。

黑袍人聲響一厲道：「所以老夫特別警告你，從今以後，你最好乖乖的聽話，少在老夫面前玩花樣，哼……。」

簡又靑悚然道：「晚輩不敢了，今天一定馬上向他詢問『翠谷之秘』就是。」

黑袍人道：「『翠谷之秘』倒不急於探聽，老夫要你今晚就和他做一對實至名歸的夫妻。」

簡又靑大急道：「老前輩，晚輩轉不過圜啊！」

黑袍人道：「你心裏打的什麼主意，你道老夫不知道麼？你不和他成親，分明是故意叫他對你起疑心，然後，你就藉此向老夫搪塞了。」

簡又靑聽得冷汗直冒，叫道：「晚輩絕沒有這個意思。」

黑袍人道：「既往不咎，你今夜和他成親就是。」

簡又靑急得直叫「老前輩」，可是，再聽不到黑袍人回話了。

簡又靑這時眞是尷尬到了極點，這不是明明在作賤她麼？

簡又靑但覺心痛如裂，兩行淸淚已不知不覺的掛上了兩頰。

驀地，門外响起郭倩霞的叫聲，道：「表姊，娘有話要和你說哩！」

簡又靑打開房門，郭倩霞見了她臉上淚痕，一怔道：「李中元眞對你不好？」

簡又靑叫道：「別胡說。」忙忙的揩去臉上的淚痕。

郭倩霞道：「那你爲什麼獨自躲在房裏哭呢？」

簡又靑掩飾地道：「想起了我去世的娘哩！她老人家……。」

說到去世的「娘」，簡又靑眞的悲從中來，聲音一啞，眼淚又涔涔而下。

郭倩霞輕嘆一聲，信以爲眞，沒有再說什麼。

兩人前去見了郭老夫人，郭老夫人只叫簡又靑一人進入她臥房之內，簡又靑方要問郭老夫人有什麼事時，郭老夫人已是一撩被子，現出了小表弟郭松齡。

簡又靑只見郭松齡這時蜷曲如蝦，四肢五官都縮作一團，全身汗水如漿，臉上痛苦之色，不可言狀。

簡又靑大驚問道：「姑媽，表弟怎樣了？」

郭老夫人用被子蓋回郭松齡，把簡又靑拉向一邊，輕聲道：「你有什麼地方沒有聽那黑袍人的話？」

簡又靑這才明白過來，那黑袍人原來用這種殘酷的手法迫使姑媽聽命，當下心中又是難過，又是委屈的道：「他怪我沒有眞的和李中元成親。」

郭老夫人雙眉一苦，道：「他不喜歡你？」

簡又靑搖着頭道：「不是！」

郭老夫人悲聲一嘆，道：「孩子，姑媽也不好說什麼了，你就可憐可憐你表弟吧！」

簡又靑面色一慘，抱住郭老夫人咬牙點頭道：「姑媽，靑兒今天就和他成親就是。」

郭老夫人緊緊的抱着簡又靑，姑侄兩人的兩顆心，都已被痛苦撕裂得粉碎。

驀地，黑袍人的話聲飄入她們耳中道：「解藥就在桌上，給他服了吧。」

郭老夫人與簡又靑霍地一分，一同投目向桌上望去，可不是，桌上果然有了一粒藥丸。

郭老夫人把那藥丸急急送入郭松齡服下，接着便替他推拏起來。

這種情形，對郭老夫人來說，已經不止一次，推拏手法極是純熟，片刻之間，郭松齡全身皆舒，霍然而癒。

郭松齡翻身坐了起來，見了簡又靑不好意思地面孔一紅，道：「媽，眞奇怪，我的病明明好了，怎樣又發起來了。」

孩子被人下了毒手，兀自不知，還以爲是生病。

郭老夫人包着眼淚扭開臉道：「還不是你自己不小心，昨天晚上又着凉了。」

郭松齡跳身下了床，一溜烟的跑到外面去了。

郭老夫人望着他向外跑動的背影，搖頭嘆息道：「你看，他那裏曉得他的病是人爲的啊！」

簡又靑有很多話想問，但又怕黑袍人聽去，不說話又鱉得慌，只好一低頭，出了老夫人臥室，去花園之中一舒鬱懷。

到得花園之中，只見李中元正與周吉人從一旁轉了出來，周吉人一眼見到她，便叫道：「弟妹來得好，正有件事要和你商量！」

簡又靑一見到李中元，便不由得想到今天晚上就將縱體入懷，與他成就好事之時，下意識的玉面一紅，道：「什麼事？」緩緩走了過去。

周吉人道：「剛才我們談起先師的事，中元打算明天就帶你去拜謁先師墓廬，你有什麼意見沒有？」同時向簡又靑使了一個眼色，似是要她勸李中元暫緩此行。

簡又靑順着周吉人的意思，問李中元道：「爲什麼明天就要走？」

李中元道：「靑妹，你有所不知，如果明天不走，就趕不上他老人家忌日了，而帶你去朝墓，更是我多年的心願，靑妹，希望你能够體諒這一點。」

簡又靑雙眉一顰，正要想出一番理由支持周吉人時，耳畔忽然傳來黑袍人的傳音細語道：「他既然這樣說，那你們就去吧，不過，你記着老夫隨時在你身旁。」

簡又靑暗暗吁了一口氣，柔順的道：「大哥既然有此心願，小妹陪你去就是。」瞥眼間，周吉人似是已得到黑袍人示意，再沒有不安之色了。

李中元高興的笑向周吉人道：「師兄，你看，我說她沒有問題，是不是，那麼你也請準備一下吧。」

周吉人原先是因爲黑袍人不希望李中元離開長安，自己內心之中，又何嘗不想同去一拜先師墓廬，當下欣然道：「小兄現在就去向郭夫人告假去。」偬偬的離開了他們。

晚上，簡又靑正不知如何向李中元表示的時候，李中元却像瘋了似的向她展開了襲擊。

簡又靑這些天來，已看出李中元絕不是這種人，他這種行爲，分明是中了黑袍人的算計，這使簡又靑對黑袍人畏忌的心理更是加深了一層。

一陣狂風暴雨過去，李中元已是呼呼大睡了過去，簡又靑却是望着帳頂，腦中是一片空白，她爲自己悲哀，也更爲李中元悲哀，李中元怎會想到，將來對他最不利的，竟會是自己呢？

她也不知自傷自悲了多久，李中元忽然驚叫一聲，明白了自己剛才做了些什麼事情，望着簡又靑又急，又羞，又愧，又悔的張大着嘴巴，口中除了「靑妹！靑妹！……」聲不絕外，他已說不出一句話來了。

簡又靑心中是又愛又憐，回身一把抱住李中元，用行動表示了她自己對中元的歉疚。

簡又靑這時的心情，正如同「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

春宵苦短，外面已是金鷄報曉，催促他們束裝上道了。

周吉人過府而來，他隨身多帶了一個老蒼頭，簡又靑口中不說，心裏却懷疑那老蒼頭是黑袍人暗中佈置的耳目。

乾坤一絕傅龍夫生前隱居王屋，李中元時來運轉之後，回到王屋替師父蓋了一座墓廬，他們出得長安城之後，一行四人，快馬加鞭，兼程趕路。

五天之後，便趕到了王屋山。

他們在山下備齊了香燭紙馬，三牲應用祭品，才向深山之中走去。

約在夕照黃昏時分，他們已連越峯巒，立身在乾坤一絕傅龍夫墓廬之前了。

這座墓廬建築得非常巍峨，四週更是

打掃得纖塵不染，他們的到達，已驚動了守廬之人，只聽墓廬之內響起一聲道：「莫非是公子回來了麼！」一個獨眼斷眉、光頭駝背的老人，從墓廬之內迎了出來。

李中元望着那人一笑道：「老蔡，辛苦你了。」

接着，便替老蔡介紹了周吉人和簡又靑及周吉人帶來的老蒼頭老陳。

老蔡以禮見過周吉人與簡又靑便伸手去接老陳帶來的祭品。

老陳正待把祭品交給老蔡，老蔡口中忽然發出一聲怪笑，道：「朋友，你眞的姓陳麼？」

雙手一翻，驀地向老陳的腕脈之上扣去……。

此舉雖然大出意料之外，但他出手的手法，並未到達閃電般的快速，老陳如果有心閃讓，應是不會太難。

但老陳只驚叫了一聲，便任由老蔡扣住一雙腕脈。

倒是一旁的周吉人與簡又靑因怕老蔡傷了老陳，回去無法向黑袍人交待，心中一驚，顧不得開口喝止，已是雙雙同時出手，向老蔡肩頭點去。

這時只聽李中元輕喝一聲，道：「老蔡，你瘋了麼，還不與我放手。」

老蔡一放手，周吉人與簡又靑也同時收手而回，周吉人更是面色一正道：「老蔡，老陳可是威公府數十年老人，你這樣無事生非，豈不叫人笑話，還不向老陳賠個『不是』！」

老蔡眨着一隻獨眼，向老陳一抱拳，道：「算我金眼神鵰蔡眇走眼，看錯了你陳爺，請你陳爺多多原諒，海涵。」

老蔡這一道出姓名字號，周吉人和簡又靑不由齊皆一震，失驚的道：「你……你就是江湖上神眼無雙的蔡大俠！」

老陳同時一笑，抱拳還禮道：「蔡爺，你太客氣了，人有失眼，馬有失蹄，何怪之有。」

老蔡目光炯炯，眉宇間隱現不甘不服之色，身形一閃讓過一邊。

李中元欠身一讓周吉人道：「師兄，請！」

周吉人舉步而入，李中元又向簡又靑一笑道：「妹妹，在未叩見恩師之前，你還是身屬客位，也該先請。」

簡又靑欠身點頭，隨在周吉人之後，入了墓廬。

李中元最後向老陳微微一點頭道：「老陳，你也是客，請！」

老陳望了金眼神鵰蔡眇一眼，躬身道：「老奴不敢，公子請！」

金眼神鵰蔡眇獨目一睜，大聲道：「公子最後閉廬，你要不請，就只有在廬外守候開廬之日了。」

老陳躊躇了一下，再次一禮道：「老奴有僭了。」側着身子，進了墓廬。

老蔡獨目閃閃，望着老陳背影，向李中元點了一點頭，李中元微微一笑，揮手老蔡前行，自己走在最後。

李中元進入廬門之後，忽又轉身向外，面對廬外靑山發出一聲震天長嘯。

嘯聲出口，聲若鶴鳴九皋，雖無穿雲裂石之勢，但却悠長久遠，間無停息，一口氣足足長嘯了半盞熱茶時間之久，如非內功出奇深厚，決難辦到。

李中元能有這樣深厚精湛的內功，實出周吉人等人意料之外，尤其那老陳更是凜然心驚，臉上不由得變了顏色。

李中元嘯聲未了，那老陳已是心念連轉，最後打定急流勇退主意，身形疾飄而起，向廬外猛衝而出。

他原本走在周吉人與簡又靑之後，他的後面是金眼神鵰蔡眇與李中元。

李中元這一回身發嘯，當然大家已都回身向李中元望去，這時老陳的位置雖然仍在中間，但却成了李中元與金眼神鵰蔡眇兩人在前，周吉人與簡又靑兩人在後。

老陳這一發難向外闖，周吉人與簡又靑自是看得淸淸楚楚，可是他們不敢出聲示警，因之，他閃身之間就越過了金眼神鵰蔡眇。

金眼神鵰蔡眇惜手不及之下，他已到了李中元身後。

這時，李中元背後似是長了一對眼睛，嘯聲陡然一歛，人也轉過身來，冷冷的道：「朋友，你到底沉不住氣了吧！」

老陳悶聲不響，右手一探，便向李中元左脇之下抓去。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你入我乾廬，還想走得了麼？」反手一揮，「撩雲見月」，架住老陳來勢，借勢還了一招「春雲乍起」，掌影一閃，橫揮而到。

兩人一接之下，老陳已發現李中元這一關萬難闖過，他念轉如飛，立時陡然向後一仰，不進而退，向後退回四五尺，正到了金眼神鵰蔡眇身前。

金眼神鵰蔡眇哈哈一笑道：「朋友，我蔡某的眼睛沒瞎，倒是你朋友自己的眼睛瞎了，天堂有路你不走，此地無門闖進來，朋友，你乖乖的束手受擒吧！」

他口中說着，手底下却一點不慢，掌力甩臂而出，向老陳前胸落去。

老陳一面翻掌相迎老蔡來掌，一面大聲喝道：「周吉人你們還要不要回去見老夫人。」

這時，李中元已轟的一聲關了廬門，身形倒轉，橫隔在周吉人與金眼神鵰蔡眇之間，正聲道：「師兄，師父之靈在上，你要橫加揷手，莫怪小弟要請出師父家法了。」

周吉人急得搓手大叫道：「師弟，你先叫老蔡停手，小兄有話和你說。」

李中元道：「讓他們打一場再說。」

李中元神色肅然，叫周吉人無法再開口，簡又靑接着道：「大哥，你不知內情，不要蠻來啊，這樣你會把事情弄得更糟啊！」

李中元回望嬌妻一眼，道：「你都知道？」

簡又靑從李中元目色中，似是看出他比自己知道得更多，當下一緘口，拉了周吉人一下，不再說話。

這時，那老陳與金眼神鵰蔡眇已是展開了一場極爲猛烈的拚搏，彼此打得掌風如雷，指影縱橫，翻來滾去。

金眼神鵰蔡眇是江湖上有名的一流高手，詎料老陳在被逼動手之下，竟是打得毫不遜色，有攻有守。

李中元這時回頭望了周吉人一眼，道：「師兄，老陳這身功力，有點出人意料

之外吧！」

周吉人乘機道：「師弟，這老陳只是來監視我們的人，你這一來，可就把威公府一家害慘了，快快叫老蔡住手，千萬不可傷了他。我們好請他包涵一二，把這次事情彌補過去。」

李中元笑了一笑，轉向搏鬥之中的金眼神鵰蔡眇招呼道：「老蔡，給他緩口氣吧！」

金眼神鵰蔡眇幌身退出戰圈，點頭道：「不錯，就是他。」

老陳揚聲道：「我陳某在威公府前後已有四十多年了，你們把老朽當成什麼人了？」

李中元雙手抱拳，道：「朋友，咱們明人眼裏不夾砂子，你眞是威公府的老陳麼？」

老陳故作鎭定的道：「我不是陳某，能會是誰？」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在下出道雖晚，但當聽先師道及江湖前輩之中有一位號稱鬼影子的查玄，不但輕功高絕一時，尤擅窺影傳聲之學，是其所長，但此人貪財積貨永無休止，而且向來不結朋黨，獨來獨往，獨吞獨食，絕不分潤他人，是其所短……。」

話聲至此，微微一頓，接着頷首點頭道：「查前輩，在下沒說錯吧！」

鬼影子查玄被李中元道來，如數家珍，心胆皆寒，雙目之中，鼠光閃爍不定，心中打着如何脫逃的主意。

李中元見他不答話，接着一笑又道：「此廬乃是經過精心設計所建築，要出此廬除了在下開門相送之外，別無他途，前輩似可打消圖逃之念。」

鬼影子查玄暗暗嘆了一口氣，但是還是不甘心，就此束手就擒。

李中元面色一寒，道：「老陳，你如果不是鬼影子查玄，那麼本公子就要辦你一個惡奴欺主之罪！」

鬼影子查玄這時不能再不說話了，哈哈一笑道：「老夫就承認是查某人，憑你李中元只怕還奈何不了老夫！」

李中元一笑道：「在下知道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而你橫行一生，也該有所補償了，在下就叫你嘗嘗自己種的苦果！」

微一擺手，金眼神鵰蔡眇身形再退，與周吉人簡又青他們站在一起，僅留下李中元與鬼影子查玄兩人相對而立。

周吉人與簡又青已明白鬼影子查玄就是威公府的禍源。心裏反而定了下來，暗暗吁了一口長氣。

他們怕就怕他像他們一樣，也是被脅迫的人，這時縱然殺了他，只有替郭松齡更找罪受。

鬼影子查玄一陣嘿嘿冷笑中，揮臂鬆開橫繫腰中一條板帶，手腕一抖，板帶飛褪而出，露出一條環節相連，寒芒耀目的兵刃。

這兵刃似刀非刀，似鞭非鞭，其似刀之處是扁平開刃有如刀身，其似鞭非鞭之處是它雖扁平開刃，但却環扣相連，可彎可曲，遠非一般軟刀可比。

鬼影子查玄順手一揮，劃起一圈銀虹，冷然道：「老夫這兵刃平時很少使用，看你小子這份狂勁，老夫也就顧不得要用這件奇門兵器給你一個教訓了。」

李中元心知鬼影子查玄自出道以來很少受挫，心高氣傲已極，所以剛才在自己連番相試之下，依然仗胆而入，當下冷然一笑道：「算你知機，曉得動用兵刃，在下就以這雙肉掌，看看你這些年來，橫行無忌恃仗的是什麼。」

鬼影子查玄自出道以來，數十年向來予取予求，心中雖然一時震於李中元內力表現，有所內怯，但却受不住李中元這般的藐視態度，氣得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

振腕劃起一團金芒，欺身直攻而上。

他這時出手，與剛才和金眼神鵰蔡眇動手時又自不同，手中兵刃並不攻向李中元，而是身刃合一，滾滾而進。

李中元現在雖然已非吳下阿蒙，但也爲他這種少見的攻勢所惑，一吸氣，疾退三步，不敢輕於出手。

只聽一聲震耳長嘯，鬼影子查玄手中兵刃陡然振出朵朵銀花，一炸而出，同時分襲李中元當胸數處大穴。

李中元大喝一聲道：「好一招『火樹銀花』！」陡然呼的一掌，把一股極爲强勁的內力，凝成一隻核桃大小力柱吐出。

只見四週空氣被他出手力柱一逼，裂空生嘯，直搗而到。

這等把內家眞力凝爲力柱的打法，非內家功力達到爐火純青，進入隨心運用之境，決難辦到。

單是這揮掌一擊，已使鬼影子查玄大生驚駭之心，一吸丹田內力，挫腕收勢，向後猛退五步。

李中元一招先機到手，立時欺身而上，手腕翻轉之間，穿隙而入，一把扣在鬼影子查玄握刀右腕脈門之上。

這進取一招，迅快非常，只看得周吉人，簡又青，金眼神鵰蔡眇三人，無不心生敬服。

鬼影子查玄心中雖然驚駭至極，倒能臨危不亂，右腕暗加功力一振，只見他手中那把兵刃倏然間倒捲回來，反截李中元小臂。

李中元暗暗一驚，忖道：「此人藝業果然不凡，無怪歷久不倒。」

念中左手一沉，避開來勢，側身一肘，橫擊而出。

鬼影子查玄震刀解危之後，身子一弓，斜斜劃出一招「大鵬展翅」，另一道銀光甩袖而出，奔向李中元。



李中元以極爲强勁的內力凝成一股力柱，迎向查玄攻來的奇門兵刃。

他左袖之內另有一把短劍，大出李中元意料之外，如不及時收招，勢必傷在他劍下不可，當下丹田吸氣，腿不屈膝，脚不移步，身子却橫出三尺之遠。

鬼影子查玄這一招「飛金點元」，乃是他平生仗以成名保命的絕學，向不輕易出手，出手之後，絕無倖免，但李中元却輕輕易易的全身而退。

鬼影子查玄信心盡失，手下慢得一慢，李中元已是指掌如風，襲捲而到。

鬼影子查玄盡其所能未能傷得李中元，這時已是心胆皆寒，勉强支持了十幾招，已被迫得手忙脚亂，窘態畢現。

李中元別有用心，是以沒有立下殺手，重懲於他，只一招緊似一招，叫他在拚力求生之下，飽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掙扎滋味。

鬼影子查玄奮力掙扎之下，只見李中元越打越是輕鬆愉快，尤其他的內力，有如長江之水，滔滔不絕，似欲存心把自己一身修爲逼乾搾枯不可。

鬼影子查玄一看出李中元用心之後，回想自己對人的一貫手法，豈不是安心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他一想起自己對人的手法，如今竟面臨在自己身上，不由心胆俱裂，越打越寒心。

欲待束手受擒不打嗎，可是李中元攻來手法，如果不化解閃讓，被他打中一下，其結果，便有着生不如死的極大威脅。

所以，他還非出手化解閃讓不可。

這一交手下來，也不知經過了多久，打了多少招，鬼影子查玄已發現和李中元交手，比身受搜魂蝕骨之刑還要難受。

他眞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他但覺一陣天旋地轉，整個的人就像一隻魚氣泡，被吹得炸了開來……

他呢喃一聲：「你殺了我吧！……。」人便倒在地上昏死過去了。

李中元右手一抬，忽然向他身上點了一指，逼得他從驚悸之中又跳了起來。

這時，簡又青已是看得大是不忍，大叫一聲道：「大哥，你乾脆殺了他吧！」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青妹，此人還大有用處，我無意置他於死地。」

簡又青道：「那麼你就不要折磨他了吧！」

李中元道：「按照此人一生行徑來說，百死不足以贖其非，受這點罪，不過是他加在別人身上的萬千之一而已，也罷，這次我就饒了他吧。」

鬼影子查玄心胆雖裂，神智還是相當清楚，把簡又青與李中元的話，聽得淸淸楚楚，當下連忙翻身拜倒，口中方說得一聲：「多謝公子……。」

話聲未了，人已高興得又昏過去了。

李中元向金眼神鵰蔡眇微微一點頭，金眼神鵰蔡眇倒過一杯冽酒，灌入鬼影子查玄腹中。

鬼影子查玄借着酒力，催動血行，緩緩吁了一口氣，醒轉過來。

李中元面色一正，叫了一聲，道：「查玄，本公子有幾件事，希望你能一一辦到。」

鬼影子查玄現在已是聽了李中元的聲音就發抖，連忙應聲道：「公子有什麼事，但請吩咐。」

李中元道：「這次黃河水災，災區之廣，災民之多，爲千百年來所未有，你一生聚積無數，希望你能自解慳囊，立此善功，以贖前愆。」

鬼影子查玄經此生死邊緣，歷刧回來，對身外之物的觀感，已經有所改變，長長的一嘆道：「要捐多少憑公子一言。」

李中元微微一笑，說道：「你願意立此善功就行，應該捐多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話聲微微一頓，立時話鋒一轉又道：「關於這次威公府的事，希望你能有以告我。」

鬼影子查玄連忙從懷中取出李中元送給周吉人那本武功秘笈，雙手送還李中元，道：「老朽先此璧還公子這本武功秘笈，至於搜自威公府其他珍奇之物，老朽都仍藏在威公府，絲毫未動，回去之後，便可一一奉還。」

李中元劍眉微微一挑，說道：「此外呢？」

鬼影子查玄道：「此外，老朽侵擾威公府，對老夫人不敬之處，老朽當以相等威公府所失之物，另行補償謝罪。」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你得自威公府的東西，當然要一一歸還，至於補償謝罪一節，那就不必了，不過本公子要問你，威公府在長安雖是豪門巨戶之一，却還列不上十名之前，比威公府好的人家多的是，你爲什麼不向別家動手，遍遍看上威公府，難道你眞是存心欺孤凌寡不成。」

常言道「盜亦有道」，這「欺孤凌寡」四個字，但凡稍具聲名的黑道中人，亦多半不願身負「欺孤凌寡」之名，何況，鬼影子查玄乃是黑道中亘擘，豈能落此「欺孤凌寡」之譏。

聞言之下，揚首叫道：「公子，老朽絕無『欺孤凌寡』之意……。」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我想你也不是『欺孤凌寡』之人，其中必有原因，願聞其詳。」

鬼影子查玄猛然一震，恍然而悟，李中元是拿語擠迫他了，一悟之下，隨之却出了一身冷汗，訥訥難言地道：「這……請公子寬恕，老朽有難言之苦……不過，老朽可以向公子保證，今後再也不會有人去騷擾威公府了。」

李中元笑容一斂，道：「本公子何需要你担保。」

鬼影子查玄愁眉苦臉道：「老朽……老朽……。」

李中元臉色一寒，冷聲道：「你眞的不說？」

鬼影子查玄哀鳴地道：「請公子高抬貴手……。」

李中元出奇的一揮手道：「你既然不肯說，那你就走吧！」

鬼影子查玄不敢相信的一楞道：「公子是說老朽可以走了？」

李中元先不答話，曲指發出一股指風，凌空點在牆上一朵蓮花燈座之上，只見大門便向兩邊一分，自動打開了。

這時，李中元才道：「你去吧！」

鬼影子查玄大喜過望，跳起身來，抱拳道了聲：「多謝公子！」急如喪家之犬，閃身就出了墓廬，去得無影無蹤。

這時，周吉人忽然一皺眉頭道：「師弟，你又未免太好說話了。」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你看，他不是又回來了麼？」

可不是，剛剛唯恐逃之不及的鬼影子查玄，這時又飛奔疾掠而回。

不過這時他身後又多了四個身穿黃袍長髮披肩的人，遠遠的也看不清那四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簡又靑慨嘆一聲，道：「剛剛饒他一命，馬上就來報仇了，這種人呀！……」

一言未了，只聽鬼影子查玄忽然大聲叫道：「李公子，請救老朽一命！」

簡又靑一怔，改口道：「原來那四人是追他來的……」

她腦念剛轉，只見那四個黃袍人不待鬼影子查玄逃回墓廬，便在墓廬之前截住了他。

鬼影子查玄向以輕身功夫稱絕江湖，想不到那四個黃袍人竟然比他還勝一籌。

那四個黃袍長髮人圍住鬼影子查玄定下身來，這才看出原來是四個中年女子。

那四個中年女子穿的衣服黃，臉色比黃袍更黃，黃得發光。

可是，她們四人截住鬼影子查玄之後，既未立時向鬼影子查玄出手，也沒有一個人開口向他說話，只是寡着四張全無表情的臉，瞪着四對眼睛望着他。

鬼影子查玄也是江湖上大大有頭有臉的人物，但這時却被那四人看得心裏只發慌，顫聲道：「請四位相信老朽吧，老朽眞的沒有洩漏半個字。」

那四個黃袍中年女子仍是一言不發，鬼影子查玄逃又逃不出去，哀求她們又置之不理，簡直不知如何是了。

「四位還等什麼？」李中元他們四人，走出了墓廬。

其中一位黃袍女子忽然開口了，說道：「等你們。」

李中元眨了眨眼睛道：「等我們？」

那黃袍女子道：「你們也該死！」

話聲中，只見黃影一掠，已有二個黃袍女子飄身截斷了他們回廬後路。

那二個黃袍女子身形奇快，周吉人與簡又靑簡直就沒看淸她們身形。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我們爲什麼也該死？」

那黃袍女子冷冷的道：「你們都和他談過話，所以都該死。」

李中元一笑道：「這就是我們該死的理由？」

那黃袍女子道：「有這理由難道也不够？」

李中元道：「够了，可是，你們有這份能耐麼？」

那黃袍女子冷笑一聲，道：「你先該問問我們四個人的來歷。」

李中元道：「我知道。」

那黃袍女子一怔，道：「你知道……」眼光一橫，死死的盯注了鬼影子查玄一眼。

李中元一笑又道：「不要怪他，是我自己知道的。」

那黃袍女子又怔了一怔，道：「你自己知道的？」

李中元道：「我不但知道你們來自冷魂宮，而且知道鬼影子查玄就是你們冷魂宮的人。」

那黃袍女子臉色一沉道：「這樣你更該死了。」

李中元笑道：「還是老話一句，你們有這份能耐麼？」

那黃袍女子忽然一笑道：「你對冷魂宮，還是知道有限，冷魂宮要他死的人，絕對活不下去。」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好一個夜郎自大的冷魂宮，也不怕大風閃了舌頭。」

那黃袍女子大喝一聲，縱身而起，向李中元迎面一掌劈下，道：「你是自速其死！」

她猝起發難，動作迅如閃電，一掠而至，掌勁像刀一般，切了下來。

李中元早已運氣戒備，揮掌一揚，大笑道：「你一個人只怕不行哩！還是四個人一起上吧！」

兩股掌力一撞，突然平地間捲起一陣狂飆，那黃袍女子被李中元掌力反彈之勁，震的飛起來七八尺高。

那黃袍女子凌空撲來，吃虧在身子懸空，無處借力，所以被震得倒飛而回，可是她起在半空之中的身形，不但毫不慌亂，而且美妙已極，一連打了兩個轉身，突然又折身飛了回來，口中尖叫一聲，道：「眞看不出，你還有點名堂，你再接我一招試試。」

那黃袍女子第二掌已然劈下，忽然遠遠傳來一聲淸嘯，立時一收雙腿，一個大翻身，人已落回原地，一揮手道：「走！」簡單，果斷，再沒說第二句話，領先疾奔而去，另外的三個黃袍女子，隨在她的身後，幾個起落之間，便沒入在遠山叢林之中。

鬼影子查玄眼看那四個黃袍女子不戰而退，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多謝公子救命之恩。」

李中元望了鬼影子查玄一眼，回身向墓廬之內走去。

鬼影子查玄緊隨而入，入得墓廬之內，拜倒於地道：「從今以後，天下雖大，小的已是立身無地。有請公子收留庇護，小的願爲奴爲僕，以報大恩。」

李中元微微一笑，伸手扶起鬼影子查玄，道：「快不要這樣說，今後我們大家互相扶助就是。」

鬼影子查玄再拜而起道：「多謝公子收留。」

簡又靑見鬼影子查玄這時不惜降身相投，以求庇護，不由慨然嘆息道：「查老前輩……」

話聲出口，鬼影子查玄立時欠身，截口道：「不敢，請夫人叫小的一聲老查就是。」

簡又靑不安地道：「這怎樣可以？」

鬼影子查玄一指金眼神鵰老蔡道：「夫人，說起老蔡，他在江湖上聲名絕不在老奴之下，夫人能叫他老蔡，也自可叫老奴老查了。」

金眼神鵰蔡眇道：「公子既然收下了老查，夫人也就不用客氣了吧。」

簡又靑歉然地叫了一聲，道：「老查，你現在可以告訴我們，你找威公府的眞情吧。」

鬼影子查玄躬身道：「不瞞夫人說，老奴找上威公府實是奉命行事，只因威公府早年把守雁門關時，曾得到冷魂宮一件至寶，老奴便是奉命要收回那件至寶。」

簡又靑道：「那是一件什麼至寶。」

鬼影子查玄道：「一把普通人眼中的水烟筒。」

周吉人雙眉一皺，插嘴道：「一把水烟筒！你已經要了威公府不少藏珍，好像沒有聽說你要水烟筒的事。」

鬼影子查玄道：「公子有所不知，老奴要其他的東西，只是障眼法，眞正的目的就在那把水烟筒。」

簡又靑道：「那是一把怎麼樣的水烟筒？」

鬼影子查玄道：「那把水烟筒外表看來與一般水烟筒並無不同，只是那把水烟筒銜口之處，形同鶴咀。」

簡又靑忽然似有所瞭解的「啊！」了一聲，鬼影子查玄急口問道：「夫人可是知道那水烟筒？」

簡又靑點了一點頭道：「我見過。」

鬼影子查玄忘形的道：「夫人可是最近見過那水烟筒？」

此時此地，鬼影子查玄似乎不應再追問水烟筒的下落了，他既然已經棄暗投明，再問這水烟筒則甚。

周吉人可吃够了鬼影子查玄苦頭，因此對鬼影子查玄特別多心，暗暗眉頭一皺，輕咳一聲，忽然亂以他語道：「師弟，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什麼時候開祭？」

李中元轉頭回顧金眼神鵰蔡眇，問道：「什麼時候了？」

金眼神鵰蔡眇轉向一旁，察看了一下漏刻，道：「離漏盡之時，尙有三刻。」

李中元這才回頭向周吉人說道：「小弟預計漏盡之時開祭，我們再等一等，好不好？」

周吉人點頭道：「有何不可，……你是不是還要等什麼人？」

李中元道：「但願二師兄三師姊和四師兄都能在漏盡之前趕來與祭。」

周吉人含笑點頭道：「你都已經通知他們了？」

李中元道：「今日之祭，小弟早有預計，已在數月之前，發出師門訊號，約他們今日漏盡之前，爲恩師開祭，只不知他們見到了訊號沒有？因此小弟並無絕對把握。」

周吉人一嘆道：「我們師兄弟五人，一離師門，便各奔前程，形同散沙，今天如果大家都能得訊而來，倒要好好作一個安排，保持彼此間的連繫才好。」

李中元道：「小弟今日爲恩師開祭，便有此意……。」

一語未了，墓廬之外，忽然傳來一陣淸笑，叫道：「老五，開門來！」

李中元一笑道：「三姊來了！」身形一起，人已離座飄身，親自開了廬門，門外紅光一閃，走進一位身披大紅披風的女子來。

她，就是李中元的三師姊徐素秋。

照說徐素秋該是將近三十歲的人了，但從她面貌上看去，最多只像二十四五歲左右，而且還是一身大姑娘打扮，紅披風之下，是一身翠綠。

（未完）

神刀

新派長篇俠情超穎故事

獨孤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秋出奇制勝，拯救傅飄紅出險，偕同傅氏姐弟返回瘦西湖畫舫，適傅天翔聞愛女遇難趕來，獲睹飄紅無恙脫險，遂留下飄紅着她跟隨楚雲秋在江湖歷練，率傅怡紅離去。傅天翔等剛走，柳不凡突躍上畫舫求救，原來他被六黑衣人追殺，楚雲秋代他擊敗六黑衣人，柳不凡將黃君爲梅恨天刼擄之事，及他遇見他們的地方向楚雲秋說出，楚雲秋不信梅恨天會作出這種事來，傅飄紅却勸他依言往找找看，楚雲秋遂偕傅飄紅向柳不凡所說方向追去，未幾，果見不遠處一輛馬車，馬兒倒斃地上——

神功破劍陣　鐵掌毀陋規

楚雲秋早就看出馬車上沒人，牲口已經死了，這當兒，一個騰掠到了車旁，伸手掀開了車簾，旋卽他又放下車簾。

傅飄紅道：「人呢？」

楚雲秋道：「不知道。」

他跨步過去仔細看那匹套車牲口。

傅飄紅跟了過來，道：「牲口是怎麼死的。」

楚雲秋站直了身，吁了一口氣道：「中了一種浸過毒的暗器。」

傅飄紅忙湊過去凝目望去，她沒看見暗器，但是她看見牲口身上有無數的細小灼痕，傷處腥臭，中人欲嘔，她臉色一變，輕叫道：「這牲口怎麼中了柳不凡的『屍毒鎖魂砂』？」

楚雲秋臉色也一變道：「怎麼說，柳不凡的『屍毒鎖魂砂』？」

「可不？」傅飄紅道：「傷在柳不凡『屍毒鎖魂砂』下就是這個樣子。」

楚雲秋目現神光道：「看來這裏頭就有了蹊蹺。」

傅飄紅道：「你是說……」

楚雲秋道：「這輛車十之八九是梅恨天跟黃君乘坐的那輛馬車，套車牲口旣死在柳不凡的『屍毒鎖魂砂』下，足見柳不凡跟他們兩個動過手，但是柳不凡並沒有提到這一點，爲什麼……」

忽然住口不言，凝神傾聽。

傅飄紅忙道：「怎麼了？」

楚雲秋道：「有人來了，爲數不少。」

傅飄紅道：「那兒……」

楚雲秋轉眼往馬車後方望去。

傅飄紅忙跟着望去，只見遠處出現了兩點燈光，燈光後是一條條的人影，爲數不下幾十，她訝然道：「這是……」

楚雲秋道：「太遠，看不淸楚，或許是那個幫派趕夜路從這兒過。」

傅飄紅道：「咱們要不要避一避。」

楚雲秋道：「用不着，他們走他們的，咱們走咱們的，爲什麼要避他們。」

兩點燈光跟那一隊人影來勢極速，只這兩句話工夫已進入了五十丈內，還看不淸楚人，但是楚雲秋已看出那兩點燈光是兩隻大燈，每一隻燈上畫着一隻翔鳳。

他心頭震動了一下，脫口道：「『雙鳳門』？」

傅飄紅也看見了，道：「眞是『雙鳳門』，他們這是幹什麼？」

楚雲秋想起了那位「雙鳳門」的公主，有心要避一避，但是這當兒已經來不及了！



忽見兩條人影越過兩隻大燈疾掠而至，正是「雙鳳門」四名護法中，楚雲秋見過的那兩名，潘朋，彭剛。

潘朋，彭剛四道銳利目光直逼楚雲秋，潘朋冰冷道：「江山。」

楚雲秋沉聲道：「難得大護法還認得我。」

潘朋仰天怒笑：「這才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姓江的，老夫兩個差點沒讓你害死。」

他閃身就撲。

只聽一聲清朗冷喝，傳了過來：「回來！」

潘朋硬生生煞住撲勢，偕同彭剛閃身疾退！

兩隻大燈已來到近前，提燈的是兩名紫衣人，兩名提燈紫衣人後是四名瘦高紫衣人，再後頭是包括潘朋，彭剛在內的四名紫衣老者，那是「雙鳳門」四護法。

四護法身後是四名紫衣人抬着的一頂華麗軟轎，也是紫色，轎旁一邊各四，八名背插雙劍的紫衣少女，轎後則是二六一十二名腰佩長劍的紫衣人，一個個眼神十足，氣定神閒，顯然都是一流好手。

只見潘朋退到轎傍恭謹躬身，低低說了兩句，隨見潘朋直腰抬手，兩名提燈紫衣人跟八名瘦高紫衣人立即閃退兩傍。

潘朋目注楚雲秋冰冷道：「江山，本門門主要見你。」

門主，不是那位公主。

那位公主是個講理的人，因之楚雲秋對「雙鳳門」印象不惡，當卽走了過去，一抱拳道：「門主要見江山，不知道有什麼見教。」

只聽軟轎中傳出一個冰冷悸人的女子話聲：「你就是有『天下第一刀』之稱的江山。」

楚雲秋道：「不敢，所謂『天下第一刀』純屬誤傳。」

轎中女子道：「你是天下第一刀也好，第二刀也好，那不關我的事，我只問你有關我的義女的事，聽說你擄去了我的義女，可有這回事？」

楚雲秋爲之一怔道：「我擄去了門主的義女，這話從何說起，門主那位義女跟我交過手是不錯，這件事想必門主已經知道了……」

轎中女子道：「我知道了，你很愛管閒事。」

楚雲秋說道：「那麼門主就該知道，門主那位義女跟我交過手後，卽行率衆離去——」

轎中女子道：「不錯，我那義女在郭桐與紫雲的躲藏處跟你交過手後卽行率衆離去，可是後來她又喬裝改扮追上你，以後就一直跟你一起，這你能不承認麼？」

楚雲秋陡然一怔道：「門主是說那位黃君黃姑娘。」

轎中女子說道：「不錯，她就是我的義女，也就是跟你交過手的『雙鳳門』公主。」

楚雲秋聽得怔住了，叫道：「黃姑娘會是『雙鳳門』那位公主？這，這……」

轎中女子道：「怎麼，你不知道她是『雙鳳門』的公主。」

楚雲秋道：「我是知道她是個易釵而弁的紅粉兒，却不知道她就是那位『雙鳳門』的公主。」

轎中女子道：「現在你知道了，告訴我你怎麼對她了，她現在在什麼地方，我可以免你一死。」

楚雲秋忙道：「門主誤會了，黃姑娘是一直跟我在一起沒錯，可是在『揚州』『梅花嶺』『天祠』之中她有事外出，一去就沒再回來，便是我也一直在找她。」

轎中女子道：「這個我知道，她跟你結件在『揚州』偵查武林中人，神秘失踪一事，她在『天祠』有事外出是因爲她觸犯門規，我命本門兩位護法持令符召她回來，可是在回返『雙鳳門』途中，本門之人遭人在飲水之中下了迷藥，等到他們醒過來之後却發現我那個義女不見了，他們推測是你追上去把人擄了去——」

楚雲秋道：「門主……」

轎中女子道：「我以爲這種推測並不是毫無道理，毫無根據，因爲她一直跟你在一起……」

楚雲秋道：「門主，剛才我說過，黃姑娘一直跟我在一起是沒錯，可是我不知道她是『雙鳳門』的公主，更不知道門主下令召她回去，而且我也沒有任何理由刼擄她……」

轎中女子道：「你沒有任何理由刼擄她，你可知道她爲什麼違背我的意思放過郭桐跟紫雲，你可知道她爲什麼喬裝改扮跟你在一起，難道你不懂？」

楚雲秋毅然道：「我懂，黃姑娘也跟我表示過，承她厚愛，我榮幸，我感激，而且我跟她有過口頭上的婚約。」

轎中女子道：「那麼你能說你沒有任何理由刼擄她。」

楚雲秋淺然一笑道：「門主看錯了人了，休說我不知道她是『雙鳳門』的公主，不知道門主下令召她回去，就是我知道，我也斷無用這種手法刼擄她的道理，我用不着這麼做，也不屑這麼做。」

轎中女子冰冷一笑道：「我看錯人了，是麼，我的義女對你表示過她的心意，你跟她也有過口頭的婚約，可是，江山，我的義女失踪了，你身邊却換了另一個女子，你叫我把你看成什麼樣的人。」

楚雲秋雙眉倏地一揚，但旋又淺然說道：「門主誤會了，這位是『金陵』傅家的傅姑娘，傅姑娘只跟我一起來找黃姑娘的。」

轎中女子冷笑一聲道：「江山，你用不着巧辯，我不會看錯什麼的，這位『金陵』傅家的傅姑娘不會平白無故跟着你到處跑的……」

傅飄紅突然冷冷說道：「門主不要誣蔑江大俠，我可以奉告門主，我傾慕江大俠，願託終身，家父也認爲江大俠是當今武林不可多得的年輕俊彥，因之要我跟着江大俠……」

轎中女子冰冷說道：「傅家好家教，妳可知羞恥爲何物？」

傅飄紅勃然色變，她要說話。

楚雲秋却已搶了先，說道：「門主這話似太過了些，也有失門主的身份，情非罪，愛不是罪，傅姑娘跟我在一起，有什麼不對。」

轎中女子冰冷笑道：「好一個情非罪

，愛不是罪，江山，這是你跟傅家的事，我不願過問，可是我要告訴你，我的義女不會嫁給你這種人，『雙鳳門』禁絕這個，我的義女縱容郭桐紫雲在先，復又喬裝改扮跟你在一起，已爲我『雙鳳門』門規所難容，我不但不承認你們之間的婚約，而且找到她之後我還要處置她，我言盡於此，快把我的義女交出來，要不然……」

楚雲秋道：「要不然怎麼樣。」

轎中女子怒聲道：「不然我讓你死無葬身之地。」

楚雲秋雙眉高揚，冷笑一聲道：「由郭桐跟紫雲姑娘的事，我就知道『雙鳳門』是個怪異組織，『雙鳳門』的門主是個不近情理的人，果然不錯，身爲門主，還不如妳的義女通情達理，我可以告訴妳，黃姑娘跟我已有婚約，這件事情誰也阻攔不了，我並沒有刼擄黃姑娘，信不信由妳，言盡於此，告辭。」

話落，他轉身要走。

「站住，」只聽轎中女子一聲震撼人心弦的厲喝傳了過來！

楚雲秋霍地轉了過來，冰冷道：「門主，我是看在黃姑娘份上，敬妳爲『雙鳳門』的門主，我可不是怕誰，妳『雙鳳門』眼下這些人我還沒放在眼裏。」

只聽轎中女子顫聲說道：「江山，你够狂，够傲，够胆大，我倒要看看你仗的是什麼，給我擒下。」

潘朋，彭剛應聲掠出，雙撲楚雲秋。

楚雲秋冷冷笑道：「手下敗將，吳下阿蒙，還敢逞能，回去！」

疾快兩掌拍了出去。

潘朋，彭剛冷笑一聲，揚掌硬接，只聽錚然兩聲，楚雲秋身軀未動分毫，他兩個却已悶哼退向後去，兩張老臉都變了色，一移身形剛要再撲。

只聽轎中女子厲喝道：「回來，衆劍手給我擺陣擒人！」

潘朋，彭剛低頭退了回去。

轎後一十二名佩劍紫衣人脚下移動，從軟轎兩側走了過來，說是走，可是比走快得多，只聽衣袂飄飄一轉眼工夫便已來到近前，突然身軀疾閃，四散分開，立卽圍住了楚雲秋跟傅飄紅。

傅飄紅眉宇間掠過一股森冷肅煞感，她沒帶兵刄，只有揚起了一雙玉手。

楚雲秋抬手一攔，淺笑道：「等我應付不了的時候，姑娘再出手不遲。」

轉望軟轎，目現威稜：「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手，『雙鳳門』的聲望與基業得來兩不易——」

只聽轎中女子厲喝道：「擒人，生死不拘。」

錚然龍吟，十二道寒光冲天而起，十二名紫衣人的長劍都出了鞘，一個個抱劍凝立，廿四道目光集中在楚雲秋身上，一眨不眨。

楚雲秋目中威稜暴射，道：「既是如此，我也只有出手一搏了。」

他翻腕掣出了他那把小寶刀。

轎中女子道：「江山，你……」

楚雲秋冷然道：「門主休要小看我這把刀，這就是天下第一刀。」

轎中女子厲笑一聲道：「妙。」

她只說了這麼一聲「妙」，十二名紫衣人，一起高舉掌中長劍，跨步要動。

忽聽轎中女子喝道：「慢着，你答我一句，你和『揚州』梅家有甚麼淵源？」

楚雲秋沒想到她會在這時候作這麼一問，一怔道：「門主問這……」

轎中女子冷然道：「答我問話！」

楚雲秋道：「沒有淵源，只不過好管閒事而已。」

轎中女子道：「行了！」

她嘴裏一聲「行了」，十二名紫衣人那裏橫裏跨步，繞着楚雲秋轉了起來。

楚雲秋心知劍陣已然發動，他也知道這種劍陣發動之初能讓人眼花目眩，他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小玉刀抱於胸前，凝神卓立，一動不動。

一十二名紫衣人繞行之勢漸漸由慢而快，衣袂飄風之聲不絕於耳，而且越來越快，不過轉眼工夫已分辨不出誰是誰了，只見一個紫圈繞着二人疾轉。

楚雲秋知道，攻勢馬上就會發動，他道：「姑娘小心……」

他沒有料錯，一語未了，一道寒光脫離紫色的圈子直射過來，快如閃電。

楚雲秋掌中小玉刀一展，就迎過去。

突然眼前猛地一亮，數不盡的寒光一起疾射而至，讓人根本分不清那是虛那是實。

這劍陣的確厲害，只這頭一招已可窺威力之一斑。

楚雲秋神情微微一震，小玉刀暴展，身軀疾旋，飛快地投入了那無數道寒光之中，只聽一陣叮噹連响，十幾道寒光電射冲天，楚雲秋首先影斂人現，抱小玉刀凝立不動！

那紫色圈子突然往外一漲，十二名紫衣人也影斂人現，一個個面色如土，踉跟暴退，手中長劍都只剩了一截。

「雙鳳門」的人臉上都變了色，包括潘朋，彭剛在內的四大護法閃身欲動。

不料轎中女子冷喝道：「慢着。」

四大護法硬生生止住撲勢，轎中女子又道：「怪不得你這麼狂，這麼傲，這麼胆大，江山，能破我『雙鳳門』劍陣的，當今武林之中我看你爲第一人……」

楚雲秋道：「多謝，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轎中女子道：「能破我『雙鳳門』劍陣，並不意味我『雙鳳門』要向你低頭，要知道，『雙鳳門』還有我這個門主。」

楚雲秋兩眼寒芒一閃道：「門主的意思是要親自出手？」

轎中女子道：「你先挫我『雙鳳門』兩位護法，又破我『雙鳳門』劍陣，我要是任由你這麼走了，不但有損我『雙鳳門』聲譽，而且我這個門主也難以對下。」

楚雲秋淡然一笑道：「門主找的藉口眞好，可是要知道門主妳也未必能勝得了我。」

轎中女子道：「眞好，那麼我和你賭個東道，我要是勝了你，你把我的義女還給我，而且你要任憑我處置……」

楚雲秋道：「門主要是不幸敗在我手中呢？」

轎中女子道：「從此我不再找你要我的義女，任由她跟你過一輩子。」

楚雲秋雙眉一揚道：「門主，妳我一

言為定，不過我有個不情之請，還想請門主附加一事。」

轎中女子道：「還要我附加甚麼？」

楚雲秋道：「請門主於此廢除『雙鳳門』那不近情理的門規！」

十二名紫衣人與那些紫衣少女都對楚雲秋投過難以言喩的異樣一瞥。

這一瞥無疑令人難以言喩，但有一點却至為明顯，那就是這一瞥一點也不帶敵意。

只聽轎中女子輕哼一聲道：「你倒是挺會為別人想的！」

楚雲秋道：「我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只因為情非惡，愛不是罪。」

轎中女子道：「恐怕你不知道，有的時候情愛會成為莫大的罪孽……」

楚雲秋微微一愕，剛想發問。

只聽轎中女子接着說道：「好吧，我答應，你出手吧。」

那十二名紫衣人跟那些紫衣少女目中異采大盛，幾十道目光全部凝注在楚雲秋身上。

楚雲秋胸中雪亮，道：「門主不預備下轎嗎？」

轎中女子道：「你們把轎放下來，都閃開。」

四名紫衣人立卽放下軟轎，跟隨着四大護法，一衆紫衣少女立卽退出了五尺以外。

轎簾忽然掀開了，轎中坐着一位身着紫色宮裝的蒙面女子，一塊紫紗遮住了她的臉，讓人看不見她的容貌，不過，任何人只要看這紫衣女子一眼，都會直覺地感到她應是人間絕色，不但美，而且美得華貴，美得雍容。

這，使得楚雲秋都不禁為之一呆。

只聽轎中女子道：「江山，我就坐在轎裏，收起你的兵刃，你可以空手向我撲來，我找個人在一旁數數，你我以百數為限，只要你能在百數之內迫進我轎前五尺，就算你勝，否則便算你為敗，如何？」

楚雲秋聽得雙眉陡地一揚，他暗道：這位「雙鳳門主」必然身懷高不可測的功力，要不然她不可能作這樣拚鬥，直如此自負，因為她看過他出手，應知他一身藝業之深淺，也就是說她一定有把握，但楚雲秋却覺得這位雙鳳門主有點輕視他的意味，他一身傲骨，那願意受這個，他當卽微一點頭道：「好是好，但我還有個不情之請。」

轎中女子道：「甚麼？」

楚雲秋道：「把百數減為五十。」

轎中女子為之一怔，定定神才道：「江山，我居然有點喜歡你了，要知道這一戰可不止關係你的生死啊？」

楚雲秋道：「多謝門主提醒，我很淸楚！」

轎中女子一點頭道：「既是這樣那你就出手吧，這是你自己願意的，怨不得我，潘護法，你來數數兒！」

潘明恭應一聲，立卽揚聲數數道：「一……」

楚雲秋聽若無聞道：「傅姑娘跟這件事沒關係，萬一我落敗，還請門主別跟她為難。」

轎中女子道：「好，我答應。」

只聽傅飄紅道：「我更正一下，我身為人女，不能不聽父命，不聽父命就是不孝，家父讓我跟着你，你無論到那兒我也是跟着你。」

轎中女子道：「妳够痴！」

楚雲秋轉頭過去道：「姑娘……」

傅飄紅道：「人家已經數到五了，你準知道你非落敗不可麼？要是沒把握，你又為甚麼把百數減為五十。」

的確，這時候潘朋一聲「五」只剩了尾音。

楚雲秋沒說下去，霍地轉望轎中女子道：「門主小心，我要出手了！」

他邁步向着軟轎撲了過去！

他站立處離軟轎不過七八尺，舉步之間他已進了三尺，眼看就要進入轎前五尺內。

轎中女子揚手輕飄飄的拍出一掌。

估計她的年紀，她應是四十許人，但她的手欺雪賽霜，晶瑩如玉，竟比一般年輕姑娘家的手還嬌嫩。

這一掌，不見勁氣，未睹罡風，再加上是這麼一隻手，要說能阻住楚雲秋，不讓他進入轎前五尺內，只怕誰也不信。

然而，楚雲秋却陡然覺得身前豎起一堵無形的氣牆，不但使他無法前進，而且這堵無形氣牆似乎力道綿綿不絕，像一座大山似的直迫過來，越來越強，幾乎迫使他站立不牢，非往後退不可。

他心頭不禁為之重重地震撼了一下，猛吸一口氣，把一身功力提聚到七成，他當時不打算出手，他要試試這位雙鳳門主究竟有多高的修為，多深的火候。

他站穩了，只覺那堵氣牆的暗勁不斷增加，但這時候似乎也到了限度，雙方成了僵持之勢，雙鳳門主無法迫退楚雲秋，楚雲秋也無法往前迫進分毫。

而讓人揪心的是楚雲秋的站立處，他再往前邁一步，便進入了轎前五尺內，所以「雙鳳門」的人，甚至連傅飄紅，都屏息凝神望着楚雲秋，眼睛一眨不眨，每一個人都够緊張的。

一時間這一帶極靜，靜得都能聽見燈燄輕爆。

潘朋沒有忘記數數兒，他已經數了四十。

忽然，楚雲秋猛吸一口氣，脚下也隨之往前移動半尺！

大夥兒一顆心都忽地往上一升。

只聽轎中女子輕輕哼了一下，軟轎為之一動，楚雲秋衣袂猛一盪，又退回了原站立處。

傅飄紅的一雙美目睜大了，手抓得緊緊的放在胸前。

十二紫衣人跟一衆紫衣少女臉上當然浮現起失望神色！

「四十七，四十八……」

眼看潘朋就要數到五十。

只聽楚雲秋震聲一句：「門主，我要出手了！」

忽見他雙掌揚起飛快外翻，隨卽身軀疾旋，大夥兒只覺一片排山倒海的勁氣往外一湧，雙鳳門的人站立不穩，忙都往外退去，連傅飄紅在內都只是眼前一花，隨後卽見楚雲秋站立原處沒動，傅飄紅抬玉手掩住櫻口，差點沒叫出聲。



楚雲秋和雙鳳門主各以神功互鬥暗勁。

十二紫衣人跟一衆紫衣少女臉上神色難以言喩，都微微低了頭。

忽聽雙鳳門主說了話，話聲顯得有氣無力，道：「江山，你究竟是那門那派的弟子？」

楚雲秋也顯得有點疲累，但是他的話聲却比雙鳳門主來得有力氣：「有勞門主動問，我不屬於任何門派。」

「那麼你的師承……」

「徒忌師諱，門主原諒。」

雙鳳門主忽然哼地一笑：「沒想到我幾十年修為竟還不如你，看來當今武林已是你們年輕一輩的天下了，好吧，你可以走了。」

雙鳳門的人，還有傅飄紅，都一怔，十二紫衣人跟一衆紫衣少女猛然抬起了頭，一臉都是驚訝神色。

楚雲秋道：「多謝門主，現在我要奉知門主，我沒有刼擄黃姑娘，可是我知道她現在跟甚麼人在一起……」

只聽雙鳳門主道：「江山，那就是你的事了，是不是？不管你有沒有刼擄我的義女，我的義女終必會跟你在一起，是不是？」

楚雲秋一點頭道：「門主說得是，告辭。」

一抱拳，偕同傅飄紅轉身行去。

四大護法一起到了轎前，潘朋道：「門主，屬下等沒見他……」

雙鳳門主冷然道：「提燈過來。」

兩名提燈紫衣人應聲來到轎前。

雙鳳門主冷冷道：「你們往轎桿上看看。」

四大護法以及其他的人忙往轎桿上望去，一看之下臉上馬上都變了色。

光滑的轎桿上，每一根上都多了五道指痕，深深的凹進去，跟天生似的！

十二紫衣人跟一衆紫衣少女臉上也飛閃喜色！

半晌，潘朋躬下了身，說道：「門主，如今……」

雙鳳門主道：「起轎，跟他們去，我要看看他跟『揚州』梅家，究竟有甚麼淵源。」

她抬手掀下轎簾。

兩名紫衣人過來抬起軟轎！

× × ×

晨曦透過雲層，光芒萬道。

整整十輛高篷馬車在晨曦中緩緩向前馳行。

頭一輛馬車車轅上，坐的是薛空羣跟莫言，薛空羣握韁持鞭，而莫言則閒坐一旁。

後九輛馬車車轅上，坐的却都是唇紅齒白的黑衣少年，每輛車車轅上坐兩個，無論那一個長得都很俊俏，而且比一般大姑娘還白還嫩。

頭一輛馬車裏，坐的是「逍遙宮主」，仙兒，蕭棲梧跟翠吟。

十輛馬車每一輛都比常見的馬車為大，逍遙宮主四個人坐一輛，顯得很寬綽，逍遙宮主是長輩，而且也上了幾歲年紀，她舒舒服服的躺在馬車裏養神，蕭棲梧跟仙兒則不住地低聲談笑着。

忽然，翠吟拉開車簾往外看了一下，道：「天都亮了。」

蕭棲梧立即改口道：「怕快到『揚州』了，這一趟眞够累人的。」

逍遙宮主忽然坐了起來，道：「仙兒，問問妳師兄，離『揚州』還有多遠。」

仙兒還沒問，只聽莫言的話聲傳了進來：「宮主，再有頓飯工夫就能看見『揚州城』了。」

逍遙宮主沉默了一下忽然轉問道：「蕭姑娘，咱們不進『揚州城』好不好？」

蕭棲梧一怔，道：「不進『揚州城』，您的意思是……」

逍遙宮主道：「年輕的時候我到過『揚州』，記得『揚州』是個水旱碼頭，過往的人相當雜，咱們這一行太惹眼，我看還是不進城的好，好在咱們找的是『殘缺門』的人，並不一定非進城不可！」

蕭棲梧香唇啓動了一下道：「這倒也是……」

只聽莫言道：「宮主倒不必有這顧慮，自從『揚州』梅家遭到變故之後，武林中一直風風雨雨，所以非屬必要，武林中人誰都盡量避免往『揚州』來，這麼多年來，除了『揚州』本地的武林人物之外，很難看見幾個外地來的。」

逍遙宮主身軀震動了一下道：「『揚州』梅家，那一個『揚州』梅家？」

莫言道：「『揚州』姓梅的人家不少，可是値得一提的自然是那武林世家，江南首富梅凌烟家？」

逍遙宮主道：「梅凌烟家遭到了甚麼變故？」

莫言笑道：「『逍遙宮』不跟外界往來，宮主麾下也絕少在武林走動，難怪連這震動整個武林的大事都不知道……」

接着他把梅家遭到變故的情形，概略地說了一遍。

靜聽之餘，逍遙宮主身軀不住顫動，搖搖欲倒。蕭棲梧跟仙兒大驚，雙雙伸手扶住了她，仙兒急道：「師父，你……」

逍遙宮主抬了抬手道：「不要緊，我沒甚麼……」

說完了這句話，她人似乎已好了不少，只聽她接着說道：「妳不知道，這麼多年來我也一直沒告訴妳，在我還沒有創『逍遙宮』基業之前，我曾經到『揚州』來過，跟梅凌烟不但有數面之緣，而且也受過他的恩惠，自從我創立『逍遙宮』以後一幌近二十年，我就沒再到『揚州』來過，誰知道梅家竟……這麼一來說甚麼我也要進城到梅家去看看了。」

她這番話說得有破綻，也有點牽强，當年已受人恩惠，如今來到「揚州」怎麼能不去看看人家？

可是這當兒誰也沒留意這些。

只聽莫言道：「沒想到宮主早在當年就認識梅凌烟，宮主，現在梅家只剩了一座荒涼的廢宅。」

逍遙宮主道：「不要緊，就是僅剩塊磚片瓦我也要去看看。」

莫言道：「好吧，那麼咱們就直奔城裏去吧！」

半個時辰之後，十輛馬車，浩浩蕩蕩進了「揚州城」，來到「梅家廢宅」之前，馬車停下，逍遙宮主連忙問道：「到了麼？」

莫言在車外道：「到了，宮主請下車吧！」

逍遙宮主忙把手伸向仙兒，道：「快扶我下去。」

她手伸向仙兒，蕭棲梧也幫了忙，逍遙宮主似乎突然間老了不少，顫巍巍的在蕭棲梧跟仙兒扶持之下下了馬車，脚剛着地就問：「仙兒，告訴我，梅宅現在是甚麼樣子？」

仙兒當即把梅宅的現狀外觀描述了一番。

逍遙宮主對梅宅似乎有很深的感情，聽完仙兒的描述之後人顯得有點激動，嘆了口氣道：「可惜我兩眼失明，難以視物，要不然……唉，想當初梅宅何等氣勢，沒想到如今只落得……看不見也好，仙兒，扶我進去。」

她由蕭棲梧，仙兒摻扶着，莫言在前帶路進了梅宅，薛空羣沒跟進去，他指揮那些個俊俏的黑衣少年看守馬車，並散佈附近安樁設卡。

逍遙宮主的記憶力很强，她說她當年來過梅家，事隔這麼多年，她對梅宅的一房一屋，一草一木記得還很淸楚，帶路的是莫言，但逍遙宮主指點間起地方，十九都不會錯。

剛進入後院，逍遙宮主忽然抬手一指道：「那可是水榭？」

莫言道：「沒有錯，宮主，那正是水榭。」

逍遙宮主道：「仙兒，扶我過去。」

盡管逍遙宮主有點顫巍巍，可是這當兒她走起路來相當快，幾乎三脚併爲兩步，似乎恨不得趕快跑進水榭裏！

進了水榭，逍遙宮主馬上就問水榭裏的情形，這張椅子擺在那兒，那張桌子放在那兒，幾乎都問遍了，當然，梅宅已今非昔比，完全不是逍遙宮主記憶裏的當年那個樣子了，她很傷感，悲嘆一聲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梅凌烟在武林中算得一位英雄俠義，也可以稱之爲天地間的一個奇人，江南首富，武林世家，何等氣勢，何等名聲，如今竟……前人說『物是人非』，如今竟連物也不是當年糢樣了，這叫甚麼，這叫甚麼啊，蒼天對梅家爲甚麼這麼刻薄。」

莫言跟蕭棲梧都想勸她兩句，可是一時間却不知道該從何勸起。

逍遙宮主沉默了一下，忽然抬手指着那原上書「釵頭鳳」的粉壁，說道：「梅凌烟文武雙絕，不但武功好，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也無所不精，我記得那面牆上當年掛着一幅畫，就是出自梅凌烟自己的手筆。」

莫言隨即應道：「這個我知道，梅凌烟一手字兒當今可稱一絕。」

逍遙宮主訝然道：「莫老見過他的字兒麼？」

莫言道：「宮主剛才所說的那粉牆上畫兒沒了，却被梅凌烟寫上了陸放翁的『釵頭鳳』，可是後來又被人刮掉了，只剩了幾個字兒，雖然我是看見了那幾個字，可是已經能够了。」

逍遙宮主輕「哦」一聲道：「『釵頭鳳』，是梅凌烟寫的麼？」

莫言道：「我是這麼猜的，八九不離

十，你想嘛，這是他的家，別人誰會跑到這兒來往牆上寫這個，他自己又好這玩藝兒，精這玩藝兒……」

逍遙宮主道：「除了那闋陸放翁的『釵頭鳳』，莫老還看見甚麼沒有？」

莫言道：「我看見是看見了，可是都沒留意，還是你那位螟蛉義子告訴我的，他看見牆上剩個『錯』字跟『瞞』字，猜是闋『釵頭鳳』，另外旁邊還有一行字，也被刮的剩了兩個字，上頭一個字是『含』，下頭一個字是『凌』，因爲有這個『凌』字，所以你那位螟蛉義子也猜是梅凌烟寫的，而且他猜那個『含』字也是人名裏的一個字……」

他話說到了這兒，逍遙宮主的身軀忽然一陣搖幌，要不是有蕭棲梧跟仙兒扶着，恐怕她會倒下。

仙兒大驚，急急說道：「師父，你怎麼了。」

只聽逍遙宮主虛弱地道：「仙兒，把那張櫈子拿來我坐。」

莫言轉身拿過那張滿是灰塵的櫈子，抖袖拂了拂，遞給了仙兒，說道：「宮主，你……」

逍遙宮主這當兒落了座，微一搖頭道：「謝謝莫老，我不碍事，歇一會兒就好了。」

莫言跟蕭棲梧交換詫異一瞥，但都沒說話。

只聽逍遙宮主道：「沒錯，莫老，那闋『釵頭鳳』是梅凌烟寫的，那個『含』字是人名裏的一個字，那是個女子，那個女子叫含烟，她就是梅凌烟的夫人，梅凌烟那闋『釵頭鳳』就是寫給她看的。」

莫言猛可裏睜大了一雙老眼，叫道：「怎麼說，宮主，那叫含烟的女子是梅凌烟的夫人！」

逍遙宮主微一點頭道：「正是。」

莫言瞪目張口道：「這，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蕭棲梧訝然道：「怎麼了，莫老？」

莫言忙一定神，說道：「沒甚麼，沒甚麼？」

只聽逍遙宮主道：「莫老可是覺得這裏頭有甚麼不對。」

莫言道：「這個……我先沒想到那闋『釵頭鳳』是梅凌烟寫給他的夫人的，梅凌烟他可是眞好這個，沒事兒還跟他的夫人在牆上寫詞玩兒。」

逍遙宮主微一搖頭道：「不是這麼回事，梅凌烟是自比陸放翁，有關放翁跟唐蕙仙的戀情，還有這闋『釵頭鳳』的來由，想必莫老跟蕭姑娘都知道！」

莫言抓抓頭道：「我聽說過，可不大淸楚！」

蕭棲梧道：「我知道，陸放翁跟唐蕙仙的這段戀情哀艷動人，令人一洒同情之淚，宮主的意思，梅凌烟既自比陸放翁，想來他這位叫含烟的夫人，必不是他心目中的唐蕙仙。」

逍遙宮主微一點頭道：「不錯，他心目中的唐蕙仙另有其人。」

莫言猛擊一掌叫道：「好啊，梅凌烟果然是個風流種子……」

逍遙宮主立即截口說道：「不，莫老錯了，梅凌烟是個極爲專情的人，他可當之情聖兩個字而無愧，陸放翁是個情聖，他既自比陸放翁又豈會是個風流種子。」

莫言呆了一呆道：「可是……」

蕭棲梧以眼色止住了他，道：「聽宮主的口氣，似乎知道梅凌烟心目中的唐蕙仙是誰？」

逍遙宮主緩聲道：「恐怕姑娘也知道了。」

蕭棲梧身軀一震，道：「晚輩不敢瞎猜。」

莫言老眼猛地一睁。

逍遙宮主道：「說說何妨！」

蕭棲梧道：「宮主原諒，晚輩以爲是宮主。」

逍遙宮主身軀也一震，道：「姑娘怎麼會想到是我。」

蕭棲梧道：「晚輩現在才覺出宮主對梅宅有一種微妙，而且相當深的感情，加以……」

逍遙宮主抬起了手，道：「對了，姑娘，妳冰雪聰明，沒錯，我就是梅凌烟心目中的唐蕙仙，但……」

仙兒跟莫言發聲叫了一句「師父」，「宮主」。

逍遙宮主舒了口氣道：「這樁秘密在我心裏藏了二十多年了，今天要不是來到梅宅，要不是梅家已成了這個樣子，使我悲痛欲絕，我還不會透露，好在眼下也沒有外人，人家說觸景傷情，我雙目失明，無法觸景，但我傷情的程度猶甚於那能觸景的人，是這樣的，早在二十多年，我跟梅凌烟是一對情侶，我們彼此用情都很深，但是他的父母却阻了這樁婚事，迫他另娶那位風華絕代，國色天香，有當世第一美人之稱的秦含烟，他不敢不遵父母之命，我却不諒解他，悲憤之下另嫁他人，沒想到他竟然娶了這位當世第一美人秦含烟，却仍未能忘情於我，想想這都是我一念之差鑄恨，叫我……」

長嘆一聲住口不言。

莫言聽直了眼，道：「我們做夢也沒想到宮主跟梅凌烟當年會是對情侶……」

蕭棲梧道：「那麼你怎麼後來又創了『逍遙宮』……」

逍遙宮主道：「這就是我的另一段傷心事了，既然已經說了，乾脆都說出來心裏也許會好受點兒，如今我已經這麼大年紀了，也不怕誰說話，大家都不是世俗中人，相信二位也不會笑我，當初我另嫁別人的時候已經懷了身孕，那是梅凌烟的骨肉，等到孩子出生，我的丈夫始發現那不是他的骨肉，他迫問我，我只有都告訴了他，他一氣之下毀了我的臉，傷了我的眼，把我擊落屋後斷崖，沒想到我却沒死，我帶着傷逃離崖下，到最後，到了現在『逍遙宮』的所在地，因爲，那地方很隱秘，幾乎隔絕人世，所以我就在那兒住了下來……」

蕭棲梧臉上變了色，道：「這個人心好狠，手好辣……」

逍遙宮主微一搖頭道：「不，姑娘，這不能怪他，是我欺騙了他，誰能忍受這個，我不但不怪他反而感激他，因爲他撫養了我的孩子，他認爲孩子無辜，就冲這一點，他就是把我碎屍萬段，挫骨揚灰我也不會怪他！」

（未完）

武俠奇情中篇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紅花濺雨春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譚雁翎大排酒席，宴請皮貨供應者，統計兩幫獵者所獲，不下七千張獸皮之多，各獵人索價十二萬兩，譚雁翎還價十萬，相持之下，約定容日再議，各獵者離去後，譚雁翎聆聽各分號掌櫃報告，所有存貨均被一姓孫客人訂購一空，譚雁翎恍悟爲對頭有意砸他招牌，忙命胡子玉往邀獵者購貨，詎各獵者爲一商人邀去，譚雁翎大急之下，着胡子玉率人往客棧先將皮貨强行搬來，然後照價付欵，胡子玉依命和李、徐二武師到迎春坊，說明來意，左大海不敢做主，堅請胡子玉等候半個時辰獵人回來再說——

目盲心肝毒　年青藝業純

胡子玉冷笑了一聲，道：「半個時辰以後你招呼着蓋雪松他們來拿錢，十二萬兩銀子，一個翎子兒也少不了，現在你讓開，沒你的事！」

左大海知道一點胡子玉的出身來歷，深深明白憑自己這身能耐，簡直是難以和對方相比，再說，他無論如何也不敢開罪譚雁翎這等樣的一個人物。

當下，他低頭嘆息了一聲，讓開了身子。

李豹，徐棠乃得大步登樓——

兩個人才往樓上走了幾步，忽然食堂裏傳過來一聲冷笑道：

「你們最好不要上去——」

說話的人正是那個坐着壁角不吭氣的長髮人！

這時他緩緩的由位子上站起來，回過身子，李豹，徐棠，連帶着胡子玉，左氏夫婦，大家夥都鬨聲而驚，每個人的眼睛不由自主的全都向着壁角那個人望了過去！

這個人有六十六七的年歲，白眉，細目，面色紅潤，一頭長髮黑白相間，形成一種蒼白之色——

看上去，這個人個頭很高，尤其是一雙肩頭，顯得較常人要寬出許多，兩隻手，看上去也要較常人最少大出一半來，其色血

紅，一如鵝掌！

他慢條斯理的回過身來，抬腿跨過一張板機，接着前面的話題道：「……樓上是閻王殿，上去就沒命了，胡子玉，你說是不是？」

胡子玉在此人一轉過身子的當兒，也就是第一眼看見此人的一剎那間，已情不自禁的嚇得打了個哆嗦。

「是你——孫……？」

「哈——」這人笑得是那麼的凄凉，說：「不錯，是我，孫波——胡子玉，你還認得我，總算咱們當年還有點交情，你說是不是？」

胡子玉面色變了一下，沉聲道：「三哥，這裏不是談話的地方，我們到外面談談怎麼樣？」

「用不着費這個事！」

姓孫的大剌剌的又坐了下來，一雙細目閃爍着內蘊的奇光。

「大丈夫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有什麼話都可以當面談，胡老七，你說對不對？」

說到這裏，姓孫的兩隻手抱着翹起的膝頭，忍不住赫赫有聲的笑了起來！

食堂雖然夠大的了，却似包容不了他這陣笑聲，震得每個人耳鼓嗡嗡的作响，陣陣發毛！

胡子玉臉上可有些掛不住的樣子。

他冷冷一笑，道：「事隔多年，你還容不下我和二哥？不用說這件事是你一手做的了？」

「哼哼……」這個人笑的聲音，眞比哭還難聽。

「容不下你們？……虧你還說得出口——」

他臉上在說這些話時，本是一番急怒之色，可是，轉眼之間却又換爲一種和顏悅色——

「在商言商！老七！」姓孫的微笑着又道：「譚老二和你胡老七今天搖身一變是殷實的富翁，我們老哥兒幾個也不含糊，今天也是老老實實的商人，想不到吧！」

胡子玉冷冷的道：「你現在是——？」

「巧得很！」姓孫的說道：「和你們一樣，也是幹皮貨買賣的！」

「所以，你就把我們店裏的貨全買光了！」

「老哥兒了嘛！照顧照顧你們的生意當然是好事！」

「現在你又來斷我們的根！叫我們有店沒貨，哼哼！是不是這個意思？」

胡先生說到這裏，臉上也禁不住現出一片怒容，可是對方那個姓孫的，却是滿臉不在乎的表情。

「胡老七，話說得清楚，誰是誰非，誰心裏有數，是誰下絕情施毒手？摸摸自己的心口——」

胡子玉儘管怒到了極點，可是當他意識到對方這個人——「怪鵜」孫波，那一身傑出的功夫，自己心裏頭也有個份量，他確實不敢冒然出手！

「無論如何……」胡子玉道：「這批皮貨我們要定了！」

「恐怕沒這麼簡單！」

「這些個皮客，已經跟我們談好了價錢！」

「還沒談好，相差兩萬兩銀子！」

胡子玉怔了一下，冷笑道：「我們照出十二萬，應該沒問題了！」

「晚了一步！」

「晚了一步？」胡子玉怒聲道：「什麼意思？」

孫波深深的笑道：「如果我沒猜錯，蓋雪松，歐陽虹大概會同意以十五萬兩銀子的代價，把他們那批皮貨賣給我們！」

胡子玉登時涼了半截，對方處心積慮來的這個打擊實在是太厲害了！

如果吞下了這口氣，無異將宣告天下，自己這方面的皮貨買賣關門大吉，如不忍這口氣，眼前只有與對方一拚之一途！

一拚的結果，更是後果堪慮！

如果不拚，也並不就能代表雙方此後會相安無事——

素有「智囊」之稱的胡子玉，這一刹時竟然也陷於愁思之中……

他很快的把這些念頭，揉進到自己腦子裏——

目前的情勢，已是昭然若揭——對方的先遣尖兵「過天星」姜維，首先出現，現在緊接着「怪鵜」孫波又來到，可以想像其他昔日的一干夥伴兄弟，也都來到了，情勢自然對於這邊極爲不利——

所萬倖者，直到目前爲止，對方並還不曾兵刃相加，只是他們所運用的商業打擊方法，更加的別具威力，較諸一上來怒戈相拚，似乎更令人爲之胆戰心驚！

胡子玉把這些問題，在腦子裏畧一盤旋，其時不過是彈指之間——

他是不甘心眼睜睜受人凌遲處死的！

「孫三哥！殺人不過頭點地！請高抬貴手，這件事後，兄弟與敝東家，當會上門與各兄弟有一番交待，那時候再論是非曲直，也還不遲。」

這幾句話能由胡子玉嘴裏說出來，已是十分委屈不容易了。

可是聽者却是絲毫無動於衷！

「怪鵜」孫波臉上帶出了一種近乎於戲侮的淺笑——「胡子玉，你少跟我來這一套，孫老三可不會上你這個當，千言萬言，這趟子到手的買賣，絕不能就讓給你了——」

胡子玉冷笑一聲，道：「那麼三哥的意思是……？」

「我們是個什麼意思，你日後自知！反正不管怎麼樣，有我孫波在此，這批貨，你就別想提走！」

「這麼說，你是硬要摘我們這塊招牌了？」

「就算是這麼說吧！」孫波笑了一聲，說道：「你去把譚老二叫來吧，我等着他！」

胡子玉鼻裏哼了一聲，身子向前進了兩步，控制着孫波當頭的攻勢，正所謂「羞刀難入鞘」，眼前情勢，只有放手一拚了——

他忖思着以自己一身武功，就算不是孫波的對手，也能支持一段時候，那麼這段時間裏，以李豹，徐棠之功力，起碼應該可以從從容容的把那批皮貨先行起出，解決了眼前的問題再說！

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盤算！

一念之興，胡子玉再不猶豫，當下一隻中指悄悄把袖口撥開了一些，他外號人稱「神手箭」，當然可以想像出乃是暗器能手！

同時他的一雙眼睛，悄悄的向着一邊的李豹，徐棠掃了一眼，二人已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怪鵜」孫波冷冷的一笑，也許他已經看破了對方的意圖行藏，只是却並不呼破！

時間在轉瞬間已有了變化——

「神手箭」胡子玉哈哈一笑道：「孫三哥，你未免欺人忒甚了！」

肥大的袖袍向外一揮，只聽得「卡」的一聲，兩點銀星已由袖內飛出，疾若電閃星馳般的直向着「怪鵜」孫波一雙眼睛上射去。

由於彼此相隔太近，胡子玉的袖箭是出了名的準，箭筒內設有雙股鋼簧，其勢絕快，一閃已至，可是「怪鵜」孫波又豈是輕易吃虧的人，他既名「怪鵜」，除了他特有的怪招之外，最主要還是形容他身法的快捷！

兩點銀星彈指之間，已到了孫波眼前，孫波發出了一聲刺耳的長笑，只見他手勢起處，那雙超乎常人許多的出奇大手，起伏之間，一雙分出的手指，已雙雙點中在一雙袖箭的箭尾之上！

「篤！篤！」兩聲，袖箭深深的穿射在木桌之上！

胡子玉一招不曾得手，身勢已如旋風而起，兩隻手掌一奔頂門，一擊前胸，手掌未到，先有兩股其勢絕猛的勁風，呼嘯着排山倒海而來！

「怪鵜」孫波一聲叱道：「嗜！」

隨着他下矮的身軀，兩隻盤般大手已然猛力推出，雙方的手掌，俱都帶着猛銳的風力，在彼此即將相擊的一刹那間，尚還相差着約有半尺的距離，霍地發出了爆響。——

這種內力相撞的迎擊，最能看出彼此功力的火候！

四隻手掌在相隔半尺的距離一迎之下，雙雙却如同海燕般的飛了開來——

在「克查」！的一聲爆響之下，一扇窗戶隨着胡子玉彈出的身子粉碎了！

「怪鵜」孫波却有如固立的磐石，一動也不動，可見他的功力已超出胡子玉許多！

長笑聲中，他追隨着胡子玉的身子，一閃而出！

這當口，李豹，徐棠把握着難得的機會，已雙雙撲奔登樓！

樓上有一間特爲皮貨客人存放皮貨的庫房，李，徐二人不假思索的撲到了門前，却見兩個小夥計坐守門前。

李豹情急之下大喝道：「閃開！」

一伸手已把左面夥計連人帶椅子給摔了出去，同時徐棠也把右面那個夥計給摔了出去。

李豹用力的朝門上踹了兩腳，由於木板過厚，一連兩腳絲毫無損！

門上還加着一條沉重的鎖鏈子，徐棠外號人稱「大力神」，在譚府是出了名的，這時情急之下，兩隻手用力的帶着門上鎖鏈子，向後一拉，嘩啦！大響聲中，連鎖帶鏈子全都給扯了下來！

上面一扯，再接着下面一腳，「通！」的一聲，已把房門給踹了開來，當時李，徐二人幾乎是同時闖進去！可是立刻他們就呆住了！

在一細細堆集得如同小山一般的皮貨堆上，這時正有個人，盤膝趺坐其上。

這人一身黑衣，看上去又乾又瘦，滿頭長髮亂草般的滋生着，在青皮少肉的一張長臉上，却深深的嵌着一對白果般的眸子！

徐棠在前，李豹在後！

兩個人乍然發現到這人時，眞禁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這個黑衣瞎子正自翻着一雙白果般的瞎眼睛，瞪着二人，咧開漆黑如墨的嘴，發出了低沉的一陣子怪笑！

徐，李二人發現到對方竟是一個瞎子時，似乎胆子又壯了一些！

李豹閃身向前，大聲道：「是那來的這麼個瞎子？你坐在這裏幹什麼？」

瞎子笑聲一停，用着一種極難聽懂的口音吶吶道：「我是看貨來的！」

「看貨？」徐棠凌笑着道：「貨已經賣了，這裏用不着你，還不快滾！」

瞎子那雙白果眼睛聞聲判人的時候，總是往一旁偏歪着頭，在他偏過臉的時候，徐，李二人才又注意到，瞎子臉上有一道清晰的刀劍傷疤——

他的一雙鳥爪般的瘦手，十指上却留着過長的指甲，交插的按在一雙膝頭之上，頭上散髮有幾綹子掛披在前額上，那樣子眞像個鬼！

也許他是個算命的，反正瞎子都離不開竹竿，在他身上也橫放着這麼一根，約莫有四尺許長短的一根紅色竹竿——

在他聽得徐棠那番話後，鼻翅一陣子煽動，一個勁兒的往裏頭吸着氣，那種笑的聲音，可是太難聽了。

「你叫我滾？——」瞎子那雙瞎眼裏傳出令人望之生畏的兇光，冷冷的接下去道：「……樓下的人，有沒有告訴你們，樓上是閻羅殿，我看你們大概是活膩乏味了！」

李豹怒吼了一聲，身子猝然騰空而起，直向着瞎子盤身處撲過去！

那個黑衣瞎子在李豹騰身初起之時，一副茫然無知的樣子，也就在李豹的一雙手即將接觸在瞎子的兩肩前之一刹那！

像是一條怪蛇般的——瞎子手裏的竹竿，也就在這個時候倏地翻空而起，一吐一吞，回復原狀，他依然是保持着原來的坐姿，却聽得空中的李豹慘叫一聲，身子霍地一個倒翻，倒摔了下去！

等到他身子摔倒在地上時，徐棠赫然發覺到在李豹的前額正中，竟然留下了一個鮮明的血窟窿！

很顯然的是爲瞎子手中竹竿所傷！

一個雙目失明的瞎子，所持兵刄亦不過是一根竹竿，居然在舉手之間中人要害，穿人骨腦，這等手法自然使得旁觀的「大力神」徐棠大吃了一驚！

地上的李豹自從摔躺在地之後，就動也不曾再動過一下，這時前額傷處咕「都都」一個勁兒的向外冒着紅白色的物件，紅的是血，白的是腦子，看在眼睛裏眞令人毛骨悚然！

徐棠以着驚惶的神色打量一眼貨堆上的瞎子，後者那雙白菓眸子，正自瞬也不瞬的注視着他！

徐棠往左跨出一步，瞎子的眼睛跟着往左移出一步！徐棠又往右跨出一步，瞎子的一對瞎眼，也跟着往右移出一步。

徐棠不動，瞎子的那雙白菓瞎眼也不動！

這一切顯示着瞎子儘管是瞎子，可是他却有常人萬萬不及的聽察感覺。

「大力神」徐棠心裏盤算了一下，尖聲大笑道：「瞎朋友，看不出閣下竟然是武林一等一的高手，在下有眼無珠，眞正是失敬了！」

瞎子陰沉的臉上，現出了兩道深刻的笑紋，笑紋一收，面現殺機的道：「你是誰？」

「在下徐棠！」

「沒有聽過！」

徐棠臉上一紅，吶吶的說道：「在下不過是譚府的一介無名小卒，朋友你如何知道？」

說着話，徐棠偷偷的，向後面退了兩步！

「站住！」瞎子冷笑着把手裏的那根紅竹馬竿緩緩的抬了起來，直直的指着徐棠！

「我只是舉手之間，就可制你於死地，你相信不相信？」

「我——」徐棠當眞就不敢再動了。

「你大概還不認識我吧！」瞎子翻着那雙白菓眼道：「沒有吃過猪肉，你老弟也應該看見過猪走吧！」

「這個……看見過！」徐棠嚥了一下吐沫，也不知道怎麼回事的，居然應了這毫無意義的話。

瞎子嘿嘿一笑道：「那末我告訴你，江湖上有這麼一號，人稱『瞽目閻羅』的人，你可聽說過？」

徐棠臉上一白道：「這麼說足下你姓簡？」

瞎子點了點頭，陰森森的道：「還算你有點見識，簡兵就是我——」

「啊——」徐棠幾乎連腿都嚇軟了！

江湖上對於這個人，近二十年來的傳說可是太多了，據說他原本有個外號叫「

來如風」，後來眼瞎了，因而憤世嫉俗，在湘西地方遇見了一位異人「睹無常」傳授了他兩年的絕技，自此以後人家就改稱他為「瞽目閻羅」，聲名更甚昔日！

徐棠只是聽說過這個人，那還是五年以前未投入譚家門下以前的事，這時回想起傳說種種，再印證於眼前這個人，那能不使得他膽戰心驚！

「瞽目閻羅」簡兵冷着臉說：「不知者不怪，我有幾句話，你據實以告，我可以饒你不死，否則……嘿嘿……地上你那位同伴，可就是你的榜樣！」

徐棠強自鎮定道：「簡前輩有話請直說，在下……知無不言！」

「我問你，譚霜飛目前家裏，有幾個人？」

徐棠一怔道：「足下說的是……？」

瞎子冷笑一聲，道：「譚霜飛就是譚雁翎！」

「這……」徐棠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譚霜飛是昔日名噪一時的大盜，譚雁翎卻是富甲一方！而素有善名的殷實鉅商，這樣的兩個人，怎麼會牽扯到一塊？實在是匪夷所思，令人難以想像。

「說，他家裏一共有幾個人！」

徐棠呆了一下道：「沒有什麼人，一妻一女……」

瞎子獰笑了一下，道：「這個我知道，我是問他門下還住着什麼別的武林人物沒有？」

徐棠呆了一下，說道：「這個倒……沒有！」

他一面說時，一面緩緩的探出了一隻腳，那隻腳在空中停留了一下又收回來，瞎子似乎沒有什麼反應！

徐棠咳了一聲，道：「簡前輩，我可以走了麼？」

「瞽目閻羅」簡兵冷冷的道：「我要你為我作一件事，然後才能放你活命！」

徐棠嘴裏應道：「前輩但請關照！」眼睛卻瞟向側前方地上擱置的一具石鎖！

那是練功夫時舉重用的玩藝兒，青色石頭打鑿成的，看上去總有五七十斤重！

瞎子這時身子緩緩的站起來！臉上帶着一片獰笑道：「我要你領我去見一個人，你可願意！」



「這——」說時他的一隻腳尖已然探出，並且極為輕巧的勾在了石鎖的把手上面！

瞎子簡兵嘴裏喃喃的道：「……我要先見見他……看看他還認得我不？孫老三也該回來了……」

「前輩要見那一個？」

徐棠一隻腳踩着石鎖，打量着一腳踢出，務必收效，面對大敵，他不敢心存絲毫大意。

「胡子玉……」這三個字由瞎子嘴裏唸出來，別具一種陰森，刻毒的意味！

說時，簡兵向前走了幾步——

雙方的距離更近了些，徐棠人稱「大力神」，身上的武功固是談不上什麼高明，一身力量卻足以驚人，尤其是腿腳上曾經練過幾年「鐵犂耕地」的純功，一腳出去少說也有五百斤的濁力。

瞎子走了幾步，忽然站住腳步，鼻子裏「哼！」了一聲，一雙白菓瞎眼左右移動了一下。

徐棠緊張得一顆心幾乎都提在了嗓子眼，眼前情形已經不容許他再少緩須臾。

瞎子面色一寒道：「你想死麼？」

「麼！」字方出口，徐棠大吼一聲，足下施出全身之力，「呼！」的一腳，把一具近百斤的大石鎖踢得平飛而起，只聽「碰！」的一聲，正好擊在了瞎子簡兵的面頰之上，頓時間石鎖粉碎四濺，瞎子全身在一聲凄厲長嘯聲中畢直的倒了下去！

「大力神」徐棠不禁大喜，足下一點竄身而前一腳踏在簡兵倒在地上的身子。他要看看對方是怎麼死的？

簡兵顯然還沒有死，更有甚者，甚至於他臉上根本看不出一些傷痕來。

在滿佈着石屑粉碎的面頰上，但見他那雙白菓般眸子一陣子眨動！

徐棠心裏一驚，暗忖着不好，倏地一腳向着他臉上踏下來，地上的瞎子簡兵霍地一聲怪笑，左手向外一探，已抓住了徐棠踏下的腳——

瞎子臉上這時現出了極為凌惡的表情，只見他五指力抓之下，徐棠慘叫一聲，那隻探出的腳，已然腳骨片碎，隨着瞎子外送的手勢，徐棠全身一個倒折，向後翻了出去，在這麼疾快的勢子裏，簡兵另一隻手上的那根馬竿更如同怪蛇般的抖出去，只聽得「篤！」的一聲，血光乍現，這一馬竿，正好點在了徐棠前額正中，當場腦骨洞穿，血腦迸溢，其狀一如李豹身子倒下去，發出了沉重的一聲劇響，在地上不過打了個滾兒，頓時就不動了。

殺了徐棠之後，這位武林中素有「活閻王」之稱的怪傑簡兵，發出了一陣低沉的笑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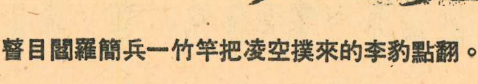
「天上有路你不去，地下無門自來投——」嘴裏說着手裏的那根馬竿第二次遞出，卻搭在了徐棠的前胸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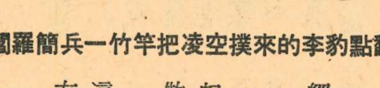
借着這根馬竿子傳遞過來的心脈感應，他確定徐棠已經死了。

一絲凌人的笑，由他臉上泛出來——

不可否認，瞎子簡兵剛才那兩手殺人的手法，的確是高明之至，憑着他那一身怪異招法，他已橫行江湖十數年之久，在「江南九鳥」尚存的若干同儕之中，他是出類拔萃的一個！僅次於「鬼太歲」司徒







瞽目閻羅簡兵一竹竿把凌空撲來的李豹點翻。

火，而與「怪鵝」孫波相伯仲。

然而武林中的詭譎莫測，正同於流行的一句俗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確是頗有道理的一句眞言！

就拿眼前這個人——桑南圃來說吧，他的武功眞不知要超出「瞽目閻羅」簡兵多少！

現在他已站立在簡兵的身後，兩者距離不及丈，然而簡兵卻渾然無覺！

他早已進來了——

就在簡兵殺害徐棠的那一刹間，他已經進來了！

以桑南圃之神出鬼沒，凡事洞悉於先，他應該有能力救助李，徐二人不死，最起碼他可以救徐棠不死，但是他沒有這麼做，這點確是和他昔日的行為大相逕庭。

但是這麼說，並不就代表他對於簡兵這個人心存友善，這一點只須由他那雙含有若干敵意的眸子就可以探測出來！

瞎子有個不足為外人道的怪癖！也是一個一向不為外知的怪癖！——

桑南圃之所以靜立一隅，正是意圖着在揭開他心裏對於此人的迷團，靜窺着簡兵的自暴其短！

簡兵翻着那雙瞎白菓的眸子，頻頻的端詳着地上的兩具屍體，他眼睛固然是看不見什麼，可是他鼻子卻一個勁兒的在嗅着。

貨房裏充滿了腥羶的血味！

簡兵那張原本如黃蠟般的臉頰上，在接觸到這陣腥羶的血氣之後，刹時間起了一陣紅潮，以至於那對純白的眼珠子上，也泛出了一片血紅！

他忽然回過身子，用力關上了房門！再回過身子，幾乎變了一個人似的！

像是一陣風似的，他撲到了第一具屍體——也就是李豹的屍身前，只見他手中那個湘妃紅竹的馬竿向下一落，「波！」的一聲脆響，李豹那顆原本就染滿了鮮血的頭顱，在他馬竿一擊之下，頓時就像墮地的西瓜似的，一下子破裂了開來！

「瞽目閻羅」簡兵，這時形相不像是一個人，像是一隻狼，一頭惡虎！

只見他丟下了手裏的馬竿，兩隻手運轉如飛，只是一刹那間，已把李豹頭顱內的腦髓吃了一個精光，他喉頭裏發出了一陣盪人心魄的「嗚——嗚——」低嗚之聲，偌大的一顆腦髓刹時間吃得點滴不剩！

這番形像，使得一旁靜觀的桑南圃也不禁為之霍然變色！

簡兵生吃李豹的一顆人腦之後，好似意猶未盡，身形側轉間，疾若旋風般的又來到了徐棠的屍身前，只見他手中馬竿再次舉起！

就在他將下未下之間，忽然覺出了不對——

他身子倏地一個轉身面向桑南圃立身之處，呆了一下道：「誰？」

桑南圃恍然的覺察到，因為自己一時出息不慎，使得對方有了警覺！

簡兵臉上帶出羞忿難當的一種表情，忽的怪笑了一聲，道：「什麼人竟敢看破你瞎爺爺的好事？」

足下一挑，那根太湖紅竹的馬竿又到了手中！

他用手裏的馬竿，一連指了三四個地

方怪腔的叫着：「你——你——你——」

因爲桑南圃輕輕的又換了個地方，這一次凝神屏息，使得他一時又不敢斷定！

終於他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方向，右手一振，把掌中的馬竿飛擲出手。

「篤——」一聲，馬竿有如一把鋒利的寶劍，深深貫入磚壁之內，足足沒入尺許有餘。

簡兵身子緊隨着馬竿的出手，狂風般的撲過去，一雙手掌「叭！叭！」兩掌，一上一下，撲按在石壁之上！

一陣子灰土石屑散落下來，整個的貨房都爲之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牆壁上留下了兩個鮮明的掌印，足足有三四寸深淺，只不過相差滿寸之間，整個的牆壁卽將貫穿！

簡兵似乎大大的出乎意外！

他迅速的收回了一雙手掌，連帶着抽回深入牆內的那根馬竿，一進一退，勢若旋風！

他又落身在原來的地方，那雙瞎眼睛東張西望着，鼻翅頻頻張動不已，他似乎已失去了下手的目標。

在一陣東張西望之後，他快速的一連擊出了三四掌，掌風並不在純粹擊敵，而是在探測對方敵踪。

一連數掌之後，簡兵的信心動搖了，認爲自己是判斷錯了。

他嘿嘿的笑了兩聲，喃喃自語道：「怪事，怪事……」

一隅的桑南圃忽然冷笑了一聲，道：「什麼怪事？瞎子！你太殘忍了！」

「誰？」——簡兵顯然在極度驚嚇之中，那雙白菓的瞎眼睛珠子幾乎脫眶滾出，他已經確定了桑南圃站身的地方：「你是誰？快說！」

桑南圃冷笑着道：「我是誰，用不着告訴你，簡兵，你那兩手武功，在我跟前是要不開，你差的太遠了，不信你就試試看！」

簡兵剛剛吃過人腦子的那張嘴，看過去血糊糊的，在他凌厲的一聲怪嘯之下，快到極點向着桑南圃站立的地方撲過去。

這一次桑南圃却不再逃避！迎合着簡兵猛烈的來勢，只見他左右兩隻手交义着向外倏地遞出！分向着簡兵上下兩處地方按去！

這一手看似無奇，事實上却是出奇的高妙！

「瞽目閻羅」簡兵那麼猛厲的攻勢，竟然未能得逞，他若非退得快，咽喉地方險爲桑南圃那種奇怪的雙插手法所中，這時雖能全身而退，却也亂了步法，身勢一陣子踉蹌，險些坐倒在地。

簡兵惱羞成怒之下，身子第二次撲上去，掌中的馬竿倏地向外一抖，施了一招「金鷄亂點頭」，竿梢上一連點出了七點幻影，分向桑南圃兩肩，兩肋，雙氣海以及丹田等七處要害穴上點去。

這一手不能不說他够厲害的。

只聽得桑南圃冷哼了一聲道：「好招法！」

就在他說話的同時，已然反手把披在身上的一襲紫色長衣抖了開來。

像一片雲，又像是一片光燦的紫霞，隨着他的手，那麼一包一捲，「呼！」地一聲，帶出一股凌人的罡風。

這一次較之上一次更具威力。

簡兵連人帶馬竿，就像是被人兜頭一網子給網了個正着。然後一下子又撒了出去，「噗通！」一下摔倒在地！

就見他落倒在地的身子，一陣子急轉快翻，再次的躍身而起，他一連在對方這個人手上丟人現眼，內心之驚怒，自可想知。只見他啞聲怒叱道：「小輩！」

身子霍地向前襲近，右手竹杖，左手肉掌，同時運施而出，一剛一柔，却是暗含虛實相濟之功。

馬竿子飛點向桑南圃前上額，那隻肉掌却是蘊含着內家氣功「混元霹靂掌」的功力，明爲柔實則剛，明爲虛却隨時可轉爲實。

瞎子顯然是惹火了，這種打法完全像是在與人拚命的樣子，這一竿一掌果然是厲害到了極點。

以逸待勞的桑南圃，看到這裏神色一凜。

他本來旨在探測瞎子的身手如何，相機予對方一些教訓而已，可是想不到對方竟然上來就施展如此殺手，環境逼迫着他使他不得不施展出凌厲的招法以圖自保。

一念之間，桑南圃身子霍地向下一蹲，却把一手武林失傳已久的「按臍功」力施展出來，左掌一沉一推，已迎住了簡兵的左手，同時右手那襲紫色長衣旋飛而出，像是一條怪龍般的，已纏住了簡兵手中的馬竿。

雙掌甫一交接之下，先是呈膠着狀態，可是緊接着桑南圃的手掌向外一抖之下，簡兵霍地臉上一紅身子霍地彈了出去。

他身子一落下來，用手裏的馬竿向地上一拄，却禁不住臉上一陣發紅，「哧！」的噴出了一口鮮血。

桑南圃身子向前一欺，手中長衣向外一抖，飛揚而起的一截衣角，「噗！」的一聲已點在了簡兵的肩窩之上。

雖然是一块軟軟的衣角，在一個具有內功根底的人來說，無異也可操之殺人。

這截衣角在桑南圃的內功貫注之下，無異同一口利劍般的鋒利，簡兵肩窩上頓時現出了一片血漬，衣角還有繼續深入的趨勢。

「瞽目閻羅」一向是要人命的閻羅王，想不到今天竟然輪着人家來要他的命來了，一時間也現出了驚慌失措的神態。

他翻着那雙白菓眼，咕咕嚕嚕轉着——

「且慢下手——」他咬着一嘴染滿了血漬的牙齒，憤憤的道：「相好的，你的功夫確實高明，請報個萬兒吧！叫我簡兵臨死也做個明白鬼！」

「你會知道我的，再說，我並無意殺你！」

「這——」簡兵臉色顯然鬆了下來：「這麼說朋友你是譚霜飛一夥的了？譚霜飛呢？他來了沒有？讓我跟他說話！」

桑南圃冷冷一笑道：「譚霜飛是善霸，你却是惡霸，同樣是爲害人羣的傢伙。我不是不想殺你，却是留着你這條命，叫你們同惡相拚。」

簡兵哼了一聲道：「你到底是誰？」

桑南圃一笑道：「只可惜你是個瞎子！看不見我又怪得誰來，你慣於食人腦消

遣，我就敲碎了你這一嘴牙，看你日後還吃人不？」

說罷長衣一收一吐，只聽得簡兵怪嘯了一聲，一嘴牙齒已被敲砸得一個不剩。

桑南圃長衣一收，冷笑一聲，肩頭幌處，如同鬼影子般的已消失貨房門外。

他身子離開之後，「瞽目閻羅」簡兵才淒厲的長叫着自後面猛撲而出，然而迎接他的已不是桑南圃，却換了另外的一個人。

這個人一伸手已抓住了簡兵揮下的馬竿子，簡兵怪嘯着再遞左掌向這人身上拍按過去，嘴裏噴濺着血星子，大聲的嚷道：「我打死你——」

一掌出手，那人大叫道：「老八，你怎麼了？」

嘴裏說着一反手已經刁住了簡兵的手腕子——

簡兵呆了一下，口舌不住的道：「是孫三哥——？」

來人正是「怪鵝」孫波，這時乍見簡兵變得這番形像，着實吃了一驚！

「你在跟誰動手？」孫波驚異的道：「可曾受了傷？」

簡兵獰笑了一聲，一時嗒然無語。

「怪鵝」孫波很快的進入貨房一回，放心的道：「總算貨保住！」

簡兵拄着他的馬竿，這一瞬間幾乎變得傻了！

孫波一怔道：「老八你怎麼了？」

簡兵張開染滿鮮血的嘴，舌橋鼓動了半天，啐出了兩粒牙齒。

他身子向着牆壁上一靠，頹然的道：「栽了……我們這一回栽了！」

孫波冷冷的哼了一聲，說道：「甚麼事栽了？」

簡兵抬起衣袖拭着嘴上的血，前胸劇烈的起伏着，那對白眼珠子注定着孫波。

「一個人——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功夫高極了！」

說了這幾句，他就又變得木訥了。

孫波呆了一下，冷笑道：「又會是誰呢？」

「不知道——」簡兵一刹時氣燄低落了下來。

「莫非是譚老二？」

「不是——」簡兵嘴裏直跑風的說道：「譚老二沒有這麼高的功夫……像是個年歲不大的人！」

孫波冷笑道：「這件事先壓下去，見了司徒老大我們再說！」

這時候樓下傳來了一陣子歡笑喧嘩聲，顯然是那幫子皮貨客商回來了。

無論如何，這件買賣是做成了。

×　×

那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房——正中是一座大廳，兩排是四間草房。

大廳裏點着一盞紗燈，燈光有如水銀般的白亮白亮的，映襯着在塲每個人的臉上都是靑糊糊的顏色。

廳裏一共是四個人——

「怪鵝」孫波，「人面狼」葛嘯山，「瞽目閻羅」簡兵，還有一個不認識靑癯面相的黑髮老人。

這個人顯然在四人中身份最尊隆，只見他穿着一襲火紅色的袍子，五官凸凹分明，微亮的燈光映影下，顯示出他臉上蘊含着的無比怒容，頭上的黑髮挽着一個髮髻，用一根烏黑色的髮簪子由當中貫穿過去。

臉上不見鬍子，却見出刀刮的靑慘痕跡。

這個人多數看上去似乎較諸其他三個人都要難測些，主要的是他臉上沒有其他三人那麼多的皺紋，只是那僅有的三四道横紋，却深深嵌入，有如刀劍砍下去那般的深入明顯——

只憑着這一點來推斷他的歲數，就可斷定此老很有一把子年歲了。

他雙腿盤坐在鋪有棉墊的炕頭上，目光注視着面前的三個人，只聽他冷冷的道：「葛老七，你斷定這個人就是雁蕩山壞我們好事的那個小子？」

「錯不了！」人面狼葛嘯山恨恨的道：「他不提我也想不起來會是他，可是他一提，我就記起來了，就算他再想不承認也是不行！」

「你這麼一說……倒是有幾分相像。」——說話的是瞎子簡兵，他說話時口齒顯然是不大俐落，整個的牙床連着腮帮子全都腫了。

「怪鵝」孫波冷笑一聲，道：「看起來這小子是跟我過不去，大哥，你看這件事該怎麼辦？」

被稱爲「大哥」的是穿着火紅袍子的那個人，也就是武林中赫赫有名，人人談虎色變的「鬼太歲」司徒火。

聆聽之下，他臉上十分沉着的道：「要眞是這個人，自然對我們很不利……可是我盤算他也不見得就帮着譚老二！眞要是他向着譚老二，葛老七和簡老八，只怕也活不到現在了！」

葛嘯山和簡兵都怔着不動了——司徒火的話是沒有說錯，如果對方有意要殺害自己二人，以那人神出鬼沒的一身功夫來說，自己二人焉能還會再有命在？

良久，簡兵才獰笑着說道：「這小子和我這頓樑子，是結上了，我跟他誓不兩立！」

說到這裏霍地站起來，手裏的馬竿子用力的扦進了地面，全身簌簌的氣得直發抖。

「老八，你稍安毋躁，坐下來，坐下來！」

簡兵憤憤的道：「我還是站一會兒的好！」

「人面狼」葛嘯山自從被桑南圃破了他的「血拍影」內功之後，這兩天全身不自在，已經是衷氣大傷，那張猙獰的瘦臉，看上去更加的瘦削，黃蠟般的不着一些血色，對於桑南圃他的感覺和簡兵一樣，自然是啣恨入骨。

「大哥！」葛嘯山憤憤的道：「這小子的事怎麼辦？難道咱們吃了這麼大的虧就算了？」

司徒火嘿嘿一笑道：「那能算了？不過你們應該深知這個人的厲害，現在我們正在全力對付譚老二，實在不能再分心來對付外人，這件事，不得不先忍一時之痛，等着譚老二這件事了却以後，我們才能放開手來對付他，他只要不死，總是跑不了的！」

（未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血扇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壤王郎王岩和喬浣蓮在山洞療傷，經過兩月多的相處，兩人已深陷情網，這時王岩傷勢已癒八成，遂爲喬浣蓮打通奇經穴道，喬復元後也助王療傷，數日後兩人傷勢已好，遂雙雙返回百祥典當，詎喬曉春硬指王岩爲他們的仇人，喬浣蓮僞作離開王岩，逕入院中救蘭陵郡主，在喬浣蓮進入院中後，王岩力傷三蒙古高手，又與蘇戎洵打成平手，喬曉春親率十多名高手向王圍攻，適喬浣蓮救出蘭陵郡主，雙雙依偎着王岩，喬曉春喝令喬浣蓮回來，要她嫁給蘇少達，喬浣蓮怒責其母不顧五倫——

夫婦似勞燕　巧逢長髮門

喬曉春面色一變道：「丫頭，妳敢對娘反抗？」

喬浣蓮道：「不管怎麼說，女兒不能遵從娘的亂命，而且女兒已將一切給了大哥了，今生今世咱們再也不能分離。」

喬曉春身軀一震，無明的怒火燒得她粉頰鐵青，半晌，她以顫抖的聲浪道：「好，咱們母女之情從現在起一刀兩斷，妳就跟着姓王的去死吧。」

語音甫落，揮劍急進，挾着無比怒火，向王岩夫婦疾撲。

王岩對這位因仇恨而失去理性的女人深具戒心，立即踏前兩步，手爻子平胸一點，一股尖銳的勁風已急射而出。

爲了喬浣蓮，他不想眞箇傷她，但如若不給她一點教訓，她是不會罷手的。

這平胸一點，暗含挨打門的神奇內力及大衍離合神功，他雖是只用了六成，當今之世，已經罕有敵手。

喬曉春挾盛怒而來，一身功力已提至極限，她揮動奇門兵刃，兵刃上帶起的異响，

令人聽來眞感到頭皮發炸。

嗤的一聲，如同燒紅的鐵塊落在冰水裏，王岩手爻子點出的罡炁，與喬曉春的劍炁作了第一回合的交綏。

王岩的身形晃了兩晃，喬曉春却退了一個大步，第一招喬曉春就落了下風，但王岩却大爲懍駭。

這當眞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他這是可傲視武林的一擊，這女人竟能接它下來！

「難得，難得，咱們再試試。」

這一回他們是短兵相接，兵刃撞擊之聲不絕於耳，週遭兩丈以內，沒有人能夠立住身形。

喬曉春這女人眞够潑辣，她鬥得長髮披散，口溢血絲，依然連連怒叱，向王岩亡命的攻撲。

王岩不想過份使她難堪，是顧慮喬浣蓮的情面，但像這樣沒有休止的纏鬥，縱然是修養有素的人，也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

因此，王岩在煩躁，在不安，一縷指風却在他因煩躁而疏神之下點上了他的肩井重穴。

這一意外的變故，王岩沒有想到，蘭陵郡主及喬浣蓮也驚愕得嬌容變色。

她們想縱身搶救，却將挪動的脚步又縮了回來。

原因很簡單，喬曉春的兵刃正擱在王岩的脖子上，投鼠忌器，她們怎敢輕舉妄動。

「嘿嘿……蓮兒，咱們該怎麼說？」

喬曉春披頭散髮，淒厲若鬼，但那笑聲之中，却顯出得意之極。

喬浣蓮冷冷道：「娘武功高，妳勝了，該怎麼說自然要聽娘的了。」

喬曉春面色一沉道：「娘堅強了一輩子，却想不到生了妳這麼一個吃裏扒外的女兒，現在娘問妳，妳要他死還是要他活？」

喬浣蓮滿腹怒火，但無法宣洩出來。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心裏一千個不願，態度上還不能不裝着軟化。

「饒了他吧，娘……」

「可以，娘願意饒他，不過妳們得聽我的。」

「娘要怎樣？」

「不要問，妳們過來。」

與魔鬼打交道，還能有什麼好結果！

蘭陵郡主知道，喬浣蓮對她娘的陰險心性更是十分明白。

但她們微作遲疑，終於過去了，爲了所愛之人，她們不惜以身啖魔。

「吃下去……」

喬浣蓮瞧到喬曉春掌中的黃色丸藥，震駭得嬌軀一顫。

「娘！我是妳的女兒……」

「娘沒有忘記。」

「可是，這毒藥……」

「這是慢性毒藥，只要按時服用解藥它不會毒死妳的。」

「娘！對親生女兒妳也要這樣？」

「親生女兒？哼，親生女兒見了小白臉還不是不要娘了？在這等險惡的世道之中，除了自己，誰還能相信得過？」

喬浣蓮雙目噴火，芳心像被兵刃在一片片的割。

世道人心當眞是這麼壞麼？以她們母女來說究竟誰應該負那「壞」的責任？

她不願再想下去，迅速取過黃色毒丸，一下吞了進去。

她眼角含着淚水，喬曉春却現出殘酷的笑容伸出手掌，送到蘭陵郡主的身前。

「該妳了。」

蘭陵郡主沒有作半點遲疑，取過毒丸便吞了下去。

最後，喬曉春揑開王岩的牙床，也給他服了一粒。

喬浣蓮忍住心頭的怒火，道：「娘！妳該滿意了吧？」

喬曉春道：「別恨娘，娘還不是爲的是妳。」

喬浣蓮一愕道：「娘是爲女兒？我不懂。」

喬曉春螓首微仰，喃喃道：「只要妳跟娘合作，今後武林就是咱們的了，那時睥睨天下，隨我所欲，妳喜愛小白臉娘讓妳一天換一個。」

喬浣蓮怒斥道：「娘瘋了，咱們雖是塞外之人，也懂得什麼是禮義，娘這樣咱們族規也不能容許的！」

喬曉春喝道：「住嘴，什麼禮義，什麼族規我全不管。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花天酒地，咱們爲什麼就不能？」

喬浣蓮氣得嬌容慘白，賭氣不再理會她娘，半晌，她終於忍不住幽幽一嘆道：「違反常理，會遭到世人唾罵的，不管娘內心如何嫉恨，希望娘再作三思。」

喬曉春道：「娘什麼都知道，不必妳來提醒我。」

喬浣蓮道：「好，咱們不談這些，娘應該解開我大哥的穴道了。」

喬曉春道：「我自然會解開他的穴道的，不過對你們所服食的毒藥，我要先作說明。」

一頓接道：「當年蘇戎洵爲了尋求解毒之藥，才在塞外碰到我，換句話說，也就是咱們塞外，有幾種十分稀罕的解毒靈藥。」

喬浣蓮道：「娘是說咱們所中之毒，只有塞外才有解藥？」

喬曉春道：「不愧是我的女兒，妳說對了。」

蘭陵郡主忍不住怒叱道：「這麼說來咱們是死定了？」

她說話之際，右手已握向劍把之上，只要喬曉春說一聲是，她必然會不顧任何後果，拔劍作全力一擊。

喬曉春淡淡道：「妳說對了一半，因爲中原別無解藥，你們如若不肯聽命於我，就只有死路一條。」

蘭陵郡主鬆開握住劍把的玉手，道：「妳要咱們怎樣聽命於妳，不妨先說來聽聽。」

喬曉春道：「這事不必忙在一時，對說明毒藥之事，我還沒有說完。」

蘭陵郡主道：「好，妳說。」

喬曉春道：「解毒之藥，普天下只有我一個人有，而且我決不帶在身邊或存放於百祥典當之內，你們絕不能動歪腦筋，否則別怪我反臉無情。」

蘭陵郡主以及穴道受制的王岩全都心頭一懍，他們原本存着一種想法，只要穴道一旦解開，立即施展煞手，制住這個狠毒的女人，那時不怕她不交出解藥。

現在她這麼一說，他們就不敢輕舉妄動了，雖然不見得就能使他們垂頭喪氣，最起碼他們的神色已表現出幾分懊喪。

喬曉春滿意的一笑，舉掌連揮，拍開王岩的穴道，回頭對遠立院門的朝奉查喧道：「咱們要辦喜事，典當的生意暫停一日。」

喬浣蓮心頭一動道：「娘！咱們要辦什麼喜事？」

喬曉春道：「自然是妳的喜事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何況妳的翅膀硬了，娘不跟妳辦行麼？」

喬浣蓮螓首一垂道：「別這麼說，娘，女兒是娘身上的一塊肉，不管翅膀多硬，還是娘的女兒。」

喬曉春霽顏一笑道：「娘是跟妳鬧着玩的，妳也老大不小了，辦喜事是讓妳有個歸宿。」

喬浣蓮螓首一抬，原本含羞帶怯的粉頰，忽然變得一片穆肅，她向面目冷靜的王岩瞥了一眼道：「娘，對方是誰？」

喬曉春道：「自然是蘇少達了，娘不是跟妳說過了麼？」

喬浣蓮面色一沉，以斬金截鐵的語氣道：「娘殺了我吧，女兒不能接受！」

喬曉春怒叱道：「妳認爲娘不敢殺妳麼？」

喬浣蓮道：「女兒沒有這種想法，一個逼迫親生骨肉吞服毒藥的母親，還有什麼敢不敢的。」

喬曉春面色驟變，右掌食中二指一挺，就待向喬浣蓮的玄機重穴點去。

她們母女之間，相隔不足三尺，只要她碎玉指力一吐，是神仙也難以相救。

因此，喬浣蓮雙目一闔，根本不作逃避的打算，而且她心灰意冷，了無生趣，碰到這麼一個喪失人性的母親，倒不如死了來得乾淨。

王岩，蘭陵郡主全被激得七竅生烟，兩人不約而同的向刀把握去。

人間儘多不平之事，但像喬曉春這種喪心病狂的女人却也天下罕見。

不管該不該插手，不管插手後的結果怎樣，王岩夫婦絕不能袖手旁觀，否則他就不能算是天壤王郎了。

還算好，喬曉春終於在王岩夫婦出手之前將右掌收了回去。

她哼了一聲，向王岩夫婦冷冷的一瞥道：「你們也不想活了？」

王岩冷冷說道：「人生百年，終有一死，王某夫婦並未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

不過，……」

喬曉春道：「說下去。」

王岩道：「不過王某夫婦想找幾個墊背的，而且王某認爲這並不太過困難！」

喬曉春神色數變，最後終於擠出一絲笑容道：「不要將自己看得太高，何況你們還服了慢性毒藥。」

王岩說道：「這就要感謝夫人的賜與了。」

喬曉春一怔道：「怎麼說？」

王岩道：「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一個明知必死之人，於搏擊敵人之時，那一擊之威是無與倫比的。」

喬曉春心頭一懍，一時之間竟做聲不得。

良久，她忽然微微一笑道：「你當眞喜愛蓮兒麼？」

喬曉春這十分突然的一問，實使王岩難於作答。

他既不能傷害喬浣蓮，也不能使蘭陵郡主認爲他是一個見異思遷，不堪託付終身之人。

一言不合，可能奇禍立生，估不到喬曉春的心機竟是如此的可怕！

他遲遲不敢作答，蘭陵郡主却已接了下來。

「他們兩情相悅，實際上已具有夫婦的關係，喬夫人豈不是多此一問！」

喬曉春冷哼一聲道：「王夫人度量雖大，可惜妳對男子還不夠了解。」

蘭陵郡主道：「願聞高見。」

喬曉春道：「一般男子多是薄情寡義，喜新厭舊的，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偸，他如若當眞喜愛我的女兒，妳就會變作不值一顧的破鞋了！」

她說的雖嫌偏激，但也不無道理。

不過，對自己女兒的情敵作這般言論，除了喬曉春，只怕找不到第二個相似之人。

蘭陵郡主微微一笑道：「多承指教，相公，該你說話了，蓮妹妹與我形同姊妹，你不必爲咱們顧慮什麼。」

蘭陵郡主的明朗態度，使王岩心頭大定，他向她投下感激的一瞥，再回頭對喬曉春道：「喬夫人應該瞧得出來，我是喜愛浣蓮的。」

喬曉春呆了一呆，道：「好，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們吧，查喧，你還發什麼呆？還不快給小姐張羅喜事！」

就這樣，王岩與喬浣蓮意外的結成夫婦，但對狡詐善變的喬曉春，他們依然深具戒心。

他們夫婦三人是住在一個獨院之內，除了他們三人，還有兩名專供使喚的丫環荷花及梅琳。

小院藏嬌，一屋三好，這應該是人生快意之事。

然而，這爿庭院之內，却找不出半點歡樂的氣氛。

風雨盈窗，夜色已經闌珊了，在喬浣蓮的新房之中他們三人仍在默默的愁顏相對着。

半晌，喬浣蓮幽幽道：「怎麼辦？相公，咱們總不能就這麼等死！」

王岩說道：「別發愁，咱們是不會死的。」

喬浣蓮道：「不要存僥倖之心，咱們服的必然是穿腸斷肚的慢性毒藥。」

王岩道：「我知道，但令堂不會讓咱們白白的一死，因爲，咱們還有利用的價值。」

蘭陵郡主道：「你說她會怎樣折磨咱們？」

王岩道：「這就要問浣蓮了，她必會知道一些蛛絲馬跡的。」

喬浣蓮道：「什麼蛛絲馬跡？我一點兒也瞧看不出。」

王岩道：「妳娘眞正的仇人，是蘇戎洵，她控制了蘇氏父子，而不直接了當的了斷，再以毒藥控制了咱們，這說明她是要利用咱們做她的工具，遂行一種重大的陰謀。」

喬浣蓮道：「什麼陰謀？」

王岩忽然目射精光，向房門一瞥道：「是荷花麼？進來。」

房門吱呀一响，一條纖細的人影應聲而入。

她果然是荷花，喬曉春派給他們的兩名丫環之一。

她神色自若的向王岩道：「姑爺好敏銳的聽覺，小婢腳跟還沒有着地，就被你聽出來了。」

王岩道：「妳這是諷刺我了！」

荷花一怔，忙道：「沒有呀，小婢怎敢。」

蘭陵郡主一哼道：「妳不僅腳跟早已着地，而且還偸聽了咱們最後的兩句言語，妳適才恭維姑爺之言，分明暗含譏諷，荷花，妳實在太過狂妄了！」

荷花面色一紅道：「這個……咳，這是姑娘的誤會，小婢絕無此意。」

喬浣蓮緩緩立起，秀目中射出兩縷煞光，以冷峻無比的口吻道：「是娘要妳來監視咱們的麼？」

荷花嬌軀一顫，口中連連說道：「沒……沒有……」

喬浣蓮道：「那妳爲什麼鬼鬼祟祟的到門外窃聽？」

荷花道：「小婢沒有存心窃聽，只是一時好奇罷了。」

喬浣蓮叱喝道：「奴才欺主，饒妳不得。」一聲落掌出，猛劈荷花的前胸。

王岩急忙用手一架道：「算了吧，浣蓮，何必跟她一般見識。」

喬浣蓮收回右掌，怒叱道：「看姑爺的面饒妳一次，今後妳跟我小心一點。」

荷花謝了不殺之恩，訕訕的退出新房外。

待荷花去遠，王岩才長長一吁道：「這種失去自由的日子，實在難過得很。」

蘭陵郡主道：「我有一點拙見，不知相公意下如何。」

王岩道：「妳先說出來讓咱們研究研究。」

蘭陵郡主道：「京師藏龍臥虎，奇才異能之士十分之多，我爹王府之中就藏有不少稀世靈藥……」

王岩搖搖頭道：「京師距此迢迢萬里，咱們又不知道毒發的日期，這種險冒不得。」

蘭陵郡主一嘆道：「那咱們只有俯首聽命，任人宰割了！」

喬浣蓮道：「相公先說說娘有什麼陰謀，咱們再尋求自救之道。」

王岩道：「妳娘有陰謀只是想當然耳，究竟什麼陰謀，還要妳提供綫索咱們才能推斷。」

喬浣蓮道：「我不是說過麼？我什麼都不知道。」

王岩道：「妳是不知道，因爲……」

他語音未落，忽然面色一變，雙臂左右一伸，摟過蘭陵郡主及喬浣蓮道：「不要出聲，她來了。」

蘭陵郡主傳音道：「咱們制住她，我不相信她不怕死。」

王岩道：「一個心理失常之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不到山窮水盡，千萬不可冒失。」

他們以傳音交談之際，喬曉春已然到達房門之外。除了迎風晃搖的燭影，她聽不到半點聲息。

窃聽良久，毫無所獲，她不便在門外乾耗着，只得悄悄的退了回去。

蘭陵郡主向房門瞥了一眼道：「咱們又失去一次機會了，此種生活，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王岩道：「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跑江湖，就要能適應環境。」

一頓接道：「浣蓮！妳們離開塞外多久了？」

喬浣蓮說道：「還有十天，就是三年了。」

王岩道：「三年不是一個太短的日子，妳娘都在做些什麼？」

喬浣蓮道：「咱們一直在尋找蘇家，也會過不少門派的高人。」

王岩道：「想想看，這三年之中，妳娘的行動，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喬浣蓮略作思忖道：「有，約莫半年之前，咱們在湘西一個小鎮落店，晚餐後娘要出去尋訪蘇家，要我先行歇息，在接近黎明之時，娘回來了……」

王岩道：「是發生什麼事了，快說下去。」

喬浣蓮道：「是的，娘負了傷，面色一片慘白。」

王岩道：「妳有問過，她負傷的經過麼？」

喬浣蓮道：「問過，她只罵了一聲『賊禿賊』就什麼也不再說。」

王岩道：「以後呢？」

喬浣蓮道：「以後娘就不讓我跟她一道行動了，時常要我守在店內，她却幾天才回。」

王岩哦了一聲道：「妳還瞧出了些什麼？」

喬浣蓮道：「以後她變得乖張粗暴，與半年之前判若兩人。還有……」

她忽然語音一頓，秀麗的粉頰之上，蒙上一層迷茫之色。

王岩道：「不要顧慮，浣蓮，咱們夫婦之間沒有什麼不可說的。」

喬浣蓮一嘆道：「她變得喜怒無常，有時十分喜愛於我，但刹那之間又對我憎恨起來，有一次我偶然提到那傷她的禿賊，她竟然十分震怒，一掌幾乎打斷我的脊骨。」

王岩道：「還有麼？」

喬浣蓮道：「沒有了，後來她帶我來到岳陽，就找上了百祥典當。」

王岩道：「半年之前，妳娘遭遇到重大的變故，那禿賊可能是關鍵人物。妳娘的反常行爲，必然與那變故有關，今後咱們留點心，我想會瞧出一點端倪的。」

× × ×

王岩與喬浣蓮的新婚，匆匆過去了五日，在第六天的早餐後，他們夫婦三人要循例到上房問候喬曉春。

「娘……」

「嗯，你們坐下來，我有幾件事要向你們交待。」

「是。」

喬曉春那深沉冷肅的目光向他們一掃，冷冷道：「你們所服的慢性毒藥快要發作了，我想……」

喬浣蓮道：「娘想給咱們解藥？」

喬曉春道：「不錯，不過解藥並不在娘的身邊，你們必須替娘辦一件事才能到指定的地點去取解藥。」

喬浣蓮道：「什麼事？」

喬曉春道：「那桌上有三個包裹，裏面是你們穿着的衣物及途中需用的銀兩，該做什麼裏面也有指示。」

喬浣蓮道：「咱們三人是一道麼？」

喬曉春道：「不，你們是三個不同的地點，辦的事也不盡相同。」

王岩道：「咱們毒發之期還有多少日子？」

喬曉春道：「十四天。」

蘭陵郡主道：「服過解藥之後呢？」

喬曉春目光如電，向蘭陵郡主冷冷一瞥道：「不要打儍主意，姑娘，除了那獨門解藥，仙丹也救不了妳！」

一頓接道：「你們服食解藥之後，就要看各人的體質，與解藥的多寡了，不過你們放心，只要你們忠心不貳，在毒發之前一定會給你們解藥的。」

王岩一哼道：「如此說來，咱們只有俯首聽命了！」

喬曉春說道：「不錯，你們是別無選擇。」

王岩知道已無話可說，立卽向兩位妻子示意，轉身携取包裹。

包裹上附有字條，雖是一律黑色，倒也不致取錯。

回到新居，他們打開包裹瞧着，裏面是兩套附着面罩的黑衣，還有幾錠銀兩及一封書簡。

他們拆開書簡共同瞧着，是想明瞭彼此的行踪，及目光向書簡一瞥，不由大失所望。

原來王岩的書簡上寫着「卽赴西江義寧，接受第二道指示。」

蘭陵郡主的書簡是「卽赴郡陽，聽候第二道指示。」

喬浣蓮的書簡是「卽赴零陵，接受第二道指示。」

跟誰聯絡？向何人接受指示？第二道指示又是什麼？解藥呢？爲什麼竟隻字不提？

一連串的問題，沒有一個能够獲得答解，他們目瞪口呆，半晌做聲不得。

良久，王岩振作了一下精神道：「收拾一點應用之物吧，咱們要爭取時間。」

蘭陵郡立道：「相公，咱們當眞要聽她的擺佈麼？」

王岩道：「她說過，咱們已經別無選擇。」

喬浣蓮道：「她將咱們夫婦拆散，一準沒有安着什麼好心，依我說咱們倒不如死在一塊的好。」

王岩道：「她要咱們替她作工具，我想一時還不致有什麼危險，只是妳娘心機深沉，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妳們單獨行動，使我有點放心不下。」

喬浣蓮淚承眉睫，無限悽楚的一嘆道：「虎毒不食子，估不到我竟有這麼一個喪失人性的娘，不過相公放心，喬浣蓮讀書不多，但也知道名節重於生命，縱然身遭百死，我也不會替相公丟臉的。」

她不忍再瞧看王岩一眼，抓起收拾好了的包裹，哽咽着奪門而出。

呆立房中的王岩及蘭陵郡主，心頭都像壓着一塊重鉛，良久，蘭陵郡主一嘆道：「咱們夫婦傲視江湖，想不到會落得這般景象！」

王岩道：「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不要灰心，我想咱們會渡過難關的。」

蘭陵郡主道：「蓮妹子傷心過甚，我要追上去安慰她一下，相公珍重。」

她也抓起包裹，匆匆奔了出去。

兩位妻子一走，王岩有着孤零零的感覺，他爲她們担心，却感到愛莫能助，這就應了那句「夫妻本是同林鳥，患難來時各自飛」了。

× × ×

義寧，是幕阜山脉與九嶺山之間的一個山城。

此地交通閉塞，經過的旅客不多，整個縣城只不過三家客棧。

王岩爲了避免途中躭擱，自岳陽出發時就換上了喬曉春替他準備的黑衫，頭上戴着面罩，掩去了本來的面目。

到達義寧，日色還高掛在西山之上，爲了接受第二道指示，他在一家五福客棧住了下來。

定了房間他却沒有到房間之內歇息，因爲他要引起聯絡人的注意，也想瞧瞧對方是何等人物。

飯後他一直待在食堂，誰知候到起更，店小二要打烊了，連一個可疑之人也沒有瞧見。

也許那聯絡者還沒有到達吧，不管怎樣，這一天是沒有指望了。

他意興闌珊的回到客房，忽然驚噫一聲，挪動的脚步又在門外停了下來。

房中原本沒有點燈的，此時却一片紅光在窗紙上搖曳着。

是店伙代勞？按一般常情，是很少可能的。

因此他暗中提聚眞力，戒備着推開虛掩着的房門。

房中一片靜寂，找不到半絲人影，但臨窗的桌上却平平整整的擺着一封書函。

自然，這是第二道指示了。

拆開書函，上面是這樣寫着：「到弋陽聽候第三道指示。」

瞧到這幾個簡單的字跡，王岩大爲氣惱，他簡直成了一個傀儡，那能不怒髮沖冠！

生氣解決不了問題，還得讓別人牽着鼻子走，於是他毀掉書函，開始他例行的晚課。

翌晨，他帶着乾粮食水，由義寧趕赴九嶺山區，他計劃盡一日的時間翻越九嶺山脉。

按他的脚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人算不如天算，他因一時好奇，幾乎誤了大事。

午時不到，他已趕過了九嶺山的主峯，在一片樹蔭之下，他坐下來稍作歇息。

吃過乾粮，拾奪好了包裹，正待上路之際，他忽然神色一怔。

他目光銳利，這只是偶然一瞥，已瞧出東北一座遙遠的山峯之上，有一個懸空晃動的物體。

再凝神瞧看，原來是一個猿猴在攀着山籐盪鞦韆。

不，那絕不是猿猴，因爲她長髮擺動，衣袂飄飄，她是一個人類，而且還是一個女人。

提到了女人，王岩就生出一絲警惕之心。

這也難怪，他一生都在江湖中打滾，就從來沒有離開過女人，雖說自古英雄多風流，但也有着許許多多不足爲外人道的尷尬之事。

他不想再添麻煩，自然以趕路爲緊。

但就在他要收回目光的刹那之間，那盪鞦韆的女人忽然在高空鬆掉山籐，柳腰一躬，連翻九個觔斗，然後眞氣一沉，像落葉一般輕飄飄的曳落一塊山石之上，那飄飄若仙的神態，眞箇曼妙無比。

王岩瞅着那神奇的女郎，心頭爲之一震。

談到輕功，王岩可以說是一個表表不羣的人物，憑他那套蟄龍三變身法，當今之世，不必作第二人想。

現在他驚愕了，那女郎凌空九個翻滾，他自問絕無此等成就。

武技是沒有止境的，深山大澤之中，常常隱有絕世高人，不過一般凡夫俗子難於發現而已。

現在他偶然發現了，這難得的奇遇，他怎能輕輕放過！

因此，他忘了自身的遭遇，忘了可能的危險，長身而起，逕向東北狂馳而去。

他費了個把時辰，才到達那座山峯，所謂望山跑死馬，用眼瞧看是直綫，實際走起來却大有出入。

山峯是到達了，也瞧到長髮女郎所憇足的那塊巨石。

然而，景物依舊，芳跡已杳，他縱目四矚，連半絲人跡也瞧看不到。

找麼？人家輕功過高，要走只怕已在數十里外了，何況，既不明白別人的去向，找起來豈不是大海撈針一般！

他正在徘徊之際，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嬌叱，一股凌厲的勁風，已向他肩後神堂穴襲來。

他旋身反臂，隨手一抓，一截枯枝已被他抓個正着。

丟掉枯枝，舉目一瞥，一丈之外正立着一位唇紅齒白，面貌清秀的姑娘。

她穿着一身土布白衣，是一副鄉村姑娘的打扮。

（未完）

民初遊俠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曉山風雲（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范長順聽從譚道建議，擬在花園中的枯井內挖掘地道，以拯救被困在地下的兩名革命軍使者，不料，正進行工程中，爲白玉樓撞破，范長順一急之下，命槍手制服白玉樓，要殺之滅口，適譚道到來，予以制阻，白玉樓感情，將來曉山目的毫不隱瞞的向譚道說出，兩人間的誤會告冰釋。趙協成家中突來不速客，自稱是南方革命軍代表，要求趙協成在出會景那天，容許他派人混在迎神隊伍裡，說畢，不容趙協成拒絕，便揚長而去，趙協成要叫他留步已不及——

紅粉酬知己　一死挽狂瀾

譚道一個人悶在屋子裏，沉思了將近一個鐘頭。每一條線他都理一理，雖然很亂，總算有了頭緒。他對前途充滿了信心。

現在，他打算去會會那兩位朋友，談談策反大計。剛走出安居客棧的大門，一輛黑色小轎車突然在他面前停住。不用看，也知道是武瑤軍的座車。

車門打開，二姨太走了下來，後面跟着那兩個形影不離的壯健使女。雖然她的目光和譚道的目光有了接觸，却沒有說話，勾着頸子，大步往裏走。譚道只得在後跟着。

跨進內院，她才停住步子，回頭瞥了譚道一眼，輕聲問道：

「你住那間房？」

譚道沒有回話，只是超前帶路。

二姨太吩咐兩個使女站在廊下，她跟着譚道走進了房間，順手帶上房門。語氣急促地說：「譚小弟！我的時間不多，說話別繞彎兒。革命軍已經到了河間鎮，你知不知道？」

「**沒**聽說。」

「那兩個人的確是革命軍派來的奸細，聽說咱們軍裏有一個團暗中投靠了革命軍，那兩個人是來連絡的，你知不知道？」

「我怎會知道？」譚道表面上很鎮靜，其實心頭已在暗暗吃驚了。

「那兩個人如今還在曉山鎮，你可知道？」

「哦！**沒**聽說。」

「軍部已經給了姚團長一道嚴厲的命令，要他設法誘捕那兩名奸細，地方上如有阻礙，他有權格殺，你知不知道？」

譚道仍然表現得很輕鬆，他聳聳肩說：「事關軍隊機密，我怎麼會知道？」

「你這個小鬼！」二姨太的手指尖戳到了譚道的鼻尖上。「你儘管防着你大哥，可別拿你嫂子當外人，告訴我，你跟革命軍到底有**沒**有瓜葛。」

「不够格跟他們攀交情。」

「小弟！難道你要我跪下來求你，你才對我說眞話？」她的語氣和神態間都流露了眞摯的感情。「小弟！不管你要什麼，我都想法子給你，只求你趕快離開曉山。」

「嫂子……」

「不要叫我嫂子。」

「爲什麼？」

「因爲你**沒**有拿武瑤軍當你的大哥。其實，我心頭有數，他也不配作你的大哥。」她的語氣逐漸激動起來。「我這條命是你救的，所以我不能瞪眼看着你將一條小命在曉山送掉。快走，走得愈遠愈好。」

「嫂子……」

「不要叫我嫂子！」她幾乎吼叫起來。

「淑……娥！」譚道費盡了力，才喊出她的名字。「妳待我好，我心頭有數，只是我目前還不能離開曉山。」

「爲什麼？」

「不能告訴妳，」譚道雖明知她是可以信賴的，却依然不敢說出心中的秘密，因此他痛苦地說：「日後妳也許會明白，也許妳永遠也不會明白，……妳請回！萬一被大哥知道對妳不好。」

「唉！」她長長嘆息一聲。「那麼我今天是白跑一趟了？」

「並不算白跑，」譚道態度懇摯地抓起她的手，合在自己的掌心間。聲音柔和地說：「不管我和那些麻煩事兒是否有牽連，妳的話總會使我提高警覺。放心，我會照顧自己，不會辜負妳的好意。」

她閉上了眼睛，似乎在全心全意地享受這一瞬即逝的溫馨。她的嘴唇翕動着，若有千言萬語待吐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良久，她才喃喃地說：「小弟！此生我們還能再見麼？」

「妳為什麼這樣說呢？」

她睜開了眼，又從溫馨中回到了冷酷的現實。她凝視他，聲音輕得不能再輕：「小弟！這裏在幾天內就要發生戰爭，眷屬先往北遷，我今夜就要走了。」

「保重！」譚道再度抓起她的手，用力一握。

「只有這兩個字？」她目光中顯露了失望。

「保重！」他仍然重複着那兩個字。

她又閉上了眼，但是很快又睜開。凝視他，端詳他。彷彿在一瞬間將譚道澈底認清了他就是那麼一個人，在臨別之際說句保重已是過多的給予，還要企求什麼？

她兩手從他腰際抄過，逐漸攏緊他，最後將面頰貼上了譚道的胸膛，她感到一陣暖意透進了面頰。

譚道渾身灼熱，一陣衝動使他張開雙臂環抱她。然而彭淑娥却很快地離開了他，掉頭走了。

她沒有回頭，步履很快。她很知足，這樣，就已經很使她滿足了。譚道反而有了失意和空虛的感覺，他想衝過去抓住她，留下她、擁抱她、看她、吻她。但他却咬牙抑制住了那份衝動。

當他聽見汽車開走的聲音時，才發現自己汗濕淋漓。

直到現在，譚道才發現深愛着彭淑娥，就像她也深愛着他一樣。只因為彼此都很理智，才沒有表露出來。由於藏得太深，幾乎連自己都忽略了。

整個下午，譚道都很懶散地躺在床上；他第一次嚐到了空虛和寂寞的滋味。

傍晚，急促的敲門聲驚動了他。開門一看，來人是范秀雲。

「你……你快過去一趟，」她面色蒼白喘吁吁地說：「徐隊長要帶我爹到……省城去。」

「為什麼？」

「他們逮……住了那兩個人。」

這無異一記晴天霹靂，幾乎將譚道震昏。他想立刻就往廣濟油坊跑，而他並沒有那樣衝動。他深深吸一口氣，先穩定了激盪的情緒。

「是在油坊裏逮住的麼？」他問。

「不是，那兩個人躲在老屋裏。」范秀雲唯恐他不明白，還抬起手來指明方向。「就在西頭上，原來咱們的舊油坊，如今廢了，用來堆豆餅。不知徐隊長打那兒得來的消息，一進鎮就去搜老屋……」

「他為什麼要帶走你爹呢？」

「徐隊長說，爹是鎮上的鄉團總練，所以要帶他去問話……」

「你爹怎麼說？」

「爹還能說什麼呢？推說交代一下瑣事，暗中教我來告訴你一聲。爹說，這一去，只怕休想回頭了。」

「秀雲，別哭。」譚道拍拍她的肩頭。「我去找徐成龍說說情，萬一他眞的要帶你爹走，我跟到省城去。」

他嘴裏雖如此說，心裏可沒有把握。以前要硬嘴，只因為沒有教徐成龍查着賍證，如今呀？他眞不敢想……

一口氣跑到油坊，只見那兩位朋友繩細索綁地坐在台階上，上了刺刀的步槍像刺蝟似地環伺着他倆。

譚道疾步往裏走，徐成龍往外出，正好面對面遇上。

「徐隊長！恭喜啦！總算讓你逮着了。」譚道裝出滿臉笑容。

「老弟！」徐成龍臉上得意的笑容倒是眞的。「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老弟！我早就說過，這兩個人在曉山，不會錯吧？」

「佩服！佩服！」

「咦！」徐成龍好像才發現似的。「你跑得滿頭大汗，為啥？」

「來向你道喜啊！」

「只怕是來為范掌櫃說情吧！」徐成龍那張面孔就像晴陰不定的天色，突又沉了下來。「老弟！你說句公道話。我不說掌櫃窩藏罪犯，他是地方上鄉團總練，這兩名奸細藏在鎮上，他是不是該負責？」

「徐團長！只要你抬抬手，他就過去啦！范掌櫃人挺老實。和革命軍既搭不上邊，他更沒有胆子反北洋大軍，只不過是一時疏忽罷了……」

徐成龍以極為明顯的譏誚語氣打斷了他的話：「老弟！可惜你的腿太短，跑慢了一步，這份人情讓姚團長討去啦！他說：軍防跟民防有很大的關聯，在這種節骨眼上將范掌櫃帶到省城去審問，好像不大適合。這話倒也挺有道理的。不過，他要是眞和革命軍有什麼牽連，還是放不過他的。」

譚道很想反擊幾句，以壓制對方的氣燄。而喉嚨間却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了，用盡了勁道也開不了口，反而脹紅面孔。

徐成龍更是得寸進尺了，他陰惻惻地說：「老弟，這年頭在外面混，招子也該放亮些。若是讓這些不明不白的窩囊事沾了邊，你大哥只怕也幫不上你哩！」

譚道頭垂在那兒，一點還擊的力量也沒有了。

徐成龍是完全勝利了！他得意洋洋地一揮馬鞭，吆喝道：「兄弟們！走，咱們還要趕回省城去唱一齣『夜審潘洪』！」

那兩個繩綑索綁的俘虜像死猪似地被擱上了馬鞍，被徐成龍帶走了，馬隊揚起了一陣塵烟。

譚道眞想破口大罵，以舒心頭的怒火，而他却沒有那樣衝動，北洋大軍的一個團仍然駐紮在鎮上，而且這裏佈滿了徐成龍的耳目。

范秀雲輕輕在他耳邊說：「爺爺在家廟等你去。」

譚道這才發覺只有他一個人孤伶伶地站在油坊門口，那些聚在一起瞧熱鬧的人已不知什麼時候散去了。

范松范五爺的神色非常沉重，他幾乎像一尊靜止的石像般站在虬松的面前一動也不動，范長順則站在他父親的旁邊。暮色映在他臉上，使他的臉色更加灰敗無神，但他抬頭向走進來的譚道投以一瞥時，他的眼珠子也失去了平時的光采。

范秀雲待譚道走進大門之後，又退了出去，並輕輕帶上了朱漆大門。

老人雖然盲了眼，聽覺却十分敏銳，他自然知道譚道已來到了他的身邊。而他並沒有回身招呼，仍然保持他那種靜止的姿態。

這種氣氛具有感染性，譚道也身不由主地僵住了。

不知過了多久，老人才開了口，聲音低，然而語氣却非常重：「是誰通風報信的？」

「正在查。」范長順回答的聲音幾乎像蚊子叫。

「是這一樁使曉山蒙羞的事情，」老人的聲音逐漸激昂。「竟然有人出賣了他祖先傳留下來的地方。這種人不配在曉山立足，更不配在世上立足。在天亮之前，我要見到這個人。」

「是！」范長順必恭必敬地應着。

「天亮前，記住！一定要在天亮前。」老人一再地重覆他的命令。「不然，你就永遠不要來見我。」

「是！」范長順似乎已不會再說第二個字。

「去！」老人憤怒地揮着手。

范長順飛快離去，他甚至不敢多看譚道一眼。

老人仍然面對虬松站着，輕輕地問：「譚老弟！我是不是已經老了？老得一無用處？」

譚道實在無法回答這句話，他只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等待另一個較容易回答的問題。

「我是老了，」老人自言自語地說：「瞎了眼，什麼也看不見。每日要靠誦經禮佛才能平靜心情。我變得異常懦弱，連一隻螞蟻的生命都要憐惜。但是別人却不同，為了幾塊現大洋，或者為了一個永不可能兌現的諾言，就出賣了兩個勇敢的生命。曉山鎮的傳統喪失了，民風走了樣，我竟然無力挽轉。我是老了！老得一無用處……」

「五爺！」譚道輕輕地喊了一聲，似是提醒這位老人，這種自責性的牢騷是與事無補的。

范松轉過了身子，話題也轉變了：「你說，徐成龍會怎樣對待那兩個南邊來的朋友？」

「連夜拷問。」譚道簡短地回答。

「嗯！拷問，」范松的語氣顯得有些冷漠。「姓徐的懂得很多，他一上來一定是用利誘，那兩位朋友自然不會上他的當。然後姓徐的會搬出許多法寶：老虎凳，灌辣椒水，燒紅了的鐵烙在他們身上，用鉗子掀掉他們手脚上的指甲，然後浸在鹽水裏。也許還有許多殘酷的花樣是咱們沒有聽說過的。」

譚道感到身上涼颼颼的，禁不住起了一陣鷄皮疙瘩，心房也縮了起來。

老人又以他那冷漠的聲調說下去：「那兩位朋友是血肉之軀，不是鐵打的。最後他們只得老老實實的招供。那位决心反正的團長立刻被抓起來，然後是我們范家，也許還有老弟你在內，是不是？」

譚道沒有接腔，只是靜靜地在聽。

吹來一陣晚風，松葉簌簌作响。老人等那陣風過了，才又繼續說：「我們范家三代不在乎死，你姓譚的更不會在乎。可是……可是……革命軍將要面臨一場硬仗，雖然到最後北洋軍仍然要敗，地方上却難免遭受炮火的洗刼，要冤枉死許多人，要平白地損失許多財產，是不是？」

譚道靜得出奇，他仍然沒有接腔。

「老弟！」老人枯槁的手撫在譚道的肩頭上。聲音輕柔地：「有法子阻止這場浩刼麼？」

「我立刻到省城去。」

老人的身體震動了一下，他抬起頭來，以那無光的眼珠子瞪着譚道。他似乎在心靈的眼裏看到了譚道目光中流動的智慧，以及嘴角處顯示出的堅毅。

默然許久，他才輕輕地問：「你明白我的意思？」

「完全明白。」

「你願意去作這件事？」

「絕對願意。」

「走吧！」老人的手從他肩頭上縮回來：「你不是去殺那兩個人，而是為了要救更多的人，這一點你一定要弄明白。」

譚道沉默地走出了范氏家廟，他仰望穹蒼，繁星在天，是一個美好的秋夜，而他却要在這良辰美景去作一個劊子手。

×　　×

兩個奸細在范家老屋被搜出帶走的消息傳得很快，也許徐成龍還沒有將人犯帶離曉山，就已經傳到趙協成的耳朵裏了。

這消息使他非常震驚，自從早上那個神秘客來訪之後，他也算是和革命軍有了勾搭。消息一入耳，他就變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坐也不安，站也不寧。

他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因為那個神秘訪客會告誡他——不要告訴任何人，甚至包括他的父親。

經商者多有保護自己利益的習性，他們的感應異常敏銳，趙協成盤算又盤算，決定將這件重要的事情先告訴他父親。

趙老太爺雖然上了年紀，身體却很朗健，更沒有到耳聾眼花頭腦糊塗地步。當他聽見趙協成細說原委之後，是有些吃驚的，然而吃驚的程度遠不如趙協成原先的想像。也沒有立刻回答這個問題，只是不停地敲打着心裏頭那把算盤。

過了許久，老太爺才開了口：「依我看，革命軍的勝算不大。」

趙協成不免楞了一下，然後以急促的口氣糾正老頭子的看法：「爹！你老人家大概還沒有聽說吧？革命軍自從過了長江之後，一路上勢如破竹，銳不可當……」

「我又不是聾子，怎麼沒聽說？」趙老太爺火氣十足，吼斷了兒子的話。「北洋軍盤據北邊十多年，可說是根深蒂固，再退，他們就只有出關回到老巢去受東洋鬼子的氣啦！所以說，北軍方面一定會決一死戰。兵精粮足，鎗械又新，這一仗革命軍絕對打不贏。」

「那麼……？」

「連夜上省城，向特務隊告密。」

「爹！萬一給那個……」

「你到省城之後，找商會會長沈大叔，他是我的把兄弟，由他你給搭橋。天亮之前你又溜回來了，有誰知道？」趙老太爺停頓了一下，又說：「幸虧你這小子將這樁事告訴了我，不然北洋軍將咱們一家大小綁赴法場時，我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哩！」

「是！我這就動身……」

「慢着！」趙老太爺又面授機宜一番：「千萬別備車，教老姜牽匹牲口在小路上候着，你悄悄從後門溜出去，到了省城，差不多已是半夜，從北邊的口子摸進去，牲口留在城外，記清楚了嗎？」

「知道了，爹！」

× × ×

房子裏很零亂，跟二姨太彭淑娥的心情一樣。

收拾東西的虎妞已經無緣無故地捱了許多次罵，這個始終忠心耿耿的婢女絲毫沒有在私心中責怪她的女主人，因為她了解女主人的心情。

房外傳來了皮靴子聲。那腳步聲，彭淑娥已經聽了許多年，而她覺得今晚的聲音有些異樣。她敏感地回頭望向門口。

武瑤軍在門口出現，他竭力保持着他面色的平靜，而彭淑娥却從他眼光中看到一種少見的神采，一種包含興奮和殘酷的神采。

「都收拾好了嗎？」他輕輕地問。

「都差不多了。」彭淑娥回答得很不起勁，因為她知道武瑤軍不是為了問這句話而來的。

武瑤軍繞了幾個圈，發覺彭淑娥對他完全不注意，終於有些忍不住了。走到她面前，托起了她的下頦，以一種嘲弄的目光望着她，慢慢地說：「有一個好消息，妳想不想知道？」

「是不是革命軍退到江南去了？」

對於這一個反擊，並未使武瑤軍退却，相反地更加增強了攻擊力量：「比這個消息還要好。」

「哦！」彭淑娥故作驚奇。

「那兩個奸細終於被徐成龍逮住。」

就像一泓平靜的水中突然落下了一塊巨石，彭淑娥內心激盪得非常厲害。而她却努力尅制不在表面上顯露出來，平靜地問：「在那兒逮着的？」

「曉——山。」武瑤軍說得很慢，很用力，目光盯在她的臉上，等待她反應。

她狡黠，不肯上當，因而默不作聲。

對方的沉默，更加引起了武瑤軍攻擊的興趣。他背過身子，冷冷地說：「徐隊長正在審問那兩個奸細，我敢拍胸脯，那兩個混帳東西在天亮前一定有口供。哼！明天有一大串子人要進大牢。范家老小跑不掉，只怕我們那位譚小弟也有份。」

彭淑娥已經完全明白了對方的企圖，她不能再裝聾作啞了。揮揮手，提高了嗓門：「虎妞！妳先出去一下。」

虎妞連忙離去，並乖巧地帶上房門。

「怎麼！」武瑤軍的攻擊絲毫沒有放鬆：「是不是打算替譚道說情？」

「我只想問問你：打算怎麼辦？」

「公事公辦。」

「我只想提醒你一件事——他曾經救過我一條命。」

「哼！」武瑤軍惡狠狠地盯着她，面色脹得血紅。「救命恩人，好冠冕堂皇的辭兒。我可是清楚得很，妳喜歡他，對不對？在白玉霜的廂房裏，跟他斷會，下午又苦苦哀求讓我准許妳跑到曉山去跟他話別……」

「瑤軍！」彭淑娥打斷他的話。「你是不是在說氣話？」

「半個字也不是氣話。」

「哦！」彭淑娥的面色放了下來，她知道此刻是絕對不能示弱的。「堂堂軍法執行處處長的姨太太偷人養漢，這事兒只怕比革命軍攻到城牆下還要嚴重，怎不教你的衛隊把我拖出去斃了？」

「哼！只因我還沒拿到眞贓實據。」

「沒有贓證，你就不要亂說。」

「我要譚道那小子親口向我招供。」

彭淑娥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她發覺武瑤軍和譚道根本沒有感情，當初和譚道結拜兄弟只是為了討好她。這個心狠手辣的男人胸腔中正燃燒着熾烈的妒火，熊熊的火燄足以將譚道化成焦灰。

她冷靜地改變了態度，平靜而又緩慢地說：「瑤軍！讓我說句心裏的話，我實在很喜歡譚小弟，我把他當親弟弟一樣看待，疼他，愛護他，絕對沒有滲雜一絲男女私情在裏面。」

「哼！誰相信？」武瑤軍的神態依舊是冷峻的，然而說話的語氣已經緩和多。

「瑤軍！」她想大哭，而她却將淚嚥住。「我是個窰姊兒出身，承你看得起討我回來。這些年來，我不但沒有作過對不起你的事，連心眼兒都不曾邪過。」

眼前這個淚眼滂沱的女人畢竟是武瑤軍寵愛的，他那鐵石心腸開始軟化了，妒火也在漸漸消退。他以不耐煩的神態揮着手說：「好啦！再說下去又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了，眞是煩死人！」

「瑤軍！我求求你。」

武瑤軍瞪大了眼睛瞧着她，顯然他知道淑娥要求些什麼。

「求你別傷害譚小弟，我甘願為你作牛作馬。你抬抬手，他就過去了。」

妒火又重新在武瑤軍的心裏燃燒起來，他那雷霆大怒正要發作之際，掛在牆上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他連忙走過去接聽，起先只是唔唔地應着，最後他說：「立刻將人帶到我這兒來，在我……大廳裏等你們，快……那兩個小子有口供沒有？」

「……」

「飯桶！吩咐你的人狠狠給我逼，天亮前一定要他們招供。」武瑤軍憤怒地掛上電話。回頭以嚴厲的目光向彭淑娥一掃，然後大踏步走了出去。

皮靴聲在彭淑娥的耳朵裏消失了，然而窗戶上似乎有人用指甲輕輕地彈着。

「誰？」她緊張地問一面向窗前跑。

「我。」聲音低沉有力。

彭淑娥一聽就知道窗外的人是譚道，她那顆心幾乎從口腔中跳了出來。定定神，才慌亂地說：「小鬼！你好大的胆子，你還跑來幹嗎？」

「我來求求妳一件事……」

「別求我，你以為我能設法將那兩個奸細放掉？辦不到，一千、一萬個辦不到。若是你已經來了很久，方才那些話你也聽到了。我求求你，小爺爺！走得愈快愈好，走得愈遠愈好。你說要多少路費？」

「淑娥！我只求妳打開窗子，讓我當面跟妳說幾句話。」

彭淑娥猶豫了一下，終於還是打開了



譚道冒險偷進武瑤軍公館，彭淑娥驚惶地打開窗戶放他進來。

窗戶，讓譚道跳了進來。

譚道很鎮定，他臉上沒有一點慌亂的神色，緩緩地說：「我從來沒有求過妳，如今我是非求妳不可，務必要答應我。」

「小爺爺！」彭淑娥的心情極為慌亂，因為一個要命的活閻王近在咫尺。「不管你求什麼，我都會答應。但是要我作得到啊！」

「如果妳願意作，妳就作得到。」

「說吧！別轉彎抹角了。」

譚道從身上掏出一個小紙包遞到彭淑娥的手裏，輕輕地說：「這是一包砒霜——……那兩個人……免得他們受苦。」

「小弟！」彭淑娥的臉色蒼白，手在發抖。「你眞的和他們有牽連？」

「原來沒有牽連，現在倒有牽連。」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一時也說不清，求求妳，這樁事無論如何要幫忙。」

「毒死那兩個奸細，免得他們受苦？多好聽的辭兒，其實你們是怕他吃不了酷刑招了連累你們……」

想到這裏，彭淑娥不禁抬起頭來瞪視着譚道。自己方才還在千方百計地要保護譚道，現在不是有機會了麼？

她衡量事情成功的可能性，方才那通電話一定是徐成龍打來的，他要帶一個人到這兒來見武瑤軍，那麼她可以抽空子下手，一碗粥，一碗水，毫不費事。但是事後呢？武瑤軍會放過她嗎？她不禁又打了一次冷顫。

「妳試試看，」譚道的語氣很婉轉。「不要太勉強。若是不成，我再想別的法子。不過要快。」

「他倆一死，你就不會被牽連了？」

「淑娥！妳該相信我，絕不是為了怕受牽連而下此毒手實在有更大的理由。」

「多大的理由我都不要聽，我現在答應你去作這件事，只因為他們死後會使你安全。」她上前一步，目光凝視着他，抬手輕撫他的面頰。「小弟！你願不願意叫我一聲姊姊？」

譚道愣住了，他很想親暱地喊她一聲，却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使他張不了口。

她幽怨地說道：「我知道我不配，但是……」

「姊姊！」譚道衝口叫了出來。「絕對不是因為我有求於妳才這樣稱呼妳。我了解妳那顆純潔的心……」

「夠了！這就夠了，」她用手指封着他的嘴，臉上浮現悽涼的笑意。「小弟！讓我看看你，清清楚楚地看看你。」

譚道似乎感到有一股不祥的預兆在襲擊着他。他吃驚地問：「姊姊！妳心裏在想什麼啊？」

彭淑娥突然背過了身子，冷冷地說：「快走吧！我會盡力辦成這樁事，你儘管放心。」

「姊姊……」

「快走，這裏不可久留。而且我也要立刻出門。」

譚道沒有再說什麼，悄沒聲地越窗而去。

彭淑娥沉靜地站在那兒，不知過了多久，她才發現虎妞站在她面前。

「虎妞！前面是不是有人來了？」她

間。

「徐隊長帶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跟處長三個人同在大廳裏密談。」

「哦！我那件大紅的新娘裝放在那裏去了？」

「新娘裝！」虎妞好像記不得了？

彭淑娥提醒她：「就是我跟處長大喜之日穿的那一件，怎麼記不得啦！」

「哦！放在那口大箱子裏面了……」

「拿出來，我今晚要穿。」

虎妞沒有多問，她有沉默的習慣。只是默默地去開啓大箱子，翻找女主人需要的東西。

彭淑娥在粧台前面坐了下來，她凝視着鏡中的自己，發現日光中有一股罕見的異彩。她輕盈地笑着；她為自己作了重大決定還能保持心情平靜而開心。

× ×

趙協成前來告密，對武瑤軍和徐成龍來說，無異是槓上開花加一番。武瑤軍除了嘉許一番之外，並要趙協成不動聲色，對方要他怎麼樣就怎麼樣，到了九月初八晚上，特務隊自然有法子應付。

武瑤軍深深明白這種商賈市儈的投機心理，於是又加以最有力的撫慰：「趙先生，革命軍想捲到省城來，那簡直是在作夢。撲燈的飛蛾沒有不燒掉翅膀落在油裏的。你等着瞧，這一仗最多十天半月就會結束。我要報告大帥，給你重賞。一定，一定。」

「不敢貪賞，」趙協成表面上謙虛，心裏頭却是舒服透頂。「我是個守法的老百姓，那敢跟亂黨勾結，所以才趕緊來報告。」

「好！好！」武瑤軍連連投以嘉許的目光，同時揚起他那肥大的手掌在趙協成肩頭上連拍了幾下。「嗯！趙家是曉山首富，白花花的大洋想必也沒有看在眼裏。這樣吧，我報告大帥，賞你個一官半職，也好增光門楣。哈哈……」

「多謝！多謝！」趙協成抱拳打拱，心裏飄飄然，像是坐在雲端那麼舒騰。

武瑤軍突然將笑容一收，神色嚴肅地說：「趙先生，有件事要向你請教。你看……范長順這個人怎麼樣？」

「好人！」趙協成率直地回答：「一等一的好人。」

「哼！」武瑤軍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陰森森地說：「好人？一等一的好人？趙先生，你又看走眼啦！他窩藏奸細，勾結亂黨，存心反叛北洋大軍。誰要拿咱們當傻蛋，他自己才真是傻蛋。」

趙協成不敢隨便接腔，附合對方，非他所願；為范長順辯解，非他所敢。只得發出了幾聲像是夜貓叫一般的乾笑。

站在一旁的徐成龍，自然明白武瑤軍這種軟哄硬嚇的策畧，於是立刻幫上了腔：「趙先生！好人有賞，壞人殺頭，各有各的報應。趙先生，你是聰明人，我也不用多說了，千萬別三心二意啊！」

趙協成誠惶誠恐地說：「萬萬不敢，萬萬不敢。打此刻起，我一定照處長跟隊長吩咐的話去做。」

「好吧！」武瑤軍站起身來送客，同時，向徐成龍揮了揮手：「派人送趙先生出城……」

「不用！不用！」趙協成連忙推却，並說出原因：「萬一落在亂黨耳目之中反而會誤事……」

武瑤軍拍拍他的肩膀：「趙先生！你行事倒是挺仔細的，那咱們就不送了。」

說不送，徐成龍還是將趙協成送到了大門口。否則他一個就走不出處長大人的公館。

武瑤軍一直惦記着那兩名奸細的口供，一見徐成龍送客回頭，連忙說：「我還有點時間，走！跟你到隊部去一趟。」

徐成龍詫異地問道：「處長不送二姨太上車啦？」

「車要到下半夜兩點鐘才開。」

「眞新鮮，為啥要等到那個時候才開車？」

「嗨！」武瑤軍吁出一口大氣，眉心處也打了一個結。「這一仗只怕眞有些難打，從先一步撤眷的行動就可以看出來。撤眷多少會影响士氣，所以軍部下令，盡量保守秘密。所以拖到夜深才開車。」

「哦！」徐成龍似乎明白了，楞了一下，他面上突然浮現了諂媚的笑容。「處長！你到了隊部之後，千萬別發脾氣！」

「怪事！」武瑤軍瞪了他一眼。「我無緣無故地為何要發脾氣？」

「唉！」徐成龍嘆了一口氣，雙手一攤。「那兩個小子一句口供也沒有。」

「哦！」武瑤軍的眼睛立刻變成了鷄蛋。

「處長！並不是咱們特務隊無能，那兩個小子就像是鐵打的，用盡了刑罰，也逼不出一句口供來。」

「他媽的！」武瑤軍狠狠朝地下吐了一口濃痰。「想當年我在關外幹特務隊隊長的時候，就算是啞吧我也有法子要他說話。走！瞧我的。」

「嘿嘿！」徐成龍跟在後面奉承地說：「我可得好好學學處長的絕招。」

夜已深沉，街上行人絕跡，一陣風掣電馳，轎車就將他倆載到了全城老百姓稱為閻羅殿的特務隊隊部。

二人穿堂越戶，來到了後院那間陰森的刑房。

牆上掛着繩鞭、鐵刺、木棍等種種刑具，靠牆邊則是一張老虎凳。兩名囚犯雙手高舉地吊在懸空的繩環上。他們身上都只有一條短褲，褲子的顏色本來是白粗布的，現在却變成了紫紅色。胸、背、四肢幾乎沒有一處完整的皮膚，生命到了這裏簡直就變成一個肥皂泡沫，輕輕一陣風就會破滅。

他們的頭顱都是疲軟地勾着，不知是倦極昏睡，還是因酷刑而昏厥過去。

徐成龍一跨進刑房，他的面孔就完全變了樣，除了親自搬椅子請武瑤軍就座時笑了一笑之外，簡直就變成了一具沒有生命而能使人見過之後作惡夢的魔　面具。

他請武瑤軍就座的用意是很明顯的，因為他要再試一次。若是這兩個囚犯的口供要處長親自逼出來，他這個特務隊長豈不成了窩囊廢？

四個專門行刑的大漢早已站了過來，等候着徐成龍殘酷的指示。

徐成龍雙手叉着腰，目光嚴厲地一掃，發出了冷漠的命令：「給我潑水。」

嘩！嘩！兩桶冷水潑上了囚犯的頭顱，水滴順着囚犯的身體流下來，變成了殷紅的血水。

但是，兩個囚犯並沒有抬起頭來。

「他媽的！」徐成龍一個箭步衝過去，抓着頭顱上濕濃濃的頭髮，用力提起來，破口大罵道：「敢作奸細，還裝什麼孫子？……」

他的威風只發了一半，就突然鳴金收兵，面色就像在黑夜裏看到厲鬼似地恐怖，誰都看得出他還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

原來那個囚犯面色紫黑，雙睛突出，鼻孔、口腔都流出了紫黑色的血液。嘴角邊的血液還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徐成龍又提起另一顆頭顱，情況一樣。兩名極為重要的囚犯死了，是中了烈性毒藥而死。毒藥帶走了他們的生命，也帶走了徐成龍千方百計想得到的秘密。

武瑤軍也發現了這可使他一敗塗地的轉變。他曾答應軍部，在天亮前一定將這兩名囚犯的口供送上去，但是這兩個囚犯永遠也不會講話了。

他目光冰冷地望着徐成龍，一句話也沒有說。

徐成龍已從驚慌中恢復了鎮定，一擺頭，向他的手下問道：「方才誰來過？」

「二姨太。」

在這一瞬間，徐成龍已經明白答案了。心裏不禁一震，他這條性命大概是保住了。不然，武瑤軍一發火，很可能拿他的人頭送到軍部去交差。

徐成龍是非常狡詐的，他並不立刻道破心中已知的答案，繼續問道：「還有誰來過？」

「再沒有了。」

「嗯！二姨太來幹麼？」

「二姨太說，」回答的人學着彭淑娥的口氣：「你們隊長眞無用，對付這種不要命的亂黨，用刑罰就能逼供麼？要對他們來軟的才行。去倒兩杯茶來，先給他們潤潤喉，我包管教他們一五一十地招出來。……後來二姨太親自餵他們的茶，又套他們的口供，這兩個先還瞪着二姨太，過了一陣，頭就垂了下去。二姨太嘆口氣，也就走了。」

徐成龍回過頭去望着武瑤軍，而後者以咆哮的語氣說：「不必說什麼，我全明白。你立刻帶人趕去曉山，逮捕范松、范長順以及他的家人。譚道就地槍決，另外一個人我自己會處理。」

徐成龍走到武瑤軍身邊，低聲道：「二姨太委實太糊塗了，她總覺得欠了譚道一筆恩情，所以處處聽那小子擺佈？處長！別難為她……」

「徐成龍！」武瑤軍的眼睛都紅了。「你他媽的少來這套菩薩心腸。……對了！再去曉山之前，你親自去選一副棺材送到公館來。還有，這件事不得傳出去，對上級，就說囚犯受刑斃命。若是有誰走漏了半點風聲，我就要他的腦袋。」

「處長！你儘管放心，現在在這兒的人都是我的心腹，也都是處長的心腹，誰也不會走漏半點消息。」

在徐成龍的目光示意之下，在場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說：「處長請放心，咱們絕不會走漏半點消息的。」

武瑤軍向每一個人掃了一眼，回轉身，忿忿向外走去。

徐成龍跑過去攔住他，悄聲問道：「處長！你打算如何處置二姨太？」

武瑤軍咬牙切齒地說：「我要親自斃了她，這個賤人太大胆了。」

「處長！」徐成龍的嘴吧幾乎貼上了武瑤軍的耳根。「一夜夫妻百年恩，你就饒她這一回吧……」

「徐成龍！」武瑤軍瞪着他的目光就像兩把刀。「你又何必貓兒哭老鼠——假慈悲？二姨太平時把你不當人，高興就喊你一聲徐隊長，不高興就賞你幾皮鞭。你不恨她入骨才怪。這件事若是旁人幹的，你的腦袋算是掉完了。既是二姨太幹的，沒話說，這個担子我挑。你逮住兩個奸細有功，我照樣給你報請軍部獎賞。」

這種話是含着骨頭的，徐成龍自然聽得出來。他連忙諂媚地說：「處長！我好比是你的一條狗，身為女主人的二姨太要打要罵，都不會放在我這條忠狗的心上，更不會記恨……」

「好啦！」武瑤軍不耐煩地連連揮着手。「快去找棺材吧，要城裏最貴的，化多少大洋都沒有關係。」

說完之後，他沒有再作片刻停留，立刻三步併着兩步地匆匆離去。

汽車回去時比來時開得更快，車還沒有停妥，武瑤軍就跳下了車，怒氣冲冲地直奔臥房。他手裏提着槍，槍彈已經上了紅槽。

當他一步跨進房門時，他立刻像冰凍似地僵在那裏。

二姨太的兩腳懸空，頸子套在繩套裏。她不浪費北洋軍一粒寶貴的槍彈，她用自己的方法結束了她的生命。

武瑤軍手中的手槍落下了地，他眞想不通是一股什麼力量使彭淑娥甘願赴死。

半個鐘頭之後，徐成龍就帶領幾個心腹送來了一口上好棺材，武瑤軍還楞楞地站在房門口，直直的目光盯在彭淑娥那張已經扭曲的臉上。

在徐成龍的猜想中，二姨太必然已躺在血泊之中，身上全是彈孔。不錯，她是死了，却不是死在武瑤軍的槍下。

徐成龍也在進門處楞住了。

「我很傷心，」武瑤軍的聲音明顯地抖顫着。「五千大洋的贖身費，三年多的恩情，我只買到她的身體，却沒有買到她的心。我現在才明白，女人的心不是用任何財寶可以買得到的。」

「譚道這小子太可惡了。」徐成龍裝出氣憤填膺的樣子。「我一定要將他碎屍萬段，以洩處長的心頭之恨。」

「不！」武瑤軍很用力，也很吃力地搖着頭。「我改變主意了。不要去逮捕姓范的全家，也不要去處置譚道。但是你要親自去告訴譚道，二姨太死了，就說我請他在九月初八以前離開曉山。」

徐成龍訝異地問道：「為什麼要對他這樣寬厚？」

「你不了解。」武瑤軍的情緒逐漸鎮定下來，語氣沉緩而有力：「像譚道這種人是不怕死的。所以我不要他死，要他在我的威力下屈服。」

「事情已經擺得很明顯，姓譚的絕對

和革命軍有勾結。因此他一定不會走。」

「你也許猜得對，他根本就不會屈服。那麼，我就讓他嚐嚐失敗的滋味。」武瑤軍回過身來，面對着他的部下，苦笑着接下去：「在二姨太的面前，我不如譚道重要。她願意爲他死，却不願爲我活。我很難服這口氣，決心要和他鬥一鬥，分個高低勝負。」

「那麼，范長順……」

武瑤軍很快地接道：「咱們人多，我也給譚道多留點幫手，免得說咱們以多勝少，欺負他。」

徐成龍很難了解武瑤軍這種複雜的心情，因此他不再說什麼。他派人去找那兩個女侍來幫助殯殮二姨太的工作，才發覺那兩個老婢也在她們的臥房中上吊自盡。

生命是何等寶貴，但是却有人甘願爲另一個人捨棄寶貴的生命。其中道理是徐成龍永遠也想不通的。

× ×

趙協成拚命地催騎疾馳，他迫切地想早些趕回家中去睡一個高枕無憂的大覺。

突然，狂奔的坐騎彷彿碰到了什麼，一聲長嘶，身子翻倒，將趙協成也掀下了馬鞍。

這一交摔得不算輕，幸好他落在道旁的草窩裏，雖然左邊肩膊頭和腰眼處疼得厲害，却保住了他的性命。

趙協成掙扎着從草窩中爬起來，牽動韁繩想將牲口拉起來繼續趕路，儘管他用盡了氣力，也拉牠不動。馬兒不停地喘着大氣，顯然受了很重的傷。

他的力竭了，身不由主地坐在地上。由下往上望，再加上星光閃耀的天空陪襯，他很清晰地看見一根繩子攔住了去路，這就是坐騎翻倒的原因。

他站起來去察看，發現那根繩索的兩端繫在道旁的樹幹上，這根絆馬索是有人存心安排的。

身上的汗漬在一瞬間全乾了，背脊上涼颼颼的，他想力持鎮定，然而牙齒却捉對兒在得得打顫。

他緩緩地轉動身子，察看四週。終於被他看到了，一個筆直的影子站在樹蔭底下，就像是個從墳穴中鑽出來找替身的寃鬼。

趙協成雙膝一軟，跪下了地。前額磕在堅硬的泥土上咚咚響，心裏一個勁地嚷道：「好漢饒命！好漢饒命！不管好漢要多少錢，我都能在天亮之前湊出來的。」

那人走到了他的面前，黑色的褲管在夜風下，刮得唰唰響，趙協成連抬起頭來看一看的勇氣都沒有。

他雖不敢抬頭，俯身跪在地上，對方却將他拉了起來，而且還托起了他下頷。

「是你？」趙協成作夢也沒有想到那人是譚道。

「嗯！是我。」譚道的聲音出奇地平靜。

「譚壯士！你嚇了我一跳。」

「趙先生！你也嚇了我一跳。」

「哦？」趙協成顯然不明白譚道話中的含意。

「我是說，你連夜趕到省城和武處長及徐隊長會面的事。」

趙協成稍稍放鬆的心弦立刻又繃緊起來，身不由主地退後了一步。

譚道朝前逼了一步，很平靜地說：「你們三個人在密商計議的時候，我在房頂上，所以我全明白。」

趙協成不明白譚道的底細，只知道對方是個江湖人物，而且還是武處長拜把子叩頭歃血的兄弟，是不應該和他作對的。

然而譚道的話中却明顯地透露了挑釁的意味，而且那根絆馬索也毫無疑問是他設置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鼓起勇氣，試探地問道：「你的意思是，我不應該去密報。」

「趙先生！」譚道的聲音仍是那樣平靜。「我只是覺得，一個人既然受人之托，就該忠人之事。你既然沒有當面拒絕那位神秘朋友的請托，就表示你已答應，爲什麼又要暗中去出賣他呢？」

「譚壯士！」趙協成的聲音又開始發抖了。「我是逼不得已才去告密出首的，勾結亂黨是要殺頭的啊！」

「亂黨不亂黨的，我不懂。」譚道的語氣逐漸由平靜轉爲森冷了：「我是個跑江湖的人，只知道江湖中的規矩，不忠、不義的小人，是不夠資格活在這個世界上的。」

「譚壯士！」趙協成又跪了下去。「可憐我不懂得江湖規矩，饒我一命。我願意給你很多錢，足夠你過一輩子逍遙自在的生活……」

「趙先生！」譚道冷峻地打斷了他的話，說：「你現在應該明白了，錢並不能買到一切。你現在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有什麼話要向老太爺交代的，有什麼事要交代妻兒的，你可以告訴我，我一定替你轉告。」

趙協成抖得更厲害了，譚道冷靜的目光盯住他，沒有一絲憐恤。他無法向那位神秘的朋友通風報信，唯一的方法就是除去這條禍根。

趙協成知道他是死定了，唯一的活命之機就是出現奇跡，比方說，徐成龍突然出現救他。他回眸四顧，荒野寂寂，根本就沒有半個人影。除了夜風在爲他唱着嗚嗚的送葬曲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聲響的。

他知道奇跡是不會出現了，於是作出最後掙扎，他突然拔足狂奔，用勁嘶吼：「救命！救命！有强盜要殺人啦！——」

譚道冷冷地看着趙協成沒命地跑，十步二十步……他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直到趙協成跑出五十步之外，譚道才抬起右脚，在褲管裏摸出一把寒光閃閃的七首，投手擲出。

趙協成背心窩中刀之後並沒有叫，因爲奔跑太急力竭而不能出聲。他身子僵在那裏，上身微微後仰，腰部緩緩扭曲。然後是一個彎曲的旋廻身體萎頓於地倒下。

譚道慢慢地走過去，拔出七首，在趙協成的衣服上擦拭了血漬，然後又插回褲管中。

他不是一個嗜殺者，但他若不狠心地殺死趙協成，將有更多的志士因趙協成的愚昧而喪生。

他蹲下，捺下趙協成沒有閉上的眼皮，算是對死者表示了一分人道的歉意。

譚道是徒步行走的，而徐成龍却是坐的車。因此當他氣喘吁吁地趕回安居客棧

時，徐成龍早已恭候多時了。

當譚道看見那輛小轎車停在客棧門口時，他的心情是一半緊張，一半喜悅。緊張的是，他無法預料將有多大禍事臨頭，喜悅的是，從徐成龍漏夜光臨的跡象看來，彭淑娥顯然已經將一件重大的使命完成了。

他有片刻的躊躇，最後還是邁着大步，挺着腰，昂然地跨進了客棧大門。

徐成龍就坐在店堂裏等他，身邊只有兩個荷槍的大兵，沒有一點來勢洶洶的樣子。

譚道非常鎮定，他含笑向對方打招呼：「徐隊長！你眞辛苦，這個時候還帶人出來巡邏。」

徐成龍冷冷地說：「我是來告訴你一個消息的。」

「哦？」

「二姨太懸樑自盡了，在她自殺之前，她用烈性毒葯殺死了那兩名奸細，爲某些可能有牽連的人滅了口。這個消息想必是你樂意聽的。」

譚道渾身冰涼，鬥牙緊緊地咬着下唇，幾乎咬出了血。一年多前他曾經救了她一命，如今他又親手將那個寶貴的生命扼殺了。他默然，心中暗暗爲已在九泉之下的彭淑娥祝福。

「還有，」徐成龍又說：「武處長托我向你帶個口信，請你在九月初八之前離開曉山。請注意，武處長對任何人說話都不會如此客氣，對你竟用上了請字，你也該賞個臉吧？」

譚道辭色平靜地說：「我會離開曉山的。」

「何時？」徐成龍緊緊地追問。

「快了。」

「處長的話我已經轉到，你斟酌吧！」自始至終，徐成龍那張面孔都是沒有表情的，看不出一絲喜怒哀樂。他甚至連向譚道告別都忽畧了，站起來逕自向門口走去。走到門口，突然想起來還有一件事情忘記交代，又停住脚步，轉過頭來說：「哦！對了，還請轉告范掌櫃一聲，請他安心。那兩個逃犯沒有一句口供就死了，他們究竟是不是革命軍的奸細還是個疑問，所以，處長也不打算追究了。他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自然懂得利害關係，今後該怎麼作，由他自己斟酌吧！」

徐成龍走了，譚道既沒有起身相送，也沒有打聲招呼。並非他忽畧了禮貌，或是小看對方。而是他心頭被一塊巨大的石頭壓着，使他透不過氣來。

在徐成龍的面前，譚道保持了高度的冷靜。現在，他再也尅制不住了。先是揑緊了拳頭，指節骨兒發出了咯咯的響聲，接着，他的淚水開始一滴一滴地順着腮邊滾落下來。

是我殺死了她！是我殺死了她！譚道心裏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他用揑緊的雙拳敲打着自己的太陽穴，愈敲愈重。最後，他抱緊了頭，將面孔埋在臂彎裏。

他很想放聲一哭，哭出自己對彭淑娥的愧疚和懺悔，然而他畢竟受過太多的磨難，經歷過太多的生離死活。還能咬牙抑制住他那衝動的感情。而且，他深深明白，如果要彭淑娥的死亡有代價，他必須冷靜而沉着地活着，去完成偉大而又艱鉅的使命。

「姊姊！」譚道嘶啞的聲音低喃：「妳不會白死，我要使妳活在千千萬萬人的心中。」

兒在，他心頭輕鬆多了。雙手緩緩自頭頂滑下，頭也慢慢地俯了下來。

淚水使他的視力糊糢，他以衣袖擦了一擦。

那不是幻影，也不是錯覺，他的面前的確站了三個人。他眞不知道這三個人是什麼時候進來的。

當中一個穿着一件藍布長衫，貌相斯文，像一個讀書人，也像一個規規矩矩作買賣的商家。然而他手裏却拿着一支槍，槍口指着譚道。看他拿槍的姿勢，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玩槍的老手。

在他的左右，站了兩個粗壯的漢子。他們穿的是短裝，腰間隆起，不用去摸，也知道他們帶了傢伙。

六道目光像利刀般盯在譚道的臉上。

譚道在起初那一瞬間的確是很吃驚的，他猜想是徐成龍先一步來採採口氣，然後再派人來殺他。繼而一想，對方如果想置他於死地，根本就不必如此費事。因此，他那繃緊的心弦又慢慢放鬆下來。

拿槍的年輕小伙子，顯然是帶頭的。他沒有說話，只是向那兩個粗壯漢子擺了一擺頭。

兩個漢子立刻採取了行動，譚道一絲也沒有反抗，也沒有反抗的打算。他一眼就看透了對方，年紀雖輕，却是塊老薑，掙扎抵抗只會加快自己的死亡。

譚道的兩支匣槍被搜走了，藏在褲脚管裏的七首也沒有逃脫那兩個行家的嚴密搜查。

匣槍分別插進了那兩個粗壯漢子的腰際，鋒利的七首却遞到他們頭兒的手裏。

貌相斯文的年輕小伙子將七首拿在手裏看了一看，日中突然射出一道厲芒，迅速地掃向譚道，後者雖然老走江湖，在那種獰厲目光掃覦下，也不禁打了個寒噤。

「譚兄！」那年輕小伙子向前走了兩步，說話的聲音文文靜靜的：「你的把戲要得眞高明，不但騙過了老江湖范五爺，也騙過了滿身油味的范長順。只是，騙不過兄弟我。」

「三位是……？」

「別來這一套，」對方很快打斷了譚道的話。「咱們哥兒幾個絕不會跟你這位一脚踩江湖，一脚踏官船的豪客叩頭結兄弟，又何必通姓道名哩！」

譚道已聽出對方絕不是徐成龍的同路人，一旦摸出了對方的來路，話也就好說了。因此，他敞開天窗說亮話：「各位只怕是對我誤會了。如果……」

「譚兄！」對方陰森森地說：「你的手快，我的眼尖，把戲固然要得俐落乾凈，却不幸被我識破了。你有你的登天計，我偏偏就會拆雲梯。咱們還是長話短叙吧，剛才，那位徐隊長又來向你授了什麼錦囊妙計？嗯？」

「各位是要聽眞話？還是假話？」

「當然要聽眞話，」年輕小伙子將手裏的槍微微一揚。「這玩意兒更喜歡聽眞話。」

（未完）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雲·文　王蜀蓉·圖

超人奇談

午夜怪客　人造血液

一個春寒料峭的晚上，阿生獨個兒駕車返家途中，突然槍聲一响，令到他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隨卽把車子停向路旁！

像阿生這種人，卽使突如其來地有人向他開槍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他和他的師父呂偉良在江湖上闖蕩了不少時日，後來阿生又加入了「特警組」，仇人總難免會有的，所以阿生在心理上時刻也有了準備。

不過，剛才阿生在這深夜的靜靜街道上開車，腦海中正想着一些問題，意料不到「砰」然一聲槍响，登時把這個渾身是胆的傢伙嚇了一跳！

阿生剛才所想的是他的切身問題。他加入「特警組」是受到師父呂偉良的鼓勵，同時他自己也覺得，鋤奸除惡這種俠義行爲既然如此有意義，假如須要放手大幹一番的話，就必須有人支持和有點保障，他不能像他師父那樣獨自行動，否則，可能遭警方干涉，也可能在法理上受到不少限制。

「特警組」是個國際性的反罪惡組織，阿生喜歡他們的宗旨和獨立性，每個成員的質素和修養絕非當地警方人員可以比擬。

但是，自從阿生加入特警組之後，與師父呂偉良稍爲疏遠了。雖然在許多罪案中呂偉良也會助阿生一臂之力，但到底也有個限度，不像從前那樣日夕相對，一切行動自由自在，無須時刻向上司報告。

阿生就在矛盾心情中想到這裏的時候，被那突如其來的槍聲驚醒了。

他把手槍拔了出來，跑下車去！

一陣急促的步聲在橫巷那邊傳來，阿生在戒備中急急衝了過去！

橫巷光綫不足，在暗淡的光綫下，隱約看見一條人影迅速消失在巷口的另一邊。

阿生以極快速度飛奔過去，卽使在那昏暗的環境底下，那條百多碼的橫巷轉眼就給他跑完了。阿生停在那兒張望，街上鬼影也不見一個。剛才那個人不知所蹤！

相反，阿生停放汽車的松樹道裏邊，却傳來陣陣警車呼號。不久，數名武裝警員已衝進了松杉巷來，他們是在巡邏中聞訊趕來的。

松杉巷就是把松樹道和杉木街連貫起來的一條橫巷。

武裝警員們不知道阿生的身份，高聲喝令他舉高雙手。阿生在强光電筒照射下，只有服從他們，接受一名警員的搜查行動。

阿生身上當然有槍，那警員嚇呆了！

「你是甚麼人？」一名在旁的警長問道。

阿生道：「我是特警組人員，跟你們一樣，聽到槍聲趕來查看的，想不到遲了一步！」

「對不起！」警長知道是一場誤會，他又問：「你看見一些甚麼？」

阿生道：「有人匆匆由巷子裏逃到杉木街這邊來，轉眼不見了。」

其他警員亮了手電筒在各處照射，有人在巷子裏發現了一些血漬。

「顯然有人受了槍傷。」阿生說：「但是，爲甚麼受傷的人要逃走？」

警長吩咐一名警員：「快回到車上去，通知總部派人來！」警員奉命回到松樹道那邊去，因爲警車和阿生的車子都停在那兒靠近巷口的地方。

一部份警員被警長派往杉木街一帶搜索，希望找到受傷的人。另外一些警員在巷子裏找尋彈頭。

阿生和那名警長回到松樹道巷口附近，在電筒光圈籠罩下，那兒地上也有一些血漬。

附近一些住戶大概都給午夜的槍聲驚醒了，好一些樓宇上面的窗口都有燈光透射出來。不少窗口還可以看見人影幢幢，由睡夢中驚醒的人正以奇異的目光注視着街道下面的情形。

阿生看看手表，將近午夜一點了。

阿生從現場上遺下的斑斑血漬看得出，那人的傷勢可不輕，但是，他爲甚麼要逃走？

可能是黑社會的暗殺事件，也可能是政治性的特工所爲。大批警探開到現場，他們分頭工作，有人追尋傷者，找尋彈

頭，也有人按戶訪問接近現場的居民。但是，鄰近的居民都是被這午夜槍聲驚醒的，根本不知道來龍去脈，甚至有人以爲又是警察開槍捉賊那一類事件。

被派到現場來調查眞相的高級警探正是夏維探長的得力助手之一——辛尼。

辛尼當然認識阿生，他們不止一次地合作過了。彼此同是年靑人，自然談得更爲投機。

大批警探和武裝警員在現場上亮起了探射燈，結果還是無法可以找到彈頭。

派到杉木街去的警方人員，也無法可以找到那名受了槍傷的人，血漬最後在杉木街街邊消失，那人可能乘坐預早停在道旁的汽車逃去了。

最後發現血漬的地方，接近一間木廠，但木廠大門鎖上了，似乎沒有人留宿。

阿生是最早聽到槍聲的人，他有一個問題値得懷疑，那就是：在逃的旣是受槍傷的人，然則開槍的人又在甚麼地方？

他記得當時沒有汽車經過，也聽不到別處有逃跑的步聲傳來，那麼，開槍的人會不會就躲在鄰近的樓宇內？辛尼也覺得這種可能性極大，於是派人包圍附近一帶樓宇，封鎖街道，檢查在這裏出入的人。

另一方面，偵探人員已將遺在地上的血漬，用玻璃片沾起少許，送回警局化驗室檢驗。以確定街頭巷尾發現的所有血漬是否屬於同一個人的。

時在深夜，警方的工作遭遇到困難，因爲附近一帶樓宇內的人大部份已睡入夢鄉，要逐戶叫醒他們，然後携手令入屋搜查，那是令人感到討厭的事，而且也未必會有用。

結果忙了大半晚，各人才收隊離去。看來除了循例偵查之外，可說一無所獲。

阿生駕車在杉木街與松樹道一帶繞了幾個圈，最後也只好返回家中休息去！

返抵家門時，呂偉良早已睡入夢鄉。阿生放輕腳步，靜悄悄地，回到自己的房間中去。

翌日一早起來，林愛莉正在廚房中弄早餐。呂偉良則在客廳中閱報。

阿生跟他師父道過早安後，問道：「早報有沒有提及松杉巷午夜槍聲的事？」

「只是約畧提及。」呂偉良道：「不過剛才愛莉進門時，却聽了一個電話，是辛尼找你的。」

「辛尼有甚麼事找我？」阿生怔了一怔！

呂偉良道：「相信並不重要，他只叫你醒後致電警局找他，甚至叫愛莉不必急急叫醒你。」

阿生知道可能是有關昨夜神秘槍聲的事，因爲辛尼是經辦此案的高級警探，而阿生則是此案最早的發現者之一。

阿生打電話到警局去，辛尼正在他的辦公室裏。辛尼在電話中道：「你最好到我這裏來一次，有件事很奇怪，怪到令人難以置信。」

「到底是甚麼事？」阿生急不及待地問。

辛尼道：「那些血液有問題。」

「是不是發現地上遺下的血漬，原來是分別屬於兩個人的？」阿生又問。

「不！除非你有心開玩笑，否則我不妨告訴你，那些並非人類的血。」

「你說甚麼？」

「阿生，我知道你不會說謊，但事實上化驗室也感到十分驚奇。檢回來的血液，旣不是A型，也不是B型，更不是AB型和O型。」辛尼又道：「相信你也知道人類的血型之中，就只有這四種血型。」

「會不會是一頭狗，或者一隻貓的血液？」

辛尼道：「化驗師初步認爲不可能是貓和狗的血液，而是含有化學劑的人造血液。」

阿生越來越糊塗了。他道：「那裏有人造的血？難道我昨晚見到的不是一個人麼？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警方的化驗師有二十多年經驗，從來沒有出錯。」辛尼又道：「你先來我這裏談談，我已向你的上司要求派你協助我調查此案。」

「任處長怎麼說？」

「他當然同意了。你不相信，可以撥個電話問問他。」

阿生掛上電話，陷入苦苦沉思之中。

呂偉良一直坐在附近的沙發之上，聽到他跟辛尼講電話的情形，多少也知道阿生在想着一些甚麼。

呂偉良道：「你確定你所見到的人就是中槍的人嗎？」

「是的。」阿生道：「如果他不是中了槍，那條橫巷應該有第二個人影出現才對。」

「但是，一個人受了創傷之後，走路的姿勢多少總會受影响的。」呂偉良又問：「你離遠看見他，有沒有一步一拐的走着？」

「距離太遠了，我看得不大清楚。總之，那影子必然是個人，不會是甚麼鬼怪！但是，辛尼說，現場檢到的血液却不是人類的血液，這眞叫人難以置信。」阿生抓抓後腦，進了洗手間去梳洗。

當他再回到客廳時，林愛莉已把早餐弄好。餐桌之上擺好了三份早餐。

這些日子以來，林愛莉就是喜歡老早就跑到呂偉良這裏來，親自下厨動手弄早餐。

阿生笑道：「你的烹飪術有了進步，就是不知到甚麼時候才開始爲我們主持家政？」

林愛莉瞪他一眼：「你師父不喜歡我這個師母，除非你能說服他。」

阿生知道她是開玩笑。事實上他們已是心心相印。

呂偉良道：「快些吃吧！吃完了到警局去，我要知道人造血的眞相。」

阿生不敢再說笑，匆匆吃過了林愛莉一手弄好的早餐，包括煎雙蛋，麥片和鮮奶等。

呂偉良關心阿生的工作，他覺得阿生的一切表現，似乎代表了他的心血和成就，因爲阿生是由他一手訓練出來的。

阿生離家開車趕往警局，一批由警方邀請回來的醫學界人士已集合在化驗室裏，他們正在討論着那些古怪的血液。

辛尼對阿生道：「經過反覆的化驗，那些血液的確是人造血液，然則，你所見到的人，可能是個科學怪人。可惜你不能

抓到他，否則又是一件大新聞。」

阿生苦笑道：「科學怪人爲甚麼會被人槍擊？他的身體上爲甚麼會有人造血液？簡直是個神話故事，你別開玩笑了。」

這時候有一位頭髮斑白的老者走過來，辛尼爲阿生介紹道：「這位是市立大學實驗室主任崔桐教授，這位是特警隊長阿生先生。」

崔桐跟阿生招呼過之後，說道：「那些液體的確是一種血液代用品。它的成份之中，有『右旋糖』，也就是有右旋力的葡萄糖，鹽以及其他化學溶液，這些東西都足以恢復人體內液體的平衡。」

辛尼問道：「醫學界中是否已有這些人造血液發明和使用？」

「據我所知，這些人造血液仍在研究階段。」崔桐教授說：「但有時也很難說的，有些出色的科學家，他們可能另有目的，靜悄悄地研究，成功之後又靜悄悄地使用，這就不是我們所能了解的了。」

阿生喃喃地道：「一個人的血液，是否一定屬於A．B．AB和O型等四種血液？」

崔桐教授點點頭：「對了，人類的血液暫時只能分爲四個類型。」

「有沒有可能發現第五種？」阿生又問。

崔桐笑道：「這個世界這麼大，任何奇怪的事情都會有可能發生。但是，世界上各地每天都有不少意外事件發生，例如撞車，傷人流血等等，傷者必須接受輸血手術，所以照道理，血液不會有甚麼秘密，也就是說：如果有第五種血型的話，早該被人發現了。對不？」

阿生覺得也是道理。他想想又道：「你所講的人造血旣在研究中，然則，我們昨晚的發現，豈不是帶有點神怪麼？」

「其實一點也不神怪。」崔桐教授道：「從你們所發現的血液之中，人造血顯然已被人悄悄使用。由於傷者匆匆逃避，不敢報案這一點看來，他明顯地是個問題人物。」

辛尼插嘴道：「我們已通知全市醫生和私立的醫院，注意所有求醫的傷者。但至今仍無消息。」

崔桐教授道：「如果他是個問題人物，他決不會向外人求救。因爲他身體之內旣有人造血，本身可能是一位科學家或者是科學家的試驗品，那麼，科學家自然會爲他輸血。」

阿生問道：「以閣下所知，本市有這種出色的科學家嗎？」

崔桐苦笑搖頭：「沒有。我並非存有偏見，事實上外國醫學昌明，這是有目共睹的事。人造血之所以成爲醫學界研究對象，無非由於這個世界意外失血事件太多，血庫的存量無法供應，於是科學界妙想天開，希望發明一種血液代用品。結果有人發明了一種無色液體，也就是剛才我所講的右旋糖等成份可以滲入人血中暫代血液，以待新的血液產生。目前這東西仍在試驗階段，據我所知，仍有不少技術上的困難有待解決。假使將來研究成功，將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成就。」

阿生覺得崔桐教授的說話一點也不誇張，事實上目前世界各大醫院中的外科手術都須要大量血液供應，而各地紅十字會的血庫亦普遍出現存量不足現象，假如人造血製造成功，將造福人類不淺。

難得的是：人造血還可以輸進各種血型的人體內。但目前我們人類四種血型之中，就只有「O」型可以適應其他類型，而其他類型則必須選擇同類型的血液才可以進行輸血。

無論如何這件事已引起當局的注意。

夏維探長聞訊，這天特別一早趕返警局裏來。他匆匆入到化驗室，看見阿生等人在着，辛尼向他約畧講述了整個事件的過程。

夏維沉思片刻，回頭問辛尼：「有沒有查過，那兒附近是否有人領有槍照？」

辛尼答道：「查過了，只有松樹道一位律師擁有一枝獵槍。」

「有沒有派人去訪問過他？」夏維又問。

辛尼道：「我正打算向你請示，因爲那是一位律師，我們必須小心從事。」

「律師又怎麼樣？」夏維說：「只要我們一切秉公辦理，管他甚麼職業也是要查個明白的。」

話猶未完，一名探員找到化驗室來。探員道：「探長，有位姓陳的律師求見。」

「陳律師？」辛尼不待夏維答話就問：「是不是陳大癸？」

「是的，他還帶來了一個青年人。」探員說。

辛尼對夏維道：「根據發出槍照的檔案，陳大癸有一枝獵槍，這件事看來可能有點頭緒了。」

夏維探長回到他的辦公室，一名中年男子正用布袋載住一枝獵槍，跟一名青年人坐在一起等候着。二名探員對他們嚴密監視。

那中年男子就是陳大癸律師，身旁那個青年人就是他的兒子陳海泰。

夏維跟陳大癸招呼之後，注視着那個面色蒼白的青年男子。

陳大癸把手上一支獵槍交給夏維探長：「這是我的打獵工具，一直鎖在書房裏，昨晚這不肖子不知怎的，會把它偷了出來，還向街上開了一响！起初我還不知道昨晚街上發生的事與我兒子有關，但是，後來我越想越覺得不大對勁，立刻檢查子彈盒，發覺少了一顆子彈，這才迫他招了出來。現在我把他交給你，因爲我讀早報知道昨夜有人曾被槍傷。」

夏維探長有點肅然起敬，因爲許多做父親的，未必會如此通情達理。

夏維叫人把陳海泰帶到報案室落案，那枝獵槍則交到化驗室去。

陳大癸並沒有以律師的身份把他的兒子保釋出去，他對夏維探長道：「我相信你們一定有許多說話要問他，所以我贊成把他留在這裏，希望對你們有點幫助。」

夏維是衷心的感謝他，因爲對方不是一個普通市民，如果按照正常程序，他還是可以以律師的資格把陳海泰保釋出去，又或者他可以請來一位行家爲他的兒子辯護。即使警方有權反對保釋，但律師却有權指示他的當事人一言不發，直至留待將來在法庭上才分道理。

陳大癸的做法的確方便了警方。

夏維探長後來把陳海泰請到他的辦公室，他直認不諱地道：「是的，探長，我的確用我父親的獵槍開了一槍。想不到果然擊中了他！」

「你知道那人是誰嗎？」夏維問道。

陳海泰道：「我不知道他是誰，但是，他被我擊中一槍之後仍然健步如飛，眞奇怪！」

夏維道：「他由那條橫巷經過呢，還是由附近某大廈出來？」

陳海泰想了想，說道：「他好像是由靑松大廈出來的，然後轉入松杉巷去，我就在那時開槍向他發射。」

「我們一齊到現場去看看好嗎？」夏維又道：「事情發展到這裏，我們的目的不是單純爲了找出開槍的人，最重要的還是受傷的人。」

陳海泰不敢不從，於是與夏維等人乘車回到松樹道與松杉巷交界處。同行者還有阿生和辛尼等人。

松樹道，松杉巷與杉木街等，這三條街道剛好構成英文字母中的「H」形狀。陳大癸律師的寓所位松樹道中段，七十九號七樓。那兒剛好面對松杉巷，尤其是陳海泰的睡房窗口，可以瞭望整條松杉巷，故此他能在昏暗中瞄準發射。

至於陳海泰所說的「靑松大廈」，則位於松樹道與松杉巷交界處，門牌編號是：松樹道八十二號，也就是七十九號對面。屬於單邊建築，大廈右旁便屬於松杉巷，正門才是松樹道。

換句話說，由靑松大廈正門走出，只須走幾步便可拐進松杉巷去。

因此之故，陳海泰如果居高臨下，確能清楚看見那神秘傷者的一舉一動！夏維就憑這點，覺得陳海泰不像在說謊。

阿生跑到靑松大廈管理處，找着一名看更員查詢。

那看更員說：「昨晚的確有一位身裁高大的男子到這裏來訪客，直至深夜才離去，他走了不久，便傳來一聲槍響。」

阿生問道：「你可知道他造訪那一個單位的住客？」

「知道的，因爲他曾經問過我是否有一位M國人住在這大廈內。」看更人說：「後來我告訴他，那位阮先生就住在本大廈七樓A座。」

阿生又問：「那姓阮的搬來這裏多久了？」

「只有個多月光景。」看更人又說：「我一直以爲他是海外華僑，後來才知道他原來是南M國的人，造訪的男子可能是鄉里。」

阿生知道M國一分爲二，內戰一直在進行中。不少南M國人爲了逃避兵役，紛紛跑到本市來。

阿生回頭再問看更員：「他叫什麼名字？」

「阮文楨。」

「這時候在家嗎？」

「應該在着的，因爲一直未見他出去呢！」

夏維和辛尼等人也進來了，阿生把情形轉達，一干人於是乘電梯登上七樓去。

七樓A座關着門，辛尼按了很久的門鈴也沒有反應。

阿生担心地說：「會不會有另外一個門口逃走？」

夏維道：「放心好了，我正派人在前前後後各處把守，任何可疑的人也逃不了的。」

阿生無可奈何，唯有施展他的開鎖絕技。轉眼之間，大門應手而開。

夏維一手拔槍，一手推門，朗聲問道：「裏面有人在着嗎？」

「……」一點反應也沒有。

阿生和辛尼已迅速飛撲而入，閃到一間臥室的門外監視。

夏維率領各警探隨後闖入，分別搜查屋內各處。但是，完全見不到有人。

阿生看見那間臥室窗簾落下了，床上似乎有人躺在那裏，但由於光線不足。很難確定那到底是人還是一些被褥。

辛尼在戒備中衝了入去，床上不是人，是一些被褥而已！

阿生以第一時間闖進臥室中的洗手間，只見一個男子躺在浴缸之內，他的樣子眞難看！睜大了雙眼，嘴角的血漬已變爲瘀黑。

浴缸的水喉仍在滲出一點一滴的水，滴在那人的肩膊之上，他顯然已死了多時，否則又怎可以抵受得住這種環境？

辛尼隨後入來，一邊問阿生：「裏面有人嗎？」

「當然有！」阿生答道，「你瞧！他可能怪我們來得太遲吧？」

辛尼看見那死者的雙眼直瞪，也眞的吃了一驚！

夏維與其他人入來看見，也覺得事態嚴重，於是有一名警探已把樓下管理處的一名看更員請了上來。

「他可是你所講的住客阮文楨？」阿生問那看更員。

看更員呆若木鷄地站在浴缸一旁，吶吶地點着頭說：「正是他！他就是M國人阮先生。」

夏維問：「這裏除了他，還有什麼人住着？」

「有個女子，但許多時不在這裏，反而這位阮先生，我常常見到他！」看更員說。

阿生又問：「你看見他最後一臉是在什麼時候？」

「昨天他曾外出，黃昏時候才回來。」看更員道：「後來似乎沒有再出去！」

夏維道：「那個高大男子什麼時候來的？」

「將近十二時了，所以我才會份外注意他。」看更員答道。

「以前這人來探訪過阮先生麼？」

「沒有。不過，許多時晚上十一二點鐘也有人來找阮先生，所以我只是循例注意那人，却沒有感到驚奇。當時他似乎一時糊塗，弄不清楚是七樓那一個單位，後來我告訴他是A座。」

阿生喃喃地說：「現在事情很明白，他所以受傷也不敢停留一下，完全與這宗命案有關。」

夏維覺得阿生的推測有道理。他又問看更員：「那訪客是不是本地人？」

看更員說：「操本地口音，但很生硬

，我以爲他是來自M國的華僑。」

夏維一邊吩咐下屬通知總部，派人到現場來按照一般手續拍照，驗指紋以及把屍體抬走等等。一邊把阿生拉過一旁竊竊私語。

夏維覺得這是一宗國際性謀殺案，所以主張阿生通知特警總部。尤其是今日M國，正在戰火連天之際，誰也不知道這件事牽涉多大。

阿生眞的通知了他的上司任如重處長，同時也打了一個電話給呂偉良。林愛莉聽說發現神秘「人造血」，同時又發現另一宗命案，於是急急和呂偉良開車趕到現場。

阿生這時正向陳海泰作進一步偵訊。

阿生在獲得陳大癸的同意下，進入陳宅內觀察了一遍。最後他和陳海泰停留在一間臥室的窗口之前，這兒正是陳海泰居高臨下開槍的地方。

阿生對陳海泰開槍傷人所作的口供不會懷疑，只是對他口述的動機感到不大滿意。因爲陳海泰說，他這樣做只是一時好奇，把路人當作活靶去射擊而已。

阿生就覺得：路上的行人當時雖然不多，但爲什麼陳海泰偏偏會揀中這個「兇手」？

這件事越來越充滿了神秘感。

夏維派人到M國大使館，調查死者阮文楨的身份，另一方面監視所有來自M國的僑民。

任如重終於也來了。他老人家的責任心很重，明知這是國際性刑事案件，一點也不怠慢，加派人手與當地警方合作之外，還要阿生把當晚的情形從頭說了一遍！

阮文楨身份查到了，根據M國大使館方面的資料，他是M國一名高級情報官，但以健康爲理由，年前已辭職隱居海外，最後定居在本市。

由於死者身份特殊，令人感到這宗命案顯得更加不尋常。

南M國正與北M國交戰，而南M國的政局一向動盪，因此到底阮文楨是給本國的政敵所殺，還是給北M國的特工所害？撇開政治不談，單是在逃兇手的身份已令人莫測高深。那是由於發現的人造血，到底他是怎麼一個人？眞叫人費解！

呂偉良和林愛莉猷在汽車裏，他們希望等到阿生由現場出來，但是，阿生忙到不可開交，那裏有時間出來招呼他們？

任如重以國際特警首長的身份，往訪南M國大使。他覺得這是唯一可靠線索的來源。

夏維探長在忙過了一陣之後，被阿生拉到一旁低聲問道：「我記得，你們有一些記錄片收藏着，那是反戰份子在A國大使館門前示威的記錄片，你可以借用一下麼？」

夏維有點摸不着頭腦：「你找那些記錄片幹什麼？」

「我覺得那律師的兒子陳海泰，可能是反戰份子之一。」阿生又說：「相信那些記錄片裏面，可能會找到他的樣兒。」

夏維說道：「他只是射傷兇手的人，是不是反戰份子又有什麼關係？」

「你不會明白的。如果他是反戰份子，他就有可能是替北M國工作的特工之一，否則，這件事只是偶然的巧合。但無論如何，我也不相信這是偶然的巧合。」

「好吧！讓我通知政治部，把那些偷拍的記錄片借給你看看。」

阿生非常滿意地退到了街外，這時他才與他師父呂偉良會合。

呂偉良說：「是一宗政治暗殺吧？」

阿生道：「是的，可能是一宗政治性的暗殺。但是，最奇怪的還是在逃兇手的身份。」

林愛莉插嘴道：「他身體上有人造血，這件事眞不簡單！」

阿生說：「南M國戰火連天，有不少國際知名的科學家懷疑某國政府利用那兒戰場做科學實驗場，現在雖然言之尙早，但是，假如我估計不差，這件事必與南M國的戰爭有關。」

呂偉良問阿生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警局！」阿生說：「我要去政治部找他們的主管官員。」

呂偉良一邊把車子開走，一邊又問：「開槍的人既然找到了，爲什麼不拘捕他呢？」

「這是夏探長的主意，因爲那靑年是一名律師的兒子，而且又是自首性質的。不過，我已叫人暗中監視他。」阿生說。

林愛莉問：「你到警局政治部去幹什麼？」

阿生答道：「查閱一部記錄片，開槍的人可能是一名反戰份子。」

「這與本案有什關係？」林愛莉說。

「如果他是一名反戰份子，關係就大了。」阿生道：「這表示他本人說謊，開槍並非偶然事件，而是一項値得注意的行刺陰謀。」

車子開到警局門外，呂偉良停好車之後讓阿生下車去。

阿生問道：「你們也進來看看記錄片麼？」

「不！我們不是警方人員，不想沾你的光！」林愛莉說：「你自己去吧，有事我們可以用電話連絡。」

阿生獨身進入警局去。呂偉良緩緩將車子開走，他毫無目的地慢慢地駕駛着！

林愛莉說：「把車子開回現場吧！」

「你想看什麼？」呂偉良問。

林愛莉說：「我忽然對這件事感到興趣。」其實呂偉良對這件事也感到十分興趣，只是他一直默默地想，腦海中不斷分析着這件事的性質。所以車子的速度也不由自主地慢了下來！

呂偉良把車子開回松樹道，夏維探長剛好由案發現場出來。

林愛莉跳出車廂，攔住夏維探長問：「你查到了一些什麼？探長先生。」

夏維說道：「這是國際性案件，牽涉太大，我不想表示意見。」

說完，夏維就轉進松杉巷那邊去了。

辛尼看見林愛莉滿臉不悅的神色，忙過來對她說：「林小姐，這件事太複雜了，直至到日前爲止，我們還是毫無頭緒，只知道死者死亡的時間是在昨晚十二點左右。如果你想知道得更多，相信找阿生間比我們更清楚，因爲特警組將負責偵查此事眞相。」

林愛莉想再問一些什麼，但辛尼又匆匆走開了。

她回到呂偉良的汽車裏，嘆氣說道：「我現在才明白，你爲什麼會鼓勵阿生加入特警組！」

呂偉良說：「那是因爲特警組是個國際性反罪惡組織，比本地警察有意思得多了。」

「不！是因爲特警的權力大，足以滿足好奇心特別重的人。」林愛莉說着，指指門前的警員：「如果我也是特警，我就會進去看個明白。但是現在我就沒有這種權力，多氣人！嘿！」

呂偉良苦笑問道：「你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

「我要知道那兇手何故要殺死阮文楨？我要知道那兇手的身體裏何故會有人造血？我要知道——」林愛莉頓了頓，又嘆了一口氣：「我要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呂偉良沉思着說：「這件事表面看來複雜，其實十分簡單。阮文楨既是南M國退職情報官，兇手十之八九是北M國派來的。」

「但是，爲什麼兇手的身體裏會有人造血？他到底是人還是鬼？」

「當然是人，可能在一項意外中失血過多，給輸進了人造血。」

「那就是說：北M國已經發明了人造血。」

「這也沒有什麼希奇，既然科學家正在研究人造血，他們行先一步是極有可能的事，尤其是世界上有不少國家幫着北M國，他們的科學家可能已把最新的科技貢獻給北M國的戰士們亦未可料。戰場上是失血最多的地方，人造血正好用得着！」

林愛莉想想又說：「那麼，爲什麼兇手要殺死一名退休情報官？」

「可能希望從死者口中知道一些什麼。因爲死者生前是一位高級情報官，所以這推測十分合乎邏輯。」

「嗯……」林愛莉在苦苦沉思中，忽然又說：「你下車陪我走走好嗎？」

呂偉良出奇地問：「你要去那裏？」

「我想到松杉巷那邊看看。」

呂偉良下了車，拄杖陪着林愛莉一齊走進了松杉巷。夏維這時正與一批警探在那條橫巷裏不知找尋一些什麼。

辛尼看見他們又走過來說：「兩位是不是想知道我們在幹什麼？」

林愛莉道：「對了，還有，你們在阮文楨家中找到什麼嗎？」

辛尼低聲說：「如果你們這麼有興趣，我不妨告訴你，阮文楨可能失去了一批文件，所以探長希望在兇手逃走時經過的地方把它找回！」

「文件？」林愛莉怔了一怔：「是什麼文件？」

辛尼苦笑道：「我怎麼知道？總之，兇案現場被人搜得一片凌亂，憑死者過去的身份是一位高級情報官，說不定兇手的目的就是在於那份文件。」

呂偉良覺得夏維的做法只是循例偵查而已，如果眞有一份文件那麼重要，兇手又怎麼會把它扔在路旁？眞是多此一舉。也許夏維以爲兇手一度中槍，可能在慌忙中遺下已經到手的文件亦未可料。

當二人回到松樹道時，阿生也乘着警方的車輛回來了。

呂偉良問他：「你在記錄片中發現了一些什麼？」

阿生說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陳海泰是一名反戰份子。」

林愛莉忍不住說：「你憑什麼作出這個假定？而這假定竟然又給你猜中了。」

「當然，我不是神仙。」阿生說：「我所以懷疑陳海泰是一名反戰份子，是由於偶然在一次電視新聞中見過他的樣貌，但印象模糊，不敢肯定。直至現在我看過了警方的記錄片才敢確定他是一名反戰份子。」

「你怎麼知道警方有這套記錄片？」林愛莉又問。

「你似乎忘記了我現在幹的是那一種職業。」阿生說：「我是一名特警，自然明白警方對政治性集會所採的手法。」

呂偉良問道：「那麼，你現在打算怎樣做？」

「我先要問問我的同事再作決定。」阿生說完，跑進七十九號去了。

七十九號就是陳大癸律師的住宅所在地，與案發現場的八十二號斜對面。

阿生進入七十九號之後，就向派在那兒的一名特警查問陳海泰的行踪。

那特警說：「陳海泰一直沒有出去，我們自始至終都守候在這裏。」

阿生登上七樓，向陳宅家人示意要入內，於是有人開門讓他入去。

陳大癸悒悒不歡地坐在家中的客廳裏，他對阿生說：「是不是準備把他送入牢中？」

陳大癸所指的他，就是他的兒子陳海泰。他知道阿生是一名特警，當然有權這樣做。

但是，阿生看見老人家這副愁眉不展的神態，便搖搖頭說：「我並未打算這樣做。不過，我有些說話想跟你談談。」

陳大癸有點意外地瞪住阿生，沒有說半句話，神情呆滯中又充滿了驚奇。他知道對面靑松大厦發生了什麼事，也知道大批警方人員仍未離去。

阿生又問：「陳律師，你沒有上辦公室去嗎？」

陳大癸這才答道：「我身體本來就有些不大舒服，但是我這職業有時也很清閑，自己可以放假不上班，不怕對你說，爲了那畜牲，我寧願留在家中。請你告訴我，到底你想知道一些什麼？」

阿生說道：「令郎是一直躲在房間裏麼？」

「是的。」陳大癸說：「他大概以爲我是一位律師，一定會維護自己的兒子，可是他實在是想錯了，我絕不是那種縱容兒子的父親。」

「難得你這樣明白事理。」阿生言不由衷地說。「請問你平時知道他參加一些什麼活動嗎？」

陳大癸呆了一呆，終於說道：「你也許已經知道他是一名反戰份子。」

「是的，你是他父親，我早就想到沒有人淸楚得過你。」阿生說。

陳大癸嘆了一口氣道：「他長大了，我本來管不了他的思想和行動。但是，老

實說吧，我不喜歡他出去胡攪。想不到他越鬧越兇。」他想了想又問阿生：「請你告訴我，這件事與反戰又有什麼關連？」

阿生苦笑一下，道：「我也想不出其中有什麼關連的地方。不過，我想與令郎好好地談一談，相信閣下不會反對吧？」

「當然，你可以進房間裏去找他！」

陳大癸站了起來，親自把阿生領到陳海泰的門前去。

他敲了兩下門，陳海泰在裏面問道：「誰？」

陳大癸說：「開門吧！有位警探先生來探訪你！」

阿生相信陳大癸一定幷不淸楚特警與警探之間所分別在那裏，他可能二者混而爲一，阿生也懶得解釋，就讓陳大癸把他當作警探。

陳海泰過了將近三分鐘才把房門打開，阿生並沒有催促他，只是陳大癸却顯得有點焦急。

阿生以爲陳海泰正在穿衣服，但房門打開，他仍然穿着睡服，抓着亂糟糟的頭髮問道：「你們是不是準備拘捕我？」

阿生說：「我沒有這樣打算。」然後又問：「我可以進來嗎？」

事實上他已經舉步入內。陳海泰也來不及說出反對的話。

陳大癸也感到阿生的舉動有些出奇，他似乎意味着有事發生，所以也信步跟了入來。

阿生環顧房間各處，只感到這房間頗大，在寸金尺土的都市環境裏，一個單身靑年能佔用這許多地方，家境當然不錯。

窗簾拉攏了，房間裏變成光線不足。

阿生好奇地問：「你正在午睡嗎？」

陳海泰怔了一怔：「嗯……是的。」

阿生却瞪住他說：「但是，我看不出你剛剛睡醒，也許，你正在看書吧！這環境看書又嫌太黑暗了，可不是嗎？」

陳海泰態度顯得侷促不安。吶吶地，老說不出半句話來。

陳大癸一邊把窗簾拉開，一邊用責備的口吻說：「你爲甚麼不說話，對客人要客氣一些啊！」

陳海泰這才說道：「我有點不舒服，想靜靜地休息一下！」

阿生是個受過訓練的特警，老早看出陳海泰神色張惶，這時候他又怎肯輕易退了出去？

他把視線放到書櫃上，發現那裏所擺放的書籍都是一些政治性的，此外便是電學常識和科技的書籍。

阿生故意慢慢地走過去，立卽遭到陳海泰的强烈反對：「站住！你不要動我的東西！」

阿生站停在書櫃前面，回頭笑道：「這是你的地方，未經你同意，我怎敢胡亂去動你的東西？」

「海泰，你太無禮了。」陳大癸用責備的目光瞪住他兒子。

阿生不以爲意地，又把視線集中在那一列書櫃之上。

陳大癸以爲他的興趣在那些書本之上，但是阿生經陳海泰那麼緊張的一喝，他更加有信心了！

阿生獃了地呆立在書櫃之前，陳海泰走過來問道：「你到底想怎麼樣？」

阿生反問道：「你對電學，很有興趣嗎？」

陳海泰生氣地說：「這是我的私事，何必你來管？」

陳大癸正想過來勸諫自己的兒子休得無禮，此時却看見阿生動手把一個書櫃移動，陳海泰又驚又怒，撲過去一把扯住阿生的衣服！

阿生回過頭來振臂一搖，陳海泰立刻跌出數尺以外，陳大癸在這一刹那心裏已經明白了，原來他的兒子確有問題。

那書櫃已經給阿生推開尺許，裏面隱約可以看見一些儀器。

陳海泰見勢不妙，就想奪門逃走，但阿生已經追了過來！

陳海泰把手一揚，阿生乍見白光一閃，急忙側身避過。利刀在阿生的肩膊旁邊掠過，相差僅有寸許，站在後面不遠處的陳大癸却閃避不及，「喲」的一聲直叫起來！

阿生回頭看見陳大癸捧着手臂蹲在地上，他也不暇兼顧，急急追向大門外！

陳家的人知道主人受傷，急忙進來將陳大癸扶出客廳止血療傷！

陳海泰有如脫韁野馬，一口氣衝到電梯門口，看見電梯未到，立刻又沿住樓梯飛奔而下，三步一跳，兩步一縱，轉眼到了樓下。

阿生雖則在後苦苦追踪，到底是慢了一步。而樓下的警方人員因爲一時措手不及，也來不及阻攔，只有目送陳海泰跑出街外！

呂偉良和林愛莉這時正在汽車內討論着這宗奇怪的案件之際，呂偉良忽然看見那邊有人飛奔而至，他正要竄出車外攔截，而林愛莉已先他一步，由另一邊車門衝了出去，三兩個箭步，已攔在陳海泰的前面了。

陳海泰欺她是個女人，揮拳相向，却給林愛莉反手扣住他的手腕，運勁一扭，痛得他淚水直冒！

阿生這時已從屋內撲出，與其他駐守現場的警探匆匆趕來。

林愛莉把陳海泰交給一名警方人員，回頭問阿生：「發生了甚麼事？」

阿生說：「他可能是一名間諜……」

話猶未完，陳海泰已呱呱大叫道：「不！我不是間諜，只是業餘的無線電家。」

「好一個業餘無線電專家，先回去看看你父親傷成怎個樣子再說吧！」阿生示意那名警探把陳海泰帶返屋內。

陳大癸已止了血，他的家人替他已紮好傷口。他看見陳海泰就忍不住生氣地指住他大罵：「你這畜牲！我還以爲你是偶然出錯，想不到你竟然瞞着我做出這種事情來，嗯！我簡直給你氣死我了！」

陳太太在旁規勸。看情形他們一家人都給陳海泰蒙在鼓裏。

陳海泰的睡房之內，有一個秘密暗格，那牆角凹入的地方，表面看來是給利用作爲書櫃和儲物的地方，阿生心水淸，竟然看出書櫃上面有些污跡——那是日久用手推動書櫃時留下的手印之類。否則，誰也想不到書櫃後面是個小小房間。

小房間之內有不少無線電器材。阿生在這方面也算得上是半個專家，一看就知道這些儀器之中大部份是自製的。只要有這方面的知識，誰都可以加以仿製。

阿生有一點不明白，就是為甚麼陳海泰在睡房之內有這麼一間密室，而陳家的人竟然一無所知？

無論如何，事情發展到這裏總算告一段落。一千人等被帶返警局裏去。

由於這是國際性案件，夏維探長不敢獨行獨斷，要求特警組參加處理。事實上阿生決不會就此放手，他自始至終都跟這件事扯上了關係。

陳海泰給父親責罵了一頓之後，有點痛心疾首。他在警局錄取口供時，終於說了一些對他父親非常有利的說話。

陳海泰說道：「這件事一切由我而起，我父親和家人根本不會明白的。因為我一直喜歡玩電器，做木工，家裏不少簡單傢具也是我動手製作的，所以我關上了房門之後在裏面做些甚麼也沒有人知道，那些書櫃就是我親手設計，木料是到木店購回來，由我一手製成的。……」

阿生相信他的說話，事實上今日做木的工資很貴，許多人也學陳海泰一樣，自己動手做一些簡單的用具，而無須化錢購買。

但是，由於陳海泰是個反戰份子，警方擔心他受人利用，所以問訊口供時，更加審慎！

陳海泰又說：「其實，我並無任何政治見解，只是受了同學們的慫恿，跟他們去示威而已。」

阿生問道：「你為甚麼要製造這些無線電器材？」

陳海泰道：「我不過為了興趣。」

「如果你是個業餘無線電玩家，不必鬼鬼祟祟的躲在密室裏啊！」阿生說。

「我父親是個律師，簡單的法律，我當然懂得一些。」陳海泰說，「我因此知道私設電台是犯法的事情，何況我的試驗還是多方面的。」

「甚麼驗試？」夏維探長插嘴問道。

「窃聽以及賭博作弊等等。」陳海泰想了想，又支吾地說：「如果你們保證不究既往，我當然可以和盤托出。」

夏維與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阿生說：「老實說，這件事至此已發展成一件國際的事件，我們注視的問題是比一般犯罪更重要的線索，目前只有你可以協助我們偵查此事眞相。只要你說得坦白些，相信警方不會難為你的。」

夏維探長也說：「是的，事到如今，你不該再隱瞞了，現在就是你將功贖罪的時候。」

陳海泰道：「不妨告訴你，探長，最初我私設電台的目的，是為了一個同學的慫恿。那時候電台還沒有直接轉播賽馬和跑狗的結果，我和一位同學於是合作向外圍狗馬公司作弊。首先是由我那位同學悄悄把無線電通訊器材帶入馬場或狗場，以電話下注方式，向外圍公司下注。結果我們贏了不少錢，大有斬獲，但後來不知是否外圍公司有所懷疑，不再收受這些注碼，於是我便把興趣轉移到窃聽別人秘密那方面去……」

阿生心裏想：像陳海泰這麼聰明的青年實屬罕見，但是他為甚麼不向正途發展，而偏偏向旁門左道動腦筋呢？眞的叫人難明！

再說，他竟然有胆向外圍公司下手，須知那些偏門生意大都與黑勢力有關，他和他的同學不給人家找上門算賬也是他的運氣好！

陳海泰又說：「我運用敏感的儀器去窃聽別人的秘密，最初也是好奇心驅使，漸漸習慣了，竟然成為一種癖好。由於有一次給我偶然發覺對戶那姓阮的每次有客人到訪，他就神神秘秘的把窗簾拉攏。我睡房的窗口剛好對正他住所窗口，所以他一舉一動均為我窺見，我覺得他太神秘，於是決心偷聽他到底在搞些甚麼活動。我的方法是把一個粒狀的電子窃聽儀，悄悄放到他戶外的水泥屋簷上——也就是窗外凸出的地方。然後利用無線電定向接收器，窃聽他和客人們的談話。

「眞想不到，那姓阮的南M國人竟然會是一名退休情報官。他的身份顯然給北M國的人知道，於是派人來收買他。

「根據我收聽到的資料，發覺北M國派來的特工願意付出一筆為數可觀的鉅欵，給予阮文楨，只要他答允把他任內所知的一些軍事情報出賣給北M國。這宗交易終於談妥了。

「昨天晚上是約好交易的日子，北M國一名身裁高大的特工又再出現在對戶了——八十二號七樓A座之內，當時那姓阮的又神秘地把窗簾拉攏，但是由於我暗中放置在窗外石基的窃聽儀非常敏感，所以，即使隔了一層窗簾，仍然可以利用定向接收儀偷聽得一清二楚。還隱約看見一些人影，當時我聽到姓阮的問那北M國特工把錢帶來了沒有，特工說已經帶來了。於是姓阮的把一些文件交出，特工看過似乎很滿意。跟住一陣打鬥聲傳出，他們顯然在屋內發生毆鬥。

「後來室內越來越沉寂，我感到不妙，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就當我情急之際，不久便看見一個身裁高大的男子匆匆由八十二號大門走出。不問可知，他已將姓阮的殺死。我想制止他逃去無踪，於是情急智生，用我父親的獵槍向他射擊，希望槍聲能引起警方人員的注意，而我又不必牽涉入這件事裏面，却想不到他竟能負傷逃去。而我反而給父親送入警局去！」

陳海泰一口氣說到這裏，夏維探長覺得他的口供雖無可疑之處，但對於緝兇工作似乎沒有甚麼帮助。

但是阿生却另有一種想法，他要求夏維讓他把口供的副本帶走。

回到特警總部，任如重這時亦已由南M國大使館訪問歸來。

阿生把陳海泰的口供副本——其實只不過是一卷錄音聲帶，讓任如重從頭聽了一次。

任如重沉吟道：「也許陳海泰沒有說謊，我從南M國大使的口中所得的資料，知道阮文楨是一名過氣情報員。大約半年前去職。除此之外，他們就不允透露其他事情。不過，一名小國的退職情報官，生活在這充滿了物資誘惑的都市裏面，被對方用金錢收買，這是絕不出奇的事。」

「但是，他為甚麼會被人殺死？」阿生喃喃地說。

任如重道：「這更加簡單不過了，因為北M國的特工想節省這筆鉅欵，情報到手之後便下毒手將他殺害，滿以為鬼不知神不覺，却想不到陳海泰這傢伙會偷偷窃聽他們的一舉一動！更想不到他會開槍把對方射擊，使這件事轟動起來！」

「處長，然則我們現在應該怎麼樣做？」阿生說。

任如重道：「我已通知國際特警總部，看來我們又要出動到南M國去。」

「到南M國去幹嗎？」

「本市與南M國的西市之間，空中交通相當方便，反而與北M國並無來往。剛才我在南M國大使館時，他們大使和我的意見都認為兇手可能是潛伏在西市的北M國特工，此刻他可能已乘坐飛機逃返西市去了。」

任如重說到這裏，按鈴把他的秘書傳入來，吩咐她一些說話之後，又偕同阿生趕到警局裏去。

陳海泰仍在接受問話。

夏維探長看見任如重到訪，知道必有事故，連忙把他請到探長辦公室去。

任如重道：「關於那名兇手，有沒有進一步的消息？探長先生。」

「沒有。我們只根據陳海泰的描述，配合大厦看更人的口供推測，那兇手身高六尺，確是高人一等！」夏維說道，「繪圖組人員正根據他的口供，希望畫出兇手的樣貌來。」

「好極了！」任如重說，「一切有關這方面的資料，我都須要一份副本。」

「我明白的，處長，我會以第一時間派人送往總部給閣下審閱。」夏維又說：「你有甚麼新指示，不妨通知我。」

其實任如重並不管轄着夏維的警探部門，只是由於特警權力超然，加上夏維一向對任老頭兒非常尊重，所以夏維才當他上司一般看待。

不久，繪圖組人員利用拼圖認人等等方法，已迅速將兇手的輪廓拼好，交與看更人和陳海泰過目之後，便加印了不少副本。

第一批副本印出，任如重優先將它取去，夏維探長與警方的高級警官們當然樂意這樣做，因為過去不止一項地，凡有特警組插手的案件，任它如何繁難，也會迎双而解，從來不可能成為懸案。

任如重回到那輛老爺車裏面之後，就對阿生說：「你帶一張照片到機場去調查一下，我回總部吩咐各人展開工作，有消息立即通知我。」

阿生取去一幀翻印的照片——那是由警方畫家憑陳海泰與看更人口供繪成的畫像，但經過影印之後便成為一幀照片。

任如重令司機開車，阿生獨自去截了一輛街車，直開機場。

阿生把那神秘男子的照片交給海關檢查站的人員辨認，可惜所得的回答令他非常失望。

關員們都異口同聲地說：「每天出入境旅客成千上萬，叫我們如何辨認？再說，那些飛機乘客都是匆匆忙忙的，我們只要他們不帶違禁品，便會讓他們迅速而順利地通過。至於他們的樣貌如何，向來就不加注意。」

阿生想想也是道理，每日一來一往的出入境旅客成千上萬，要一一辨認，那是難以辦到的事。

不過一名關員却說：「既是南M或北M國的人，他們應該持有南M國大使館的簽證，因為本市與北M國沒有邦交，更沒有北M國大使館之故。」

阿生給這位關員一言驚醒，那人要不是持有假護照，南M國大使館的簽證人員必然認得這個人才是。

於是阿生又立即召街車趕往南M國使館去！

南M國使館一名職員十分有禮貌地招呼阿生。阿生出示他的特警證件，要求那位職員辨認照片中人是否會到此簽證！

那職員左看右看，正想說話之際，南M國大使突然由裏面走出來。他查問甚麼事，阿生道明來意，他立即責罵那名職員：「這種事情，你應該進來通知我，或者向更高級的主管請示！」

那職員噤若寒蟬，阿生正要為他辯護，那大使已改變了一副笑臉，對阿生說：「眞對不起，你要查的人，我們根本未見過。」

阿生心裏奇怪，因為他只瞥了那照片一眼，這話似乎說得太快了。

阿生說：「他可能不是這樣子，但高度約在六英尺左右，在你印象中，見過這麼高大的人麼？」

大使搖頭說：「沒有，我從來未見過這麼高大的人，他可能所持有的是別的國家的護照。如果經我們處理的，我們當然認得！」

阿生無可奈何，終於走了。

回到特警總部，阿生把調查過程向任如重報告，任如重也感到奇怪！

他說：「我早些時拜訪那位大使時，也覺得他的態度不够誠懇，純粹是外交口吻，敷衍性質，現在照你這麼說，這事更加離奇怪誕！」

阿生說：「照情理推測，他們與北M國敵對，現在這情勢，他們應該帮我們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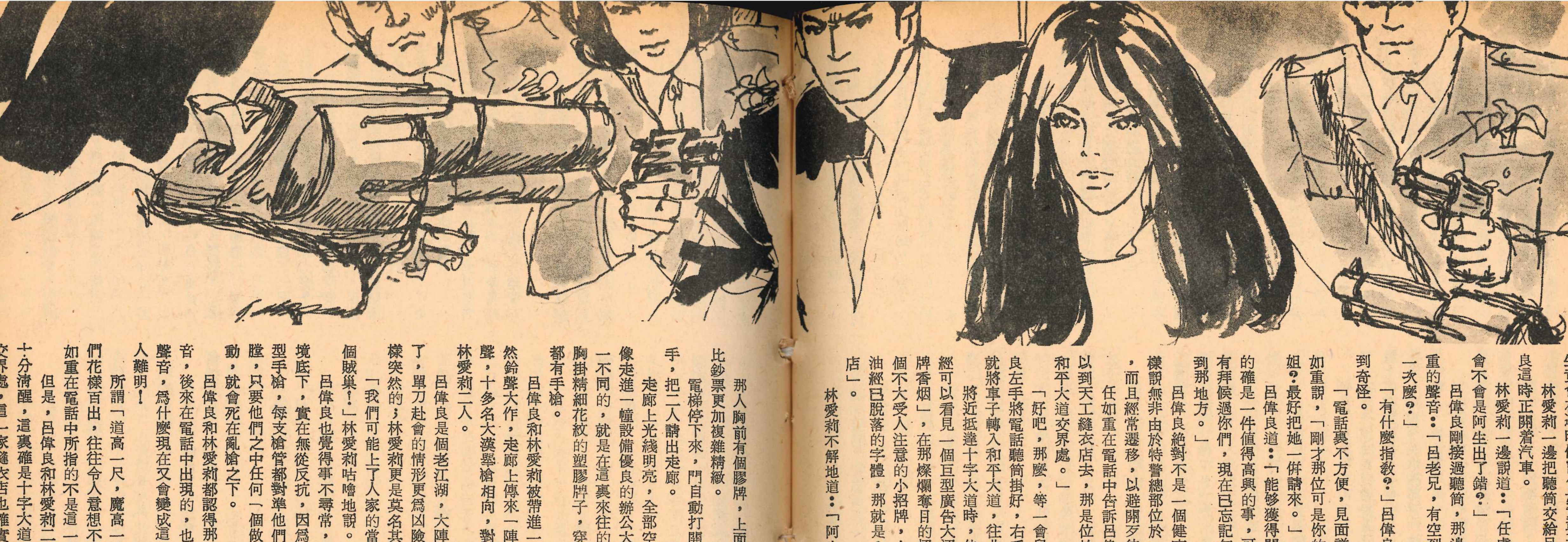
「有些事情外表看來簡單，內裏往往令人難明究竟的。嗯——」任如重沉吟片刻，又對阿生說：「現在有辦法把你師父找到嗎？」

「師父的座車之上有無線電話，要找到他却不困難。」阿生出奇地反問：「可是，你找我師父有甚麼貴幹？」

「你先讓我跟他談談，回頭你自會明白。」任如重指指他案頭上的一具電話，「你用那紅色的電話替我接線，我自有主意。」

任如重的辦公桌上有差不多十具電話，五顏六色的，要不是他用慣了，相信連他的秘書有時也會弄得糊塗。因為有些是直線通警局的，有些是內線電話，有些則通往電報局的秘密線路，拿起聽筒便可接通巴黎的國際特警總部。

阿生果然很快就找到呂偉良。當時他們正駕車在杉木街一帶繞圈，希望可以發現一些綫索，助阿生一臂之力，想不到阿



生竟會在這時候說任如重要找他們。

林愛莉一邊把聽筒交給呂偉良，呂偉良這時正開着汽車。

林愛莉一邊說道：「任處長要找你，會不會是阿生出了錯？」

呂偉良剛接過聽筒，那邊已出現任如重的聲音：「呂老兄，有空到我辦公室來一次麼？」

「有什麼指教？」呂偉良心裏難免感到奇怪。

「電話裏不方便，見面詳談吧！」任如重說，「剛才那位可是你的女朋友林小姐？最好把她一併請來。」

呂偉良道：「能夠獲得閣下的邀請，的確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可惜我很久沒有拜候過你們，現在已忘記怎樣才可以找到那地方。」

呂偉良絕對不是一個健忘的人，他這樣說無非由於特警總部位於一個秘密地點，而且經常遷移，以避開歹徒們的注意。

任如重在電話中告訴呂偉良：「你可以到天工縫衣店去，那是位於十字大道與和平大道交界處。」

「好吧，那麼，等一會兒見。」呂偉良左手將電話聽筒掛好，右手一扭軚盤，就將車子轉入和平大道，往北面急馳。

將近抵達十字大道時，他們在車內已經可以看見一個巨型廣告大招牌：「女神牌香烟」，在那燦爛奪目的招牌底下，有個不大受人注意的小招牌，上面有幾個漆油經已脫落的字體，那就是：「天工縫衣店」。

林愛莉不解地道：「阿生的上司眞的是個怪人，爲什麼要把總部設在一家服裝店內？」

呂偉良說：「據說全世界所有這類特警組織都是一樣，他們的成員神出鬼沒，總部也設在不爲人注意的地方，甚至巴黎總部也不例外。」

說話間，車子已停在路旁。但是，那兒沒有停車位，呂偉良正想把車子開走之際，一名手持雞毛掃的抹車工人已走近車旁。

那人俯首彎腰，打躬作揖地對呂偉良嘻笑着說：「先生，請下車吧！」

呂偉良還沒有答話，他已將車門拉開了。

這時候呂偉良才聽到他低聲說道：「呂先生，放心好了，這裏沒有人敢抄你車牌，請進去，處長在等着你們呢！」

呂偉良眞想不到，這抹車工人竟然會是一名特警人員。通常在路旁出現的要不是踏着單車的，這一類抹車人多數是癮君子，要不然就是小童。他們專替人開開車門，賺取一些賞錢。

看情形這人已得到任如重的通知，他們顯然也想到停車問題可能令到呂偉良困擾。

呂偉良故意打賞了一些碎錢給他，然後與林愛莉跨過行人道，進入天工縫衣店去。

那是一家相當簡陋的縫衣店，入門處是一面企身大鏡，一般服裝店都有此設備；但這裏既是特警總部所在，大概這面大鏡也是機關之一，可方便內部的人了解外面每一個進來光顧的人。

果然，呂偉良和林愛莉進來之後就有人招呼他們。

店內只有數名技工，有些在裁剪，有些在縫衣，一名頸項掛住一條軟尺的年紀較大，看來他是「度身師傅」，其實他是一名特警頭目。當時招呼呂偉良他們的，就是這個人。

當時店內有外人，那是一名眞正的顧客，他是前來領取一套已經縫好了的西裝的。

因此，那名特警頭目像演戲一樣對呂偉良說：「先生，你的衣服裁好了，請進裏面試身！」

然後又對林愛莉說：「小姐，隨便坐下來等一等，先生很快就試好。」

話猶未完，裏面已經有人出來把呂偉良帶入「試身室」去。

林愛莉明知他們在演戲給那位眞的顧客看，只好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

那試身室有暗門，呂偉良早已想到了。他進去後那偽裝店員的特警對他說：「呂先生，對不起，委屈你了。因爲有眞正顧客在着，我們不得不小心從事，現在請把你女朋友請入來吧！」

呂偉良於是朗聲叫道：「愛莉，入來看看我的新衣是否合身吧！」

林愛莉於是也揭開布簾入內，偽裝店員的特警這才按鈕打開暗門，讓他們進去！由於這是內進，即使在舖面的人，也很難了解這裏面的情形。

那名眞正顧客已經走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入內之後，立刻有人把他們帶到一座升降機。

那人胸前有個膠牌，上面的花紋圖案比鈔票更加複雜精緻。

電梯停下來，門自動打開；那人一攤手，把二人請出走廊。

走廊上光綫明亮，全部空氣調節，就像走進一幢設備優良的辦公大廈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在這裏來往的男女職員都胸掛精細花紋的塑膠牌子，穿制服，腰間都有手槍。

呂偉良和林愛莉被帶進一間房內，突然鈴聲大作，走廊上傳來一陣陣急促跑步聲，十多名大漢舉槍相向，對準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大陣大仗見得多了，單刀赴會的情形更爲凶險，但很少這樣突然的；林愛莉更是莫名其妙！

「我們可能上了人家的當！這原來是個賊巢！」林愛莉咕嚕地說。

呂偉良也覺得事不尋常，可惜在這環境底下，實在無從反抗，因爲超過十支新型手槍，每支槍管都對準他們的頭部或胸膛，只要他們之中任何一個做出反抗的行動，就會死在亂槍之下。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認得那是阿生的聲音，後來在電話中出現的，也是任如重的聲音，爲什麼現在又會變成這情景，眞叫人難明！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歹徒們花樣百出，往往令人意想不到，難道任如重在電話中所指的不是這一家縫衣店？

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自問頭腦十分清醒，這裏確是十字大道與和平大道交界處，這一家縫衣店也確實是「天工縫衣店」。附近似乎並無另外一家同名的店子，他們決計不會弄錯的。

就在他們胡思亂想之際，眼前突然出現了任如重的影子。

呂偉良和林愛莉以爲他們在做夢，甚至也以爲任如重那老頭兒是個冒牌貨。但是，還有一個跟在任如重後面的人，他竟然是阿生。

阿生看見這情形爲之焦急不已，任如重喝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十多名分持手槍，嚴陣戒備的男女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我們也不知道，只是聽到警鐘聲趕來，這兩個人身上可能有武器。」

任如重束眉想了想，問道：「兩位有帶槍麼？」

呂偉良苦笑說道：「你以爲我是特警麼？」

阿生忽然失笑，他走過來說：「我們的電子儀器未免太過敏感，一定是這鐵枴杖令到自動警報系統響了起來。」

任如重和其他人恍然大悟，只是那個把呂、林二人帶入來的人，却被任如重臭罵一頓；因爲他明知呂偉良身上有鐵器，却沒有及時通知控制中心把警報系統關上。而這間房房門之上是安裝有這一類十分敏感的電子警報系統的，比起現今國際機場上所用的更加新式，只要踏進去的人身上有金屬物品，儀器就會測出，警鈴於是大鳴！

林愛莉啼笑皆非地說：「早知如此，你請我我也不會來！」

任如重連聲道歉之後，說道：「這間會客室可以通往我的辦公室，爲安全計，我們安裝了這些敏感儀器；那帶你們入來的傻瓜如果及時用內綫電話通知控制中心，一定省下許多麻煩。」

任如重請各人在沙發上坐下來，穿着米色迷你裙的武裝特警小姐，爲各人倒來咖啡或茶。呂偉良看見這些嬌滴滴的小姐，就忍不住說道：「她們可是眞的懂得開槍？」

任如重道：「她們受訓的時間，比起你愛徒阿生更多，信不信由你！」

室內很快就只得他們四個人——呂偉良、林愛莉、阿生，還有任如重等。

任如重喝了一口咖啡說：「閒話休提，言歸正傳，兩位可想到我今次請你們來這裏，到底是爲了什麼嗎？」

「當然不會是爲了讓我們開開眼界，參觀這裏的新式設備吧？」林愛莉說。

「當然不是，這裏雖然遷進不久，但也沒有什麼奇特之處；本來有個正門的，由一幢辦公大廈正門可以入來這裏，我們的男女職員每天就是用正門回來上班。但是兩位身份特殊，我們不想有人知道你們來這裏，所以才委屈了兩位。」任如重又說：「你們一定有興趣冒險，故此我打算聘請二位做一件事！」

「做臨時替工麼？」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

「我想請二位偷入一間大使館去，查明白一件事。」任如重說：「這些事如果由警方人員去做，萬一出了事，會引起國際之間的糾紛，所以我寧願化一筆錢請你們做。」

吕偉良苦笑道：「你肯出錢，本來可以請到更好的高手。」

阿生對任如重說：「對我師父不能講錢的。」

任如重道：「那麼，你就當帮帮我的忙吧！」

林愛莉問：「你到底急於要知道一些什麼？」

「阿生，那張照片呢？」任如重從阿生手上接過警方複印的照片，又說：「這就是憑陳海泰和看更人口供繪畫成的疑兇樣貌。」

吕偉良接過細看，林愛莉瞥了一眼問：「他就是身體上有人造血液的人麼？」

「是的。」任如重道：「當初我們一度懷疑他可能是北M國派來的特工。但根據新的綫索，有理由相信他可能是南M國的人。」

「南M國的人？」吕偉良怔了一怔：「死者阮文楨不也是南M國人麼？」

「是的，阮文楨是南M國一位退職情報官。但是，南M國政治複雜，其中可能有內幕。」任如重又說：「總之這件事不會像表面看來那麼簡單。」

任如重把手上一本小册子打開，繼續說道：「阿生發現南M國大使態度可疑，另一名特警却查出圖中人數日前由西市乘飛機進入本市。由於此人身裁高大，一位空中小姐對此人印象深刻，帮助我們解答了這人的來歷問題，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資料，既是來自西市，自然是由南M國大使簽證的。」

阿生說道：「一名大使館職員正要向我作供時，南M國大使及時出現制止了他，因此這件事變得更加離奇曲折。」

任如重道：「我左思右想，如果你兩位能助我們一臂之力，這件事也許可以很快就找出答案。因爲，照片中人如果確是南M國的特工，大使館裏面的資料一定齊全。但是，大使館享有外交特權，我們實在不想正面去惹他們。」

吕偉良已經非常明白任如重的意思，他把那幀照片收藏好，便偕同林愛莉離開了特警的秘密總部。

槍林彈雨　炮火連天

夜深人靜，南M國大使館附近出現了一輛銀灰色的私家車。

吕偉良和林愛莉之外，車內還有着靈犬「多利」。

在出發之前，吕偉良已經對「多利」說過了此行任務重要，牠是一頭靈犬，低哼、竪耳便是表示明白主人的意思了。

現在車子停在街口，車門打開，林愛莉伸手拍拍「多利」的頭部，只見一條黑影如箭一般直射了出去！

「多利」到了一幢花園洋房的鐵閘門外，左張右望。這時候，牠的頸項上的皮帶裏有一種聲音傳了出來，「對了，多利，你做得好，就是這裏，叫吧！高聲地叫，把牠們都叫了出來！」

原來「多利」的頸項之上附了一具袖珍的電子咪高峯，吕偉良就是透過了無綫電儀器，對「多利」發號施令。但那聲音很低，只有「多利」才可以聽到。

「多利」開始狂吠了！在這靜寂的午夜時份，牠的聲音確實引人注意。

不到數秒鐘，屋內幾條大狼狗聞聲飛撲而出！「多利」跟牠們隔着鐵閘展開「罵戰」！同時也引動了看更人的注意，紛紛出來查看究竟！

當看更人發覺門外來了一個「不速之客」原來是一頭狼狗時，不免有些啼笑皆非，有人高聲喝罵，把「多利」趕走！無奈「多利」一概充耳不聞，越叫越兇，牠簡直要和閘內的同類鬥大聲。

看更人情急，打開閘門，持棒而出，不料屋內幾條大狼狗却如狼似虎地首先飛撲而出！「多利」早已有了準備，拔足飛奔，其快如箭！

看更人的目的是要使到環境寧靜下來，以免吵醒了屋內綏已入睡的人。想不到幾隻大狼狗一發不可收拾，完全不理會看更人的呼叫，直向「多利」奔跑的方向追去，而且越追越遠。

正當屋內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正門大閘前面之際，吕偉良和林愛莉已由屋旁的圍牆爬入屋內。

大部份的人均已入睡，自然亦有人被吠聲吵醒，但無論如何，狼狗羣和看更人的注意力分散，給予吕偉良和林愛莉更大的方便。他們悄悄進入大使辦公的地方，由於二人均戴上了紅外光眼鏡，即使在黑夜中不亮電筒，還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特警組是世界性的組織，也是最科學化的反罪惡組織，所以他們的科學化設備非常齊全；吕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今晚的一切新式裝備就是由他們供應的。

吕偉良有了這些設備更是如虎添翼，他就在黑暗中施展了開鎖絶技；林愛莉過去既然是著名一時的「迷你女賊」，自然也是旗鼓相當。於是二人分頭進行，在大使的辦公室之內展開了地毡式的搜索。

他們的目的是要核對一下照片中那高大的男子，查出他的來龍去脈。

許多鎖好了的鋼柜都被他們一一打開了，一叠一叠的文件被搜了出來，不少文件是M國文字，看得二人一頭霧水。

其中一份文件之上，果然發現了那高大男子的照片。那份文件立刻被吕偉良納入口袋中；他雖然不知道上面寫一些什麼，但相信這是他要找的東西。

吕偉良正要回頭對林愛莉說話，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步聲。

二人急忙往鋼柜後面一躲，門已被人推開了，燈光隨即放亮！

燈光照耀下，有人「呀」然失聲驚叫：「不好了，有賊入來，快通知大使！」

兩人之中有一個回頭跑了出來，轉上樓上去，另一人高聲招呼屋內的人！

吕偉良和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隨即由黑暗處飛撲而出，那人聞聲回過頭來，立刻被吕偉良揮杖擊倒！

吕偉良奪出門外，走廊上彎角處走出一名手持手槍的大漢，他高聲喝道：「舉起雙手，不要動！」

吕偉良明知這是享有外交特權的地方，即使是警方人員，他們也可以拒絕入內；萬一被捕或在這裏受傷的話，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因此，吕偉良也無暇多想，掣杖在手，「卡察」一聲，痲醉銀針飛出，不偏不倚，擊中了那大漢的手腕部份，「喲」的一聲過後，人也倒了下去！

林愛莉早已由另一方面逃出了花園外面去了。

吕偉良由原路撤出，只看見兩條人影攔在前面，這兩個人是由一叢矮林後閃出，正是來得突然，吕偉良在吃驚之餘，揮杖迎擊！

二名大漢雖則有刀棒在手，却無法佔到便宜，因爲吕偉良明知這是生死關頭，只要救兵一到，對方極可能開槍殺人；而在這種地方，他們絶對有權這樣做的。因此之故，吕偉良出手極狠，鐵杖每一下都是煞手，登時把二人打得朝天仰倒。

就是這麼阻了一阻，屋內已湧出大批持槍的人！

吕偉良拚命奔逃，眼看逃不了，却想不到那些人突然紛紛絆倒在花徑之上，眞的是栽得不明不白！

吕偉良拄杖急縱，躍過圍牆，飛身而去。

林愛莉這時已將車子開了過來，打開車門讓吕偉良登車。

大批人由大使館內衝出，但林愛莉已加油將車子開走！

「多利」不知跑到那兒去了，吕偉良眞有點兒担心，担心牠一旦被羣犬追上，可能寡不敵衆，而被撕開數塊！

還有剛才花園內的情形也是令人費解的，林愛莉一直跟吕偉良在一起，只是由屋內逃出時才一先一後稍爲分開了片刻。在這短暫的時間裏，林愛莉照計做不了手脚的。然則，那些大漢爲什麼會紛紛絆倒地上？

正思想間，後面已有一輛汽車加速追來！

林愛莉一踏油門，車子速度加快，拐彎時車輪磨擦路面的聲音十分刺耳，但是這樣仍然無法可以擺脫後面那輛車子的追踪！

吕偉良這車子是特製的，速度可以開到最高時，時速高達一百一十哩，無奈這是市區，快極也有個限度，否則好容易弄出亂子。

此外，吕偉良這特製的汽車也可以按鈕變色。但是，人家既然在後面步步跟踪住，任你變什麼顏色也一樣難以擺得脫對方的糾纏，徒然把汽車的性能公開而已，那又何必？

不過，如果這樣一追一逐地糾纏下去，遲早總會引起警方巡邏車的注意。

林愛莉正在思想着應該怎樣做才可以擺脫對方，突然之間後面傳來了「轟隆」一聲巨響！林愛莉也不由自主地把速度減慢，然後回頭張望！

不知怎的，後面有一輛巨型大卡車打橫梗在路心，大概那是由橫街開出的，大使館的汽車一時閃避不及，登時撞得車翻人傷！

林愛莉鬆了一口氣！然後緩緩地將車子開走。

只走了一條街左右，就有一輛汽車由另一條橫街開出來，而且步步緊隨着了他們。

林愛莉洩氣地說：「想不到他們也學會了這一套連環接力追踪的把戲！」

吕偉良道：「我們似乎太過神經過敏，既然逃了出來，還怕什麼呢？」

是的，只要引起警察的注意，相信吃虧的會是對方。——林愛莉想到這裏，緊張的心情反而鬆弛下來。

就在這時，電話響了起來！

吕偉良知道自己車子上安裝的是無綫電話，在此時此地突然响起來，相信一定有事發生。

吕偉良拿起聽筒，對方竟然是他徒弟阿生的聲音：「師父嗎？不要把車子開得太快，我們在後面老是無法接近你呢！」

吕偉良一邊回過頭來張望，一邊說道：「怎麼你不是開着你那輛跑車？」

阿生說：「我們正在執行特殊任務，當然不可以讓人家知道我們的身份。」

吕偉良示意林愛莉把車子停在道旁，說道：「後面那車子載着的是阿生他們，我們太緊張了。」

兩輛車子先後停下來，吕偉良看見路燈照耀下，由後面那車子走出來的果然是阿生，但奇怪的却是：他竟然拖住了「多利」！

阿生和「多利」進入吕偉良的汽車裏來，他原來所乘坐的汽車裏似乎還有人在着。

阿生一進來就急不及待地問：「有什麼發現嗎？」

吕偉良把那份M國文字的文件交給阿生，說道：「你看看有沒有用吧！」

、阿生雖然不懂M國文字，但是却認得上面的照片——這個顯然就是他們要找的人。

於是他對林愛莉說：「愛莉姐，請將車子開到天工縫衣店去吧！」

林愛莉於是繼續開車。

阿生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與後面那車子上的同事連絡。他說：「你們回到撞車現場去，看看雷德他們有沒有麻煩！」電話中有人答應了一聲，後面那輛車子掉頭向相反的方向開走了！

吕偉良看見一手訓練成才的愛徒指揮若定，心裏實在有說不出的快慰！

林愛莉却出奇地問道：「雷德是什麼人？」

「就是開着大卡車替你們解了圍的人。」阿生說。

現在他們才明白，大卡車由橫街突然開出來，原來是阿生他們一項有計劃的安排，而非意外交通事件。

那麼，大使館內的情形，相信也有了答案。於是吕偉良忍不住問：「你們有進過大使館麼？」

「本來處長禁止我派人入去，他担心引起外交上的糾纏。」阿生說，「但是，我担心你們的安全問題，所以暗中派人潛了入去，在花園的通道上安放了一套遙控儀器。」

吕偉良和林愛莉都知道阿生是個鬼靈精，但却想不到他竟然陽奉陰違地，違抗了任如重的命令。

任如重不准他們冒險是有理由的，因爲萬一出了事，南M國又知道是特警組的所爲，勢必引起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阿生一邊解釋他那副遙控儀器的奧妙，一邊又說：「我的人躲在隣近一幢大厦的天台之上，只要一按遙控儀，花園通道上的彈簧就會自動開動，把一些尼龍繩索拉了起來，這樣可以將追兵絆倒，讓你們逃得輕鬆一些，當然，我的人一直在用紅外光望遠鏡監視着花園中的一舉一動，否則萬一錯手將你們絆倒時，豈不是弄巧反拙麽？」

呂偉良這才明白，大使館的人爲什麽會紛紛絆倒，原來是阿生的手下們助了他一臂之力，否則，他能否逃脫，還是未知之數。

林愛莉問道：「你怎麽找回多利的？阿生。」

阿生說：「我正坐在汽車裏指揮各人展開連串工作之際，突然看見多利被羣犬追得上氣不接下氣。當時路燈朦朧，我聽到吠聲震耳欲聾，也不敢肯定牠是多利，但經我一吹口哨之後，牠立即改變了逃走的方向，向我們停車的地方跑來，我便肯定牠一定是多利，於是我吩咐開車的小心應變！轉眼之間，多利已由車窗一躍而入，後面數頭如狼似虎的狼狗紛紛撲到，幸好我的同事已及時將車子開走！使牠們無法可以追上！但是，那車子外亮已給犬羣抓花了。」

說話間，車子已在和平大道一處道旁停了下來。

三個人留下「多利」在車子裏，先後走進「天工縫衣店」去。

這時候街道上很靜，許多店舖已經關門，這家縫衣店自不例外。

阿生入門之後立即吩咐一名特警：「小心照顧一下門前的汽車，別讓任何人接近它，車內的靈犬是我的心肝寶貝！」

那特警道：「隊長，放心吧！如果有警員硬要拖車，我最多開槍把他轟走！」

三個人由暗門進去，登上了電梯，直達樓上！

特警總部之內，仍然有不少人員在工作，任如重還留在辦公室裏等待消息。

當他看見阿生等人回來時，立即推座而起，表示歡迎！

阿生說：「我們有沒有人懂得M國文字？處長。」

阿生說着，已將呂偉良得手的文件奉上。

任如重看了一遍，按動案上的傳呼機，命令着說：「找個懂得M國文字的傳譯員入來！」

他的命令傳到秘書室。當時在秘書室當值的，已經不是那位漂亮的女秘書小姐了，而是任如重一位得力助手周通。

周通把處長的命令傳到控制中心，那裏的人利用電話把一名傳譯員從夢中叫醒。要他立即趕到特警總部來報到。

不及半小時，一名傳譯員還穿着睡服，出現在處長的辦公室。

任如重絕不怪他的下屬，因爲他知道更衣須要化去不少時間。

傳譯員看了那些文件之後，說道：「這照片中人是南M國一名特工人員，叫王春廷。這文件來自西市情報總部，命令這裏的南M國大使，必須掩護他，進行一項十分特殊的任務，這照片是深恐大使館人員認不出王春廷，所以隨文件附來……大至情形就是這樣了。處長。」

「好極了！」任如重興奮地說，「阿生，你的推測不錯，他們設下陷阱，令退休情報官阮文楨上當。當他們發覺阮文楨準備出賣南M國時，便施毒手把他殺害。實際上每次與阮文楨接觸的，只是南M國派出的特工而已，北M國的特工們可能未曾出現過。」

阿生却說道：「無論如何，這件事已算有了眉目，因爲我們的目的只求證實王春廷是屬於那一方面的特工，既是南M國的，那麽，使用人造血液的也是他們。」

「對了，我們下一個工作地點，便是西市。」任如重說道。

呂偉良忍不住插嘴問道：「你怎麽知道這人已經離開本市？」

任如重說：「本市警方的工作向來不受我讚許，但這一次却有點例外了，他們迅速印出這一批照片，幇助了我不少。由於此人高大，我的下屬在廣泛調查中，有人見到他登上飛往西市的航機，時間是今天早上，大約他是負傷離去。」

阿生也說：「如果我們來得及，說不定還可以看見他輸入人造血呢！」

阿生這麽說雖則有多少開玩笑，但事實上却大有可能，因爲那些從現場檢獲的斑斑血漬，有過不少次化驗，專家一再證實是人造血液。他們認爲這是適合各種血型的人用的。

任如重立刻下達命令，叫人預備好護照和機票，他回頭又問呂偉良和林愛莉：「你們也有興趣去看看嗎？然則，一切費用由特警組負担。」

但是，呂偉良說道：「不！這些事我們管不着，你叫我們助你一臂之力，我們的工作至此亦已告一段落了。」

林愛莉有點不以爲然，她想說話，但給呂偉良拖住走了。

任如重看見這情形，忍不住對阿生說：「你帶他們出去，然後再回到這兒來，我有話對你說。我們明天一早便要起程，因此必須準備一下。」

阿生答應了一聲，連忙追上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陪着他們走出了特警組的秘密總部。

× ×

任如重只帶了阿生飛往西市。

他們雖則是國際特警的身份，但是此行却報稱旅遊，目的是要避過各方面的耳目。

但是，當他們抵達西市機場時，在乘客出口處却有人接機。

那人他們並不認識，不過他出示的證件却是國際特警總部簽發的。證件上塡好的姓名是：黎文林。

黎文林很客氣地說：「歡迎二位到西市來渡假！」

任如重有點啼笑皆非，因爲事前他並未向西市特警組發出消息，但是他看過的特警證件絕對不會是假的。也就是說，對方的身份無須懷疑了。

黎文林陪着二人走出機場，一邊又說：「外面已備了車子，同時我們也爲你們預備了酒店。」

「太好了。」任如重這時却忍不住問

道：「可是，你們怎麽知道我們要來西市的？」

黎文林一本正經地說：「是本市警方通知我們特警組的。」

「本市警方？」任如重更加感到無限驚奇，「本市警方又怎麽會曉得我們的行程？」

黎文林笑道：「算了，反正你們的確來了，那就玩得痛痛快快吧！」

任如重道：「他們對你們特警組怎樣說？」

「他們說二位是某市特警負責人，最近破了一宗奇案，今天將會飛來本市渡假玩幾天。」黎文林說。

任如重却苦笑搖頭：「不！他們弄錯了！」

黎文林有點愕然：「什麽？錯了？難道二位是……」

「不怕對你說，我們是爲了工作而來！」任如重道，「那就是說，爲了公事，並非渡假。」

「嗯！既是爲了公事，那麽，你們何不直接給我們發來一通電報？」黎文林又說：「國際特警，四海一家。這句口號相信二位一定也明白吧！」

任如重道：「我們打算到埗之後，才拜訪你們，現在這樣也好。」

黎文林與二人站在路旁，一輛黑色大房車開了過來，他走過去拉開車門讓二人上車。

當時M國境內，戰事仍然持續，機場上軍警林立，如臨大敵似的，但是，人們似乎痲木了，一點也不見得有何緊張，反而是任如重和阿生他們大感驚奇！

車子開入市區，沿途上但見軍車來往頻頻，有時還可以聽到槍聲炮聲，但是人們却若無其事地騎住脚踏車，或者趕着牛車在道旁來往。他們的冷靜，委實令人驚奇不已！

當然，他們都不會是瞎了，或者聾子，只是長年累月以來一直生活在戰火連天的環境裏，對任何事情都可能變成習慣，既然無可逃避，試問又有什麽可怕？

車子經過好幾個檢查站，但黎文林的汽車上似乎貼上了特別通行證，每次都可以順利地通過。

任如重沿途把發現「人造血」的事說了一遍，他對黎文林說：「我是來這裏查清楚兩件事的，第一，就是殺死阮文楨的兇手是否逃回了西市？然則，你們必須協助我把他引渡回我工作的地方去受審，第二便是解開人造血之謎。」

黎文林道：「你也明白，我們國際特警的地位是超然的，我們無須帮着任何政府。只要你的要求不超出我們工作範圍，我一定帮你。」

車子開入市中心區，停在一家酒店門前。黎文林就是在這裏爲他們訂下了兩間客房。

黎文林陪着他們進了酒店，登記完畢之後，又親自送他們到樓上的房間去。

這時候已是下午時份，天氣很炎熱，酒店雖則有空氣調節，却不見得涼快。

阿生趁住黎文林在隣房陪住任如重的時候，迅速檢查酒店房間各處，他非常担心有人預先裝置了一些儀器在這裏。

還好，這一間沒有竊聽儀器之類的間諜儀器。不知道任如重那一間有沒有，總之，阿生對黎文林也不大信任，儘管他是眞眞正正的國際特警。

回到任如重的房間裏，發覺不見了黎文林。任如重說：「他走了，我說想休息片刻，然後才走出去找些東西吃，他答應跟我們一起吃晚飯。其實我……」

阿生突然向任如重打了一個手勢，用眼色止住他說下去！

阿生動手在房間各處檢查，任如重在旁又說道：「其實我也查過了，也許不及你精細，但我看也沒有什麽問題吧！」

阿生說：「黎文林說是警方通知他關於我們的行踪，但我以爲是南M國大使館拍回這裏的電報作怪，也許他們想阻止我們調查這件事。」

任如重道：「沒有人能够阻止我的，即使巴黎總部有命令來，我也一樣要查個水落石出。」

阿生就是喜歡有一個這麽樣倔强的上司。

任如重洗了一把臉，又嚷着要出去。阿生說：「你不是很疲倦麽？然則，不妨休息片刻再出去。」

任如重瞪了阿生一眼：「我只想把黎文林騙走，其實我一點也不倦！」

任如重雖則年紀已經不小，但他對工作的熱情十分驚人，有時三天兩夜不上床，倚着沙發十數分鐘，稍爲休息一下就够了。

阿生陪着任如重走出酒店，街道上不但熱得發慌，汽車經過時更是沙塵滾滾。

他們都不是頭一次踏入這個都市，過去也爲過公事而來，因此，對於許多街道他們都相當熟悉。

他們最後走進一家食物店去，飽餐一頓之後，正想到街上去找車子，突然一輛十分熟悉的黑色房車又開了過來！這正是由機場把他們接送到酒店去的車子。但是，車內只有那名司機，不見了黎文林。

司機很有禮貌地打開車門，對他們說：「黎隊長請兩位到我們的總部去。」

任如重問道：「你怎麽知道我們在這裏？」

司機說：「我開車到酒店去，侍者說你們出去了，於是我開車到各處食物館找尋，希望能找到你們，想不到你們果然在這裏。」

二人上了車，司機立即開車。

阿生覺得事情有些古怪，他問司機：「黎隊長要我們到他的總部去幹什麽？」

司機說：「我也不大淸楚。」

任如重也在默默地想，如果依他的見解，像黎文林這麽老資格的特警，他應該很了解國際特警的工作方針和態度。假如他能本着國際特警的超然地位和宗旨，他必然會助他們一臂之力才對。

車子很快便停了下來。

這是一家商行，但當任如重和阿生進去之後，立刻就有人帶他們到後面去。

最後轉進地牢下面，這兒才是西市的特警秘密總部。黎文林也在這裏。

黎文林介紹他們認識他的上司。

黎文林解釋說：「在這多災多難的國家，爲安全計，我們的總部不得不設在這

裏。」他又說：「關於王春廷的資料，我們已派人去替你們找來，請稍候片刻，就會有答案。」

這時候，黎林文上司胡祺的辦公桌上，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只見胡祺一邊聽電話，一邊用拍紙簿記錄，最後示意黎文林走過去他的桌前，撕下了那頁拍紙簿給他。

黎文林走過來對任如重說：「你們須要的資料找到了。王春廷是一名軍官，他身高六英尺，年約三十六歲，孔武有力。但是，他已經在戰爭中殉職。」

任如重束着眉梢，沉思着說：「會不會是另外一個人。我的意思是：死者另有其人，並非我們要找的那個王春廷。」

胡祺放下電話，跑過來說：「我已吩咐我的下屬從軍部檔案中，將王春廷此人的資料與照片借用，屆時你們可以找出正確答案。」

任如重覺得這件事越來越奇怪，兇手身上有人造血已然夠奇，如果他已經死去，那豈不是說：死人復活，然後去行兇？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在那佔地不太大的西市特警總部裏，胡祺所統率的下屬也是數目有限，與任如重的總部簡直無法比擬，這可能是戰爭的關係。

不久，一名特警已將一份檔案文件携回，任如重核對過那幀照片之後，整個人呆了半晌，因為軍部註册案卷上的王春廷照片，與任如重帶在身邊的，竟有八分相似。雖則任如重手上的並非一幀眞正照片，只是警方憑目擊證人口供繪畫出來的人像複印本，但體高與輪廓，足以證明就是這個人。

任如重不懂上面的M國文字，問道：「他是甚麼時候死掉的？」

「三個月前在一場戰役中殉戰。」黎文林指住其中一欄記載說。

任如重又問：「他有家人嗎？」

「有，有個妻子。」黎文林說，「他們結婚還不到一年。」

「請你將上面的地址翻譯給我。」任如重又說道：「我希望去訪問一下他的妻子。」

黎文林於是把上面的住址翻譯成英文，交給任如重。然後又說：「我可以陪你去一次，但我相信沒有甚麼用的。」

任如重與胡祺處長告別。

黎文林親自開車，載着任如重和阿生到一條街道去，那兒就是王春廷妻子的居處。

黎文林用M國話為他們翻譯，想不到王春廷的妻子也懂英語。於是只說了幾句，任如重便可以直接與王太太交談。

王太太抽着來路香烟，打扮也入時，看她的年紀在二十七八歲左右，樣子生得不錯。

像這年紀的女人，死了丈夫應該是一件痛心的事，但看她却沒有半點愁容，也許她已經有了第二個男人亦未可料。

任如重這次的訪問似乎毫無用處。

離開那兒之後，黎文林駕車把任如重和阿生送回酒店去。

黎文林本來約好任如重和阿生共進晚餐的，這時候還未到黃昏，黎文林於是跟他們暫別，返回特警總部去。

阿生又在房間裏展開了一次嚴密檢查，因為他們離開酒店頗久，說不定在這期間有人偷偷入過來。

查過了一遍，結果證明只是阿生神經過敏。

任如重說道：「他們不但發明了人造血，還不能發明了還魂術呢！」

阿生也說道：「這件事似乎越來越離奇，如果想找出眞正答案，我以為不能再依靠本市特警組，要靠我們自己。」

任如重不作聲，他正在集中精神去想一件事。

阿生看見他倚着沙發，閉上了眼睛，顯然想藉此休息一會，於是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

× ×

晚飯時候，黎文林對任如重說：「胡處長的意思認為你們不該在此久留，因為這個都市隨時會發生意外，恐怖份子有時會突如其來地投來一枚手榴彈，也可能有一枚火箭從天而降。」

任如重笑道：「如果萬一出了意外，也只是我們自己甘心前來送死，何況你們也在這裏活了不少日子，不是一樣安然無恙嗎？」

「我的上司只是一片好意，因為萬一你們出了事，巴黎總部就會怪責我們保護不周。」黎文林說。

「聽你這麼說，我的遊與頓減。」任如重說：「本來飯後我想到各處觀光一下，但現在只想返回酒店等待天亮，然後坐飛機離去。」

「那又不必這麼緊張，我的上司只是一片忠告。飯後你們可以去觀光一下本市的夜生活。」黎文林說，「本市的夜生活也算得上多姿多彩。」

任如重道：「在炮聲隆隆中，人們還有心情尋歡作樂麼？」

「這又有甚麼出奇？」黎文林說，「正是因為市民和軍警們今日不知明日是否仍然活着，所以，才會放開懷抱去玩個痛快。」

「那我們眞的要開開眼界了。」任如重說着看看腕表，「時候不早了，我們還是走吧！」

黎文林作東道主，結賬之後帶住任如重和阿生到各處酒吧夜總會觀光。

如果單看這裏的夜生活，的確令人難以置信這就是慘受戰爭洗禮的都市，但正如黎文林所說，人們可能都有消極的看法，既然今日不知明日是否活着，何不趁活着的時候玩個痛快！

軍隊穿着制服在美女懷抱中酗酒，一雙雙異國情鴛在街頭上公然擁吻，夜總會裏的樂聲，蓋過了遠處傳來的炮聲，這一切情景，要不是親眼目睹，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黎文林顯得疲憊不堪，加上晚飯時喝了一點酒，這時却奄奄欲睡，任如重乘機把他打發走，然後與阿生離開夜遊區。

任如重和阿生並沒有返回酒店裏去，他們跑到日間去過的一處民居——就是王春廷妻子所居住的地方。

王春廷妻子居住在一幢舊式樓宇的二樓，那兒仍然有燈光透出，表示她還未曾

入睡。

阿生說：「她可能跟另外一個男人在着，我們這時去找她可能不大方便。」

任如重說：「你有辦法由窗口爬上去偷看一下嗎？」

阿生估計一下，這裏二樓離地不過十英尺左右，他當然可以做得到。

於是阿生沿住屋角的磚柱，在黑暗中爬了上去！他攀住窗緣往內望，這雖然有點不大道德，但想到這是一項任務時，阿生就覺得心安理得。

屋內除了王太太之外，還有一個男人。這本來就是任如重和阿生意料中的事，但令阿生感到驚奇的，却是那男人的高大背影。

王太太可能喜歡高大的男人，所以嫁夫有如王春廷身高六尺之外，連情郎也是生得神高神大！

室內燈光幽暗，阿生無法看得清楚那人的樣貌。

但是，當那人轉過身來的時候，阿生嚇得差點兒失足墮落街中。

原來那個高大的男子並非別人，正是他們要找尋的王春廷！

王春廷已經由軍方證實陣亡了，為甚麼還會與妻子在一起？

幸好阿生不是個迷信的人，否則可能就此嚇得昏倒過去。

阿生正想退下去，把所見的情形轉告他的上司，但是就在這刹那間，王春廷已經發覺阿生的影子，他出其不意地把一個烟灰缺自窗口打了出去！

阿生大吃一驚，身體頓失重心，雙足一滑，雙手急忙抓住了窗緣下面的簷緣，這才不致直墮落街上！

候在街上的任如重，雖然不知道阿生看見了一些甚麼，但是却聽到了「嘩啦」一聲，一隻烟灰缸在街上跌得粉碎！

任如重心裏有數，立即拔槍在手，由梯間衝了上去！

阿生半天吊的掛在屋簷上，王春廷已探出頭來往下張望，無奈外面環境昏暗，加以阿生當時有如打單槓一樣，他實在看不出端倪。

等到王春廷再把身首往外伸展時，阿生突然運用腰力反彈，登時將他踢倒，仰跌在屋內的地板之上。

王春廷大怒，正擬抓過手槍向阿生射擊之際，那邊又傳來一聲「隆」然巨响，門板突然被人用力撞開，持着手槍撲入來的正是任如重！

王春廷並不就範，身形一幌，捨身撞向任如重，「砰」然一聲槍响，子彈只射上了天花板，但任如重的手腕却給王春廷握住，二人於是扭作一團！

任如重已經上了年紀，糾纏下去自然吃虧不少。但是，就在這刹那間，阿生已再度運用腰力反彈，身子飛盤而上，及時由窗口插了入來！那姿勢極之美妙。

阿生混身是勁，身體還未站定，已見他揮拳蹴腿，任如重眼看手槍即將被奪，幸得阿生及時趕到，王春廷被踢得朝天仰倒！

任如重站直了身子，喝道：「不要動！舉起雙手！」

王春廷給阿生那一脚踢得昏天黑地，糊裏糊塗地爬了起來！

就在這時，突然有個女人的嬌喝聲傳來：「你們兩個別輕舉妄動，否則我會先殺了你們！」

阿生回過頭來，只見王春廷的妻子雙手握住一支手槍，站在房門口那邊。

王太太喝令任如重把手槍打掉，任如重無可奈何地把手槍掉向地板上！

這女人非常機警，她示意她丈夫將阿生身上的手槍也一併繳去！

阿生担心他的上司生命有危險，唯有任對方為所欲為。

任如重態度冷靜，他嘆氣說：「所謂鬼魂，不過是猜測而已，王春廷根本就沒有死，他只不過是戰場上一名逃兵！」

王春廷生氣地瞪了他一眼：「你說甚麼？」

任如重說道：「軍部證明你在戰場上死去，其實你只能列入失踪一類。既然你是一名逃兵，自然須要生活的，所以你受人用金錢收買，潛入某市將阮文楨殺死，然後再逃回本市，我沒有說錯吧？」

王氏夫婦突然相顧失笑！

阿生想乘機反抗，但給任如重用眼色制止。

王春廷得意洋洋地說：「實情你們永遠猜不到的，我既不是鬼魂，也不是逃兵，如果我不說出來，你發夢也想不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人造血液！」阿生恍然說道，「難道有人能將你的生命再造？」

「對了！好傢伙！果然有種！給你猜中了！」王春廷怪叫起來。「我這條命就是重新再造的，覺得奇怪嗎？」

任如重故意說：「我才不相信，生命結束了，又豈可再造？」

「正是信不信由你，總之這是事實。」王春廷把上衣往上一揭，露出了胸前斑斑傷痕，又說：「我身上共中了三十餘顆子彈，但我的同袍將我的屍體抬回來之後，一名A國科學家竟然為我再造生命，這的確是奇蹟，但也是事實！」

阿生越聽越有趣，但細看他肚皮上和胸前的疤痕，他的說話又不似是假的。

任如重說道：「你算得上是人類的奇蹟，但是，我仍然不明白你為了甚麼要殺人？」

「那是我的任務，阮文楨企圖出賣國家秘密，這種人死不足惜！」王春廷一邊彎腰拾取任如重掉在地上的手槍，一邊又說：「你們知得太多了，相信把你們殺掉，我的上司也不會怪我的！」

任如重頗後悔剛才沒有讓阿生反抗，現在要反抗恐怕更難得手！

阿生現在才體會到生命的可貴，萬一他被對方殺死了，是否有人能將他的生命再造？

在另一方面，阿生又覺得他的上司富於經驗，到底欠缺了靈活的身手，記得過去在屢次冒險中，他們師徒二人配合得天衣無縫，但現在却為了任如重，而變得畏首畏尾，束手束脚！

王春廷已經站直了身子，眼看他就要開槍把二人殺掉。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突然撲進數名手持輕機關槍的大漢，阿生不禁悄悄鬆了一口氣！

王春廷固然嚇呆了，他的妻子也不敢亂動！因爲對方的行動迅速而有計劃，憑他們夫婦手上的手槍決不可能將對方一舉擊倒，相信對方只要一扳機掣，屋內這四個人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任如重和阿生當初還以爲是當地特警組的人前來替他們解圍，但看下去却又不似，對方到底是甚麼人？

屋內四個人都被帶走，門前一輛汽車已在等待着他們。

各人上車後，車子立即開走！

沿途上，各人一言不發，直至車子在一條橫街停了下來，才有人喝令他們迅速進入一幢屋子裏面去，他們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但決不會是警察局或者軍部之類，那麼，對方的身份，幾乎可以猜中了九分。

不錯，這幾個手持輕機槍的人正是北M國的地下份子。他們把四個人驅入屋內之後，又命令他們走進一條地道之內！

地道又髒又矮，進去的人，必須俯首彎腰而行，沿途上，有人用强光手電筒照耀。

阿生眞希望早一點走完那地道，因爲裏面空氣不足，令人有一種窒息的感覺，加上到處泥濘，又矮又濕，眞像活在地獄裏一樣。

阿生他們彎腰走路已經够辛苦，身高六尺的王春廷更加可想而知。

走了將近一小時，仍然是無窮無盡的，裏面間中也出現了分岔路，但爲數不多，阿生憑感覺，只知道他們向北走！

王春廷終於挨不住了，他要求停下來休息片刻。領隊的大漢並不反對，於是各人就地坐下來，這時他們才發覺每隔若干遠就有一條烟卣狀的管子往上伸出去，那大概是用來爭取空氣的。

王太太忍不住問：「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一名大漢說：「只要你們聽從我的話，不加反抗，我保證你們的生命不會有危險。」

任如重說：「我們不是南M國的人，你們煮豆燃萁，豈可殃及池魚？」

那名大漢冷笑道：「那是你們合該倒霉，爲甚麼會揀正那時刻出現在王春廷的家裏？本來我們的任務只是抓走他一個人，但你們既然在場，我們也沒有辦法不把你們一併帶走。」

王太太要求讓她吸一支香烟，但是，對方認爲地道內空氣短缺，拒絕了她的要求。

各人在大漢的喝罵聲中，又再繼續走路！

在以後的途程中，地道的寬闊度較爲高了許多，各人也走得舒服一些。

再走上半小時左右，他們便開始爬上一處農莊的茅舍內，這兒原來已經是郊區了。

任如重和阿生都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加上時在黑夜，他們連方向也分辨不出了。

四個人被帶離農舍之後，又被押進樹林中去，從對方的行動中可以看出，這兒可能已是他們控制的地區。

走了一程，突然有數支强光手電筒照射過來，同時有人喝問，那些手持輕機槍的人答了口令，然後獲准通過，進入一條小村莊去。

村內只有寥寥幾間屋，大部份都倒塌或者焚毁，一堆堆的頹垣敗瓦，使人難免想像到這裏曾經受到戰火的洗禮，而居住在這裏的村民呢？他們可能已經成爲戰爭的犧牲者，也可能流落異鄉。

過去阿生只能在電視新聞片中看見那悽慘的情景，想不到現在却置身於現實的環境中。

想起那些在戰爭中的傷亡者，想起那些流離失所的孤兒寡婦，阿生和任如重都難免會感到黯然神傷。他們不知道身旁的人有些甚麼感覺，但看情形他們的感覺器官似乎早已痲木了。

在一間破舊的平房中，數名瘦瘦削削的男子經已睡入夢鄉。他們有些睡在草堆上，有些則席地而睡。

持槍大漢把四個人驅入一間房間之內，然後加上了一把鎖。

房間裏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任如重等人只能在摸索中坐了下來！只有阿生在黑暗中四處探索，他發覺這間房很小，大約只有數方尺左右，牆壁都是一些泥磚砌成的，十分簡陋。

較高處有個小窗，小的程度無法容納一個人鑽出去，可能是個氣窗。

經過沿途跋涉，各人都疲極欲睡。只有阿生，他好像有着無限的精力，當他回到各人身旁坐下來時，便低聲問道：「有人有小刀嗎？」

王春廷說：「你要小刀幹甚麼？」

阿生低聲說道：「我們不能在這裏等死。」

「你想自殺嗎？」王春廷道。

「不！只想救你們出去。」阿生說。

「我勸你別浪費時間了，這是他們控制的地區，逃出去可能給他們亂槍掃死。」王春廷又說：「聽他們口氣，目的只在乎我一個人。」

阿生道：「你的意思是：他們也想知道人造血的事，對嗎？」

「不錯。」王春廷說，「所以我認爲：在這裏比外面更加安全。」

阿生說：「你可知道A國科學家怎樣把你救活嗎？」

「他們都是軍中醫官，據說這項試驗進行過好幾十次，結果都失敗了，直至不久之前才成功。他們的理論就是：一個人只要體內器官正常，以及有足够的血液，就可以生存下去，我受過槍傷，但由於我壯健的關係，他們把我受傷的器官縫好了，然後輸給我足够的健康血液，於是我的生命又得到延續！」

「他們用的就是人造血液麼？」阿生問。

「是的，目前世界各大醫院感到缺乏的，並非各種藥物，而是血液，尤其是戰地醫院，血液更加重要。於是科學家拚命研究，結果有了今天的成就。據說：A國科學家發明了一種人造血液，它可以輸給各種血型的傷者，另一優點，則是能令傷者加速康復，眞的是神乎其技！」王春廷說。

任如重本來疲倦非常，閉上眼睛想睡，但聽阿生與王春廷一問一答，十分有趣。他也忍不住插嘴問道：「你可知道有多少人像你一樣被救活嗎？」

王春廷說：「我不大清楚，但是，相信爲數也不會少。你們也知道，這場戰爭實在死了不少人，這樣打下去，眞的不知道要再死多少人才可以停止。」

任如重又問：「爲甚麼你要跑到老遠的地方去把阮文楨殺死？」

「那是我的任務之一。」王春廷說，「自從我僥倖復活之後，我成爲情報局的一名密探，經常接到秘密任務，阮文楨準備出賣有關情報給敵方，所以我奉命制止這項交易，同時將他殺死！」

「那麼，協助你及時逃亡的，當然是南M國大使館了。對嗎？」

「是的，這沒有什麼不對啊！」王春廷又說：「這只不過是戰爭的一部份，唯一不同的，就是我們在另一個城市開闢了無形的戰場罷了。」

任如重說：「你錯了，在這個國家裏，你們可以鬼打鬼，但在別的地方殺人，便是一種罪惡；這次你行兇，令到許多人惹上了不必要的麻煩。當然，其中也包括我們在內。」

王春廷忍不住笑道：「所以你們便要千辛萬苦地，跑到這裏來，想把我們帶回案發地點受審，是不？」

「是的，那是我們的責任！」任如重又說：「在戰場上你們可以隨便殺人，但在正常的社會裏，殺人便是一種難以饒恕的罪惡。」

「戰爭是殘酷的，政治也沒有理由可以解釋。」王春廷嘆氣說：「連三歲小孩也知道戰爭不會帶給任何人好處，只有販賣軍火的以及那些瘋子才歌頌戰爭；但是，這場戰爭却持續了二十多年，爲什麼？只因爲兩種不同思想的集團在展開鬥爭，大國在爭市場和地盆，小國便成爲犧牲品。你說，政治又那裏有理由可講？」

「戰爭也許快要結束了，因爲你所講的大國已經開始談判利益瓜分。」任如重說，「現在我想問你，如果我們眞的能逃出這裏，你有辦法帶我們返回西市嗎？」

「那很難說，不過我知道這兒一帶必是他們控制的地區，逃出去是十分危險的事。」王春廷說。

阿生道：「你以爲他們會好好優待你嗎？」

「相信他們的目的只在乎研究人造血方面的事情，否則，又何必把我擄來這裏？」王春廷說。

「既然有關人造血，你就有可能被解剖，甚至抽出體內的血去化驗。」阿生說，「趁住天色未亮，趕快動手吧！」

王太太一直默默無言，她事實上已倦極睡去，這時又給三人的談話聲吵醒，阿生最後一番說話她聽得十分清楚。

她說：「這位先生說得對了，春廷，我們不能坐着等死！」

阿生又說：「能够逃出這裏，總有生還的希望，來吧，我們設法先去摸觸一下屋頂！」

王春廷終於被說服了。

由於他身高六英尺，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屋頂。

他摸索一番之後，就對阿生他們說：「是瓦片結構成的。」

「那就好極了。」阿生說，「我們無須挖泥磚，大可以由屋頂出去。來吧！你把我托高，輕輕地將瓦片弄下來，只要不發出聲响，成功機會甚大！」

於是王春廷蹲了下來，讓阿生坐上他的肩膊之上，他站高了之後，阿生剛好到達屋頂。他小心翼翼地，先將盛放瓦片的木條弄斷，再將一塊塊瓦片拆下，交給在下面接應的任如重和王太太。

鄉間的屋宇本來就已經簡陋，何況這間還是十分陳舊的泥磚屋，所以阿生轉眼間便將屋頂拆開了一個洞。

泥磚是用乾稻草和泥混凝成的，瓦面也祗用一些缺乏粘性的泥土鋪砌，故此阿生才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心應手。

屋頂開了「天窗」之後，屋內也透進了一些光綫。外面的天色是深灰色的，但距離天亮時份看來還有一段時間。

阿生首先爬了出去。

屋外看不見有人，也許人都睡着了。

王太太和任如重都用同樣的方法，由王春廷的帮助下，由屋頂的天窗，爬了出來！

最後是王春廷他自己，由於他的身裁高大，只要輕輕一縱，已經爬上了屋頂；但是也由於他的身軀笨重，以致屋頂不堪負荷，「隆」然一聲，他竟然又掉進了屋子裏去。

王太太在吃驚中有點情不自禁地高聲問道：「春廷，你怎麼樣了？」

阿生和任如重想制止她也來不及！

屋內的人已經發覺情形不對，有人嚷着：「快把鎖匙找來！」

也有人說：「他們可能已經逃走了，快些到外面去看看吧！」

王春廷也迅速由地上爬起來，重新躍上屋頂，用雙臂引體上升，希望能及時翻出屋外！

但是，屋內已經有人出來，高聲呼喝下，舉槍就想射擊！

阿生先發制人，一塊石子自他手中擲出，只聽得「喲」的一聲，那人登時棄槍捧面倒下！

阿生欲待衝過去奪取那支手槍，屋內已傳出一聲槍响！

「砰」然一聲，王春廷尖叫一聲之後就由上面掉了下來！

屋內的人已將房門弄開，有人朝住「天窗」放了一槍，王春廷臂部中彈，一時間失了重心，就此掉了下來。幸好他身體强壯，頭腦也保持清醒，於是迅速跟隨着阿生他們落荒而逃。

屋內有更多的人衝出，但他們似乎有所顧忌，沒有再開槍。

阿生他們迅速向樹林中逃走，後面的人也朝住這方向追來！

逃入樹林之後，環境變得更加黑暗了，王太太一連跌了幾交，任如重也栽倒了好幾次！

雖則如此，但黑暗的環境似乎對他們更加有利，現在他們就覺得與追踪者的距離越拉越遠。

阿生把脚步放慢，其餘三個人也在不



歇地喘息！

他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黑暗中更分辨不出東南西北。

王春廷的臂部傷口不斷流血，他的妻子掏出一方手帕爲他包紮傷口。

任如重突然跑到有微光透下的地方，那兒樹影稀疏，仰首可以看見點點星光。

阿生走過去問道：「是不是快要天亮了？」

任如重說道：「不！我只是要找出方向，星斗的位置，可以幫助我們逃回西市去。」

王氏夫婦也過來了，王春廷道：「這位先生說對了，祇天象可以知道西市就在我們左邊，我們現在不妨向這邊走！」

阿生覺得自己實在識得太少，原來在實際的生活中，幾乎任何一種知識都可能助一臂之力，有時甚至可能救你一命！

各人正朝着南方走動之際，忽然又傳來人聲哄動！

他們不敢再走動，因爲走路時踏在枯葉之上那種沙沙作響的聲浪非常之大，尤其是在這黑夜之中，唧唧虫聲也無法將這種怪聲掩蓋！

那邊有人說道：「他們不會逃得很遠的，可能就躲在附近矮林中，亮了手電筒四處搜索一下吧！」

又有人埋怨道：「如果剛才讓我開槍向他們射擊，起碼也可以抓住一個。」

有人却說：「傻瓜，你難道不知道那俘虜的身份麼？我們要活的，不是死的。最先一槍已經開錯了，豈可一錯再錯？」

這連串的對話，阿生和任如重都無法可以聽得明白，只有王氏夫婦，才可以了解。

不過，阿生却了解到他們的處境極端危險，他很想爬到樹上去躲起來，但爲時已晚，那邊幾個人已亮了手電筒，搜索過來！這時候只要他們輕輕一下子移動，也會引起對方的注意。

因此，他們只能伏在樹林之下，靜止不動！

數支强光手電筒，發出了光柱，正在向四處照射，甚至不止一次地在他們的頭頂和身旁掠過；幸好一直沒有停留下來；這就表示他們並未被對方發現，否則，那些光柱，必然會停留集中在他們躲藏的地方。

但是，這種僥倖到底能維持多久？誰也不知道。

樹林之內，也不是到處可以通行無阻，而是荆棘遍佈。

那幾個人在他們躲藏的地方掠過，相距不足三尺，要不是那一叢荆棘，要不是這是黑夜時份，阿生他們必然會被發覺。

幾個帶着電筒和槍械的人又走遠了，王春廷負傷帶領各人朝住南方摸索前進！

王春廷心裏很明白，這裏雖然是西市郊區，但是却有不少來自北面的游擊隊出現，只要遇上了這班人，他們的希望就可能變成泡影。

天色漸漸亮了，西市雖然在望，但仍然要走上好遠一段途程才可以到達。

突然間，那邊有人影移動，阿生手急眼快，一把將任如重拉下，伏在一塊大石後面；王氏夫婦也會意地靜伏不動！

但是，他們的行動似乎還是遲了一步，那邊立即就有人喝了過來：「誰？誰在那邊？快舉高雙手，慢慢地走出來！」

阿生不懂M國語言，低聲問王春廷：「他們在說些什麼？」

王春廷喪氣地說：「我們給他們發現了！」

各人正待由大石後面站起來，驀地响起一陣手提機槍聲，登時劃破了淸晨的寧靜！

四個人動也不敢動！

王太太嚇得昏了過去，阿生也覺得對方未免太過殘酷，王春廷氣得想破口大駡；只有富於經驗的老頭兒任如重感到有點驚奇！

因爲槍聲一直響個不停，始終未有一枚子彈射到他們這邊來，爲什麼？

手榴彈聲，迫擊炮聲，也逐漸加入了。原來他們四個人已在不知不覺間，置身於一場慘烈的戰鬥中；剛才只不過是雙方遭遇戰的開始而已，根本就沒有人知道那些大石後面躲着四個手無寸鐵的人。

不過，即使如此，他們的處境也是非常危險的，尤其是處此夾縫之中，子彈是沒有眼睛的，炮彈隨時隨地可能在他們身旁爆炸！

相反，假如任何一方面的目標只是針對他們的話，只要他們舉高雙手，乖乖的走出去，起碼眼前就不會有危險，但現在他們隨時都會死得不明不白。

槍炮聲越來越猛烈，巨型大炮的聲音加入之後不久，天空上便出現了戰機！

戰機來自南方，總共約有十架左右，他們低飛掃射機關槍，間中也投下了炸彈；雖然距離阿生等人躲藏的地舉越來越遠，這表示有一方面正在且戰且退，但誰也不敢保證會不會突如其來地有一枚炸彈誤投目標，落在他們幾個人的身旁爆炸。

過去就有過不少次數的誤炸事件出現，A國機師糊裏糊塗地炸死南M國的軍隊，還以爲對方是游擊隊，不少人就這樣死得不明不白。

阿生他們不敢走動，因爲一走動起來，他們就會變成目標之一。死在亂槍之下，絕對不是一件意外。

不過，好奇心人人都有，尤其是阿生這一類青年，當驚魂甫定，知道暫時還死不掉的時候，就忍不住悄悄抬頭往那邊張望過去。

豈料不望猶自可，一望之下差點兒嚇暈了。

原來那邊山坡之上，屍橫遍野，有些張大了嘴巴，有些睜大了雙眼，死狀非常可怖！

有些還未死掉的，只是身受重傷，但却沒有人去理會他；有些斷手折腿，有些肚破腸流……

看得令人心噁！

王太太在昏迷中給槍炮聲吵醒，但看見這慘狀之後差點又再度昏迷過去。

任如重和阿生雖然身爲特警，但是，他們在記憶中似乎從來未見過死了那麼多的人，流過那麼多的血！

只有王春廷，他可能看慣了，根本不當作一回事！

槍炮聲越來越遠！

一隊救傷兵跑過來，收拾山坡上的屍體以及抬走傷者。

但是，他們並非一視同仁，只把穿上綠色制服的南M國軍隊抬走！至於其他死者，剛暫時移作一堆。

王春廷見機不可失，急忙自衣袋中掏出白色手帕，爬上大石之上，搖動起來，於是，他們終於被臂纏十字白布的救傷隊伍發現了。

戰士復活　借屍還魂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迷你女賊」林愛莉二人，當晚離開特警總部之後，已是翌日凌晨時份。

他們回到汽車裏，「多利」果然乖乖地伏在那裏等待着他們回來。

呂偉良坐上駕駛位去，却沒有立即開車，只是呆呆地想。

林愛莉問道：「爲什麼我們不跟阿生一起到西市去？」

呂偉良沉思着說：「我與你都不是特警組人員，何必要他們負担旅費？要去我們可以自己去。」

「這交易絕對公平，我們今晚不是替他們做了一件極不尋常的事嗎？」

「不！我只是爲了幫阿生，助他一臂之力而已。」

林愛莉道：「你爲這個徒兒，可謂費煞心思。」

「如果你是我，你也會這樣做的。」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說。

「現在我們到那裏去？」

「先送你回家去。」

「不！我想到你那兒去。」林愛莉說，「我想等阿生回來時，問他一些話。」

於是呂偉良開車返家，一心等待阿生回來，豈料却因爲二人均極度疲倦，而分別倚着沙發睡着了。一覺醒來，天色已亮，阿生還未見回來。

林愛莉翻下沙發，撥了一個電話到特警總部去找阿生。接聽電話的是任如重的

一名女秘書，她知道對方是林愛莉，於是把阿生的行踪照實說了。

原來阿生整晚在特警總部內，與任如重和其他高級特警們討論最近發生的連串怪事，天亮後便雙雙離開總部直飛西市。

「就只有他們兩個人麼？」林愛莉在電話裏怪叫起來說。

那邊任如重的女秘書答道：「是的，林小姐，就只有處長和阿生隊長二人，他們是以渡假性質前往西市，機票還是由我打電話去訂的。」

「嘿！他們自負太高了！」林愛莉忍不住說道：「何仲先生在不在？請他聽電話。」

何仲就是任如重的助手，但是女秘書說：「何先生陪他們到機場去了，還沒有回來。」

林愛莉又問：「你可知道他們到了西市之後，住在那一家酒店？」

女秘書道：「觀光大酒店，但沒有預訂房間，處長說過，有事可以與西市特警組連絡，稍後處長也許會去拜會他們。」

「謝謝你！」林愛莉掛了綫，立刻又打電話到機場詢問處去問飛往西市班機的時間。

當她放下了電話聽筒之後，呂偉良已經由裏面梳洗完畢出來。

林愛莉說：「我們快到西市去！」

呂偉良一直不知道她在電話中說了一些什麼，這時也沒頭沒腦地問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任處長只帶着阿生去西市。」

「這有什麼不對？」

「他們自視太高了，我預感到一定有事發生。」林愛莉又說：「除非你不重視他們的生命，否則你一定要陪我去一次，我們不能袖手旁觀。」

呂偉良其實早也想到西市去，才可以了解整個事件的眞相。只不過在未起程之前，他必須去見夏維探長一次。

他要明白警方對這件事到底發現了多少，還有就是陳海泰的口供是否可靠。

二人匆匆吃過了早餐之後，便驅車直駛警局。

當他們進入警局經過報案室時，發覺南M國大使館的一名司機仍然留在那裏落案；他正是昨夜駕車追踪呂偉良的人，後來給一名特警突如其來地由橫街把一輛大卡車開出，讓他們撞得車毀人傷。這雖然是特警組一項有計劃的行動，但是，警方仍然採取行動拘控那名大使館司機，控他超速行車以及不小心駕駛等等罪名。

呂偉良和林愛莉入到探長辦公室，夏維探長正倚着沙發閉目養神。

當他發覺呂偉良和林愛莉來訪時，連忙抖擻精神，伸伸懶腰，笑道：「你們一定找錯了地方，大概兩位是打算去婚姻註册處的。」

林愛莉瞪他一眼：「假如有那日子的話，你又怎會這麼清閒？」

「怎麼啦，難道屆時要我保護你們麼？」夏維笑道。

林愛莉說：「我們請不起保鏢，但介紹人必須在塲啊！」

三個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當然不是夏維一手介紹認識的，但他們三個人是好朋友。難得的是林愛莉這麼大方，她對任何人都不會否認澈底愛着呂偉良。

夏維裝好了烟斗，深深地抽了一口，問道：「有什麼事嗎？」

呂偉良說道：「陳海泰的口供是否可靠？」

「你似乎又有了新發現！」夏維道。

「不！只是必須弄清楚陳海泰的眞正身份，否則這件事就會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根據我們調查所得，他沒有可疑之處，口供也是眞實的。」

「何以見得？」呂偉良說，「難道你們有了測謊機麼？」

夏維道：「我們還沒有測謊機，但是，却在他臥房的密室中，搜出了竊聽時所錄下的聲帶，因此證明他沒有說謊，口供自然也非常可靠。」

呂偉良又問：「你們打算怎樣做？」

「例行的緝兇。」夏維聳聳肩說，「但是你也知道這是一宗國際性事件，相信以後的發展，你的徒弟阿生會比我更加清楚。」

「他們已飛往西市調查。」

「我知道，任老頭曾經和我通過一次電話才起程。」

呂偉良說道：「我和愛莉也打算去一次。」

夏維怔了一怔：「你們購下了巨額保險嗎？然則，受益人一欄最好塡上我的名字。」

林愛莉笑道：「我們那裏有一個這麼大的兒子？」

三個人又忍不住格格大笑起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告別了夏維，前往機塲。但是，沿途交通阻塞却令到他們錯過了午間的一次班機。林愛莉氣得呱呱大叫！大罵交通當局渾蛋！

其實咒罵當局的又何止林愛莉一人？這個都市越來越繁榮，政府賺的錢也越來越多，但是賺到手的錢都拿回祖家去了。「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固然談不上，就是起碼的生活環境改善也做得似是而非。

說到行政效率嗎？不能說他們遲緩的，例如一聲加稅，今天下午在立法會議上首讀，明天早上便告實行，其間何曾見過如此「行動迅速」的政府？至於抄車牌，拉小販更是「世界一流」！

但是，涉及市民生命財產的什麼反罪惡運動，竟然可以押後一年半載才舉行，要不是志在宣傳，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呂偉良和林愛莉沒有辦法，唯有改乘下午飛出的一班航機。

如此一來，到達西市的時間，已是將近黃昏時份。

他們先行僱車前往觀光大酒店，但是在那間酒店的旅客芳名上却找不到任如重和阿生的名字。

林愛莉說道：「他們會不會用上了假名？」

「不可能吧？」呂偉良說：「他們用的是眞姓名的護照。這是一個戰時都市，酒店不敢亂來的。看來我們必須與本市的特警組取得聯絡。」

「我們又不是特警，如何可以和他們連絡？」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先租一間房安頓下來再說。」呂偉良說着又要重新走向酒店的櫃面。

但是，林愛莉拉了他一把：「你剛才說什麼？」

「我說先租一間房安頓下來，然後出去找地方吃晚飯。有什麼不對？」

「嘿！我們還未結婚，怎麼可以睡在一間房間裏？」

「小姐，你以為我們眞的會睡在這家酒店裏麼？我只是要想辦法打電話，說不定很快就找到阿生他們，屆時可能又要搬出，那又何必浪費？」

林愛莉這才嫣然一笑，與呂偉良併肩走向櫃枱登記租了一間房。

呂偉良在登記册上寫上他們的關係是一對夫婦。事後林愛莉不禁又大發嬌嗔！

呂偉良却解釋說：「我們是外來客，關係不能沒有的。既然同住一間房，只有塡上夫婦最適當，否則就會引人注意，說不定要給憲兵帶去問話。」

林愛莉無可奈何地瞪他一眼！

呂偉良關上了房門打電話，接線生替他接通警局。

呂偉良在電話中表示要找本市特警組的電話，說有要事密告。

結果特警組的電話找到了。他不知道當地的電話簿上有沒有登記這號碼，不過即使有，他也未必會看得懂，但在電話中，呂偉良起碼還會講幾句英語。

呂偉良再致電特警組，對方盤問良久，這才答應派人到酒店來會晤他們！

呂偉良的英語無論如何不及林愛莉，因為林愛莉畢竟也在加拿大生活過一段頗長時間，所以，他們的身份交代，就由林愛莉對那特警說了出來！

特警查驗過他們的護照，又用電話與總部連絡，結果還是無法決定怎樣做。

最後那名特警叫呂偉良他們在酒店中等消息，他却獨自離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無可奈何，唯有留在酒店的房間裏連晚飯也沒有出去吃，這一回他們眞的在好像在渡蜜月的新婚夫婦一樣。

入黑之後，那名特警又來了。除了他之外還有他們的隊長黎文林。

這時黎文林剛好與任如重和阿生吃過了晚飯，本來想回去休息的，想不到却接到下屬的報告，知道有人要找任如重和阿生他們。

黎文林也聽過「鐵拐俠盜」的大名，知道他是阿生的師父。他看過護照，証明了他們的身份之後，立即表示歡迎！

後來，黎文林帶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到任如重他們下榻的酒店，侍者說他們還沒有回來。

黎文林又駕車載着他們到夜遊區，希望可以找到阿生他們。結果當然是找不到，因為當時阿生他們已經去了王春廷的家中。

林愛莉覺得事情不妙，她老早已經有了預感，否則也不會整天嚷着要到這裏來。因此她開始追問阿生他們抵埗後的情形。黎文林對他們的身份既然沒有任何懷疑，當然和盤托出。

呂偉良知道阿生他們此行目的，自然想到他們可能去了王春廷的家中，黎文林為盡地主之誼，只好開車陪他們走一次。

在黎文林的心目中，認為阿生他們不會跑到那兒去，但呂偉良既然這麼說，他也只好順從他一次，一心以為到了那兒之後，循例問一問王春廷的妻子，以証實阿生他們是否來過便可以走。

想不到屋內却空空如也！

呂偉良不是神仙，只不過他熟悉阿生的個性和習慣，所以當他知道阿生抵埗的情形之後，便推測他必然不會放過王春廷妻子這一條重要的線索。

現在王家之內雖則人去樓空，但是從那一片凌亂的情形可以推測得到，這裏曾有過一塲毆鬥。

黎文林本身也是一名特警，他看見這情形也覺得極不尋常。

他們首先就是向隣居打聽。由於黎文林是個特警頭目，果然有人向他提供消息，証實不久之前有人闖入那樓宇之內，同時有毆鬥聲傳出！

住在後街的人也說，曾聽到有玻璃器皿扔出墮地的聲音——那是王春廷用來擲擊阿生的烟灰缸。

種種跡象都証明阿生他們來過了。但是現在他們又跑到那裏去呢？

黎文林和他的一名下屬在向隣居街坊打聽時，知道有四個人最後被一批手持輕機槍的人押走，於是他們不難想到那班人可能是軍警。說不定阿生他們的身份會被人誤解。

黎文林覺得對來自世界各地的特警俱有保護和照顧的責任——這也是國際特警互助精神之一，於是立刻派人分別到警局和軍部查詢。

結果，當然是毫無線索。

呂偉良焦急萬分，其實黎文林比他們更為焦急。

特警組以超然地位分頭向各軍警單位查詢，包括憲兵部以及外國駐軍單位，但完全沒有結果。

黎文林駐於西市，自然十分了解地下份子的活躍情形，否則鬧市中就不會時常有擲手榴彈事件出現。根據坊衆的提供，以及連番向有關單位調查所得的結論，阿生他們顯然已落入恐怖份子的手中。

「四個人？」黎文林又說，「除了任處長和阿生隊長之外，那女人毫無疑問就是王太太，還有一個高大的男子，那又是誰？」

林愛莉毫不考慮地說：「他當然就是王春廷——阿生他們要找的人。」

黎文林却說：「但是，王春廷已經在戰爭中死去。」

呂偉良道：「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未死，所以才會跑到西市來找他。」

「這麼看來，連軍事當局也在瞞騙我們。」黎文林喃喃自語地說。

林愛莉問道：「王春廷是屬於那一個單位的？」

「他是第一軍團的一位軍官。」黎文林又說：「根據軍方的記錄，他已英勇陣亡！但我相信你們，更相信國際特警的工作效率，所以任處長他們決不會無中生有。王春廷如果眞的未死，這到底又是怎麼

一回事呢？」

呂偉良說：「他顯然在替你們國家的情報局做事，因爲給我們搜獲的文件，正是這裏情報局所發出的。」

黎文林說：「這裏面可能有高度秘密存在，否則，他們在情理上不該對我們不坦白。」

「秘密之一便是與人造血液有關。」林愛莉說，「我們在一宗兇案現場發現兇手身體上有人造血液，而王春廷就是那兇手。」

「利用人造血液，將一個死了的人救活。有這種可能嗎？」黎文林道。

林愛莉毫不考慮地說：「科學萬能，最不可能發生的事，也有可能。」

「那麼，我必須查個明白。」黎文林又說：「任處長他們可能還在本市，你兩位放心先行返回酒店休息吧，軍警的聯合搜索行動已經展開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還那裏有心情返回酒店去呆等？林愛莉對黎文林說：「黎隊長，可以借一輛車子給我們，讓我們到處走走嗎？」

林愛莉的要求不但令黎文林大感愕然，就是呂偉良也覺得有點意外。

黎文林問道：「你持有國際駕駛執照嗎？」

「有的。」林愛莉的國際駕駛執照是加拿大考取的。

林愛莉正想打開手袋，取出執照讓黎文林查驗。但是黎文林却說：「不必了，如果你們要用車，我連司機也一併借給你，反正你們在這裏人生路不熟，有個本地人陪陪也方便許多。」

黎文林所以忽然改變主意，自然是爲了二人的安全計，他担心他們可能又失踪，像阿生他們一樣，所以才叫一名特警充任司機，載着他們到各處走走。呂偉良他們也樂得有個本地人作嚮導，因爲他和林愛莉都不懂當地的言語。

黎文林吩咐了他的下屬一些說話，但呂偉良和林愛莉都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

黎文林終於走了。

據他們解釋，黎文林趕緊去和軍警的聯合搜索隊伍會合，商量如何可以把任如重和阿生找回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坐在汽車裏，那名充任司機的特警向他們問道：「你們要到那裏去？」

林愛莉說：「你可知道軍警們如何展開他們的搜索行動嗎？」

特警道：「首先會在各要道封鎖，以防游擊隊把他們運出市區。再在各通道上設下檢查關卡，此外便是靠線人了。」

「這裏也有線人？」林愛莉出奇地問道。

「當然，全世界都有線人，尤其是警方，沒有線人就等於失去了知覺。」特警又說：「我知道本市的線人很靈通，所以你們實在是無須担心，他們遲早會把任處長他們找到的。」

林愛莉說：「那麼，你就載我們到市區各處觀光一下吧！」

特警把車子開動，街道上的確有不少軍警檢查站。

由於特警權力廣泛，所以他們的車子都可以順利通過。

就當他們的車子剛剛通過街上一個檢查站的時候，後面有一輛電單車尾隨而來，由於速度極快，呂偉良在望後鏡中發覺時，心裏已感到不妙。要是在平時一般街道上，當然不值得驚奇，問題是這兒有個軍警檢查站，所有一切車輛開到附近時，都要慢下來，以備軍警檢查。

呂偉良想也未曾想完，電單車上的男子已經揮動着一條手臂，只見有一些東西自他手中扔出，直投向軍警站立的地方。

呂偉良急忙一拉，把林愛莉拉倒在車廂之內，外面不遠處傳來「轟隆」一聲巨響！

緊接着傳來的，便是一陣手提機關槍聲！

不問可知，那人擲出的是一枚手榴彈。至於他的身份，當然也就是游擊隊的恐怖份子。

呂偉良和林愛莉還來不及抬高頭，車子已迅速開動！

一切似乎來得太過突然，但從特警拔槍的動作可以推測得到，他正在加入追踪恐怖份子的行列。

負責開車的特警已來不及通知呂偉良他們，他只知道駕着電單車的恐怖份子衝入了一條橫街，他担心失去了他的踪跡，故此急忙也將車子開了入去！

那邊街頭上已是一片火海，原來那枚手榴彈擲中了一輛停在路邊的軍用吉甫車。車子正着火焚燒！數名軍警則被炸得血肉模糊！

軍車，警車，消防車以及十字車紛紛自各處聞訊趕來，街道上，一片混亂與緊張！

呂偉良他們所乘坐的汽車這時已轉入另外一條街道，特警一步也不肯放鬆，追踪着那輛行兇的電單車。

不知道駕電單車的人有沒有發覺有人跟踪他，總之他的速度開得極快，在轉入一條橫街時，立即棄車奔逃！

那名特警高聲喝道：「不要走！快舉手投降！你逃不了的！」

話猶本完，那人已轉過頭來，開槍射擊！

特警在未發出警告之前，早已瞄準了他，因此槍聲卜卜之中，首先倒下來的，就是那個在逃的恐怖份子！

汽車已停在路邊，車頭燈亮出兩條光柱，突然之間不知由那兒射出一排子彈，嚇得車內各人急忙伏了下來。一陣玻璃粉碎聲，車頭燈盡被擊毀，街道上變得一片黑暗。

呂偉良担心汽車油缸爆炸，急急扶着林愛莉跑出車外！

特警藉着車門作掩護，早已竄到另一輛汽車的旁邊去了。

附近雖然沒有路燈，但一些屋宇之內有燈光透出，因此街道上的情景，還隱約可見。

槍聲停止下來之後，有數條人影自隣近屋宇內衝出，將剛剛由電單車跳下，給特警用手槍擊中的恐怖份子抬起！

他們正想將傷者抬入屋內之際，那名特警又連發幾槍。對方顯然意料不到，他們以爲剛才的一排密集槍聲已經把車內的

人都殺死了，所以才在沉寂中爭取時間，趁住大隊軍警來增援之前，把傷者抬走！

但是，那名特警的連環槍法登時令到他們措手不及，昏暗中似乎又再有兩個人倒在街中。

不過，特警的目標已暴露，立刻就引起對方的還擊。「格格格……」一連串手提機槍聲，朝住特警躲藏的地方發射過來，那特警似乎沒有再還擊！

軍警的車聲來自四方八面，剎那間包圍了現場一帶街道，立即加以嚴密封鎖。

呂偉良和林愛莉躲在那邊馬路旁的一輛汽車後面，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們不知道充任司機的特警怎麼樣了，只在昏暗中看見一些人匆匆忙忙的奔進一幢建築物之內。

他們顯然給來自四方八面的警車聲嚇得手忙脚亂，故此也來不及搬走街道上的一些傷亡者。

呂偉良和林愛莉看看那邊毫無動靜，心感不妙，迅速奔跑過去。果然發覺那名特警已倒斃在血泊之中。一動也不動！

呂偉良拉過他的手腕，他的脈搏已經停了。

林愛莉呆在一旁，她和呂偉良一樣，過去看黑社會决鬥看得多了，但悽慘的情形跟這眼前的情景比較起來，眞的是小巫見大巫。

他們本來就沒有什麼政治偏見，其實世界上每一種思想和政治都必然有它的優點，然後才可以存在，同樣的理由，每一種制度亦必有它的缺點，否則就不會有人冒住生命危險去反抗！

不過，呂偉良和林愛莉目睹剛才的情形，不久之前還跟他們在一起的特警，他們雖然連他的姓名還未知得清楚，現在却是彈痕纍纍，無聲無息地死去。他們的內心實在有說不出的難過！

呂偉良和林愛莉不知道他們是否做錯了，他們一直似乎都在袖手旁觀。但事實上在這種環境底下，他們不但手無寸鐵，而且亦無法加以援手！

他們正對着那具特警的屍體發呆之際，一陣步聲一陣吆喝，然後又是一些强烈的光線集中到他們的面孔之上！

他們都不知道對方說些什麼，甚至看不見他們究竟是誰。總之在呼喝聲中他們被捕了！

拘捕他們的人是一隊南M國的憲兵。

呂偉良和林愛莉覺得這一回眞的是有口難言。儘管對方未必聽得懂，但林愛莉還是說了：「你們弄錯了，我們並非你們要捉的人，他們都逃進那屋子裏去了。這個死了的特警，是我們的朋友，不是我們把他殺死的。你明白我意思嗎？」

出乎意料之外，那名憲兵隊長竟然也會講英語：「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我們是來自某市的，這位特警奉命用車子載我們四處遊覽，想不到在一處檢查站附近發生了意外，於是他駕車追踪到這兒來，與那班人展開一場槍戰！」林愛莉說出了當時的情形。

憲兵隊長半信半疑，他用當地方言翻譯給一名軍官聽。

只見那軍官立即佈陣，下令包圍那一幢建築物，幾挺機關槍架在路旁，對準了屋子的大門和窗口各處。他們顯然已相信了林愛莉的說話。

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仍然被憲兵押上一輛卡車去。

林愛莉担心地說：「看來我們這一回眞的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呂偉良道：「這也沒有辦法，誰叫你一定要來？我眞不明白這個都市的人如何可以生活下去，二十多年來的戰火，難道他們一點也不厭倦麼？」

「可能是習慣成自然吧！即如我們居住的地方一樣，不是天天發生刼案和兇殺麼？外地的人也不禁要問問我們如何可以生活下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坐在一輛大車之內，由一名武裝士兵看守着！他們隔着車窗望出去，看見軍警們已破門而入，攻入了那座二層高的建築物之內。

不過，裏面一點反抗也沒有，一切顯得非常順利。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目覩剛才持着輕機關槍的人撤退入屋內，所以他們也以爲軍警必然會把那班人繳械，然後押出街上來。

但是，第一批進去的軍警已經出來了，他們沒有押解着任何人，反而走向大車這邊來！

林愛莉道：「他們到底要怎麼樣？」話猶未完，數名軍警已登車將呂偉良和林愛莉一併帶走！

他們被帶到那屋子裏去，剛才那名憲兵隊長道：「你說看見恐怖份子都逃到這裏來，爲甚麼這裏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林愛莉道：「我不會看錯的，的確就是這座二層高的屋宇，會不會在二樓？」

隊長搖搖頭！

呂偉良也感到無限驚奇，他們都淸淸楚楚看見各人退入這裏，爲甚麼現在連人影也不見了？

林愛莉說道：「會不會是由後門逃掉了？」

「後門有人看守，如果有人逃出去，我們的人一定見到。」隊長又道：「何況，後門根本鎖上了，不可能有人由這兒出去。」

「那就奇怪了，我自信沒有看錯。」林愛莉苦苦沉思，四處張望！

隊長警告他們道：「這是關係到你們生命安全的事，你們應該明白這不是講玩的。」

呂偉良有點啼笑皆非：「你們似乎把我們也當作恐怖份子了！」

「除非你們能提出証據，証明你們是清白的外來遊客，否則，你們的安全我也不敢保証！」那位憲兵隊長說道。

林愛莉生氣地道：「眞的是好心得不到好報，如果你們不相信我的話是眞的，大可不信！反正，這些事本來就與我們無關。」

「小姐，你攪錯了。我們現在是打仗，我們的政策是寧枉毋縱。即使你們不是恐怖份子，也起碼有了很大的嫌疑。否則，你爲甚麼要向我們提供假消息？顯然是存心令我們摸錯門路，讓同路人有充份時間逃去！」

眞的，除非他們能及時把黎文林找來解圍，否則可能會死得不明不白。

最糟的事情莫如是那名特警死去了，因此無人可以証明他們是清白的。

即使現在就把黎文林找來，他會不會因爲一名特警之死，而懷疑他們的身份？

呂偉良和林愛莉想到這裏就有點不寒而驚！

這一回眞的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唯一能證明他們身份的，相信也只有任如重和阿生這兩個人而已，可惜他們至今下落不明！

軍警仍在屋內各處搜索。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因爲嫌疑加深，手上也加了手銬。

他們被帶到一旁就地審問！搜身當然也是無可避免的事。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有點啼笑皆非，却又毫無辦法可想！

最後他們還是由軍警從現場帶走。

林愛莉嘆氣道：「如果我們就這樣被槍決，眞的是寃枉！」

「政治鬥爭的結果，被犧牲者，永遠是大批無辜的老百姓，我們由老遠的地方跑到這裏來陪死，人家一定會笑我們是儍瓜。」呂偉良說。

「不要嚕囌了！」旁邊押解着他們的一名憲兵，用生硬的英語喝了一聲！

他們不再說話，因爲他們知道這些憲兵的心情也十分緊張，萬一觸怒了他們，他們可能用槍托去對付他們！

吉甫車終於停了下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被帶入憲兵部去問話。

林愛莉非常生氣地道：「要說的早已對你們的人說過了！如果你們還是不相信我們與此事無關，爲甚麼不把特警隊長黎先生找來？」

「我不知道甚麼黎先生，只知道你們可能是恐怖份子。」問話的人瞪住林愛莉道：「如果你再不供出你同黨所在，就不要怪我不客氣了！」

呂偉良看見這傢伙聲色俱厲，眞的担心他會動手毒打林愛莉一頓。

於是呂偉良說道：「你們完全攪錯了，如果我們是你們要抓的人，早已逃之夭夭，又怎麼會留下來，呆在路旁等你們來捉？」

林愛莉也說道：「我們有護照，是正式入境的遊客，你們豈可這樣無禮對待我們？」

「許多恐怖份子也有假的身份證明書。」那人說，「誰曉得你們的護照是眞還是假？」

官字兩個口，何況這裏對他們來說又是人地生疏，呂偉良和林愛莉一些辦法也沒有。

結果，他們雙雙被人囚禁起來。

林愛莉嘆氣道：「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裏坐牢，眞的是死無葬身之地。」

「阿生和任處長他們不知道怎樣了。」呂偉良說。

「相信也是凶多吉少。」

「特警組的人應該知道我們被捕的，爲甚麼不來救我們？」

林愛莉道：「你以爲他們是夏維或者任如重他們麼？在這種情形底下，人家可以不理會你。」

呂偉良不再作聲，默在牆腳下，默默地想。

過了一會兒，又有人來把他們帶了出去。林愛莉以爲黎文林他們來了，也許就快要獲得釋放。

但是，他們只是被人攝影，然後又分別加以囚禁，呂偉良和許多男子在一起，而林愛莉則不知被人帶到甚麼地方去了。

他們當然也想過反抗，可惜沒有機會。他們一直在荷槍實彈的士兵的監視之下。加上裏裏外外，警衞森嚴，憑他們赤手空拳，又如何可以衝出重圍？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呂偉良覺得有如啞子吃黃蓮，有口難言。戰爭的醜惡面，他現在是澈底的體會到了。

突然有人過來跟他說話，可惜他不知道對方說一些甚麼。

他在絕望中等待，等待……不知不覺中呼呼睡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少，夢中突然被一陣槍聲吵醒。

槍聲很接近他們，可能戰事已在市區裏面發生。呂偉良看得出他身旁的人很與奮，竟然有人過來跟他握手道賀。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呂偉良眞的是一頭霧水！

一個稍懂英語的人道：「我知道你可能是國外同志，但無論如何，我們就快要恢復自由了！」

呂偉良稍爲明白了一些，大概是他們的人已經攻入這個都市吧？

呂偉良心裏這麼想着的時候，一股人潮已湧到獄前，幾聲零星的槍聲過後，有一班持槍的大漢衝了過來。他們迅速將獄門打開，獄中人便紛紛逃了出去！

呂偉良身不由主地，被人擁出屋外。

這時天還未亮，但燈光底下却可以淸楚見到各人的面目。

門前一批手持輕機槍的人，面目呆滯，一些表情也沒有。他們拱衞着剛剛由獄中逃出的人，讓他們登上一些預備好的大貨車去。

呂偉良想留下來，但是他沒有選擇的餘地，在這情形底下，他的個人行動可能引起他們的誤解，而遭亂槍掃死！

在彷彿中，他被人連推帶擁的，擠上車去了！

數名木無表情的持槍大漢最後登車，車子迅速開動。

呂偉良不知道他們將要到甚麼地方去，不過從他們張惶的舉止看來，他最初的估計也可能錯了，因爲這個都市並未易手！這班人只是突襲這座拘留所，目的只是刧獄而已！

然則，這些卡車載着這麼多被囚禁的人，相信也不會逃得很遠。

車子一直在高速開行，後面已傳來陣陣槍聲，顯然有人企圖將他們追捕！

呂偉良覺得一直處於被動，他不知道最後將會怎麼樣，可能會變成一名被犧牲者，那就會死得不明不白。但無論如何，眼前他就沒有機會可以逃脫。

他的心情矛盾，因爲他既然是個局外人，即使落在任何一方面，也不應該有生命危險，但是，從另一方面想，戰爭是殘

暴的，許多人都同樣無辜，在迫不得已時，他們就會被人犧牲。

思想中，車子已開到市郊邊緣，呂偉良眞不知道他們憑甚麼可以闖出去！

外圍守軍正打燈號，示意停車接受檢查，突然響起了連串槍聲，只不過那些槍聲並非發自汽車上，而是來自另一方面的叢林中。

守軍立即還擊！

大卡車有人高聲呼喝各人伏下來，然後開足馬力，狂衝而過！

車上的持槍大漢開火還擊！守軍變成前後受敵，傷亡無數！

就在槍林彈雨下，大卡車衝破了封鎖綫，直奔向市郊北面。

天色已經開始發亮，因此車上的人可以隱約看見後面有大批軍車追來！

公路兩旁不歇發出槍聲，游擊軍伏擊追兵，使到大卡車逃得較爲從容。

呂偉良從未試過如此驚心動魄，他在毫無抉擇餘地的情形底下，終於又落入另一方面——北M國的人的手裏。

汽車開入樹林之內，他們一切顯得非常有計劃，因爲這時才聽到天空上機聲隆隆，南M國的戰機這時才起飛，未免太遲了！

車上的人紛紛跳下車來，呂偉良知道他們棄車步行，這應該是唯一逃走的機會，於是呂偉良故意走得較後！

突然有人提醒他：「外國人，你不要儍氣，跟我們一起吧！那班南M國軍隊如果追了上來，他們不會以爲你是外國人，你可能會死於亂槍之下。」

說話的就是獄中曾經跟呂偉良講過話的人，那些在旁的持槍大漢在催促他們起程！

呂偉良爭取時間，說道：「讓我留下來可以嗎？我不怕他們，我只想找回我的朋友……」

那個會講英語的人還未答他，呂偉良突然被一名持槍大漢從後面迎頭一擊，登時昏倒過去！

× ×

稍後時間，任如重，阿生和王春廷等四人，就在那森林不遠處被南M國軍隊發現。

一隊追擊兵曾在西市北面的郊區展開搜索，結果雖然發生了一場遭遇戰，却無法把刧獄和逃獄的人追回！

似乎還沒有人會去注意到呂偉良，他雖然是名震東南亞的「鐵拐俠盜」，但在這個戰亂的國家裏，只不過是一名無名小卒而已！

追擊的軍隊也不知道呂偉良就在逃獄的人羣中，阿生他們更加不會知道。甚至他們發夢也想不到呂偉良他們已經來了西市。

這時候，一名高級軍官正查問着這四個由大石後面走出來的人。

王春廷是軍方的特殊人物，他的證明十分有效，於是任如重和阿生他們，獲得禮貌的對待。

戰火仍然持續，不過交火的地點已經越來越遠，這時山坡一帶已經逐漸變成了「後方」。

救傷隊把南M軍的傷者抬上直升機，然後載到一間拱形屋頂的鐵皮屋去。

那些死者則被移作一堆！

死者之中有不少是北M國的人，阿生他們從服飾方面可以分辨得出。北M國的人面色靑白——雖然死了的人一樣面色難看得很，但他們顯得份外枯瘦。

先救傷者，這是基於人道主義，原是無可厚非的。阿生他們以爲下一架直升機着陸之後，便應該輪到他們了。

但是，一架直升機降落草原上之後，一名軍官指揮他的軍隊把屍體搬上直升機之上。這也難怪，軍隊是爲他們而戰鬥的，阿生他們只是外人。不過，有件事很奇怪，就是他們竟然連敵方的屍體也一起運走！

爲甚麼他們會這樣仁慈？

阿生心裏正在胡思亂想，突然有人過來叫他們登上飛機。

雖然與死屍同機心理上難免有些那個，但能早一步離開這危險地帶，總算是一件好事。

任如重和阿生雖是特警，但從來沒有試過面對住這許多屍體。

更難堪的是：有些屍體，還在不停滲出血來！這比起看甚麼吸血殭屍，更爲可怖！

王春廷倒沒有甚麼，他本身是個軍人，而且還死過一次，對於死亡的恐懼無論如何不及他的妻子。

王太太一度昏迷過去，現在她頭也不敢抬起，一直伏在丈夫的懷抱中。

直升機在一個軍用機場降落。

任如重等四人被軍隊帶上一輛吉甫車，然後載到一間拱形屋頂的鐵皮屋去。

這兒似乎是一處軍事基地，直升機此起彼落地一升一降，十分繁忙！

入到屋內，立即感到一陣淸涼。與外面的酷熱天氣完全兩樣。

屋內有空氣調節，不少金髮碧眼的A國人來往其間，而阿生他們則被冷落在一旁。

阿生忍不住問王春廷：「爲甚麼我們還不可以走？」

王春廷道：「可能要循例問幾句。你們遲早可以自由離去，只有我可能要留下來。」

「爲甚麼？」阿生反問。

王春廷道：「我是復活人，北M國顯然企圖把我捉去加以研究。」

任如重不禁問道：「他們爲你進行復活手術的地方，是不是這裏？」

「是的。」王春廷說。

阿生出奇地問：「那麼，這裏不是傷兵醫院嗎？」

「不！我只知道這裏是A國的基地，不會是醫院，也不可能是一間殮房，很有可能是一間實驗所之類吧了！」王春廷說道。

這時候，有人由一間辦公室內走出來，把王春廷叫了入去。

王太太要跟進去，却被拒絕了。

任如重等其餘三人仍被一名武裝南M國軍士監視着。

阿生問王太太：「你丈夫的確是個復活的人嗎？」

王太太說：「是的，本來我已接到軍方的通知，知道他已在戰場上死去，但是

，當我前往軍部認屍時，又遭到拒絕！不久之後有一晚，春廷突然回來了，我嚇了一跳，還以爲自己正在做夢。」

「他會不會只是受了重傷？」任如重插嘴問道。

「不會的。」王太太說，「他受過電震手術，也接受過人造血。據說：他有許多同袍都像他一樣復活了。我看今天與我們同機運回來的屍體，也可能接受同樣的借屍還魂手術。」

阿生又問：「甚麼是電震手術？」

王太太說：「一個人死了之後，心臟的活動停頓了，電震手術據說就是要令到死人的心臟恢復跳動。」

「他們眞的發明了復活的方法。」阿生呆呆地喃喃自語。

王太太又說：「我丈夫是比較僥倖的一個，他因爲前生是一名軍官，又受過良好教育，所以復活之後，被派出担任一些秘密工作。但是其他較低級的，在接受完借屍還魂手術之後，又再度被派往戰場上打仗。」

阿生說道：「萬一又一次戰死了，他們的屍體，被運回來之後，會不會再度復活呢？」

王太太道：「我不知道。」

那名南M國軍士的責任只是監視他們，他可能聽不懂他們用英語交談。

不久，有人出來把任如重和阿生帶入另一間房。

他們分別被問話，登記，然後又接受了一次簡單的體格檢驗。

最後有一位南M國軍官走過來對他們說：「你們是遊客，也是國際特警的身份，我們不想留難你，只希望兩位能合作，不要把耳聞目睹的傳出去，事關軍事秘密，相信你們也會明白我的意思。」

任如重笑了笑，阿生也沒有答他！

那軍官又說：「我們已爲兩位預備好了車子，當你們回到酒店之後，我們就會把機票送上！希望你們千萬別節外生枝，因爲我們的國家處於戰爭狀態中，如果你不聽我們的安排，我們就不能保證你們的安全。」

阿生心裏想：好一個軟硬兼施！

不等他們答話，二人已被一名軍士帶了出去！

外面驕陽似火，當地的天氣比起阿生原居的地方要熱得多。

一輛小型卡車停在屋前一角，車身上漆了綠色與咖啡色的斑紋。顯然是軍用車輛之一。

那名軍士把他們帶到車子後面，拉開車門，把任如重和阿生推上車廂之內，然後又關上了車門，「卡察」一聲，鎖上了車門。

車內悶熱得叫人發昏。

車子一直沒有開出，再這樣下去好容易令他們昏倒在車內。

阿生由車窗望出去，外面沒有人。他對他的上司說：「這是個查明眞相的好機會，讓我把鎖弄開好嗎？」

任如重明白阿生的意思，他沒有反對。於是阿生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轉眼之間車門的鎖已應手而開。

四顧無人，他們立即跳下來，悄悄將車門再度鎖上，迅速閃到屋旁彎角處。

他們繞過那幢平房，轉到後面去。

這裏全是一所所的半圓型屋宇，外面雖則簡陋，但裏面大部份都安裝了空氣調節。

外面實在熱得要命，他們想由一度門進入屋內，豈料就在這時候，那度門打開了，有人抬住一張担架床出來，然後轉進另一座屋宇中。

那些半圓型平房排列得十分齊整，彼此有一定的距離，但不會太遠。

任如重向阿生遞個眼色，然後緊隨住那兩個人，走進了那間屋子裏去！

進來之後又是另外一個世界，不但陣陣清涼，還有着陣陣消毒藥水的香味。

抬着担架床的人進了一間房裏去，任如重和阿生立刻找地方躲了起來。

他們無意中闖入了一間儲物室，這裏有一叠叠已經洗滌乾淨的白色醫院制服。二人立即揀了兩件稱身的白袍穿上。

阿生不知從那裏搜出兩頂白帽和兩個白口罩，他們現在更像個手術室中的醫務人員了。

走出儲物室，他們亦無須再鬼鬼祟祟，但仍然要小心翼翼，因爲一旦走錯了門路，就有可能被人看出破綻，幸好二人都懂得英文，又會講英語。

好一些房門都漆上了白色的英文字體，他們發覺剛才有人抬担架床進入的房間，先後有好幾個人入走。從這些人的身裁和眼睛的色澤看，他們都是A國人，裝束一如阿生他們——白袍白帽白口罩。

任如重和阿生也進去，原來房間裏已經有了超過十個人。

他們圍住一張手術床，床上躺了具身體上有彈痕的屍體。這就是剛才用担架抬入來的一名南M國陣亡戰士，也是與任如重他們同機運返這裏數具屍體中的一具。

屍體已除下了所有衣服，也用消毒藥水洗滌過了；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經已死去了。

幾名醫務人員開始動起手來，有人把氧氣筒搬來，也有人替死者吊鹽水；另外一組人員推來一小車的刀剪，這是醫院外科手術的用具。

只有任如重和阿生二人似乎沒有工作可做，再這樣獃下去，勢必被人家窺出破綻的。於是忙着過去帮人推動氧氣筒，任如重也動手替各人做些帮閒的工作。

這班人之中，除了幾名較高級的專家是A國人之外，也有南M國的醫務人員夾雜其中。南M國人的膚色與高度跟阿生他們差不多。因此他們暫時未引起別人的注意絕非奇事。

外科手術開始了，一名A國醫生非常熟練地，替死者從他的腹部將一枚子彈頭取出，然後在破口上縫針。他身旁的人非常合作，因此一切工作變得非常迅速而順利。

另一枚彈頭是從他的腰部取出，那隻腰被專家加以割除。

一個人少了一隻腰是否仍能生存？阿生不是專家，但是他心裏想：如果不能，這項手術還進行來幹什麼？

這班人的目的顯然想令到手術床上的戰士復活。

外科手術告一段落之後，俗稱所謂「吊鹽水」工作亦告開始。

但是，任如重和阿生注意到，那瓶子上的字樣，原來那不是鹽水，而是人造血液。

別以爲人造血是紅色的，其實它是無色的液體。要不是那些說明的字體，他們根本也想不到人造血如此這般。

一名專家把一根幼針插入死者體內心臟的部份，上面一副「X」光透視機開亮了，螢幕上可以看見那枚幼針逐漸迫近心臟部位，直至插入適當的位置然後停止下來。

起初任如重他們還以爲這是中國式的針灸，後來才明白這是王太太所說的「電震手術」。

果然，有人將針的一端透電，一副精巧的儀器由另一名專家操縱。從他們合作得天衣無縫的熟練情形可以推測得到，他們進行這種奇怪的「借屍還魂」手術大概不止一次了。

精細儀器上的指針微微移動，電流大概已經開始透入死者的心臟之內！

透視螢幕上可以清楚見到死者的心房受到刺激之後微微一震！於是血液開始活動起來，電力加強，心臟的活動也隨即加速。

這時候，另外一根幼針開始刺進死者的後腦部位；那是控制人體五官的神經中樞。一經電震，那人的眼皮嘴角竟然開始微微地抖動起來！

然後四肢的動脈逐漸鼓脹，人造血液顯然開始產生作用了。

眞的神乎其技，看得任如重和阿生整個人呆在一旁！

要不是他們目睹其事，眞的不敢相信世間有如此驚人的科學成就。南非一位醫生的「換心手術」已經震驚世界。但照剛才的情形看來，這一次手術如果公諸於世，相信更加轟動。

可惜他們不但不敢公開，而且還列入軍事秘密之一。

全部手術歷時一點多鐘。

最後，專家令人將那名剛剛復活的戰士，送入特別病房休養。

那名南M國戰士是眞的復活了。他雖仍在半昏迷狀態中，但是從儀器的反映中可以知道，他的大部份生存機能正在逐漸康復中。

王春廷曾經說過：人造血液是科學製品，也是超級補品，它可以帮助一個人恢復他的健康。這麼看來，這位接受過「借屍還魂」手術的戰士，相信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但是，誰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再被派到戰場上去，更加不會知道這一類復活人到底能夠再生存多久？

當任如重和阿生由手術室出來之後發覺一隊南M國軍隊正在四下裏搜索；他們顯然要找尋任如重和阿生這兩個人。

還好這裏的搜索剛剛完畢，他們正離開那間平房。

任如重和阿生由另一度門走了出去。

那一邊停車場之上，正停放着準備儎走他們的一輛軍用卡車。但方向已經不同了。

原來那車子的司機一直以爲他要押解的人就鎖在車廂之內。於是坐上司機位後立即開車。直至開抵酒店門外，打開後面的車門一看，才發覺裏面空空如也！

那司機大吃一驚，急忙把原車開回來，向他的上司報告。

一組人員檢查過車後的門鎖，發覺有撬過的痕跡，故此肯定阿生等人就在這裏逃脫。於是他們立即展開了一次搜索！

任如重覺得沒有再留在這裏的必要，正想借同阿生走回那輛卡車之上。

突然有人叫了一聲：「任處長！」

二人在吃驚中回頭一看，只見一輛房車之內，坐着的正是胡祺和黎文林二人。

胡祺是國際特警組西市的最高負責人，地位與任如重相同；黎文林的階級則與阿生一樣，是負責直接行動的隊長。

他們的冷氣房車是剛剛開進停車場來的。

任如重和阿生登上他們的汽車裏，一隊憲兵已經在他們登車事前的一刹那間，發現了他們。於是迅速包圍過來，舉槍相向！

胡祺生氣地絞下車窗的玻璃，揚聲叫道：「你們不要如此無禮，快叫你的主管長官出來見我！」

衆憲兵呆了一呆！

這時屋內已有數人走了出來！其中一個就是一名A國軍官，他曾經向任如重他們警告過。

一名戴住黑眼鏡，穿軍服的南M國軍官，兩隻衣袖捲高至手肘部位。他與那名A國軍官併肩走到汽車旁邊來。

胡祺推開車門，走了出來。他們顯然互相認識，而且也互相尊敬，行過軍禮之後，還熱烈地握手。

他們用南M國的方言交談，談些什麼不但任如重他們不知道，就是那名同行的A國軍官也一樣聽不懂。

只見事後南M國軍官對A國軍官說：「那兩個人是國際特警，西市的特警組人員正在四處找尋他們。我要求他們保證這兩個人不將秘密外洩，他們答應了。」

A國軍官表示同意，於是與胡祺握手道別。

黎文林與胡祺上車之後，便把車子開走。他一邊又說：「你們不聽從我們的警告，差點弄出了亂子。其實你們早就不該跑到這裏來。」

任如重說道：「是因爲怕我們洩漏秘密嗎？」

胡祺道：「處長，我們國際特警的任務只是反罪惡，而不是反戰爭。不妨老實對你說，我們早就知道你們的企圖，因爲情報局要求我們合作，希望能夠勸服兩位返回原來的工作崗位……」

任如重不等他說完，就忍不住說：「對於戰爭的見解，我們之間可能有點不同，即如閣下認爲戰爭不是罪惡一樣。」

胡祺說：「戰爭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這點誰都知道。但是，你應該明白我們現在是反侵畧，既是爲了保護國土完整，以及爲人民的自由而戰，又怎可以算得是罪惡呢？」

任如重道：「我不反對你這種論調，但是你本身也是一名特警首腦，地位與我

相同，當然應該了解我的立場才對。這件案開始時，發生在我所管轄的地區，自然我要對當地政府有所交代。在執行職務過程中，你不但沒澈底幫過我，竟然也串同他們欺騙我，這是不是有點過份？處長先生。」

胡祺呆了一呆，他想不到任如重單刀直入，詞鋒如此厲害。

黎文林在旁說道：「算了，事情發展到這裏，也應該告一段落了。不過，有件事我想轉告二位，就是你們的朋友來了西市。」

任如重和阿生同時怔了一怔：「你說的是誰？」

「就是一位姓呂的，以及一位女仕林小姐。」黎文林說。

「什麼？他們也來了？」任如重和阿生異口同聲地叫了起來！

黎文林又說：「是的，他們抵埗後找不到二位，於是找着我們。後來我才知道那位手拄鐵杖的，就是聞名東南亞的『鐵拐俠盜』呂偉良先生，也就是阿生隊長的師父。至於那位小姐原來也是有名堂的『迷你女賊』，他們都是昨晚才到達……」

阿生急不及待地問：「那麼，他們現在那裏？」

「本來他們要求我們借用車子，但後來我派了一名屬下載他們到各處夜遊。」黎文林說，「後來不知怎麼的，他們牽涉入一宗恐怖份子的襲擊事件中，爲軍警所拘捕。」

阿生大吃一驚！

任如重也焦急地問：「他們被囚禁在什麼地方？」

「我已經派人去查，返回總部之後，也許會有消息。」黎文林說。

胡祺一直在生氣，這時候他又埋怨道：「如果你們早聽我們的勸告，這一切麻煩也就不會發生。」

任如重說道：「無論我們是否做錯了，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我們也須要你們的幫助。你們必須替我們把他們二人救出來！」

胡祺看見任如重開始低聲下氣，又有點得意洋洋地說：「當然，如果我們肯出面，沒有事情辦不到的。正如剛才在六零一基地一樣，換上別人，只能看着你們二人被軍方處決！」

「眞的那麼嚴重？」阿生故意問道。

胡祺瞪他一眼：「你大概還不清楚那是什麼地方，也難怪你不相信我的話。」

阿生說：「我怎麼會不知道？A國軍方科學家在那兒進行借屍還魂手術。」

「對了，六零一是屬於高度軍事秘密基地之一，普通人如果知得那麼多，後果眞不敢想像。」胡祺又說，「但是，我知道二位是受過訓練，而且宣誓過才加入國際特警隊伍的，相信除了寫報告之外，你們決不會胡亂宣揚出去！」

是的，國際特警的信條之一就是：他們要保證在反罪惡行動中，不得危及任何國家的安全；不管那個國家的體制如何，只要它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之一。

因此，即使胡祺不提出任何警告，身爲特警負責人的任如重，以及受過訓練的阿生，也都會心裏明白。決不會把他們知道的宣洩出去！

不過，眼前他們心中所想的，已不是「復活戰士」的秘密，而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的安全問題。

呂偉良是阿生的恩師，他心焦如焚的情景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而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這番跑到西市來的目的，當然也不是志在遊覽；不問可知，必然是想助阿生和任如重一臂之力。

任如重過去也曾得到過呂偉良和林愛莉的助力，得以破獲不少大案。因此，任如重對這兩位義重如山的江湖朋友，自難忘懷！

車子開回特警總部，各人離車入屋。出乎意外地，林愛莉竟然出現在總部之內。

任如重與林愛莉招呼，阿生卻急急問道：「師父呢？」

林愛莉說：「他可能已落入游擊隊的手上。」

那一邊，一名特警正向胡祺處長報告。這時他們才知道呂偉良與林愛莉二人曾被分開囚禁在兩個不同的地方。而呂偉良所在的臨時拘捕所，於今天凌晨時份曾經被人刼獄，所有嫌疑份子均被刼走了。當局相信呂偉良亦夾在其中。

至於林愛莉，則因爲特警組的保釋，而獲得用由另一處拘留所釋出！

「眞糟糕！」阿生埋怨着說道：「你們的人員，到底把我師父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黎文林道：「這些事誰也難預料得到。我們一名特警也在槍戰中不幸殉職！」

林愛莉悻悻然說：「游擊隊固然狡滑，你們這裏的軍警也實在糊塗得很！當時他們找不到投彈的恐怖份子，不該遷怒於我們；假如他們不拘禁我們二人，這種事情就不會發生。」於是她說出了當時的情形。

任如重說：「也眞奇怪，爲什麼你們見到他們撤入那幢建築物之內，爲什麼封鎖搜索仍無下落？」

胡祺在旁說：「可能你們眼花看錯了。當時是晚上，又在槍林彈雨之中，這情形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得到。看錯了也不出奇。」

林愛莉卻說道：「不，我不會看錯的，你以爲我們未見過人家開槍嗎？我不是那些貪生怕死的人，聽到槍聲，就找地方躲起來那一類；當時雖然槍戰劇烈，我們也有探頭窺望街上的情景。決不可能會看錯的。」

阿生突然拍腿叫了起來：「我明白是什麼緣故了！」

各人的視綫都集中在阿生的身上，但阿生卻沒有說下去！

他只叫人備車，把他們一行人等送到現場去！

任如重雖然不知道阿生要幹什麼，但到了現場門前的時候，他也恍然大悟！

「果然就是這裏！」阿生說，「這就是有一條地道通往郊區的屋宇，難怪愛莉姐說沒有看錯，但軍警又搜不到任何可疑人了。他們要捉的人，其實早已由地道悄悄溜掉了！」

胡祺感到驚奇地問道：「你怎麼會知



道的？」

任如重代他答道：「因爲我們就是由這裏被人帶走的。」

話猶未完，陣陣刺耳的警笛聲紛紛自四方八面响了起來！

轉眼之間，大批軍警已將附近一帶街道封鎖得水洩不通！

任如重無限驚奇地說：「想不到這裏的軍警們行動如此迅速，但是，他們怎麼會聽到了阿生的說話。」

軍警們當然不是有第六感應，聽到阿生的說話立即趕來。而是由於王春廷的作供，知道這裏有一條秘密隧道，而且裏面四通八達，所以才由王春廷親自帶路，趕來包圍。

現在西市的軍警們才了解到，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並沒有欺騙他們，只不過他們找不到破綻，無法發現隧道的入口，以至讓他們的敵人逃之夭夭。到頭來還寃枉了好人呢！

洗腦續命　複製人類

「鐵枴俠盜」呂偉良在昏迷中醒來，仍然還有點頭昏腦脹！

床前有盞油燈，看不見有人；外面一片黑暗。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呂偉良伸手摸摸他的腦袋，還以爲自己活在地獄裏面。他爬了起來，坐在床緣，四處張望了一遍，發覺這是一間茅舍——鄉間農莊裏的茅舍！

他感到口乾舌燥，想喝點水，於是站了起來。就在這時候，有個女人走了入來。她嘰哩咕嚕的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聳肩苦笑！

那女人看來也有四五十歲了，穿了一身土布衣服，皮膚黝黑，一看就知道是個農婦。呂偉良明知她講的是南M國的方言，偏偏他又不懂，怎麼辦呢？

他試講了兩句英語，希望奇蹟會產生。但是，那婦人的表情比起他剛才更爲尷尬。呂偉良一些辦法也沒有，兩個人都不是啞吧，但事實上却跟啞吧沒有分別。他們都懂得講話，只是不知對方講些什麼？於是他們唯有打手勢，做表情。不過，這也不是容易做得好的事情，因爲他們都沒有受過聾啞訓練，簡直好像小丑一般，眞是令人啼笑皆非。

呂偉良忍不住喃喃自語地說：「人類既是萬物之靈，什麼東西都可以發明，爲什麼不可以發明一種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聽得懂的方言？這可能就是發生衝突的導火線之一吧？……」

「眞是謝天謝地，先生，你怎麼會講我們鄉下話？」那婦人突然喜極而叫。

奇蹟終於產生了，而且出乎呂偉良的想像以外。任何人喃喃自語都帶有一些情不自禁，或者極度焦急的成份在內。因此當時講出口的當然也是他常常講慣了的一種方言。想不到這個女人竟然聽懂了。

呂偉良於是問她：「你的家人呢？」

「家人？」那婦人苦笑搖頭，傷感地說：「我那裏還有家人？戰爭早已令到我

家散人亡，丈夫，兒子都被拉去打仗，一直不知死活，我只有一個人在這裏耕種。先生，你好像不是M國人呢。」

呂偉良道：「是的，我不是M國人，也不是來自西市。我眞奇怪，你怎麼會說這種方言？」

「我祖先是中國人，當我十餘歲的時候，我父母帶住我到M國來，後來就一直落籍在這裏。」婦人嘆了一口氣，又說：「說起來也有三十年來沒有聽過這種方言了，眞像在發夢啊！」

「是的，我現在也眞的好像在發夢一樣，我爲什麼會在這裏？」

「我也不知道，今天下午時份，我在樹林中檢拾乾枝作柴，看見你在樹林裏，於是隣居的大嬸幫着我把你抬回來。我們想像到你這樣子必然是個好人，可能只是迷途，想不到你果然不是M國人。」

呂偉良想想自己是個跛子，有時也總會有些好處，這可能就是引起那婦人同情心的原因之一。否則如果讓他一直躺在樹林中，恐怕也挨不到現在了。即使不被交戰中的雙方軍隊開槍殺死，也可能被樹林中的毒蛇野獸咬死！

呂偉良不禁又問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南M國的國境。」那婦人說。

「距離西市有多遠？」

「只有數十里途程，如果坐車，大約只要數小時，走路就要大半天。」

呂偉良忽然又想到一個極其微妙的問題去。那就是：這裏是給那一方面佔據統治的？他知道北M國軍隊南侵，不少地方已落入游擊隊手中，即使是西市四郊亦所難免。

毫無疑問，A國在這場戰爭中曾大力支持南M國反侵略，但是，無奈A國政府的決策者都是大笨蛋，空談人道主義的傻瓜。即使他們有大石壓卵的力量足以制勝，却又永遠不求勝。於是北M國既無後顧之憂，便傾巢而出，大舉南下。

俗語有道：猛虎不及地頭虫。有時飛機大炮亦未必會有用。因爲這個國家不少地方盡是叢林地帶。於是游擊戰術在此時此地便佔盡了優勢。

森林戰，地道戰，滲透，蠶食……A國被弄得一籌莫展，同時也逐漸感到厭倦了。

那婦人看見呂偉良呆呆地想得出神，忍不住又說：「先生，既然你醒了，我勸你趁早走吧。否則，萬一他們來到，不但我會被閒話，你也可能會有麻煩的。」

呂偉良乘機反問道：「你說的他們，究竟指那一方面？」

婦人說道：「任何一方面都可能跑到我們這裏來，政府軍固然麻煩，游擊隊更加麻煩。」

「然則，你們這裏是給誰統治的？」

「我也不知道！」婦人苦笑道：「我們這裏只有三數戶人家，十分細小的村落而已，任何一方也不會希罕。不過兩方面的人却又常常到我們這裏來。老實說，如果你一直未醒，而他們又到來查問的話，我也沒有辦法，只有照直說，任由他們處置你。」

呂偉良覺得生活在這裏的人，似乎毫無保障。

婦人把一煲粥水自屋角拿了出來，又說道：「先生，你一定很餓了，因爲你足足昏迷了大半天，不如吃了這些稀粥，明天一早才起程回西市去。今晚我讓你睡在這裏，我可以睡到隣居大嬸那兒去。」

呂偉良是眞的餓了，莫說是粥水，即使只是清水也是好的。

不過，看這婦人實在清貧得叫人心酸，這方塊的茅舍之內，幾乎包括了一切。屋角那邊，砌了幾塊磚頭，成爲一處爐灶，這張牀鋪是戶內唯一可以睡覺的地方，起牀之後兩步就可以踏出戶外。那情形任何人也可以想像得到如何狹窄了。

那些粥水，稀的程度可以不用筷子，無須匙羹，簡直就是一碗碗的「米湯」而已。

呂偉良眞想問她平時是不是靠此充飢，然則，這種生活也夠苦了。

呂偉良只喝了一碗，那婦人站在一旁，又想再倒一碗給他。

但是呂偉良說道：「還是留回給你自己吃吧！」

「不，這是我留下給你的，我知道你醒後一定會肚餓。明天我可以再煲過。」

呂偉良於是又喝了一碗。

他摸摸口袋，還有些錢，他把一部份留下了。那婦人歡喜得闔不攏雙眼。

呂偉良又問她：「由這裏要走多遠才有公路？」

「大約要走上半小時。」婦人又說：「不過，公路車你未必可以搭到，必要時你可以搭單車，有些女人駕着單車在公路兩旁載客入城的。」

「女人？」呂偉良以爲他聽錯了。

「是的，是女人。」那婦人也明白呂偉良心裏在想什麼，「這裏的男人幾乎都被他們拉去打仗，即使較年靑的女人也難免。因此，只剩下像我這把年紀的女人，或者更老的。」

呂偉良道：「你丈夫和兒子，一些消息也沒有嗎？」

「沒有，我想，他們都已經死了。」

婦人的聲音有點沙啞。

「對不起，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知道你提起他們就難免難過。」

「不要緊，這些日子以來，即使更難過也難過够了。我也習慣了獨個兒生活下去！」

「我很同情你。但是，爲什麼你不到城裏去住？也許那裏有些事情給你做，生活更好過一些。」

那婦人苦笑道：「城裏我沒有親人，也沒有熟人，到時我更可能淪爲乞丐。我留在這裏雖然生活得較爲淸苦一些，但總可以有碗粥吃。雖然間中他們會跑來這裏要米粮，我總還可以應付得過去。」

呂偉良給她口中不停提及的「他們」弄得有點糊塗起來。

呂偉良於是又問道：「你所講的他們，到底指那一方面？」

「游擊隊。」

「你們也要孝敬他們麼？」

「他們不够吃的時候，就會四出徵粮了。」

「爲什麼你們不向政府軍舉報？」

「向政府軍舉報？」婦人苦笑一聲，道：「那又有什麼用？政府軍也不可能日以繼夜的保護我們，反而會惹來游擊隊的報復。」

「換句話說，你們一直生活在夾縫中。對嗎？」

「是的，這附近一帶的鄉民都與我同一命運。其實，任何一方面只要令我們好好地活下去，誰來統治我們已不計較。但是，多年以來一直戰火連天，這場仗打極也好像打不完，眞叫人煩死了。」

相信這婦人之言，也足以代表大部份南M國人的心聲。他們普遍厭倦了戰爭，明知某一種制度可能令他們失却了自由，但戰神的洗禮，令到他們在麻木中已不知何去何從！幫他們的人也走光了，還有什麼希望呢？

這是地獄般的生活，呂偉良要不是親身體驗，他也不敢相信人類世界中會有這種悽慘的事情發生！

人類自號爲萬物之靈，但是如果細心想想，人類也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東西。例如這場戰爭打了二十多年，他們爲的究竟是什麼？

是爲了統治嗎？爲了獲得更多的土地嗎？

但是，經過如此長期的戰亂，炮火早已摧殘了無數的生命，破壞了無數的家庭，到頭來任何一方面獲勝又怎麼樣？

他們最後得到的，可能只是一塊野草叢生或者彈坑處處的土地，受到他們統治的，可能是折足斷手，滿身傷痕的人民。

試問那又有什麼意思？

假如把歷年來雙方化費在戰爭中的金錢計算一下，數目之巨大相信足以令到他們國土上的每一個人民生活將有如天仙一樣。

但是，相信喜歡戰爭的人從來不會這樣想過，就像一個嗜賭的人一樣，假如他能安安份份，把輸出去的賭賬儲蓄起來，那數日可能比他希望贏到的還要多！

呂偉良一想到這裏，幾乎連最後一口的粥水也喝不下咽，捧着那個碗，獃在一旁！

那婦人說：「先生，很夜了，你還是睡吧，明天一早我來帶你出去公路旁搭車入城。」

呂偉良是眞的疲倦不堪，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也只好睡到那唯一的牀上去。

那婦人走出屋外，到隣居去睡了。

用稻草編織成的一扇門半掩着，油燈已經熄滅了。在黑暗中，門外有點點星光透進來。

呂偉良躺在那硬板牀上，雖然很不習慣，尤其是在這種環境底下，更難安然睡去。無奈他委實太倦了。終於在胡思亂想中睡了過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傳來隆隆炮聲，把呂偉良自夢中驚醒。

槍炮聲對這裏的人來說，早已聽慣了，只要那聲响不要迫得太近，就沒有人去加以理會。長期以來一直就是這樣，如果要驚要怕，胆子早就嚇破了。

但是，呂偉良不是該國人，難怪他不習慣。一經驚醒之後，再也無法可以睡得入眼。

就這樣睜着眼睛一直等到將近天亮，呂偉良再也按捺不住，一骨碌跑下牀，到門前去張望。

東方已露出了魚白，天色開始亮了。

呂偉良站在門前，只見這小村莊之內，果然只有三數戶人家。

突然那邊傳來一陣狗吠聲，呂偉良急忙退入屋內。

村外顯然有人來了，人聲和脚步聲隱約可以聽到。呂偉良因爲言語不通，他担心任何一方面的人會對他產生誤會。

因此，他在心理上已經有了準備，萬一等會兒眞的有帶槍的人出現，不管他是那方面的，也要規避一下，以免遭無妄之災！

屋子靠近爐灶那邊是用泥磚砌成的，屋頂部份也比較高，在屋頂與圍牆之間有一條頗爲寬闊的空罅，寬闊的程度足以容納一個人攢出去。這種設計當然是爲了方便爐灶的烟霧容易散發起見。

這種地方大概沒有人想到防盜問題，事實上如此淸貧的家庭，試問還有什麼可以偷？因此，一切只求適應生活的起碼須要，其餘問題已是無暇兼顧了。

呂偉良看見那邊村口果然有一小隊人出現，他們都背着行囊和槍械！從服飾看，他們是游擊隊！

呂偉良估計他們一定會逐屋搜索，於是趁他們還未到達之前，首先由牆上的缺口爬了出去，躲進屋後的樹林中去。

不久，那幾個人已走到屋前，他們分頭把幾戶人家吵醒。

一名荷槍實彈的游擊隊員已進入呂偉良數分鐘前還睡在那裏的小屋。用電筒四處照射，同時也高聲呼喝着！

呂偉良呆在樹林中，以爲這班人是過境性質，想不到他們竟然在此安頓下來，而且已派出哨兵搜索和放哨！呂偉良只好逃入樹林深處去！

那婦人說過公路就在附近，呂偉良希望能在不久之後跑到那裏去。但是他忘記了追問那婦人到底公路在那一個方向。

天色已亮，太陽也出來了。呂偉良既然無須在黑暗中摸索，也走得較爲輕鬆。

樹林中雖然荆棘處處，但也有許多小徑可走。無奈呂偉良行行重行行，依然無法走出那座大森林，大有越行越遠之感。

他明知走錯了方向，却希望先行轉出了這座樹林再作打算。否則，如果回頭走的話，說不定就會給剛才那班游擊隊發現而遭亂槍殺死！

呂偉良獨個兒走着，不經不覺又走了一程！但是，這座樹林之大，好像無窮無盡似的。這情形很像一個人走在大沙漠之上，不知道還要走多久才能發現人蹟。胆子稍爲小一些，也好容易就此嚇暈。

呂偉良越來越担心，他可能永遠無法返回西市去。但是他却有着另一種奇妙的想法，就是會不會這是上帝的安排，讓他在不知不覺中跟自己的徒弟阿生重聚？

他不知道阿生已經安然回到西市去了，還以爲阿生和任如重他們落在游擊隊的手中。因爲當他初到西市的時候，特警隊長黎文林在發覺阿生他們突然神秘失踪時，會作了這種推測。

一想到阿生和任如重，呂偉良不但不

規避游擊隊，還希望能够發現他們的踪跡，因爲只有向他們查詢，才可以查出阿生他們的下落。

還有林愛莉，呂偉良不知道她事後已獲得特警組的保釋，還以爲她也跟自己同一命運。然則，她會不會奇蹟地出現在游擊隊佔領下的村落裏？

呂偉良越想越興奮，於是走起路來也沒有剛才那樣處處畏縮着，輕鬆得多了！

他已立定了主意，無論遇上那一方面的軍隊，只要他沒有敵意，不加反抗，相信對方也不致野蠻到見人就殺。到那時候，就不管他們聽不聽得懂的，也要向他們加以解釋。這樣，可能會產生奇蹟亦未可料。

想着，走着，不經不覺又走了數十分鐘光景。但是，他仍然無法可以走出那座樹林。

到底這樹林大到什麼程度？眞是難以想像。呂偉良只知道有些地方樹葉較爲疏落，有些則非常濃密，走在下面有如暗無天日一樣。

呂偉良感到既倦且渴，他眞想停下來，找些野菓來吃。但是，誰知道那一種野菓沒有毒呢？萬一就此毒死在樹林中，眞的是沒有價值。

他再舉步前行，希望可以發現一些水源，但行行重行行，只見樹木，不見人倫，頭上小鳥走，地下偶然亦有野生動物經過。幸好沒有獅子老虎，否則就難以想像了。

突然聽到溪水淙淙，呂偉良有如一個人走在沙漠上發現了綠洲一樣。循聲找過去，果然發現了一條清可見底的小溪。

他俯首張嘴，喝了幾口溪水之後，洗了一把面。現在清凉得多了。

他坐在一棵大樹下乘凉，打算休息片刻之後又再起程！

但是，不知是心理作祟還是什麼，他竟然隱隱約約聽到人聲。

他定一定神，傾耳細聽，那些聲音分明是人類的談話聲，只是一時之間，他無法分辨得出來自何方罷了。

他索性站了起來，以爲這樣可以聽得更加清楚一些，但是很奇怪，如此一來他竟然什麼也聽不到。

呂偉良又再度在樹旁坐下，人聲又再出現，雖則仍是那麼細微，但看來有幾個人正在交談，這情形的確令人驚奇！

那棵樹很大，民間有一種傳說，樹越大越老就可能會出妖怪。但是呂偉良是個絕不迷信的人，他根本不相信妖怪那類神話。

於是他站着細想，又彎腰俯首聆聽，左查右看，終於給他找出答案了。聲音是由樹脚下一些空罅傳出來的，那兒怎麼會有聲音？

呂偉良心裏有數。他蹲了下來，由罅縫中透視進去，裏面有些光線，還有些東西，再細心看清楚，是一把梯子。

呂偉良不動聲色，憑着他的身手，輕輕一躍，雙手攀住了樹枝，搖身一盪，反腰彈了上去。

他小心翼翼地，爬到主幹附近，立刻就發現了一件令人驚奇的事！

原來那棵樹下已被挑空，二尺口徑的主幹，彷彿一條烟囱一樣，一把扶梯一直伸展到下面去，下面顯然有一間地下室。剛才的聲音就是由那兒傳出來的。要不是呂偉良爬上這裏，這秘密恐怕永遠也無法揭開。

下面是幹什麼的？

呂偉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沿住扶梯攀了下去，幸好附近沒有人守衞。也許他們發夢也想不到，竟然有人由樹上下來。甚至樹上的出口處，他們亦認爲沒有可能會被人發現。因爲這棵樹又大又高，就算在附近走過的人也難以發覺。何況這森林根本就不會有人走過，所以他們更加安心了。

想不到呂偉良在神推鬼拉之下竟然會跑到這兒來。現在他就躲在扶梯盡頭處一個彎角處，靜觀其變！

這裏面有如一座規模頗大的建築物，通道上有燈光。那豈不是說：這裏還有電力供應麼？

那邊有間房，房門打開了，裏面有幾個人在交談着，剛才呂偉良所聽到的人聲就是由那兒傳出來的。

呂偉良悄悄拄杖走了過去，從門縫中看見裏面那幾個人身穿白袍，像是醫生護士之類。

於是他心裏想：原來這是一間地下醫院！

不問可知，它必然是屬於游擊隊的。否則，又何必建築成這個樣子？

裏面有電力，也有良好的抽氣系統以及空氣調節，看來一切都十分現代化。

呂偉良担心房內有人出來，急忙退到另外一條通道上去！

這一邊通道之上，看來更加像一間新型的醫院，許多房間都鑲上了玻璃，使在通道上經過的人可以透視各處房間內的情形。

一間房內有一名護士，她正在四處走動，呂偉良以爲房內床上躺着的盡是傷殘的游擊隊戰士，但仔細看清楚，却是一個個的嬰兒。

再計算一下，竟然有一百幾十個那麼多。而且看來都是同樣大小的。每張小床旁邊，都有一個編號，那名護士小姐正在照顧他們。

呂偉良無法可以想像得到，這批嬰兒究竟從何處來？

奇怪的並非數目之多，而是同樣的大小，同樣的膚色，甚至體積高度看來也差不多完全一模一樣。

可能是游擊隊裏的女隊員生下的，他們的父母都去打仗了。要是把所有女隊員的嬰兒集中起來，照計這數目也不算得太多。——呂偉良最後只能這樣解釋。

但是，當他把視綫伸展到另一間房間裏去的時候，整個人又呆了一陣。

原來另一間房間裏，有着另一批較大的嬰兒，爲數亦在過百名以上。他們已懂得站在欄干的小床之內玩耍。但是却可以看得出，他們的年紀都差不多。

呂偉良越來越感到迷惑，這是一間育嬰院麼？還是一間產科醫院？

他悄悄避過女護士們的注意，溜到另外一間房間外面，透過玻璃窗內望，裏面的情形更加令到呂偉良難以置信。

原來這房間裏，竟住上了數十名孕婦，她們的年紀不一，但肚子脹大的程度竟是一樣。

呂偉良未結過婚，也不知道女人懷孕的情形如何，不過，數十名孕婦將會在同一時期生產，屆時豈不是忙煞了醫院中的醫生護士？雖然他不知道她們是否同一時間生產，但是看看那兩間房同一大小的嬰兒，又再看看這間房裏的孕婦，這是大有可能的事。

呂偉良在胡思亂想中再沿住通道走。

透過玻璃，可以看見一間房間裏佈滿了各式儀器，一些穿上白袍的人正在裏面埋頭工作。呂偉良不知道他們在裏面幹甚麼，但從牆上的掛圖可以推測一下，這班人可能是優生學家。

在另一邊，呂偉良剛才假想的情形竟然出現了，那間產房之內，人們正忙得團團而轉，數十名孕婦正在產下孩兒。

醫院設備齊全，人手似乎也十分的充足，他們雖則忙得團團而轉，也表現得井井有條，一點也不見得混亂。手法熟練，而且非常有秩序。

呂偉良逐漸明白了，這是一間造人工廠，那一批批孕婦簡直就是「造人機器」。否則，剛才所見的情形就不會出現。

呂偉良在滿臉驚奇中又轉了彎。

沿途他未遇上過任何人，可能這裏的護士醫生都因爲那一批孕婦的同時生產而集中起來。

這間地下醫院雖則規模龐大，但看來是逐個部份建成的。有好一些地方沒有空間，那可能担心地面的壓力支持不住。不過卽使如此，亦屬罕見。

透過一條長長的走廊，似乎是另外一個部份的開始。在這些房間裏面出現的少年人，年紀都在十一二歲之間。

他們正在接受游擊戰的理論訓練，每個學員都集中精神聽導師授課。

他們都穿上了制服，每一件制服之上都有編號，看上去有點像囚衣一樣。

呂偉良開始明白了，這是游擊隊的人力供應中心。但有一點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爲甚麼會有那麼多的孕婦爲他們「生養」？

還有，爲甚麼們們能令到每一個孕婦都產下男嬰？更難得的就是在同一時期生產。在眼前的科學進展程度來說，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另一間較大的房間裏，有一批年約十三四歲的少年人在練武功，那是中國的太極拳，而不是甚麼跆拳道和空手道。呂偉良本身是個武學家，他自然一看就明白了是甚麼東西。

以後他見到的，是練靶和思想訓練的過程。由於人們集中精神去訓練，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這個陌生人。事實上走廊上很少有人通過，人們都集中在一間間的房間之內。

至此爲止，呂偉良已有個一個概念，就是這場仗爲甚麼能持續了二十多年，雙方兵員死了數以百萬計，而意猶未盡，原來此中雙方都有所恃。

但是，他們從何處找來這許多孕婦？而又能控制着她們「步伐劃一」，這的確是一項奇跡！

至於生男生女，那只不過有可能是視覺上的問題，例如他們一出世就把嬰兒一律當作男人來照顧，再注射男性荷爾蒙，把他們一律打扮成男孩一樣，同時接受同樣的訓練等等。

呂偉良雖然一直在自思自想，不過這些事情都極有可能就是事實。

他沿途注意着一些符號，那是紅色夜光漆成的箭咀。大概爲安全計，萬一有意外發生時，教導孩童們由此路逃生。

也就是說，沿住此路，可能找到一條出路。於是，呂偉良便依照箭咀指示走過去！

果然那邊有一條通道可以通到一處山洞口。

呂偉良正想走出去，突然後面傳來一陣步聲，他急忙躲避！

有兩個人走過他身邊，他就躲在一處彎角的雜物後面。

待他們走遠了，呂偉良才敢出來。但是他一出來，立卽就被人發現。

有人高聲喝住！

呂偉良看見出路就在眼前，怎會就此束手就擒？他立卽拄杖急衝，三步拼作兩步，飛也似的，衝出了洞口外面！

但是，二名手持輕關槍的大漢站立在他的前面，挺槍怒目而視！

呂偉良知道逃不了，只要他再動一下，他的身體就有可能變成蜂窠。

他呆站下來，木無表情！

洞內的人跑出來，用土話問了一些話，但呂偉良聽不懂。

有人向他搜身，搜出了一本護照。

那人逐頁揭着，看了一會兒，才知道他不是本地人，於是用生硬的英語跟他交談！

那人道：「你是西市方面派來的奸細嗎？」

呂偉良苦笑着道：「不！我是個迷途的遊客。」

「你說謊，遊客怎麼會闖進我們這裏來？」那人又問道：「到底你怎樣闖進去的？」

「我說過我是個迷途遊客，這是眞的。」呂偉良說，「我在樹林中迷失了方向，後來找到一條小河，坐下喝了一點水，坐在一棵大樹下休息時，突然聽到有人談話的聲音。我當初以爲有鬼，後來終於給我找到樹上去了，原來那棵樹兒打空了，還有一度扶梯透到下面去。我一時爲了好奇心，所以才跑下去看看。」

那人半信半疑，同時與其他嚴陣以待的槍手們交換着眼色！

呂偉良以爲他只要够坦白，就可以獲致對方的諒解，想不到他們聽了這番解釋之後，面色都爲之大變！

呂偉良心裏暗暗吃驚。

那個由洞內追出的人地位似乎很高，他不知用土話對那些槍手說了一些甚麼，只知道他們木無表情地將呂偉良押走！

呂偉良被二名持着手提機槍的人押到山下，但對方絕無釋放他的企圖。

他們到底要將自己怎麼樣？呂偉良不知道，也許因爲他知得太多，到頭來總難免一死！

呂偉良一直在等待機會反抗，但事實

上對方十分機警，他簡直沒有機會，只要他開始向其中一人襲擊，另一人就會亂槍將他掃死！

機會越來越微，因為在押解的途中，沿途上遇見了不少他們的同路人！即使呂偉良有本事擺脫這兩個人，也難以逃出他們控制的範圍。

那些同路人大部份很年輕，有些只有十四五歲左右，呂偉良心裏想：他們可能就是由那間「造人工廠」製造出來的「產品」之一。

一個山洞擋在前面，二名槍手示意呂偉良走進去！

呂偉良現在開始明白了。他們不想槍聲驚動隣近的政府軍，所以找個適當的地點將他槍斃！而這個山洞也許不會讓槍聲傳得太遠吧。

呂偉良有如肉在俎上，一籌莫展！

他想過了，進入山洞之後只要有機會他就會拚死反抗，問題只怕他一進去對方就開槍。

轉眼間走到了洞口，彷彿走近了地獄邊緣。呂偉良有點舉步維艱！

就在這一剎那間，那邊突然有人喝了一聲！

二名槍手呆了一呆，呂偉良也不由自主地回頭張望。

奇跡又出現了，一張似曾相識的面孔出現在那裏，一個肩掛手提機的游擊隊正緩緩地走過來，剛才一聲喝止二名槍手的正是他！

呂偉良好容易就記得他是獄中見過的人，後來他們一併被游擊隊刧了出來，直至逃入樹林中才分手。

從他一邊走過來一邊跟二名槍手用土語交談的情形，可以知道，他們是互相認識的。呂偉良雖然不知道他們談一些甚麼，但必然跟自己有關。看來他還有一綫生機！

那人走到呂偉良跟前來，對他說道：「你怎麼會跑到這裏來？我以為你甦醒過來之後設法返回西市去的。」

呂偉良苦笑道：「我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但他們竟然會誤會我是一名間諜，眞是莫名其妙！」

那人看來四十歲左右，他給呂偉良的印象一直非常好。那是指態度方面。

他用土話跟二名槍手交談了幾句之後，又對呂偉良道：「他們怪你闖入禁區，看來我要帶你回去向主管官解釋清楚。如果他們知道你會被政府軍拉去坐獄，大概不會再懷疑你是間諜了。」

於是呂偉良在二名槍手的監視底下，跟那人併肩回頭走！

呂偉良不禁問道：「你貴姓？」

那人道：「我叫陳用，這一帶許多人都認識我，只要說出我的名字，我的同志都會賞你三分薄面。」

呂偉良心裏想：早知如此，在獄中就不妨問清楚，剛才差點就死得不明不白！

回到地下醫院之內，守衞在隣近的游擊隊員們都用驚奇的目光瞪住他們！

陳用帶住呂偉良走進裏面，轉彎抹角地在那些四通八達的通道上走了一陣，最後來到了一間房間之內。坐在裏面的是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子。

陳用跟他交談了幾句，只見那中年男子非常有禮貌地示意呂偉良坐下來。

陳用介紹說道：「這位是何文中博士，這裏的院長。」

何文中打量着呂偉良道：「你剛才一定窺見了我們這裏不少內情，是不？」

呂偉良担心對方有所顧忌，說道：「我只看見一些孩子，很可愛！」

何文中笑道：「那是我們的接班人，也是我們感到驕傲的傑作。」

「傑作？」呂偉良情不自禁地叫了出來！

「是的，這是我們與C國科學家共同的偉大成就！」何文中得意洋洋地摸着他唇上的鬍子，微笑着。

呂偉良還是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陳用說道：「你是第三者，又是過境遊客，我們不妨讓你知道這裏一些秘密。何博士是一位留學法國的優秀科學家。」

何文中說道：「反正你不是存心要知道我們秘密的，而且即使知道了也不妨事，只要你不帮着他們搗蛋，我不妨帶你到各處參觀一下。」

呂偉良笑道：「我們不是敵人，當然也不是朋友，我為甚麼要跟你們搗蛋？」

「那好極了，讓我帶你到各處參觀一下。」何文中離開了他的辦公室，與陳用和呂偉良一齊走着。

「如果我不解釋清楚，你憑你眼見的情形，極有可能對我們發生誤解。例如那些孕婦和嬰兒，最容易令你產生一種錯覺，可能想到不人道的方面去。故此，我索性讓你知得更澈底些。」

他們又走回呂偉良到過的通道之上，但現在呂偉良無須再鬼鬼祟祟了。

何文中指住一間間的房間，解釋着道：「這些都是優秀的種子，所有母親都經過挑選，她們非常健康，而且在集體生活中，得到我們良好的照顧。」

呂偉良眞想問：她們同時懷孕，同時生產，那麼豈不是要集體……

但是，何文中很快又道：「你知不知道世界上的科學家一直有個驚人夢想？」

「甚麼夢想？」呂偉良問道。

何文中道：「就是希望人類能夠在生育方面受到控制。」

「你是指節育吧？」呂偉良故意這樣道：「因為世界人口膨脹的緣故，節育藥物早已面世了。」

「不！那已經太落後了。」何文中又道：「人類世界中最大的遺憾就是：供求不均等。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中才有物資過剩的現象發生，資本家為了保持物價水平，竟把多餘的番茄倒入大海，也不顧賤價而沽。但在我們的社會中，就不會出現這種現象。」

呂偉良眞想說：事實上你們往往供不應求，當然沒有多餘的傾入海中。

但是他却沒有說出口。

何文中又說道：「人生也是一樣，我們即使能節育又有甚麼用？應該做到供求平均的現象。」

呂偉良問道：「甚麼是供求平均？」

「舉個例，例如某工廠須要一批技術精良的工友，我們就生產一批供應他們，又例如我們前綫須要一批英勇的戰士，我

們也可以照足訂單配製！」

「配製？這是甚麼意思？」

「難怪你聽不明白的，只因為這是一門高級學問，非專家無法了解。我本人是個優生學家，但我們這裏，却集中了世界上最優秀的生理學家，生物化學家和醫學家等等，結果，我們的夢想已經完成了，而且，已經開始了生產，現在你可明白了嗎？」

呂偉良苦笑搖頭，說道：「我還是不大明白，主要是那麼多的母親，如何能同時懷孕？」

「有個名詞你可能聽過了，『試管嬰兒』，你可知道是甚麼嗎？」

「你的意思可是『人工受孕』？」

「對了。」何文中說，「這裏的母親們，全是接受這種手術的。」

「但是，各人的體質不同，如何能令她們同時生產？」呂偉良問。

「科學是萬能的，何況我們這裏有的都是專家呢。母親們受到同一樣的照顧，甚至飲食起居，亦無一不同，因此她們的反應也必然一樣。我們的專家經常為她們檢驗和保養，而所有的精子，也都經過極其嚴格的選擇和分配。所以我們的孩子都是十分健康正常的。這就是我們高度的成就。」

「她們產下的都是男嬰麼？」

「是的，大約佔百份之九十九。」

呂偉良道：「這也是事先安排嗎？」

「當然，我們須要男人上戰場，但也須要看看我們女孩的質素，所以每一批產品之中，約有百份之一是女孩。」

這的確是一項偉大的科學成就！」呂偉良說，「不過，據我所知，人工受孕與試管嬰兒也有不同的地方。」

何文中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錯，試管嬰兒是指母體外姙娠，那是比較人工受孕更進一步的試驗。我們叫這種試驗為『複製人類』，也是我們人類的最高夢想之一，將來，母親無須懷孕，只要負責教養就够了，一切交給一副設計精密的機器去製作……」

這時候，他們剛好走到一間房門口，何文中攤一攤手，說道：「請兩位入去參觀一下！」

呂偉良和陳用走了入去，只見裏面房間的中間，擺了一列長方桌，桌上佈置了一些儀器，其中包括了最新式的顯微鏡等等。

房間的兩壁擺着一個個白鴿籠似的氧氣箱，通常這些東西只能在產科醫院中見到，本來是供不足月的嬰兒用的。但很少能一次看見這許多不銹鋼製成的氧氣箱。

何文中等人走過去那一列箱子前面，一些在這裏研究的人員，也陪着他走了過去。

何文中向呂偉良指指箱內一些東西說：「這就是我們的試驗品！」

呂偉良睜大眼睛看清楚，不由得嚇了一跳，躺在箱內的竟然是一條條毛虫似的小人。

呂偉良毛管直豎，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那些只有手掌那麼大的東西，的確是一個人，而且還有眼耳口鼻。

那情形很像一個正在母體內長成的胎兒，但實在太小了，看上去實在有些叫人害怕。

人就是這麼奇怪的動物，看見別的動物可能無動於中，但是，只要看見同類，無論是一具屍體或者一個未足月的小嬰，都會感到毛骨悚然！

每個氧氣箱之內，約有三至四個這一類的小胎兒。唯一不同的，就是有些箱子內所載的「小人」較大，另有些則小得可憐。

何文中說道：「這就是你剛才所講的『試管嬰兒』了。他們的父系之中，包括有科學家，戰畧家以及農業專家等等。將來長大成人之後，照優生學的理論，他們一定會比較他們的父親更聰明能幹。」

「但是，你們這項試驗正在開始，要看結果，豈不是要等待十多二十年嗎？」呂偉良說。

「是的，所以我們的科學家正在研究如何催谷的方法。」

「催谷？」呂偉良好像在那兒聽過了這名詞了。

後來他想清楚，幾乎忍不住要笑了起來，因為他記得「催谷」這名詞是賽馬賽狗的報導中才見到的。

何文中解釋說：「我們正在研究一種方法，令到胎兒在氧氣箱的培養下，迅速成人，而無須像在母體中十月懷孕一樣。然後又在他們離開了氧氣箱之後，利用藥物的帮助，令到他們加速長大。」

「如果你們眞能做到這點，人類世界一定改觀！」呂偉良說。

「事實上我們已經開始利用眞人試驗我們的藥物和方法，而且，有了顯著的成就。」

「眞人試驗？」

「是的，剛才你所看見的母親們，她們的懷孕期只有半年左右，那就是受到我們的藥物和技術控制。」何文中說。

「半年，也就是六個月。」

「對了。」

「但是，俗稱的所謂『七星仔』，也就是指那些不足月的嬰兒。一般來說，他們都不健全。」

何文中道：「你剛才不是見過我們的下一代人？試問有那一個不够看頭，不够健康的？」

呂偉良苦笑搖頭，感慨地說：「將來這個世界可能是個超人的世界。」

「對了，我們的理想，就是要製造一批超人出來，將來統治這個世界。」

「你們的思想的確够偉大，只怕不易成功！」

「那你就錯了，我們事實上已經證明一切並非夢想，科學確是萬能的。」何文中說，「我們的第一批『產品』已經『出廠』了，從他們的行動中，證明超人這夢想已逐步實現。」

「你的意思是：你們的接班人已經登場嗎？」呂偉良不禁想起那些少年游擊隊員來。

陳用一直在聆聽何文中解釋，很少插嘴，這時他却忍不住興奮地說：「是的，我們的下一代表現得十分出色，他們槍法奇準，許多老兵亦未必有他們這水準，難得的是心無二意，一心一意地去對付敵人

。所以提起『小鬼隊』這名字，敵人就喪胆！」

何文中得意洋洋地說：「是的，記得當我們第一次準備製造這批超人的時候，就曾經爲『選種』而傷透了腦筋。到底我們應該挑選那一種男人的精子去進行第一次大規模的試驗？經過連番討論，我們決定配合了組織方面的須要，挑選了四位壯健的神槍手，作爲選種的對象，結果極符理想。」

「你的意思就是：第一批超人都是這四名神槍手的後裔麼？」

「對了，所以他們都有父親的優良血統，能征慣戰，百發百中！」

「但是，我眞不明白，你們怎能令母親們都生了個男孩？」

「我們收集了優良品種之後，還要經過培養，分析等等許多複雜的工作，最後才把成熟的精子移植到母體之內。」何文中又笑了笑，「這是一門極其繁雜的科學，你不是這方面的人才，很難了解的。總之，我不妨告訴你，我們已掌握了生男生女的實際技術。」

呂偉良說：「你們能令他們提早出世，又能利用藥物令到他們健康强壯，但是，正如俗語有道：生兒不知兒心腸！你們又如何能够保證這班超人，絕對效忠於你們？」

「這一點你儘管放心好了。思想訓練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佔了首要地位，西方國家指這種訓練爲『洗腦』，可見我們確有一手，剛剛出世的嬰兒彷彿是一張白紙，我們塗上甚麼顏色，他們就會變成甚麼樣子，所以，我們絕不會担心這一方面。相反，却是他們的壽命問題了。」何文中說。

「你担心他們短命嗎？」

「是的，不怕坦白對你說，經過一連串的例行醫事檢驗，他們有不正常的現象出現。這可能與早產和食物有關。」

呂偉良道：「我也聽過一些老人家說過，早產的嬰兒可能不正常。」

「這是傳統的看法，我們還在保留批評階段。但是，食物的缺乏，已經有了證據。因爲像我們這批小戰士那種年紀，正是發育時期，食物是不能缺乏的。但是，我們希望令他們能够成爲眞正的超人，於是利用維他命代替了食物。」

「這也是全世界科學家的夢想之一，如果維他命丸能代替食物，相信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危機，也可以相應地減少。」

「是的，世界上的粮食越來越缺乏，能够成功地利用各種維他命丸代替各種食物，當然是最好不過的事。但是，事實上證明不可能，起碼我們人類目前體內的構造就難以適應。」何文中又說：「我們的小戰士們都有健康欠佳的現象。」

呂偉良發覺何文中現在所表現的神情，已經沒有剛才那麼意氣風發了。也許他主持的「超人計劃」確實也遭遇了一些困難。

何文中帶領着呂偉良等人離開那間房，那裏的人立即用噴霧消毒劑進行消毒殺菌工作。原來剛才那些人員陪在呂偉良左右，並非有甚麼作用，只是預防他伸手觸及這裏的一切設備而已。

呂偉良好像上了一課富於幻想性的生物學課程。

陳用答應把呂偉良送回安全地方，何文中禮貌地把他送到洞口外面去。

沿途上，呂偉良發覺不少游擊隊隱蔽在樹林和一些山洞裏。

他們不但擁有新式武器，還有坦克大炮，甚至高射炮以及火箭等等新型設備。如果說他們是南M國的人民起義反抗政府，這的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走了好遠一段路之後，陳用對呂偉良說：「我看我們應該在這裏分別了。你只要再走一程，相信就會遇上西市方面的軍隊，我不是怕他們，只是担心危及你的安全而已。」

呂偉良說道：「無論如何，我也應該感謝你救了我一命，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你才好。」

「別客氣，山水也有相逢，但願我們後會有期！」陳用含笑跟呂偉良握手。

與他們同行的，還有三名手持輕機槍的游擊隊員，他們似乎是陳用的手下。

呂偉良在這臨別的一刹那間，內心有一種感受，就是在人類社會中，思想雖然各有不同，但人性根本就是善良的。

人與人之間爲甚麼會有仇恨？這可能就是造物者安排好的一條伏綫，當若干時日之後，人類無法互相容忍時，便會自相毀滅。

到了那時候，當然就是世界末日了。於是另一個世界又告開始，就像生物進化論一樣，人類必須經過若干階段才能成爲高級動物，除非他們能摒棄自私自利的劣根性，則否，到頭來發展到最高峯時，又可能是另一個循環的完結！

呂偉良開始踏上孤獨的旅程，形單隻影地獨個兒走着！

他心裏不禁又想：當世界大戰萬一眞的爆炸了，那時，將會是一場沒有限制的全面性戰爭。同時，也是極具滅毀性的戰爭。

到了那個階段，相信何文中主持下的所謂「超人計劃」，根本也失去了作用。因爲那計劃無非源源不絕地對戰地供應作戰的人力，但是屆時毀滅性的武器，勢將無孔不入，甚至爲人類社會帶來無限的後患，一切生命將變成灰炭。那麼，即使能製造出無數的「超人」，又有何用？

想到這裏，呂偉良就不禁爲之搖頭慨嘆！

就在這刹那間，突如其來响起了一陣尖銳的槍聲，登時，把呂偉良嚇得俯伏下來！

那是一陣機關槍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急急爬到一堆亂石後面，槍聲越來越密集，看來一場遭遇戰已經開始。呂偉良肯定不會有人向他背後開槍，假如對方要殺死他，根本無須要等到現在才動手。

在槍聲卜卜中，天空上又出現直升機的影子。

直升機數度低飛盤旋，不少機關槍子彈由飛機上發射下來。呂偉良担心陳用可能有危險，不管他是甚麼人，立場如何，總之他就會經救過了自己，而呂偉良做人

的原則也就是這樣，只要對方人性善良，不管他是何等樣人，他也會一視同仁。

這可能就是他在江湖上吃得開的原因之一。

可惜現在正在槍林彈雨之下，他如果要加以援手，就必須冒上生命危險！

呂偉良突然之間拄杖站了起來，他也不知從那兒來的一股勇氣，竟然企圖在槍林彈雨下直衝過去！

「鐵拐俠盜」之所以成名，是因爲他在湖海中義薄雲天，只要你心地善良，那管你是三教九流中人，他也會助你一臂之力，相反，如果你作惡多端，那怕你是皇帝的孫子或者名流紳士，他也決不會輕輕把你放過，這就是他的作風。

這時候他像發了狂的飛奔過去，目的是要引開政府軍的注意，好讓陳用能及時撤退，但是，他剛走了數碼左右，突然「砰」然一聲，一枚子彈不知從何處飛來，擊中了他的腿部，使到他不由自主地，直栽下去！

呂偉良雖然跌得天旋地轉，仍然企圖爬行過去！

但是，這時候，却有一名伏在附近的政府軍，一手將他拉住道：「你瘋了嗎？跛子！」

呂偉良回頭一看，看見那名政府軍的手中握住一支M一六型自動步槍，立即擧起鐵杖，就想迎頭痛擊，他的下一步行動當然就是奪槍！

但是，冷不提防後面還有一名政府軍正在監視住他，看見他這擧動，立刻就先發制人，首先用槍托將他擊倒！

「錚」的一聲，鐵拐杖登時飛出了丈外！

那名政府軍非常生氣，擧起手中槍，就要對呂偉良發射子彈，想不到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一條身形如箭飛來，實在快得出奇，立即把那名擧槍欲射的士兵撲倒地上！

呂偉良在這電光石火之間，幾乎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些甚麼，當然更不知道處境的危險！他只是覺得救過他的陳用，這時處於危機之中，極之須要一個人對他加以援手，所以，他才不顧一切的，飛撲過去！

經過一連串的突變之後，呂偉良現在簡直以爲自己在發着一塲噩夢！

因爲出現在他面前，正與一名士兵糾纏的竟然會是阿生。

阿生原是坐在剛才數度低飛的直升機之上，這是由於特警組的要求，由軍方派出的，目的是供阿生他們，乘坐去找呂偉良。

機上還有着任如重，黎文林和林愛莉等人，此外便是機師和機關槍手。

他們配合了地面搜索部隊，利用無綫電通話機互相連系，出發到北郊的森林地帶進行搜索。

剛才就是由於地面部隊的通知，阿生等人立即令機師將直升機低飛，因爲他們認爲地面部隊所發現的「跛子」十之八九就是呂偉良。

後來他們在機關槍的掩護下，正想找適當的平地降落時，阿生已淸楚看見他師父的處境危險，因此他不等直升機降落，立即不顧一切地，由機上拉開趟門一躍而下！

阿生的擧動登時把機上每一個人都嚇得呆若木鷄，因爲那高度起碼也有十英尺以上，偶一不愼便不難腦漿塗地。

但是，阿生爲了救他的師父，他已經顧不了一切後果！

那名士兵沒頭沒腦地給阿生奪去了槍枝，揮拳把他擊得仰倒在地上，另一名士兵，正要擧槍射擊，却給他的上司高聲制止！

那名政府軍軍官是因爲在無綫電通話機裏知道了阿生的身份，而他的更高級上司，就在那直升機之上指揮着這次的搜索行動。

戰場，似乎沉寂下來，槍聲越來越遠了。

呂偉良心裏想道：陳用可能安然逃脫了。

直升機已在那邊下降，林愛莉和任如重等人由那邊走過來！

林愛莉看見呂偉良的頭部在冒血，立即過去爲他止血，呂偉良自己反而沒有發覺。

原來他的頭部剛才已給槍托擊傷了。

指揮官召來了救傷兵，爲呂偉良敷上傷藥。

剛才二名對付呂偉良的士兵，遭到他們上司的一頓臭罵，但呂偉良反而爲他們辯護：「這與他們無關，是我自己太過傻氣！」

阿生，甚至林愛莉也不會明白，到底呂偉良剛才爲甚麼會突然之間有所行動，相信亦只有呂偉良他自己才知道。

呂偉良被阿生和林愛莉扶起來，準備走向直升機停放的地方，但是，呂偉良却獃在那裏呆呆地站着不想走！

「師父，你要幹甚麼？」阿生不禁問道。

呂偉良問那名指揮官：「你們有沒有令到對方傷亡？」

指揮官說：「暫時還未知道，我們的人正在展開追剿行動中。」

呂偉良臉上木無表情地，登上了直升機。

直升機在沙塵滾滾中起飛，呂偉良居高臨下瞭望下去，但見一場戰事仍在繼續，他的良心上感到內疚，似乎欠下了陳用一份感情上的債，偏偏他又無能爲力令到戰事中止下來。

直升機飛回市區去了，呂偉良從死神的手掌中逃脫，但是，究竟又有多少人死在槍炮底下？想到自己的幸運，就難免想到了別人的痛苦，呂偉良又陷於迷惘的境界中！

林愛莉一直在安慰他，問候他，可是，呂偉良像個聾子，甚麼都聽不到。

也不知過了多久，直升機開始在一個基地上緩緩下降時，呂偉良才吶吶地問道：「這場戰爭，到底要甚麼時候才可以停止？」

沒有人知道呂偉良當時的內心在想些甚麼，但是，身爲西市特警隊長的黎文林却答道：「快了，談判一直在進行，停火很快就會實行。」

「眞的？」呂偉良像個孩子一樣，半

信半疑地嘆了一口氣：「那就好了。」

各人待直升機停定，紛紛下機。

一輛吉甫車開到附近，上面除了一名軍方首長之外，就是西市特警處長胡祺。

胡祺對各人說：「我們已爲各位準備好一架軍用專機，你們現在就要走！」

「爲甚麼？」任如重有點生氣地說：「你把我當作甚麼人？我的地位與你一樣高的。」

「正是因爲這樣，所以我才比你更加担心。」胡祺又說：「你們給我們的麻煩也够了，所以我和軍方商量過之後，決定派出一架專機把你們送走。」

「走？嘿…走得那麼容易嗎？」任如重瞪了他一眼：「我是抓殺人犯的，除非你把王春廷交給我！」

胡祺指指那邊一架軍用飛機，說道：「你要的人，都在那邊！你滿意了吧？」

任如重呆了一呆，他幾乎不敢相信，因爲軍方一直都拒絕了他這項要求，甚至呂偉良等人，也感到十分意外。

同行一名軍官說：「你可以把人帶走，我們已着令大使館方面請律師爲他辯護，根據王春廷的口供，他認爲你們警方沒有足够的證據指控他。」

「那是另一回事！」任如重說，「總之我必須有個交代。」

胡祺忽然伸出手來，跟任如重握了一下：「祝你順風！」

任如重拍拍他肩膊：「巴黎總部一定傳令嘉獎你！」

各人坐上吉甫車，直駛向軍用航機那邊，王春廷正與他的妻子在機旁依依惜別。各人都爲他們難過，林愛莉甚至還流出眼淚來。

人性！人性往往就是這樣矛盾的。任如重一直在據理力爭，務求能把王春廷這殺人兇手帶走爲止！

但是，經過了那一次患難與共，現在內心裏又感到十分難過！反而王春廷顯得非常勇敢，這隻手揮別了他的愛妻，那隻手竟然伸到阿生跟前，示意阿生爲他加上手銬！

但是阿生說：「不用了我相信你！」

每個人的心情都比鉛更重，但那架軍用飛機却輕盈地離地起飛了！

當航機升高上了天，地面上的戰事仍在持續。呂偉良居高臨下，但見烽烟處處，他不知道那冒出濃烟的地方是否他到過的地方，更不知道陳用會不會在戰火中死去！

不管他是那一黨那一派，也不管他是好是歹，呂偉良也只能在內心默默地爲他祝福！

林愛莉仍然無法了解她的愛人在想甚麼，也許永遠也無法明白！

阿生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問王春廷：「你內心一點也不難過嗎？」

王春廷呆呆地答道：「難過甚麼？」

任如重嘆氣說：「可能是那些血液影響了他的個性。」

「你是說人造血液嗎？」王春廷又說：「也許是的，我妻子也說，自從我復活之後，個性似乎變得冷酷無情。但是，我對上司却絕對服從。正如他剛才命令我跟你們走，我就毫不考慮地應命而去！」

阿生說道：「人造血液眞的有些古怪，相信凡是經它救活的人，必然會誓死効忠！」

呂偉良却喃喃地說：「科學！科學家爲甚麼要爲戰爭服務？眞是豈有此理！」

飛機開始隱入雲層之上，呂偉良的心情就像雲霧一樣迷迷惘惘！

回到了某市之後，夏維探長和有關人等，因爲老早收到了西市特警組拍來的電報，於是他們都能及時趕到機場接機！

任如重總算有了交代，他把王春廷交給夏維，一名警探立卽爲他加上了手銬！

在場戒備的軍警超過了一百名以上，但是沒有人明白爲甚麼阿生不將疑犯加上手銬，而王春廷竟然又會馴如羔羊。

記者紛紛上前訪問，但沒有人答問題，只因爲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心事，他們實在也不知應該從何說起！

奇怪的是他們的心事都與本身安危無關，起碼回到這兒之後一切也安全了，生命不會再受到威脅，但是，他們却爲那場戰爭而感到難過。

他們不會再去關心王春廷是否會被定罪，事實上有了陳海泰偷錄的聲帶在警方手中，王春廷定罪乃必然的事。

他們關心的却是那場戰爭不知要打到甚麼時候才能停止！要不是他們到過那些地方，目睹種種慘事的發生，根本也難以了解得到戰爭的醜惡面。現在他們已經徹底了解了。

所有人性都在戰爭中暴露無遺，最令人遺憾的還是科學家的被利用！

他們到底爲了甚麼？爲了政治見解呢，還是爲了金錢？

呂偉良往往在午夜夢迴的時候，會從惡夢中驚醒，只因爲此行給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阿生奉了任如重之命，不准對人提及任何有關「人造血液」的事，而呂偉良也從來沒有對人提及「超人計劃」的事，一切無非基於一點信義！因爲他們都分別答允了對方要保密的。

但是值得嗎？

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

反正戰爭就快要結束了，他們只希望這是眞眞正正的結束，那就謝天謝地了！

七代劍

旋乾轉坤降魔丐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往觀打擂，他本無意上台，却不知何人代他報名打擂，戚明星誤以爲是天山飛狐作弄他，遂登台要求獲勝後改懸擂口對聯，三場比賽，戚明星皆勝，台主依約掛出拳打天山飛狐，脚踢長江毒龍的對聯，果激起在台下的天山飛狐登台責問，戚明星方知誤會了他，遂在接滿了天山飛狐三招後，躍落擂台，找尋到海友蘭返回鎭上，事後方知那作弄他的人竟是降魔怪丐，戚明星只好一笑置之。南行三日，到了阜城，海友蘭要求歇宿一宵，戚明星只好答允，但恐她要他伴遊，忙假作疲倦倒頭大睡——

海友蘭在房中呆了約半個時辰，聽得隔壁房中的戚明星已睡熟，卽悄悄開門而出，走到前面櫃台，向一個小二說道：「小二哥，我託你辦一件事好麼？」

那店小二親切地道：「當然可以，姑娘有事只管吩咐，小的立刻爲妳去辦。」

海友蘭道：「這城中，有家專門打造兵器的鐵舖，你知道吧？」

那店小二點頭道：「知道，知道。」

海友蘭道：「那家鐵舖的老闆姓周，人家都叫他周老七。」

那店小二又點頭道：「對，對！」

海友蘭自懷中取出一封密函，遞給他道：「麻煩你把這封信送給他好麼？」

那店小二接去密函，道：「好的，小的這就去！」

說着，轉身欲去。

海友蘭道：「等一下！」

那店小二轉回問道：「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海友蘭道：「要是周老七不在，就交給舖子裏的伙計也可以。」

那店小二道：「是是。」

海友蘭掉頭向客棧裏面望了一眼，接着低聲道：「這件事，你可不能讓我哥哥知道。」

那店小二微怔道：「妳哥哥？」

海友蘭道：「就是跟我來的那一個，他是我哥哥。」

那店小二「哦」了一聲，似覺有趣，追問道：「爲何不能讓妳哥哥知道？」

海友蘭道：「這事你別管，只照我的吩咐做就行了，送信回來的時候，也不必來告訴我，知道麼？」

「是的，是的。」

「好，你快去！」

日送店小二出門之後，她才轉回裏面房中，也上床躺下來。

× ×

次日，兩人繼續動身南行。

一路上，她漸漸變得溫柔而懂事，對戚明星的任何主張都百依百順，而且也不再向戚明星提出任何要求，這使得戚明星對她的「評價」有了改變，對她產生好感起來。

走了數十日，進入魯境地界。

一天，兩人於平原縣城打尖過後繼續趕路，但走了大半天，看看日已西沉，夜將來臨，而眼前仍是荒蕪人烟的地帶，戚明星不禁有些着急，說道：「糟糕，今天恐怕要錯過宿頭了。」

海友蘭道：「不要緊，咱們可以趕一天夜路，今天是七月十六，月色正好。」

戚明星道：「妳不累麼？」

海友蘭道：「有一點，但不要緊。」

戚明星笑道：「妳越來越堅强了。」

海友蘭嫣然一笑道：「是麼？這是你頭一次誇獎我，但願是眞心話。」

戚明星道：「眞的，妳最近的表現很好，與剛開始那幾天簡直判若兩人。」

海友蘭道：「我要學學吃苦耐勞，因爲到了我姑媽家裏，我不知道會過什麼樣的日子……」

戚明星道：「妳不是說妳姑媽是很疼妳？」

海友蘭道：「長久住在那裏，可能又不同了。」

戚明星道：「我想，她不致於對妳不好。」

海友蘭幽幽一嘆道：「很難說，我不知道我姑丈的爲人怎樣，總之寄人籬下總不是滋味……」

戚明星道：「妳想得太多了。」

海友蘭道：「離家數年，我只遇上一個好人，可惜，我却不能永遠的跟他在一起。」

戚明星道：「他是誰？」

海友蘭低首不語。

戚明星立刻明白她說的是自己，心中不禁盪起一絲漣漪，當下連忙岔開話題，舉手一指遠方，說道：「前面有一座山，也許山脚下有住家可以借宿，咱們趕過去看看！」

說罷，催騎向前疾馳。

馳出數丈，發覺海友蘭沒有趕上來，只得又勒慢坐騎，掉頭問道：「妳怎麼樣了？」

海友蘭不作聲。

她在流淚！

戚明星大感內疚，沉默良久，才開口嘆道：「海姑娘，妳年紀還輕，妳今年才十四歲……」

海友蘭忽然哭了起來，道：「我並不想嫁人，我只想跟你在一起，過去的兩年，你知道我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我被人賣過，又被鐵船幫關過，現在我很害怕，雖然這次是去投奔親戚，但誰能保證他們會好好對待我？只有你，你是我爹的繼承人，跟你在一起我才感到安全，可是……可是……」

說到這裏，掩臉痛哭不止。

戚明星為之心慌意亂，忙道：「不要哭，不要哭，妳聽我說……唉，這樣好了，到了鄱陽，我仔細的打聽一下，要是妳姑丈姑媽為人不好，我就另想辦法安置妳，決不讓妳受苦，好麼？」

海友蘭點點頭，慢慢停止哭泣，羞答答地道：「對不起，我不該這樣煩你，我……我……」

戚明星道：「好了，不要再說了，距離鄱陽尚有數十天路程，妳該讓心情開朗才對——來，笑一個我看看！」

海友蘭「噗哧」一聲，破涕笑了。

戚明星哈哈笑着，暗忖道：「瀛洲居士說她心術不正，眞是胡說八道，她只不過有些軟弱和任性罷了。」

這時，天已全黑，明月升空了。

看山跑死馬，前面那座山看來並不遠，可是兩人足足趕了將近半個時辰，才趕到山脚下。

舉目一望，這座山頗為高大，山上樹木茂盛，由於無風，在夜下看來，靜得像死去一般，那些高聳的巨樹，彷彿野鬼一個個站在那裏，令人見了頗有一種陰氣森森之感。

而道路，由一處山脚蜿蜒伸入山中。

這種地方，是不可能有住家的，戚明星不禁苦笑一下道：「看情形，咱們只有走一天夜路了。」

海友蘭道：「那就走呀！」

戚明星於是當先馳馬走上山路，一面說道：「妳緊跟着我，這種地方常有翦徑賊出現。」

海友蘭笑道：「我不怕，跟你在一起，別說是翦徑賊，縱是強梁巨寇也不是你的對手。」

戚明星笑笑不語。

兩人循着山路前進，敢情這座山還眞大，奔馳了十多里路，居然還在山中，不見一點平地的影子。

這時已是深夜，海友蘭似乎有些疲困了，提議道：「戚大哥，咱們下來歇歇如何？」

戚明星道：「好。」

於是兩人下馬歇息。

戚明星取出乾粮道：「來，咱們吃些乾粮。」

海友蘭說道：「我吃不下，我全身都是汗，倒想洗個臉——咦，我好像聽到水聲！」

戚明星注意一聽，點點頭道：「不錯，左方樹林中有個小瀑布。」

海友蘭精神一振道：「看看好麼？」

戚明星當然不反對，兩人於是起身入林，行入數十步，果然發現一個小瀑布，水從一座七八丈高的絕崖瀉下來，注入下面一個水潭中，水很清湛冷冽，令人一見之下，就想下去洗個痛快。

戚明星走近潭邊蹲下，掬水喝了幾口，然後洗臉，一邊洗一邊暗忖道：「可惜有她在身邊，否則倒可下去洗個澡……」

海友蘭也蹲下去掬水洗臉，然後脫掉繡花鞋，就在潭邊坐下，把脚浸入水中，發出愜意的聲音道：「好涼好舒服啊！」

她踢了踢水，忽以羞澀的笑容向戚明星道：「戚大哥……」

戚明星抬起頭問道：「什麼事？」

「你看這附近有沒有人？」

「深山林內，哪會有人？」

「我想……我想下去洗個澡，不知可不可以？」

「可以。」

「那麼，你……」

「我回路邊等妳便了。」

他起身運目四下巡視一番，斷定附近無人，便轉身向林外行去。

海友蘭羞笑道：「你……可不許偷看啊！」

戚明星聽了很不高興，道：「放心，我戚明星不是那種下流人物！」

他感到人格受辱，悻悻然返回路邊坐下，生了一會悶氣之後，忽又釋然一笑，暗忖道：「我不能怪她，她是個小姑娘，小姑娘當然很害臊……」

想通了海友蘭並無侮辱自己之意，他拿起乾粮吃了起來。

而這時，海友蘭已羅衫盡除，裸露全身，沐浴於清冽的潭水中了。

她雖然只有十四歲，但發育健全，胴體纖白而豐嫩，細腰豐臀，玉腿修長圓滑，胸前雙峯有如初生幼筍，看上去撩人極了！

清湛的潭水，皎潔的月光，和她婀娜如玉的胴體，蔚成一幅美妙而令人神魂顚倒的畫面，此情此景，縱是柳下惠也會雀躍三尺的。

她慢慢擺動雙腿，在潭中飄盪沐浴約一刻時，也不知發現了什麼可怕的東西，忽然「啊喲！」驚叫一聲，倉倉皇皇的爬出水潭，竟顧不得穿衣，一路驚叫的往路上奔來！

戚明星正在閉目養神，一聽到她驚叫，為之大吃一驚，疾忙一跳而起，疾奔入林。

奔入林中，正見海友蘭赤條條一絲不掛的奔來，不禁大為尷尬，失聲道：「妳怎麼啦？」

海友蘭一下投入他懷中，驚叫道：「蛇！蛇！一條水蛇——」

嬌軀一軟，頓時昏厥過去。

戚明星見她嚇昏過去，不得不將她抱起，這還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軟玉溫香抱滿懷」，一時心跳氣急，滿面發熱，好像抱着一個燙手的大火盆，急得手足無措的叫道：「海姑娘！海姑娘！妳醒一醒，妳醒一醒！」

然而海友蘭已全無知覺，一顆螓首俯垂在他臂彎上，雙目緊閉着，好似睡着了一般！

看着她雪白圓渾的軀體，看着那兩顆含苞待放般的乳峯，以及那無法從眼前消失的妙相，他感到全身在發燒，整個人似要被溶解了。

在鐵船幫那段歲月中，他也曾經荒唐過，所以他對女人是無法無動於衷的，但是自從脫離鐵船幫後，他已能夠潔身自愛，但眼前的情景却使他感到難以控制，他的眼睛冒出了火，口中在發乾，靈性與野性開始在他腦中交戰起來。

她這麼嬌美動人，她又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弱女，而且她又鍾情於自己，一心一意想跟着自己，要是自己……有什麼不可以呢？

這念頭在他腦中盤旋着，他的面部扭曲起來，心頭怦怦狂跳，想了一會之後，突然面容一獰，就抱着海友蘭向樹林內走去。

走到林中水潭邊，他將她輕輕放落在她的衣衫上，然後開始解自己的鈕扣……

忽然，一陣清風吹落潭邊，拂過他面上，頓使他狂熱的情緒像被潑了一盆冷水一般，霍然冷却了下來！

他突然清醒了，慢慢的抬起頭，目凝虛空，喃喃自語道：「該死！我怎可幹這種事？她是海大俠的女兒啊！我如污辱了她，還能算個人麼！」

於是，他慚愧得猛敲腦袋，痛心疾首的暗罵道：「我該死！我簡直不是人，我怎麼可以生出這種卑鄙下流的念頭！」

他急忙取了一件衣服蓋在她身上，然後衝近水潭邊，把頭浸入水中。

片刻之後，他的情緒已完全冷靜下來，當下掬了一些水潑到海友蘭的臉上，即舉步走開。

不久，他已聽到海友蘭在嚶嚶飲泣，但他仍不敢過去，只開口說道：「海姑娘，快穿上衣服吧！」

海友蘭仍然飲泣不止。

又過了好一會，才聽她哽咽着道：「你……你可以過來了。」

戚明星走了過去，見她已穿好了衣服，正在掩臉哭泣，乃勸慰道：「不要哭了，我希望妳把我當作同胞哥哥，這樣妳會好過一些。」

海友蘭哭泣道：「你都看見了，是不是？」

戚明星神情嚴肅的嘆了口氣，道：「我不會把它記在心上，妳放心好了。」

海友蘭哭得更傷心，道：「天啊！我沒有臉再見人了！我還是死了的好！」

說着，起身一頭向一棵大樹撞去。

戚明星大驚失色，叫聲「使不得！」飛步跳上前一把抓住她背衣，將她拉了回來。

海友蘭頓足大哭道：「你讓我死吧！貞節是女人的第一生命，我的身子被你看了，這教我怎麼活下去？我要死！我非死不可！」

戚明星緊緊抓住她，沉聲道：「不要胡說，這是意外，我剛才說過了，妳只要把我當作同胞哥哥——」

海友蘭哭叫道：「可是，你明明不是我的同胞哥哥呀！要我活下去，除非……除非你娶我！」

戚明星眉頭大皺，道：「妳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如果我是個又老又醜的人，妳難道也要嫁給我麼？」

海友蘭直跺脚道：「我不管！我不管！你不娶我，我只有一死！」

一邊哭叫，一邊力掙，似乎打定主意一死以全貞節！

戚明星緊緊抓住她雙手，喝道：「不要胡鬧，好好聽我說！」

海友蘭突然停止了哭鬧，表情也一下變得很冷靜，凝注他好半晌，才一個字一個字地道：「告訴你，你無法阻止我尋死的，我今天死不成，還有明天，明天死不成，也還有後天！」

戚明星見她死意極堅，大感頭痛，暗忖道：「不錯，她決心尋短見的話，什麼時候都可以死，這的確教我防不勝防……」

他又默忖有頃，忽然長嘆一聲道：「罷了，我可娶妳為妻，但不是現在！」

海友蘭臉色一喜道：「什麼時候？」

戚明星神情凝重地道：「要等我奪回無鋒寶劍，練成大殺門的劍法，消滅鐵船幫，以及完成令尊的所有託付之後！」

海友蘭問道：「那要多久？」

戚明星道：「不知道。」

海友蘭道：「這一點我可以答應，不過我要立刻和你拜天地！」

戚明星搖頭道：「這不行！」

海友蘭道：「咱們先拜天地定名份，等將來再行大禮，這有何不可？」

戚明星苦笑道：「名份一定，萬一我死了，妳豈不成了未出嫁的寡婦？」

海友蘭以堅定的語氣道：「我不怕，萬一你不幸死了，我決不再改嫁！」

戚明星又搖頭道：「不必如此，我送妳去鄱陽，等將來我可以娶妳的時候，再去見妳便了。」

海友蘭眼淚又撲簌撲簌掉下來，道：「我明白了，你根本沒有眞心要娶我，你是在哄我的！」

戚明星道：「不，我不是在哄妳，我的意思是說：既然咱們目前不能結為夫妻，又何必先定名份呢？這豈不等於作繭自縛？」

海友蘭道：「先定名份，我才有勇氣活下去！」

戚明星心中頗不愉快，有一種被「敲定」之感，但一想到她的立場，又對她同情起來，不由「唉！」的長嘆一聲道：「妳要拜天地，是表示訂親呢？還是拜了天地就成為夫妻？」

海友蘭低頭道：「就算訂親吧。」

戚明星苦笑道：「私訂終身，何必拜天地？」

海友蘭道：「咱們沒有信物可交換，就以拜天地做爲文定之儀，有何不可？」

戚明星道：「好吧，要拜就拜——來，咱們朝南跪下，磕三個頭。」

於是，兩人一齊朝南跪下，磕了三個頭，戚明星一邊磕頭，一邊暗忖想道：「女人眞難纏，偏就有這許多婆婆媽媽的主意，……」

而海友蘭却很高興，拜畢起身，含羞帶笑地道：「現在咱們是未婚夫妻了，戚大哥，你高興麼？」

戚明星點頭露出一個生硬的笑容，道：「是的，我很高興……」

海友蘭道：「你可不許反悔啊！」

戚明星搖頭道：「不會。」

海友蘭道：「從現在開始，我叫你明星，你叫我友蘭，好麼？」

戚明星道：「好的。」

海友蘭喜孜孜的拉他在樹下坐下，道：「來，咱們坐下談談！」

她緊緊偎依着戚明星，狀甚親暱。

戚明星却是很覺不自然，窘迫地說道：「我想，咱們還是上路吧，乘着夜裏涼爽，——」

她截口道：「不，我要跟你談談，我……我要問你一件事。」

「什麼？」

「你……喜歡我麼？」

戚明星道：「妳我既已訂親，怎麼還問這個問題？」

海友蘭道：「我要知道你是不是眞心的喜歡我嘛！」

「哦，當然……當然喜歡妳啊！」

「從今以後，你不要再想着那個王小鳳，要把她忘掉，好麼？」

「……」

「你忘不了她，是不？」

「我試試看……」

「你如喜歡我，就不要再想她，好不好？」

戚明星道：「唔，好的，我會盡量的把她忘掉……」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我一見到你時，心裏就偷偷的喜歡你了，只是不敢講出來。」

「唉，妳年紀還小……」

「誰說的，我今年雖只十四歲，但是有人像我這個年齡就做了媽媽了！」

「哦……」

「我想，我爹若知我嫁給你，一定很高興，你說是不？」

「大概是吧。」

「你怎麼攪的嘛？」

「嗯？」

「你好像很不開心！」

「不，我很開心，我開心極了。」

「可是，你爲什麼這樣冷冷淡淡，看都不看我一眼！」

「好，好，我看妳，看啊，我是在看妳了！」

「哼，我不來了！」

她口裏說「不來了」，人却往戚明星懷裏直鑽，吃吃的笑起來。

戚明星面上露出尷尬和勉強的笑容，心中則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因爲他實在沒有心情談情說愛，對這個情竇初開熱情洋溢的少女，頗有難以應付之苦。

「明星。」

「嗯？」

「咱們現在已是未婚夫妻了，你就是我，我也就是你，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廓，你說是不？」

「是。」

「那麼，我想知道的事，你都要告訴我，可不許再瞞着我。」

「妳想知道什麼？」

「我很想知道大殺門在什麼地方，還有我爹託付你的事——」

「不行！」

「爲什麼？」

「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告訴妳，唯獨這兩件事不行——走吧，咱們該上路了！」

× ×

又行三日，進入豫境。

這一天，兩人於入夜時分到了開封府，便在城中客棧投宿下來。

戚明星對於海友蘭的熱情越來越害怕，爲了避免發生那種不名譽的事，他於吃過晚飯後，即託詞疲困，關起房門上床睡覺了。

一覺醒來，已是破曉時候。他立即起床着衣，開門而出，走去海友蘭的房外拍門，喊道：「友蘭，該起來了！」

誰知手一拍上房門，門竟應手開了！

他微微一怔，舉步跨入房中，又喊道：「友蘭，妳起來了麼？」

房中的那張床，蚊帳深垂，床上的海友蘭似仍在酣睡之中，沒有醒來。

戚明星暗忖道：「奇怪，她既然尚未起來，房門怎麼虛掩着呢？」

他微感不妙，上前撩開蚊帳一看，頓時呆住了。

原來，床上已無海友蘭只有一封信！

信，放在凌亂的被褥上。

看到信，他第一個想到的是「她不告而別了」，心中大生懊悔，又暗忖道：「這是我的不對，我不該對她那樣冷淡，她一定以爲我不喜歡她，因此不告而別了，但願不是去尋短見才好！」

一邊思忖，一邊疾疾取信拆開來看，但見信箋上寫着如下數十個字：

「戚明星：海姑娘已在我們的手中，如欲救她，請來城外亂葬崗相見，過午不候。」

原來，海友蘭不是不告而別，而是被人擄刧去了！

戚明星面色大變，頓足叫聲「不好！」轉身便向房外衝去，但奔到門口，他陡地一刹而住，激動的神情一下消失，嘴唇一掀，微微冷笑道：「不，這事不能太急，我得先好好想個對策……」

他斷定擄刧海友蘭之人，日的必在大殺門的武功，對方要以海友蘭爲人質，强迫自己說出大殺門武庫的地點，所以他要預先想出一個對策。

他拍拍手，大聲道：「喂，店小二，來個人！」

「來了！」

一名店小二應聲而至，笑着哈哈腰道：「客官你早，有什麼吩咐麼？」

戚明星道：「我問你，城外有座亂葬崗，它在什麼地方？」

× ×

亂葬崗，在東門城外四五里的地方。

這片山崗很大，山坡起伏如浪，大大小小墳墓有數千座之多，大半都是窮人的叢塚，此刻整個亂葬崗上不見一個人跡，看來異常荒涼。

山崗的最高處，建有一間百姓祠，這間百姓祠已甚破舊，前面祠堂上供的是「遊魂孤鬼」的靈位，後面則是一間「骨庫」，儲存許多無人認領的死人骨骸。

祠外右方，有一棵枯禿的梧桐，這時的梧桐樹下有二男一女。

兩個男的，是蒙面人，身材都很雄壯，一個穿靑色勁衣，一個穿黑色勁衣，背上均揷着一口單刀！

女的是海友蘭，她被捆綁在樹身上，一頭秀髮散亂的披在臉上，樣子很可憐，但是她的臉上非但無一絲驚懼之色，反而有着笑容！

兩個蒙面人，一個立在她前面，一個立在她後面，全神戒備着。

這時，靑衣蒙面人開口發出重濁的聲音道：「奇怪，怎麼還不來？」

黑衣蒙面人接腔說道：「他一定會來的！」

靑衣蒙面人掉頭看了海友蘭一眼，笑聲道：「海姑娘，妳認爲他一定會來救妳嗎？」

海友蘭含笑道：「當然，即使不看未婚妻之情，他也一定會來救我的！」

靑衣蒙面人笑道：「妳這樣說，是表示他並不很喜歡妳，是麼？」

海友蘭道：「是的，他心中只有一個王小鳳，雖然不得已而和我訂親，但我看得出他並不很喜歡我。」

黑衣蒙面人道：「這證明妳功夫不到家。」

海友蘭道：「誰說的，我能做的都做到了，他就是不肯上鈎，教我有什麼辦法呢！」

老人脚下一絆，滑倒地上，剛避過一蒙面人由後追殺來的一刀，同時，手一抖，藜杖疾射，擊中另一蒙面人心窩。

黑衣蒙面人道：「這倒奇怪，他以前也很喜歡玩女人，而妳又是這麼標緻迷人，他居然能够控制得住，眞是意外。」

海友蘭道：「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他對海書郞十分敬重，因此，不敢對我無禮，如果他知道我不是海書郞的女兒，他早就……」

靑衣蒙面人笑道：「早就幹了，是不是？」

海友蘭笑道：「你小心，對我說話不可太輕浮，否則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靑衣蒙面人哈哈一笑道：「是，我的海姑娘，誰不知妳是個厲害的脚色！」

海友蘭道：「小聲一點，他可能快到了，我不希望今天這個圈套再告失敗，這樣幫主會不高興的。」

靑衣蒙面人道：「此計不成，還有二計，不怕他不乖乖的屈服。」

海友蘭道：「還有二計？」

靑衣蒙面人道：「是的，幫主已派出許多兄弟分頭尋找王小鳳，如能找到王小鳳，不怕他不屈服。」

海友蘭有些不高興地道：「這是誰出的主意？」

靑衣蒙面人道：「是幫主自己想到的，他知道那小子對王小鳳負疚極深，一定不願再見她受到傷害。」

海友蘭道：「哼，我就不信比不上那個王小鳳，幫主也太小看我了！」

一言甫畢，忽聽遠處山崗下傳來「汪！汪！汪」三聲狗吠！

黑衣蒙面人立刻說道：「一定是他來了，大家不要再說話！」

說罷，撒出單刀握在手上。

青衣蒙面人也撒出單刀，架到海友蘭的粉頸上，輕笑道：「妳最好假裝昏死過去，讓他看了心疼！」

海友蘭笑應一聲，螓首一歪，立刻「昏死」過去了。

約莫一刻時後，亂葬崗上出現了一個人，這人出現在二蒙面人的眼底下時，兩人都發出一聲輕咦，又不約而同的低聲道：「不是他啊！」

原來，出現於亂葬崗上的，是個老頭子！這老頭子年已古稀，鬢鬚斑白，頭戴一頂破圓帽，身穿破長衫，左手提着一隻藤籃，籃中盛着錫箔祭品，右手拄着一支藜杖，正向百姓祠走來。

他走得很慢，一步只移數寸，好像一個曾經中風的人，顯得僵硬不靈活！

青衣蒙面人冷哼一聲道：「他媽的，原來是個糟老頭，他到這兒來幹甚麼！」

黑衣蒙面人道：「大概是來祭拜的，趕他離開如何？」

青衣蒙面人點頭道：「好，你去嚇唬他一下，叫他快些滾蛋！」

這時，老人已走到近處，他顯然耳目不靈，還沒發現梧桐樹有人，繼續在向百姓祠移近，黑衣蒙面人大步迎上去，一揮單刀喝道：「老頭，快走，老子等下要在這地方殺人！」

刀光閃過老人的面前，老人才發覺有人，嚇了一大跳，失聲道：「啊唷，你幹什麼呀？」

黑衣蒙面人揮刀驅逐，道：「快回去，這地方等下有兇殺！」

老人似患聾聵，側耳問道：「你說什麼呀？」

黑衣蒙面人大聲道：「我叫你快回去，這地方等下有兇殺！」

老人眨眨眼，再側耳問道：「什麼兄嫂？誰是你你的兄嫂啊？」

黑衣蒙面人大感啼笑皆非，又大聲道：「我是說兇殺！」

老人笑哦一聲，低頭看看自己的胸部，喃喃笑道：「你說我的胸部太瘦？哈哈，這干你什麼事？老漢又不是大姑娘，胸何必肥呀？」

黑衣蒙面人為之氣結，乃揚刀做砍劈之狀，怒喝道：「快滾，不然宰了你！」

老人大吃一驚，忙不迭的走開數步，大叫大嚷道：「啊呀！你敢情是打刼的強盜，這你可找錯對象了，老漢現在窮得剩下一身瘦骨，哪有東西給你呀！」

黑衣蒙面人眞想一刀砍下，當下大步走到他身邊，對着他的耳朵吼叫道：「我叫你快滾，聽清楚了沒有！」

老人這回聽清楚了，哦哦連聲：「你要老漢快走？好好好，老漢馬上就走，馬上就走！」

一面說，一面却反向百姓祠走去。

黑衣蒙面人一手扯住他，怒問道：「你幹什麼？」

老人舉杖一指百姓祠，道：「老漢要還願啊！上個月我那老伴生了大病，城中的張道士說是鬼糾纏，老漢便來向百姓公許願，講好讓我那老伴病癒了便來拜謝，今天老漢便是來拜謝的，所以你要老漢離開，也得等老漢——咦，那樹下怎麼有個姑娘，讓老漢瞧瞧——天啊！妳不是我那個被人枴跑的孫女玉珠麼？妳……我的好孫女，妳怎麼在這裏呀！」

說着，用力摔開黑衣蒙面人的手，疾步朝那梧桐樹下行去。

黑衣蒙面人怔了一下，即又上前抓住他肩膀，怒聲道：「他媽的，你這糟老兒眞會夾纏——回來！」

他用力欲將老人拉退，誰知一拉之下，却只將老人的衣衫抓破，老人似乎瘋了，不顧一切向樹下衝去，一面叫道：「玉珠！我的乖孫女，妳找得爺爺好苦啊！」

黑衣蒙面人這時已發覺不對勁，立時大喝一聲，趕上一步，一刀朝老人背部砍去，口中同時叫道：「老顏小心！」

「啊呀！」

老人好像一腳踩上卵石，突然仰身滑倒，正好避過了黑衣蒙面人砍來的一刀，而於倒地之時，藜杖突自手中飛出，恰似一支標槍，朝那站在海友蘭身前的青衣蒙面人電射過去。

由於距離太近和去勢太快，再加上青衣蒙面人還沒警覺老人非普通人物，等到他發現藜杖來勢如電而想閃開時，藜杖已「卜！」的一聲，射入了他的腹部！

「哎喲！」

青衣蒙面人慘叫了一聲，雙手一下攫住射入腹部的藜杖，腳下「登登」倒退兩步，背部撞上了被縛在樹身上的海友蘭，接着整個人頓如洩了氣的皮球，萎然倒下，往陰司報到去了！

這事說來話多，其實只發生於一瞬間，黑衣蒙面人一見同伴中杖死亡，心中大駭，厲吼一聲，手中單刀疾然向前遞出，向尚在地上的老人刺去！

但老人的身手竟是高得出奇，只見他身子就是一翻，很巧妙的避過了他的奇襲，接着雙腳飛揚而起，好似揮出的兩個拳頭，砰砰踢中了他的雙頰！

黑衣蒙面人登時如喝醉了酒，身子搖搖晃晃的顛退下去。

老人隨之一跳而起，身如閃電直欺向前，掌如巨斧猛劈上去，攻擊對方頭額，快得像一陣旋風！

黑衣蒙面人一時手忙腳亂，連舉刀招架都辦不到，迫得只好仰身倒下，一個斛斗翻出去。

老人冷笑一聲，緊躡而上，一腳往他小腹下踩去。

這一腳，他有足夠的把握可以將黑衣蒙面人踩出油來，那知腳尖眼看就要踩中對方的「命根」之際，驀聞身後傳來一聲斷喝：「住手！」

老人聞聲一驚，身形倏旋，飄出數尺，掉頭一望之下，登時涼了半截。

原來，梧桐樹下，又出現了一個蒙面人！

這蒙面人身子高高瘦瘦，穿一襲灰布袍，從體格上看，年紀似已不小，隱藏在覆面巾後面的兩顆眼睛，綠慘慘的好像兩盞燈！

他，一隻乾巴巴的手掌，正按在海友蘭的頭上，那情形已表現得很明白，他只要一用力，海友蘭的頭便得當場開花！

看到老人已被鎮住，他口中發出極之難聽的哈哈怪笑，緩緩道：「小子，瞧不出你倒會耍花樣，做了老夫一個兄弟！」

老人慢慢將一頭假髮摘下，再抹掉面部的易容和鬍鬚，恢復了他戚明星的面目，也緩緩說道：「我可以知道閣下是那條綫上的麼？」

蒙面人道：「抱歉！」

戚明星沉着一笑道：「那麼，你要些甚麼？」

蒙面人冷冷一笑，道：「勞駕帶老夫去大殺門！」

戚明星道：「去那兒幹甚麼？」

蒙面人笑道：「大殺門劍法天下無敵，老夫要那劍譜呀！」

戚明星道：「看來你閣下消息太不靈通了！」

蒙面人道：「那口無鋒寶劍已在越西鴻手中是麼？」

戚明星點頭道：「正是，沒有了它，我帶你去也沒有用處。」

蒙面人獰聲道：「先知道大殺門的所在地，再徐圖那口寶劍不遲，至少也可與越西鴻『分庭抗禮』！」

戚明星道：「我若不答應，閣下便要下手殺害海姑娘，是吧？」

蒙面人點頭道：「你猜對了！」

戚明星凝視着他，沉默着。

蒙面人喝道：「你快做決定，老夫可沒有太多的耐性！」

戚明星又默默注視他一會，才問道：「我若帶你去，海姑娘怎麼辦？」

蒙面人道：「老夫的兄弟會把她帶去某處，等老夫由大殺門回來之時，立刻把她交還給你。」

戚明星說道：「我安知你們不會傷害她？」

蒙面人道：「老夫目的只在大殺門的武功，她是個沒用的丫頭，殺她無益！」

戚明星道：「好，我帶你去。」

蒙面人笑道：「這才是識時務！」

他向那黑衣蒙面人一招手，道：「兄弟，過來把這丫頭帶走！」

黑衣蒙面人繞過戚明星，走到樹下，解去海友蘭身上的繩子，把海友蘭抱了起來。

戚明星冷冷道：「要注意，當我回來發現她受到任何傷害時，你知道我會怎麼樣！」

蒙面人道：「這個你放心，我們不會傷她一根汗毛，也不會虧待她的。」

他接着向黑衣蒙面人揮揮手，道：「你去吧！」

黑衣蒙面人一指地上的青衣蒙面人的屍體問道：「他怎麼辦？」

蒙面人道：「我來處理。」

黑衣蒙面人沒再說甚麼，當卽抱着海友蘭向西疾去，轉眼便消失在遠處的亂葬崗上。

蒙面人似恐戚明星對自己突施奇襲，警戒的與戚明星對峙了好一會，忖度黑衣蒙面人已去甚遠，才發出有恃無恐的笑聲，說道：「老夫要處理一下死屍，你不介意吧？」

戚明星道：「請便。」

蒙面人當由懷中掏出一隻磁瓶，拔去瓶塞，走到青衣蒙面人身邊，將瓶中之物倒在屍體上。

那是化屍水，一倒在屍上之後，整個屍身立刻溶化起來，不到一刻時工夫，全身肌膚已化為一堆碎爛的肉塊，剩下的只是一副完整的白骨！

戚明星對於這種處理屍體的方法看得太多了，一點也不覺驚奇，他只感到有些失望，因為他很希望能看到青衣蒙面人的面貌，他確信這些人自己必會見過，所以他們才蒙住面孔，所以才用化屍水處理屍身。

蒙面人見屍體已化，乃笑道：「好了，咱們可以走了！」

戚明星微笑着。

蒙面人立刻退後一步，道：「你最好不要妄動，老夫的兄弟如不見我回去，他會撕票！」

戚明星微笑道：「別緊張，我是在替你着想，像你這樣蒙着臉，也敢在路上行走麼？」

蒙面人道：「你可以避開官道，揀荒徑走。」

戚明星道：「但那地方很遠，要走數千里路，途中難免要經過人住的地方。」

蒙面人道：「咱們可以晝伏夜行。」

戚明星道：「我告訴你那地點，你自己去，如何？」

蒙面人搖頭道：「不，越西鴻已上了你一次當，老夫不上你的當！」

戚明星道：「那麼，我城中客棧有兩匹馬，你在此等着，我去把馬牽來，怎麼樣？」

蒙面人又搖頭道：「不必，如需騎馬，路上可以買！」

戚明星道：「我沒那麼多錢買馬了，你有麼？」

蒙面人道：「有！」

戚明星至此已無計可施，只得聳聳肩道：「那麼，隨我來吧！」

說罷，轉身便向山崗下走去。

就在這時，突有一人自百姓祠瓦面上冒起，笑道：「戚明星，你不必去！」

突然出現在瓦面上的，竟是中原三老之一，被海外三仙驅離蓬萊仙島的降魔怪丐！

使人吃驚的是：他手上提着一顆血淋淋的首級——黑衣蒙面人的首級！

戚明星一見大喜，歡呼一聲，立卽旋身出掌，向蒙面人飛切過去！

蒙面人則大吃一驚，慌忙頓足倒縱而起，一下縱退數丈，然後轉身向東疾掠。

他只是不欲與戚明星交手，其實他身手十分不弱，從其縱飛的身法和速度上看，無疑是個頗為特出的武林高手，一起一落之間，已在十幾丈外！

戚明星吶喊一聲，飛身追去。

但追出一程，他就看出要追上對方很不容易，同時想到海友蘭不知情況如何，於是就打消了追敵的念頭，返身奔回百姓祠。這時，降魔怪丐已跳落於祠前，他見戚明星折返，似感意外，笑問道：「怎不抓他回來？」

戚明星道：「他跑得很快，在下追不上——海姑娘呢？」

降魔怪丐笑道：「在祠後。」

戚明星向他深施一禮道：「很感謝老前輩出手解危，謹此致謝！」（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天殺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和小丁奉巫瞎子之命暗殺丐幇幇主十方羅漢，申無害是十方羅漢朋友，表面奉命，暗中要盡力保護，小丁和十方羅漢的淵源更深，原來他是丐幇幇主的接班人，在這兩個年輕高手的維護下，萬應教注定失敗，連派出的一着暗棋也被小丁擊斃。百寶盒和巫瞎子算定申無害和小丁會意氣風發的聯手開基創業，密計另派高手往殺二人，果然，他們猜測應驗，申無害和小丁在洛陽開設天武道舘招徒授藝，這日，羅芳突來訪，申無害詢她來意，羅芳先不說來意，却在胡謅他們離開長安的原因——

心似蜂螫毒　智比狡狐高

小丁接口道：「我們離開長安，只因爲那邊物價太貴，生活不易。」

這當然是鬼話，但羅芳並沒有加以反駁。

她笑着瞅了小丁一眼道：「就算你們想來洛陽定居，在人情上來說，臨走之前，也該告訴我羅大姐一聲才對。」

小丁帶着歉意道：「是的，我們這次走得實在太匆促。」

羅芳又乜了他一眼道：「匆促得連告訴自己女人一聲的時間也沒有？」

小丁道：「我們正打算去把她們接過來。」

羅芳道：「用不着你接，她已經來了，如今就住在及第客棧裏。」

小丁道：「申大嫂來了沒有？」

羅芳輕輕嘆了口氣道：「這就要問你們這位申大哥了。」

她忽又轉向申無害道：「羅燕是不是已經跟你來了洛陽？」

申無害道：「沒有。」

羅芳道：「那麼羅燕去了那裏？」

申無害道：「不知道。」

羅芳道：「你眞的不知道她去了那裏？」

申無害道：「你是她的親姐姐，連你都不知道她去了那裏，我又怎會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羅芳望着他，沒有開口，似乎在觀察他說的究竟是眞話還是假話。

申無害冷冷接着道：「所以你應該淸楚，你今天實在不應該到這裏來。」

羅芳仍然沒有開口，臉上也沒有任何表情，又隔了很久很久，她才慢慢的轉向小丁道：「你什麼時候去客棧裏把紅紅接出來？」

小丁想了想，忽然搖頭道：「用不着了。」

羅芳像是吃了一驚道：「用不着？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丁緩緩道：「她還是跟着你比較好，如果跟了我，以後的日子我相信她一定過不慣。」

羅芳臉都氣白了，忍了又忍，才哼了一聲道：「想不到男人的心，竟是這樣的靠不住！」

話一說完，轉身便待離去。

申無害突然道：「剛才我說的話，我想你一定沒有聽淸楚。」

羅芳霍地轉過身子道：「什麼話我沒有聽淸楚？」

申無害道：「我說你今天實在不應該到這裏來。」

羅芳道：「來了又怎樣？」

申無害道：「既然來了，就得替我交出一個人來！」

羅芳眼波閃動，道：「你是不是以爲我藏起了羅燕那個丫頭，今天故意來訛詐你的？」

申無害冷笑不語，似乎有意讓這女人好好發揮一下她的演技。

羅芳也冷笑了一聲道：「是的，我是她的親姐姐，如果我堅稱不知道，你一定不肯相信。」

她忽然改以眼角望着他，含情脈脈地道：「就算那丫頭被我藏起來了，而我也不打算把她再交給你，你又待怎樣？你是不是準備留我下來，拿我這個大姨子，頂那丫頭的缺？」

申無害冷冷一笑道：「你這個建議很好，只可惜我要你交出來的人，並不是你那位親妹妹！」

羅芳微微一楞，似乎有點意外道：「那麼……」

申無害一字字沉聲接着道：「我要你說出誰是那位神秘的萬應教主！」

羅芳又是一楞，突然掩口吃吃而笑道：「眞妙，這種事你們竟然拿來問我，眞叫人意想不到。」

申無害道：「你意想不到的事，還多得很。」

羅芳指指小丁，露出有趣的樣子道：「你們都是萬應教的人，對嗎？」

申無害道：「不對。」

羅芳道：「哦？」

申無害道：「我是天道武館的館主，他是副館主。」

小丁道：「兼總教席！」

羅芳笑笑道：「好，好，那麼你們認不認識長安長生糧行的那個巫瞎子？」

申無害道：「認識。」

羅芳道：「你們爲什麼不去問他？」

申無害道：「問他也是白問。」

羅芳道：「爲什麼？」

申無害道：「因爲他也並不一定就知道那位教主是誰！」

羅芳道：「他是你們的頭兒，如果連他也不知道，還有誰知道？」

申無害道：「就算他知道，他也作不了主！」

羅芳道：「那麼誰才作得了主？」

申無害道：「金長老！」

羅芳道：「教中的長老？」

申無害道：「是的。」

羅芳道：「既然如此，你們何不直接去問這位金長老？」

申無害道：「問過了！我們現在就在等候回答。」

羅芳臉上一點驚愕的表情也沒有，這無疑早在她意料之中，她思索了片刻，才抬頭平靜地道：「我就是那位金長老。你怎麼知道的？」

申無害道：「是你自己告訴我們。」

羅芳道：「哦？」

申無害道：「百寶盒老余從沒有說過他去過萬花館，而羅芳却告訴我，你對這位百寶盒的爲人知道得非常淸楚，萬應教中人最大的秘密，便是他們的身份，這位百寶盒既然沒有去過萬花館，你爲何會知道他這個人，而且知道得如此淸楚，應該只有一個答案。」

羅芳道：「你就是憑這一點猜想出來的？」

申無害道：「當然不止這一點。」

羅芳道：「那丫頭還告訴了你一些什麼？」

申無害道：「她說你的武功不算太好，只是對暗器很有興趣，尤其擅使一種如今已很少有人使用的燕子鏢！」

羅芳輕輕嘆了口氣道：「這就是我的好妹妹，親妹妹！」

申無害道：「她並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對不起她的是你，你不該把她作爲你利用的工具。」

羅芳道：「我什麼時候利用過她？」

申無害道：「蒼頭老蓋，便是一個活生生的明証！」

羅芳微微一怔道：「連老蓋的身份也已經被你看破了？」

申無害道：「關於這一點，應由巫老大負責。」

羅芳道：「哦？」

申無害道：「他第一天就告訴我，亥字組的死士，連他在內，共爲九人，但我算來算去，始終只有八人，直到這位老蓋出現，我才突然明白過來，原來第九名死士，便是這位蓋大仁兄！」

羅芳忍不住又嘆了口氣道：「天殺星這個外號，的確是害人不淺。」

申無害微笑道：「這也正是我第一次聽人喊我天殺星，使我對這個外號產生好感的原因。」

羅芳想了想，忽又問道：「不管怎麼說，萬應教總算待你們不錯，即使你們想脫離，也儘可一走了之，爲什麼你們一定要在離開之前，對飛刀藍長虹，下這種毒手？」

小丁插口道：「下毒手的是我！」

羅芳轉過臉去道：「你們私人之間有恩怨？」

小丁道：「沒有。」

羅芳道：「那麼你爲什麼要向他下毒手？」

小丁道：「殺人有時候並不一定要有什麼理由。」

羅芳道：「這話什麼意思？」

小丁道：「一點意思沒有，正如萬應教要殺十方羅漢一樣。你如能說出萬應教有什麼理由要殺十方羅漢，我就能告訴你我殺飛刀藍長虹的理由！」

羅芳道：「什麼？你們以爲殺十方羅漢是萬應教的主意？」

小丁道：「那麼，你能不能告訴我們那位神秘的偪主是誰？」

羅芳道：「你們應該知道，要查出這位神秘的偪主，並不是一件容易事。」

小丁道：「我們知道的實情並非如此。這位神秘偪主並不是查不出來，而是金長老不主張追查，因爲他無疑早就知道這位偪主是誰，說不定，這位偪主就是他自己！」

羅芳再度深深嘆了口氣道：「看這樣子，我今天的確不該來。」

小丁和申無害都沒有開口。

園子外面的閒人，已經散去一大半，因爲他們遠遠只能看到兩位館主在跟一個標緻的女人娓娓交談，不要說什麼打殺場面，就連火藥氣味，也聞不着一點點，再等下去還有個什麼勁兒？

太陽快下山了，遠處已有炊烟升起。

羅芳望着兩人，忽然微笑着說道：「無論男人或女人，多話，總不是一種好習慣。」

多話的確不是一種好習慣。

不僅不是好習慣，而且是一種最壞的習慣，不多話的男人或女人，縱然不能因此變成聖人，至少也是一種不討厭的人。

申無害和小丁都不是歡喜多話的男人，所以他們仍然沒有開口。

羅芳笑了笑，又道：「你們今天說的話並不多，但以身爲男人而言，你們的話還是說得嫌多了些。」

她頓了一下，才慢慢接着道：「這至少讓我在無意中知道了一個秘密。」

申無害微微露出緊張的神情。

小丁搶着道：「你知道了我們什麼秘密？」

羅芳沒有理他，却望着申無害道：「羅燕那丫頭突然失踪，是你們早安排好了的，對嗎？」

申無害臉上的緊張神情突然消失，這說明他的確有個秘密，但顯然並不是羅芳現在說出來的這個秘密。

小丁又搶着道：「就算你知道了這一點，對你也沒有什麼好處。」

羅芳點頭喟嘆着道：「對我當然沒有什麼好處，否則我又怎會老遠的從長安趕來求你們？」

小丁冷笑道：「求我們替你殺了那十方羅漢，是不是？」

羅芳搖搖頭。

小丁道：「那麼求我們什麼事？」

羅芳道：「求你們放了羅燕那個可憐的丫頭。」

她幽幽接下去道：「我跟這丫頭從小就沒有了父母，不論她怎麼誤會我這個姐姐，我也不會怪她，在這世上，我們別無親人，無論如何，我也要找到這丫頭，當面向她解釋，好讓她明白，我這個做姐姐的……」

申無害一旁冷冷道：「只要你說出那位萬應教主是誰，你的這番心意，早晚我會爲你轉達的。」

羅芳沉默了很久，才慢慢轉過臉去道：「如果我說我也不知道那位萬應教主是誰，你們相信嗎？」

申無害道：「相信。」

羅芳道：「既然相信，你們爲何還要苦苦追問我？」

申無害道：「以你在教中的身份，你縱然不知道這位教主是誰，相信你也必定有方法幫我們找出這位教主！」

羅芳道：「你們這樣信任我？」

申無害道：「這與信任不信任，沒有任何牽連。」

羅芳道：「如果我信口瞎說一通，甚至故意佈下陷阱，引誘你們入伏上當，難道你們也不在乎？」

申無害冷冷道：「那你就會馬上發現一件事。」

羅芳道：「什麼事？」

申無害道：「你就會發現，你的三口棺材，將會走在行列的前頭！」

羅芳道：「一個人要用三口棺材？」

申無害道：「一口裝你的舌頭，一口裝你的心。」

羅芳道：「另一口呢？」

申無害道：「裝雜碎！」

羅芳臉上並無吃驚之色，却尖聲哎唷了一聲道：「你們的心腸這樣狠？連對一個婦道人家也會使用這種殘忍手段？」

申無害道：「『雙鳳姐妹』和『金狐』管四娘，也是女人，這世上該殺的壞人，並不全是男人！」

羅芳又哎唷了一聲道：「你怎麼拿我羅芳跟她們那種女人比？」

申無害道：「你是哪一種女人？」

羅芳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她無法回答。

因爲就連她自己，恐怕都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哪一種女人。

雙鳳姐妹和金狐管四娘，的確不能跟她比。

她們比不上。

雙鳳和金狐那幾個女人雖然淫毒凶殘，但她們至少還沒有幹過老鴇，也沒有出賣過自己的胞妹！

夕陽漸漸沉落西山。

風中已有寒意。

羅芳忽然點點頭道：「好，我決定了，我決定什麼也不告訴你們，你們要動手就動手吧！」

她輕輕嘆了口氣，緩緩地又接着道：「不過，我得另外告訴你們一件事，你們準備棺材時，最好準備六口。」

小丁道：「另外三口要來何用？」

羅芳微笑道：「就你所知道的，棺材共有幾種用途？」

棺材只有一種用途。

永遠只有一種。

不論人類的物質生活，文明到什麼程度，也絕不會想到一口棺材來做酒櫃或衣櫥。

小丁楞怔了。

誰也不難聽出這女人話中的威脅意味。可是，這女人拿來威脅他們的人，又會是誰呢？

羅芳面現得意之色，微笑着又道：「丐帮與黃山一派，已有數代交情，你們如此護着那位十方羅漢，總不致於連黃山本代掌門人，百媚仙子蕭妙姬那丫頭，也沒聽說過吧？」

申無害和小丁不禁都一下變了臉色。

小丁怒聲道：「這事跟蕭姑娘有什麼關係？」

羅芳微笑道：「沒有關係，一點關係都沒有，但你們也該知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總是慢慢建立起來的，對嗎？」

申無害突然跨出一步，寒聲道：「只可惜你忘了一件事。」

羅芳毫無懼色，依然笑吟吟的道：「我忘了什麼事？」

申無害道：「你忘了我們可以拿你來交換！」

羅芳沒有再笑，輕輕嘆了口氣道：「

但可惜你也忘了一件事。」

申無害沉臉道：「我忘了什麼？」

羅芳嘆息着道：「你忘了我羅芳是個什麼也不在乎的女人，同樣都是女人能做的事，有些女人却未必忍受得了。」

她頓了頓，又道：「我羅芳不是一個不懂世故的女人，除非萬不得已，我決不會惹下像你們這樣的敵人，所以這件事我們可以慢慢的談，我可以向你們保証，只要我羅芳不失去自由，就決不會有人受到傷害。」

她轉過身去，又回過頭來，擺手嫣然一笑道：「再見！」

她走了很遠，忽又回頭笑着道：「只要你們乖乖聽話，我一定儘快把好消息帶給你們。」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丁才深深吐了口氣道：「這女人果然厲害，還好我們申兄早就防到了這一着。」

好在這時園子裏只剩下了他們兩個人，如果別人聽到他的話，一定會感覺奇怪，他這話是說給誰聽的呢？

申兄當然就是申無害。

而申無害如今就在他的身旁，他如果是說給申無害聽的，爲何要用這種語氣？難道申無害不止一個？另外還有一個申無害？

× ×

羅芳回到及第客棧，低垂着頭，穿過棧堂，緩緩向後院走去。

一名店小二提着茶壺，亦步亦趨緊緊跟在後面。

羅芳頭也不回的向前走着，突然低聲道：「老余他們回來了沒有？」

店小二道：「剛回來。」

羅芳道：「廢園四週情況如何？」

店小二道：「一點異狀沒有。」

羅芳道：「連一個丐幫弟子也沒有看到？」

店小二道：「是的。」

羅芳道：「『丑組』來的關老大和『辰組』來的血手麻四，有沒有看淸那兩個小子的面目？」

店小二道：「看淸了。」

羅芳道：「他們怎麼說？」

店小二道：「兩人都說沒有問題，到時候就是沒有劍宮的劍士協助，他們也照樣能把這兩個小子收拾下來……」

羅芳道：「你認爲這兩個傢伙的話靠不靠得住？」

店小二道：「至少有六分可信。」

羅芳輕輕嘆了口氣道：「我們並沒有把希望全部放在他們二人身上，只要有四分可信，也就儘够了。」

她走了幾步，又道：「蕭家那個丫頭呢？」

店小二道：「已經交給了老蓋。」

羅芳道：「你有沒有交代他，這一次千萬不能再出毛病？」

店小二道：「這一次不會了，就是不點穴道，這丫頭也不能跟令妹比。」

羅芳皺皺眉頭，像想起什麼似的，忽又問道：「姓嚴的安排好了沒有？」

店小二道：「安排好了。」

羅芳道：「埋在什麼地方？」

店小二道：「北門城外一座桃樹林裏，是老仇親手埋的。」

羅芳又嘆了口氣道：「這位粉樓怪客也眞怪，多少年輕漂亮的妞兒他都不動心，竟偏偏迷上了羅燕那個丫頭，我們既然無法對他交代，就只好對他不起了。」

天色很黑，後院無人，店小二突然湊上一步，在羅芳身上最富彈性的部位摸了一把，低聲曖昧地道：「趁他們此刻都不在……」

羅芳輕輕撥了他一下道：「不行。」

店小二聲音有點發抖道：「爲什麼不行？又……又……用不着……多少時間，你知道的……要快……要慢……完全由你……」

羅芳捏捏他的手，悄悄地道：「不是我不肯，是因爲教主隨時會來，懂我的意思嗎？」

店小二像是吃了一驚道：「教主也要來？」

羅芳道：「是啊，所以我叫你暫時忍耐一下，等你升了長老，我們有的是機會，何必急在這一時？」

你可以叫一個小孩子別吃太多的糖，說吃多了糖會蛀牙齒。你也可以勸一個懶鬼多做點事，說多做事會健身致富。

只要你措詞得當，你隨時都可以巧妙地抑制住一個人的慾望，或是鼓起一個人的勇氣。

只有男女關係不行。

在男女關係上，抑制與鼓勵，效果經常相反。

要就是要。

不能就是不能。

越抑制越要，越鼓勵越不能！

這道理別人不懂，羅芳應該懂。她爲什麼還要峻拒對方，甚至摸都不讓對方摸一下呢？

難道她是故意的？

難道這只是她故意在烈火上加的一把乾柴？

店小二沒有再開口，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後，默默地走上長廊，默默地走向房門口。

長廊上更黑。

店小二放下茶壺，打開房門，然後突然轉過身來，像餓虎撲羊般，將羅芳一把緊緊攔腰般抱住。

他的嘴湊上她的嘴。

他渾身都在戰抖，呼吸粗重沉濁，一雙細小的眼睛却在黑暗中閃閃發光，似乎要噴出火焰來！

羅芳像是吃了一驚道：「你……你……你瘋了？」

他並沒有瘋，但比瘋更可怕。

羅芳掙扎，頭往後仰，她想避開他湊上來的嘴唇。

一個人如果被人攔腰抱住，拚命往後仰頭，身體的某一部份，勢必就要隨着向前挺出。

向後仰得愈厲害，挺得愈高。

店小二的呼吸更喘促。

兩個人臉孔越離越遠，但身軀的另一部份，却越頂越緊。

她眞的撑拒不開？

還是她故意在烈火上放的另外一把乾柴？

「你……你瘋了？」

她也在喘息，她的聲音也在戰抖。

「你……一定……瘋了！」

今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二月的天氣，已經很暖和了，他們的衣服都穿得很單薄。

她穿得更少。

女人穿衣服，很少是因爲穿了衣服能禦寒，只要這件衣服穿起來漂亮，一切都可以將就。所以，女人爲了不影响苗條，寧可挨凍，也希望能少穿一件，就少穿一件。

「你放……放手……放呀！」

她的身軀開始扭動，扭動着最要命的一部份。

「你……眞的……想死？」

他以行動說明了就是眞的馬上死去，他也不會放手。

他的兩隻手摟得更緊。

緊得像鐵箍！

沒有任何力量能在這時候，使這雙手放開！

劍也不能。

× ×

劍光閃動。

像蟒信似的劍光，微微一閃，穿進了店小二的後背心。

劍尖拔出，鮮血汩汩泛湧。

劍不能使人放手，血能！

店小二終於慢慢放鬆雙手，但並沒有馬上倒下去，他往斜側裏絆出一步，然後他便看到劍的主人。

一個高大的金衣蒙面人！

羅芳失聲道：「教主，你殺錯人了，他並不是眞正的店小二。」

金衣蒙面人冷笑道：「我知道他不是店小二，如果他眞是店小二，我就不會殺他了，他是亥組的巫老大，對嗎？」

巫瞎子身軀搖晃，已經開始渙散的眼神，忽又凝成發光的一點，嗄聲道：「教主？」

然後，他不等羅芳回答，就慢慢的倒了下去。

他並不是一個好色的人，但最後却死在女人手上，他精明一生，只糊塗了這一次，一次就要了他的命！

金衣蒙面人劍已入鞘，這時兩眼正如兩把刀似的盯在羅芳臉上。

羅芳拉拉衣襟，輕輕嘆了口氣道：「我一直防着小丁，防着藍長虹，連馬騏和老余，我都有點担心，最後沒想到却是我認爲最老實的……」

金衣蒙面人冷冷注目道：「你是說你從沒有對他假以顏色？」

羅芳瞟了他一眼，帶着恚色道：「這種話你也說得出口？」

金衣蒙面人神色登時緩和下來。

一個男人到了他今天這種地位，有些話的確不該隨便出口，甚至連這種念頭都不該有。

像他這樣的男人，他的女人還會背叛他？

就是再賤的女人，也不可能做出這種事來！

而事實上，這也正是女人們敢做的原因，因爲她們卽使做了，也沒有人相信；沒有人相信，就是安全的保障。

所以達官巨賈的姨太太，要找的人絕不會是名士才子，而是車伕，馬伕，或門房。

愈下賤愈好，因爲沒人相信！

金衣蒙面人目光一轉，又道：「蕭家那個丫頭，抓來了沒有？」

羅芳沒有回答，緩緩走進房中，燃起火摺，點亮油燈。

金衣蒙面人跟入房中道：「你怎麼不回答我？」

羅芳忽然轉過身來道：「你明明已經知道了，又何必故意問我？」

金衣蒙面人訝異道：「誰說我已經知道了？」

羅芳輕輕一哼道：「你傳信說，兩天之後才會到達，如果不是聽說那丫頭已經到手，你會這樣急巴巴的連夜趕來？」

這一手，很多女人都會運用，說起來一點也不新鮮，但無論什麼時候，女人只要使出這一手，就一定可以收到預期的效果。

人人都會吃醋。

只是吃法不同。

吃法不同，滋味也不一樣。

吃別人的醋，遠不及別人吃自己的醋來得够味。

男人尤其歡喜這個調調兒。

因爲男人都有英雄慾，女人吃自己的醋，便無疑證明了自己是個英雄。如果不是英雄，女人怎會爭奪？

只可惜醋也有假的。

樣樣東西一假就會失去原味，但醋却是越假越香！

金衣蒙面人笑了。

他突然轉過身去，一口氣吹滅剛剛點起的油燈。

在黑暗中，只聽他低低而曖昧地說道：「我爲什麼急着要趕來，你馬上就會知道……」

× ×

二月的朝陽，溫暖，金黃。

金黃色的溫暖陽光照滿了桑家廢園，殺氣也充滿了桑家廢園。

蒼頭老吳躺在一株桃樹下。

葫蘆已空。

今天是天道武館休館的日子，所以他提前喝光了葫蘆裏的酒，他每天只喝一葫蘆，在那裏喝光，就在那裏躺下。

他在夢中也許正在喝着另一葫蘆酒，如果他正在夢中喝酒，那一葫蘆酒，卽使沒喝光，也該給打翻了。

打翻他夢中酒葫蘆的是兩名黑衣勁裝漢子。

這兩名黑衣漢子，正是萬應教由「丑」「辰」兩組以火符密令調來的兩名「死士」：「關老大」和「血手麻四」！

關老大踢出第一脚時，蒼頭老吳連哼也沒有哼一聲。

血手麻四皺眉道：「兩個小子什麼人不找，怎麼找來這樣一個酒鬼當武館的看門人？」

關老大冷笑道：「要不是一個酒鬼，又怎會找上這樣一份差事？」

他踢出了第二脚。

老吳醒了！

（下期續完）

新派俠義長篇小說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霧中花



＊＊＊＊＊＊＊＊＊＊＊＊＊＊＊＊＊＊＊＊＊＊＊＊＊＊＊＊＊＊＊＊＊＊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石中英等依照預定計劃，返回到龍門帮總舵，在酒席宴前，揭破假石松齡和假獨角龍王的身份，假石松齡以變生意外，亟欲挽回敗局，立命假獨角龍王下令預伏武士和已買通了的龍門帮二十多個分舵主發動攻勢，要把眞獨角龍王李天衍和石中英幹倒，石中英忙把握在掌中指揮一羣失去神志的黑衣武士的金牌亮出，下令黑衣武士出手殲敵，龍門帮被收買了的二十多個分舵主，在岳陽分舵主卓永昌的領率下，和在安慶分舵主楊天壽率領下的十多名分舵主，展開了一幕驚天動地的激鬥——

＊＊＊＊＊＊＊＊＊＊＊＊＊＊＊＊＊＊＊＊＊＊＊＊＊＊＊＊＊＊＊＊＊＊

力破天羅陣　巧使打功穴

大廳上，這一陣工夫，當眞陷入了敵我難分的大混亂。

但見人影閃動，刀劍齊舉，一陣陣驚心動魄的金鐵交鳴，此起彼落，還夾雜着驚呼，叱喝，和悶哼之聲。

但有誰負了傷？

是誰發出來的悶哼？

有誰倒了下去？

他是己方還是對方的人？

到了此時，誰也無法弄得清楚。

獨角龍王雙手提胸，堪堪跨出兩步，就見兩道寒光，飛襲而來！

兩名分舵主已經衝到面前。

獨角龍王沉喝道：「李舵主，黃舵主，你們當眞連老夫都認不出來了？」

那兩個分舵主自然是賊黨的同路人，一言不發，舉劍就刺。

獨角龍王勃然大怒，大喝一聲：「叛徒敢爾！」

不避不讓，迎着右首那人刺來劍勢，舉手一掌，劈擊過去。

同時左手食中二指似剪，一下夾住了左首那人的長劍，身形半旋，飛起一脚，朝他胸腹間踢去。

獨角龍王一身武學，何等精純，況且又是含怒出手，這兩招不但迅如掣電，威力更是奇猛絕倫！

一掌甫出，凌厲罡風，立時帶起了呼

嘯之聲，像排山倒海般直撞過去。

掌力本是無形之物，但是一團罡力，撞上迎面刺來的長劍上，但聽鏘然劍鳴，右首那人悶哼一聲，連劍帶人，一個觔斗，直摔出去。

左首那人長劍被獨角龍王兩個指頭夾住，心頭一慌，要待後退，都已不及，砰然一脚，踢在他胸口之上。

一個人直飛起兩丈來高，越起衆人頭頂，朝左首飛了出去。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獨角龍王舉手投足之間，就解決了兩個朝他奔去的分舵主，嚇得另外兩人，連連後退不迭。

獨角龍王連看也沒去看他們一眼，一個箭步，掠到「主人席」前面，雙目稜威如電，直注假獨角龍王，洪喝道：「你是少林寺的什麼人？膽敢假冒老夫，現在還有何說？」

假獨角龍王洪笑道：「老夫李天衍，還會是假的不成？」

獨角龍王怒喝道：「住口，你覆敗就在眼前，還敢假充字號？」

假獨角龍王冷冷說道：「你當老夫怕你了麼？」

獨角龍王仰首一陣大笑道：「咱們誰也不用怕誰，最好的辦法，就是試上幾掌，優勝劣敗，眞假可以立判。」

喝聲出口，身形一晃，已經搶到假獨角龍王面前，五指箕張，一招「雲龍探爪」，筆直抓去。

假獨角龍王眼看獨角龍王功力已復，自然不敢稍存輕敵之意，身子斜退半步，右掌斜切，手指如刀，朝獨角龍王手腕劃

來。

獨角龍王一聲長笑，右手未收，左掌緊接着直劈而出。

這一掌，勁道凌厲，劃起了一道嘯風之聲！

假獨角龍王右手一抬，硬把一掌接了下去。獨角龍王洪喝一聲：「很好。」右掌一收即發，又是一掌直劈過去。掌勢才發，一團强勁罡力，應掌而出，較剛才一掌，加强了甚多。

假獨角龍王右掌一推，但聽「蓬」的一聲，又硬接了他一掌。

但這一下，兩人都已運足了八九成力道，一掌交接震的兩人各自後退了一步。

假獨角龍王洪笑一聲道：「閣下原來也不過如此！」

獨角龍王嗔目喝道：「大力金剛掌，也算不得是武林絕學。」

喝聲出口，抖臂作勢，又是一掌，平胸推出。

假獨角龍王也是動了眞火，口中濃哼一聲，勁貫右臂，猛地開氣吐聲，五指箕張，迎擊而出。

這回，大家都在憤怒之下，凝聚了全力發出的一掌。

但聽「蓬」然一聲，雙掌接實。

假獨角龍王雖然又接下了一掌，但已被震的血動氣浮，臉色發白，當場一連退了四五步之多。

獨角龍王同樣感到氣浮心跳，後退兩步，心中暗暗驚異，忖道：「這老賊『大力金剛掌』，差不多已有十二成火候，莫非會是少林寺的長老不成？」

這時候，站在一旁的副帮主耿承德，一看假獨角龍王招架不住，心頭不禁暗暗一凜！

再也顧不得什麼江湖規矩，一下閃到獨角龍王身後，狠狠的一掌，劈了過去。

他身子剛動，獨角龍王已有所覺，突然大喝一聲：「叛徒胆敢偷襲老夫？」

喝聲出口，神威驟發，霍地轉過身去，揚手一掌，迎着耿承德劈去！

這一記劈空掌，威勢强猛，一團腕力，浪湧而出，排空撞擊過去。

耿承德追隨獨角龍王多年，眼看掌風威力奇猛，心知只要硬接他這一掌，立判生死存亡！

他自知功力不敵，那敢冒昧嘗試，急急向旁飛閃而出。

只覺一股勁風，從身邊汹湧掠過，撞在右側一排屏風門上！

但聽「砰」然一聲巨響，其中兩扇屏風門，竟被擊得粉碎。

耿承德見獨角龍王掌力有如此威勢，心中更是凜駭，剛才要是稍爲慢上一步，怕不已經傷在他劈空掌下了？

就在此時，只聽得獨角龍王李天衍又是一聲斷喝道：「老夫先斃了叛徒，再找你算賬。」

他果然不愧是一帮之主，此時神威奮發，「呼」「呼」兩掌急攻，迫退假獨角龍王。

忽然縱身一躍，捷逾出壓鷹隼，猛向耿承德撲去！

人還未到，雙掌已經凌空推出！

這一掌雖非獨角龍王凝聚全力的一擊，但勁道也是極爲凌厲，掌離耿承德還有三尺，勁氣已自逼人！

耿承德眼看獨角龍王捨了假獨角龍王，朝自己撲來，一時嚇得心胆俱碎，急急縱身向旁躍開！

這回，他可慢了一步！

雖然縱身躍開四五尺遠，但人還未站穩，獨角龍王的掌風已經掃到。

他縱然避開了掌力的正鋒，却被掌勢帶起的勁風掃中，打了一個觔斗，朝地上摔倒下去。

總算他身爲龍門帮的副帮主，身手還算不弱。

這一震之力，並未負傷，待身子快落到實地，猛的一個「鯉魚打挺」，仍然雙脚落地，人已站穩。

但獨角龍王既已存了先除叛逆之心，豈會放過了他？

耿承德堪堪站起，獨角龍王也追蹤趕到，右手一伸，五指箕張，一招「怒龍攫珠」，朝耿承德當頭抓下！

耿承德連遭獨角龍王追擊，此時後退無路，明知不敵，也只好奮起全力，左臂一橫，朝上硬架。

同時右手一招「獨劈天門」，猛向獨角龍王當胸劈了過去。

獨角龍王看他硬接自己一掌，居然還敢還手進招。

心裏暗暗冷笑，右手易抓爲打，依然直劈而下，對他近胸的掌勢，却是渾如未見！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耿承德左手架起，立時感到不對！

獨角龍王下劈的掌勢，有如千斤閘一般，自己一記「橫架金樑」，那裏承受得起？

但聽「喀」的一聲，左臂如中巨斧，立時折斷。

同時擊出的右掌，雖然擊中獨角龍王前胸，却如擊在一堆柔軟的棉絮之上，劈去的掌力，竟被那堆柔軟的肌肉，悉數化解開去。

耿承德左臂劇痛，一個人也跟着雙膝一軟，噗的跪了下來，口中叫道：「帮主饒命。」

獨角龍王心中雖然對耿承德恬顏事敵，出賣龍門帮，恨到了極點，但他想到耿承德總究追隨自己多年，平日爲人忠勤，想是一時受了賊人蠱惑，心中實又不忍取他性命。

此時再聽耿承德叫出「帮主饒命」之言，心中更是一軟，劈下的掌力，不覺收回了三成力道。

他雖然減輕了三成掌勁，耿承德左臂已斷，還是承受不住，「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往後仰跌下去！

不！他口中輕「呃」了一聲，倒地死去。

這是中人暗算致死！

獨角龍王看的呆得一呆，轉臉望去，但見假獨角龍王臉上，飛過一絲獰厲的笑意！

心頭不禁大怒，大喝道：「是你殺了他？」

假獨角龍王厲笑道：「不錯，老夫不容有人背叛於我。」

獨角龍王洪笑一聲道：「老夫也不容有人假冒於我。」

喝聲中，早已凝聚功力，一掌劈去。

假獨角龍王不願和他硬拚，一閃身讓開掌勢，右手橫掄，運起「大力金剛掌」，斜肩劈下。

獨角龍王冷笑一聲，一式「盤龍轉身」，橫臂旋身，掃出一腿。

兩個人立時展開了搶制先機的快攻！

一個使的是威震武林的「天龍十八掌」，記記如開山巨斧，潛力激盪，雙掌開合，連綿不絕。

一個使的是少林絕藝「大力金剛掌」，同樣雙掌翻飛，暗勁逼人！

打到二十招後，但見兩團人影，盤旋飛舞，已難分敵我！

不，兩個獨角龍王，打在一起，到了此時，任何人也分不清楚了！

再說石中英縱目四顧，但見十二名「黑衣隊」武士力拚三十六名青衣漢子，打得異常驚險激烈！

這些練過「煞手術」武士，不但刀上功夫，十分饒勇，尤其他們左手似爪非爪，似掌非掌，出必傷人，使的正是煞手！

如果一對一，他們慓悍善戰，攻勢兇猛，自是絕對有制勝把握。

但如今以一敵三，也只能暫時保持平分秋色而已。

以安慶分舵雙槍楊天壽爲首十幾個分舵主，此刻也正和二十幾名附賊的分舵主，展開搏殺之中。

連假扮戚婆婆的穆五娘，和假扮盧傳薪的楊杏仙，都已加入了戰團。

只有左月嬌一個人，怔怔的站在那裏，臉上流露出驚疑之色，只是趦趄不前。

這也難怪，她雖有棄暗投明之心，但假扮石松齡的老賊，總究是她的義父！

她一身武功，就是出於老賊所傳，她不好公然當着「義父」，出手帮助外人。

石中英眼看機不可失，身形一晃，直向石松齡欺去。

他身影才動，就見右首席上的兩名分舵主，飛撲過來。

兩柄長劍，同時出手，有如兩道閃光一般，朝石中英襲到。

石中英還未來得及拔劍！

琴兒叫道：「公子，這兩人交給小的好了。」

話聲未落，人已迅若游魚，閃身搶出，揮手之間，洒出一片寒芒！

只聽一陣金鐵交鳴之聲，攻來兩人手中的劍勢，已被他洒出的寒芒震開！

石中英看的不禁一呆，心中暗道：「好快的劍法！他看去不過十四，五歲年紀，這出手一劍，竟有這般凌厲！」

但那兩個分舵主，也是了得，劍勢被震，人却並未退避，身子微側，右腕一翻之間，兩柄劍同時斜轉過來，一左一右交叉向琴兒攻去。

琴兒回頭一笑：「公子不用管我。」

他這一笑，露出了兩排潔白如玉的牙齒！

但手上却並未因他回頭一笑而劍勢跟着緩慢，但見他短劍閃動，唰唰兩劍，分刺而出！

這下，連石中英都沒看清，攻來的兩人，口中驚「啊」一聲，棄劍疾退！

原來他們右肩同時被琴兒的劍尖刺中，血流如注，一條右臂已經垂了下去。

棄劍疾退，不用說他們劍傷不輕，已無再戰之能。

石中英九易名師，對各門各派的劍法，都能融會貫通，竟然沒有看出琴兒這一招，使的是什麼劍法？

一時不禁愕然道：「你這手劍法，眞是不錯。」

琴兒手持短劍，臉上忽然一紅，道：「公子誇獎了。」

石中英無暇和他多說，一個箭步，已經跨到石松齡身前八尺左右，便自站住，一手按着劍柄，沉聲喝道：「老賊，你看清楚了，今日之局，你們的勝算不多！」

琴兒緊隨石中英身後，寸步不離。

石松齡目中冷芒飛射，冷冷一笑道：「小畜生，都是你破壞了龍門帮的團結，今天饒你不得。」

石中英凜然說道：「你可是想和我動手？」

石松齡道：「老夫何須親自動手？」伸手一招，本來伺候主人席和「貴賓席」的八名青衣使女，忽然從他們衣袖之中，掣出一柄短劍，欵步朝石中英圍了上來。

左月嬌失聲道：「天羅劍陣！」

石松齡怒喝道：「妳給我閉嘴！」

石中英聽到左月嬌喊出「天羅劍陣」，再看她們並未直接欺來，却是步履輕盈，欵欵行來，分明是練有合搏之術！

他藝高胆大，自然不懼她們八個人對付自己一個。

只是對方都是妙齡少女，自己不好向她們施展殺手，她們却可以毫無顧忌，向自己圍攻，在形勢上，自己豈非就已落了下風？

琴兒忽然湊上一步，低聲道：「公子不用多慮，這些人都交給小的好了。」

石中英回首問：「你能應付得了？」

琴兒笑了笑道：「公子放心，我還沒把她們放在眼裏呢！」

兩句話的時間，八名青衣使女已經扇面般圍了上來。

琴兒冷笑一聲，手中短劍，匹練橫飛，突然朝前掃去。

他手中短劍，雖然不過兩尺五寸左右，但這一記「飛雲出岫」，劃出去的劍光，却足有八尺來長！

劍勢勁遒，幾乎完全封住了對方八人扇面形的攻勢。

但他不動，她們只是欵步走來，此時他一劍掃去，八個青衣少女，及時翩然散開，圍攻上來。

不，她們八個人倏然八分爲二，四人一組，分頭圍上。

四個人佔立四象方位，圍着琴兒，緩緩向中間逼近。

另外四個也佔立四象方位，圍着石中英，緩緩逼來。

石中英暗暗攢了下眉，一手撤出長劍，大喝一聲道：「妳們再過來，恕在下不客氣了。」

琴兒一劍出手，口中笑道：「早就不用和她們客氣了。」

刷的又是一劍，橫掃出去。

圍着兩人的四個青衣少女，敢情是以左首一人爲主，那少女身如流水，短劍一擺，當先發動。

一動全動，其餘三人，同樣身形倏地朝中間撲來，三支短劍一齊刺出。

她們行動一致，一組向琴兒反擊，另一組也同時向石中英攻到。

四個人一齊朝中間湊，正因爲她們所站立的方位不同，攻出短劍所取的部位，也因之各異。

每一個青衣使女，年齡不過十八，九歲，而且都長得眉目如畫，體態輕盈，生似弱不禁風……！

可是她們攻出來的劍招，却狠辣，惡毒，陰損已極。

石中英在這瞬息之間，長劍迴蕩，一口氣將對方四支短劍的攻勢，封拆了七八招之多……！

發現她們劍招有虛有實，互相呼應。

不論你反擊那一個，其餘的三人，總有一個在你同時，攻出毒辣殺着，迫得你非中途收招，及時化解不可。

尤其她們四人，好像聯成一體一般，呼應靈活，就像一個人生了四隻手，每隻手上，執了一柄短劍，在你前後左右，伺隙進攻，而且沒有一劍不是指向你必死的要害大穴。

這眞是精妙而毒辣的合搏方法！

石中英心中暗暗忖道：「她們叫做『天羅劍陣』，果然以合搏爲能，如今八人分作了兩組，依然有這般凌厲，如果是八個人聯手，那一定是更厲害了。」

心中想着，不覺轉臉朝琴兒看去。

只見四個青衣少女，四支短劍，劍光飛旋，不住的朝中間刺擊。

琴兒步法奇幻無比，一個身子，就像逆水游魚……！

四個少女的短劍，所取部位，縱然十分惡毒，但就是這麼毫釐之差，劍鋒往往貼着他的身子刺過，連他衣角也沾不上半點。

相反的，琴兒劃出去的劍勢，却如匹練激射，使人避無可避，每一招都有一二個人，被逼的後退不迭。

但四個青衣少女，互爲呼應，此進彼退，攻勢絲毫不見凌亂。

激戰之中，但見琴兒忽然左手一探，三個手指，竟然一下撮住了左首一個少女的劍尖，右手短劍，向她執劍右腕疾削過去。

這一下快速絕倫，他左首少女若不撤手棄劍，一條右腕，就非被他短劍削斷不可。

就在此時，其他三支短劍，挾着寒光冷風，分從三個方向，閃電攻到。

琴兒抓住了一個人的劍尖，豈肯輕易放手？右手短劍一揮，「噹」的一聲，架開右手少女的劍勢。

身形輕輕一擺，另外兩支劍鋒，也一齊刺了個空。

琴兒却在腰身輕擺之際，右手三指撮住對方劍尖，突然用力往懷中一帶。

那左首少女，也全力握劍，不肯放鬆，被他這一帶，身不由己的打了一個踉蹌，向前撞來……！

不，她左手駢指如戟，趁勢朝琴兒左胸「將台穴」點到。

這時那三個少女，又一湊而上，三支短劍，飛快的刺來。

琴兒身子飛旋，左手本來撮着劍尖，往懷裏帶來，此時隨着身子旋轉，三指驟然一鬆，把左首少女朝外帶出，向身後一個少女撞去。

右手短劍，乘勢掃出，一下逼退了右首兩個少女。

但四個少女，還是把他圍在中間，依然保持了不勝不敗之局。

石中英看的暗暗奇怪，琴兒年紀不大，一身所學，竟然大爲可觀……！

他不僅身法怪異，手法奇奧，劍法也十分凌厲。

若非他內力稍差，一身武功，可說並不在自己之下……！

他在觀着之際，早就展開魔教「五遁身法」，在四個圍着他搶攻的青衣少女重重劍影之中，進退閃避，只是並未揮劍還擊。

但圍着他的四個青衣少女，眼看聯手合搏了十幾個照面，還是無法把他制住，心頭不禁大爲氣惱。

要知道她們既然號稱「天羅劍陣」，而且左月嬌看到她們出手，失聲驚呼，自有她們特殊的能耐。

凡是有特殊能耐的人，莫不心高氣傲，自視爲了不起。

因爲她們是「盟主」的特別的侍衞。

這時左首那個少女，一張粉臉，漸漸泛青，口中輕叱一聲，左手一探，又從右手衣袖之中，取出了一柄短劍。

不，這回抽出來的是雙股劍。

她不單是圍住石中英這一組四個人中的爲首之人，而且也是圍住琴兒那一組四人中的爲首之人。（也卽「天羅劍陣」之首）

她在這聲輕叱之後，抽出了雙股劍，其餘七人，也在此時，同時探手從右手衣袖之中，抽出了雙股劍。

這眞是奇妙之事，一個人只有一雙手，但她們每個人手中，此時都有了三柄鋒利奪目的短劍！

兩組人在拔劍之時，攻勢自然都得稍微停頓……！

但這不過是眨眼間的事，她們在一退之後，右手短劍忽然凌空擲起，右手迅快從左手分取了一柄雙股劍，一退卽上，分攻而來。

她們的手法奇特，拿捏得也恰到好處的。

把那擲起的短劍，到了上空，正好在她們四人雙劍攻到之時，朝向石中英當頭疾落。

因爲短劍擲起的高，下落之勢，也十分勁急！

石中英右手長劍隨身一圈，封開從四面攻來的八支短劍，左手潛運內功，「呼」的一聲，朝上劈去。

他這一記「魔刼神刀」，差不多用上了七成力道，立時把下落的四柄短劍震飛出去。

但四名青衣少女擲出短劍之時，早已防到有此一着，下落的短劍，受到石中英

內力一震，下落之勢一偏，左首少女擲出的劍，朝右首少女飛去，相反的，右首少女擲出的劍，也朝左首少女飛去。

當然前面擲出的朝後飛，後面擲出的也朝前飛。

四人四象方位未變，各自接住了飛去的短劍。

但她們在接住飛去的短劍之前，右手短劍，迅快朝上擲起。

接住短劍之後，又迅快的朝中間一湊，兩柄短劍挽起劍花，迅快的交叉攻來。

她們擲劍，接劍，手法極爲熟練，雙劍攻勢，更見辛辣！

空中劍光參差，左右前後，更是八劍同發！

攻勢自然愈來愈見猛烈……！

先前石中英只不過認爲，她們四人大概平日聯成合搏之術，互相呼應，還不見她們有如何厲害？

直到此時，才發現「天羅劍陣」，果然劍光交織，密如天羅，每一劍都能取你性命。

假如換了一個人，只怕接不下她們三招二式，非死卽傷不可！

想到這裏，不禁替琴兒着急起來！

他是不是也能在這樣險惡的劍陣中支持下去呢？

他此刻已無暇多看！

到了此時，他縱然不想傷了如花似玉的姑娘們，但她們却一心要把他置之死地而後已……！

石中英心念閃電一動，那還猶豫，口中大喝一聲，劍使「八方風雨」，一柄長劍，登時洒出了一片寒光，朝四外疾捲而出。

左手緊接着又是一記「魔刼神刀」，迎空擊出……！

但聽一陣急驟得有如連珠般的「鏘」「鏘」劍鳴……！

一招之間，連接封開了她們八柄短劍。同時他一記「魔刼神刀」剛猛掌風，也把當頭垂直下落的四柄短劍，一齊震飛出去。

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左脚貫注內力，朝地上青石板猛力一蹬，身形往下一蹲，右脚使了一記「掃堂腿」，朝四個青衣少女掃去。

他左足這一蹬，直蹬得青石板碎裂了一大片。

他自然也知道方才一記「八方風雨」，自己在劍上貫注了內功，和她們劍劍擊撞，縱或未能把她們手中短劍震飛，也必然雙臂痠軟，疾退開去。

這一記「掃堂腿」，當然是掃不到她們。

但他發出「掃堂腿」的目的，也並不在於掃到她們。

石中英當然有目的的！

他在蹲身掃腿之際，左手已經迅快的在地上抓到一把被他左脚蹬碎的碎石。

四個青衣少女被他一劍震退，緊接着又是一記「掃堂腿」，朝她們掃了過去，自然不敢一退卽進……！

其實她們手腕被震得還在隱隱疼麻……！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實則不過是眨眼工夫之事，石中英掃出一腿，身形一蹲卽起……！

只聽他口中發出一聲清朗的長笑，左手揚處，使了一記「滿天花雨」手法，撒出一把碎石，以「米粒打穴神功」，朝八個青衣少女打去。

這一着，當眞快速如電，出人意外……！

他這邊四個青衣少女，被他逼退，還沒發劍搶攻。

琴兒那邊四個青衣少女揮動着十二柄短劍，「天羅劍陣」正在縱橫交織之際……！

突然間，一切靜止下來……！

八名青衣少女，好像是聽到了石中英的笑聲，就着了魔似的，立時站定下來，呆若木鷄，一動不動。

石松齡本來清癯的臉上（當然不是他本來的面目）還含着深沉的獰笑……！

「天羅八女」是他貼身侍女，也是他最放心得過的侍衞。

縱眼武林，他還想不出什麼人能在「天羅劍陣」中活着出來。

但他沒想到琴兒小小年紀，居然能在劍陣中遊走閃避，絲毫不曾受傷。（琴兒到了後來已經只能仗着他獨特的身法，遊走閃避，才能保持不敗）

他當然更沒想到石中英會用脚蹬碎石板，使出「米粒打穴神功」，一下制住了八個青衣少女……！

這下直看得他臉色大變，口中怒喝一聲：「小畜牲，老夫先劈了你……！」

身形突然撲縱而起，一招「五雷擊頂」，朝石中英當頭擊下。

他果然不愧是羣賊之首，尤其這一擊，在他盛怒之下而發，聲勢更見凌厲了……！

一團剛猛絕倫的掌力，隨掌而發，先掌而至，有如烏雲壓頂一般，帶起了呼嘯之聲，急轟而下……！

罡風激蕩，數尺之內，幾乎令人氣爲之窒……！

石中英心中暗暗驚駭，忖道：「此人一身功力，竟有這等深厚……！」

一時倒也不敢小覷了他，身形一晃，橫向一側閃了出去。

石松齡一擊未中，撲來的身子一個輕旋，口中冷笑一聲，右手隨着一招，緊跟着朝石中英追擊過去。

他一身修爲，確實非同小可，發出來的掌力，收發由心，這伸手一招之勢，居然把方才轟擊落空的掌勢忽地帶轉過來。

這一下改擊爲橫掃，强勁潛力，擴及五六尺寬，像浪潮般湧捲而出。

石中英正待閃身避讓……！

石松齡左手又是一掌，朝他左側劈去，嘿然陰笑道：「你要躲躲閃閃，還到這裏來作甚？」

這話沒錯……！

要躲躲閃閃，還到這裏來作甚？

石中英劍眉一軒，大喝道：「你當我怕你了麼？」

右掌一豎凝聚功力，飛快的推出一掌，左手同時跟着拍出。

但聽「蓬」然一聲，兩股內家眞力，迎着正着，聲如裂帛……！

石中英只覺對方掌上，力逾千鈞，要不是自己練成「逆天玄功」，休想接得下來。但饒是如此，他還是被震的後退了一步。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香羅帶

高庸·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脅迫楊百威說出與玉佛寺連絡方法後，郭長風立命楊百威依前傳訊方法行事，那晚果見有幪面人潛入楊百威臥室收取紙卷，衆武士現身包圍，但被逸去，郭長風已猜出內奸是誰，逕往內院，揭破了鳳珠潛伏寂寞山莊爲內奸的陰謀，鳳珠見事已洩露，自認不諱，供出她與玉佛寺連絡方法，田繼烈往查看，取回一紙卷，是玉佛寺指示鳳珠偵查秦天祥行動及殺楊百威滅口，櫻兒欲殺鳳珠，郭長風阻之，命櫻兒將其看管，林百合也叮叮囑櫻兒，此事關係重大，得要特別謹愼，不能出一點差錯——

****

妙施千手術　辣展取劍招

櫻兒好掃興，懶洋洋插回長劍，呶着嘴道：「我就知道，好事也不會輪到我頭上，反正是註定侍候人的命……」

衆人都笑了起來。

林元暉感嘆道：「人心難測，的確太可怕了，此女跟隨我將近二十年，我居然不知道她是玉佛寺的奸細，無怪我的一言一動，玉佛寺都瞭如指掌了。」

郭長風道：「由此足證玉佛寺目的全在香羅帶上，偪兒尋仇，只不過誘騙秦天祥的手段而已。」

田繼烈道：「其實，秦天祥何嘗不知道這種用心，只因他自己也想得到另一條女用羅帶，才故意讓莊主避禍紅石堡，也是打算誘騙對方的意思，他們雙方勾心鬥角，却苦了寂寞山莊。」

郭長風笑道：「但他們都沒有想到，寂寞山莊竟做了得利的漁翁。」

林元暉搖搖頭，道：「我並不想坐收漁利，只望能澄淸當年憾事，別讓玉兒在天之靈再怨恨我就於願已足了。」

郭長風道：「除此之外，我倒還有一份好奇，要看看香羅帶，究竟藏着甚麼秘密？」

林百合道：「你們說了半天，難道就不關心公孫姐姐的安危了麼？」

郭長風道：「她暫時不會有危險，只要咱們能順利取到秦天祥那條羅帶，便能掌握全局，營救她們脫險。」

林百合道：「你有把握取到那條羅帶嗎？」

郭長風道：「我正在進行，大約不會有多大問題，不過——」

微頓，轉顧林元暉道：「我想借用一下那條女用羅帶，不知莊主願不願意？」

林元暉毫不遲疑道：「只要能救回孩兒，別說一條羅帶，便是性命，也在所不惜。」

郭長風欠身道：「如此我就先謝謝莊主了。」

×　　　　×

從第二天開始，郭長風便展開一連串的佈置。

首先，他透過楊百威穩住了秦天祥，假稱玉佛寺的人還沒有抵達襄陽，使秦天祥暫時在寂寞山莊留駐下來。

其次，又利用鳳珠繼續與外間保持通訊連絡，僞稱正在密切注意秦天祥的動向，至於除去楊百威，則推諉沒有機會，急切間難以下手。

此外，又命金沙雙雄散播謠言，閧傳

「子母金丹」秘方已被黑道高人奪去，現在武林邪道梟雄正羣集荆州，共同組成「護丹會」，準備分享金丹秘方……

這些謠言傳到青牛宮，並且提及好幾名黑道人物的名號，更有君山麒麟寨寨主郝金堂的名字在內，各大門派不能不信，於是，連夜離開青牛宮，往荆州兼程趕了去。

襄陽城中，又暫時平靜下來。

郭長風就像當年赤壁鏖兵的周郎，如今，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他所盼望的東風，自然就是「神手會」的會主，那位以妙手空空馳譽天下的「千手如來」鄧嘯天。

鄧嘯天是否姓鄧？誰也不知道，甚至見過他面貌的人也不多。

有人說他本姓翟，名笑天，因爲嫌「翟」字和「賊」字發音相近，才改姓鄧，從了母姓。

又有人說，鄧嘯天不僅妙手絕技無雙，更精於易容之法，時時變換容貌，除了「神手會」少數親信之外，根本無人見過他的眞正面目……

總之，「神手會」已經是個令人頭痛的幫會，鄧嘯天更被渲染成神秘人物，武林中人對他避之唯恐不及，誰還去打聽他長得像甚麼模樣？

只有郭長風盼望他能早些趕來，期望之殷，直如大旱之望雲霓。

但越是盼望，越沒有消息，轉眼已經三天過去了，「獨臂猴王」呂堃仍然音訊渺茫……

田繼烈已經沉不住氣了，私下對郭長風道：「這樣拖延下去不是辦法，萬一呂堃爽約不來，咱們總得有個萬全的準備才行。」

郭長風搖搖頭，道：「除了等，別無他法，我相信呂堃絕不會爽約，再說，如果沒有辦法將那條男用羅帶弄到手，任何準備都無濟於事。」

田繼烈道：「就算咱們能等，各大門派也不會等，他們趕到荆州之後，發覺這是個騙局，必然會再來襄陽。」

郭長風輕輕嘆了一口氣，道：「那也只好讓他們回來了，如果武林註定有這一場刼難，也只有盡人事，聽天命吧。」

田繼烈道：「沒有神手會相助，難道咱們就不能自己動手嗎？」

郭長風斷然道：「絕對不能輕舉妄動，秦天祥並非泛泛之輩，一旦被他有了警覺，那就全盤皆輸了……」

正商議間，忽報：「柳寒山求見田老爺子」。

田繼烈詫道：「他剛在前莊跟我同桌吃飯，並沒有甚麼事，現在又要見我幹甚麼？」

郭長風道：「姓柳的是個卑鄙小人，不妨敷衍他一下，我暫且避避，看他有甚麼話說。」

起身閃入內側門後，屏息而待。

不多一會，柳寒山在武士引導下，匆匆來到後莊大廳。

他只有獨自一個人，步履急促，神色慌亂，顯得十分驚慌的樣子。

田繼烈心中鄙其爲人，故意裝出一副倨傲的模樣，淡淡點了點頭，算是招呼，冷然道：「柳相公要見我，有何指教？」

柳寒山四面望望，低聲道：「在下有極機密的事，想跟老爺子單獨談談，不知可否——」

田繼烈道：「莊中武士都是老夫的心腹，你有話但說無妨。」

柳寒山遲疑地道：「老爺子，此事關係重大，萬一洩漏片語隻字，後果將不堪設想，在下實在不敢輕易出口。」

田繼烈不耐道：「你究竟想不想說，老夫可沒有工夫跟你閒扯淡。」

柳寒山忙道：「在下不避艱險，特來面見老爺子，自然有急事稟陳。」

田繼烈冷冷道：「那你就快說，是甚麼事？」

柳寒山吶吶道：「是……是一件……一件與香羅帶有關的事……」

田繼烈動容說道：「噢？與香羅帶有關？」

柳寒山道：「是的，所以請老爺子暫退左右，在下才好面陳。」

田繼烈想了想，揮手喝退武士，道：「現在你可以放心說了。」

柳寒山近前兩步，引頸低聲道：「老爺子，能否請郭大俠出來見見面？」

田繼烈一怔，道：「你——」

柳寒山微微一笑，說道：「在下鄧嘯天。」

田繼烈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正愕然不知所措，郭長風已從門後快步迎了出來，笑道：「鄧兄好高明的易容術，佩服！佩服！」

鄧嘯天舉手從臉上揭下一層薄薄的面具，含笑說道：「彫虫小技，不值識者一哂。」

田繼烈還不相信，用力揉揉眼睛，道：「這是甚麼易容術？居然能扮得如此維妙維肖，我眞是第一次開了眼界了。」

郭長風忙叙禮讓座，趁機打量這位名聞天下的「神手會」大當家，只見他約莫四五十歲，面目平凡，其貌不揚，然而眉濃如黑，雙目灼灼有光，一望而知是個精幹深沉的人物。

鄧嘯天談吐倒十分風趣，說道：「不怕二位見笑，神手會是下五門的組織，我這個做會主的，自感面上無光，是以不得不經常變換容貌，方才在莊門外，見柳寒山和翠蝶四姬，匆匆進城去了，猜想一時半刻，不會回來，因此就假冒柳寒山混了進來。」

郭長風道：「怎麼沒見呂兄同來？」

鄧嘯天說道：「他本來跟我在一起的，但兩個人白晝來訪，目標太顯，容易使人生疑，所以，我讓他跟踪柳寒山進城去了。」

郭長風忽然皺皺眉頭，道：「鄧兄不辭艱辛，移駕蒞臨，咱們的確萬分感激，不過，郭某有句很冒昧的話，說出來還要請鄧兄海量包涵。」

鄧嘯天笑道：「有話但請直言，何須忌言。」

郭長風拱手道：「既然如此，郭某就失禮了。咱們雖久仰鄧兄的大名，彼此從未見過面，而鄧兄的易容術又如此高明，偏巧呂兄又不在，郭某的意思是……」

鄧嘯天哈哈大笑，道：「我懂了，郭

大俠的意思，敢情怕我這個鄧嘯天也是假冒的？」

郭長風道：「郭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還望鄧兄多多原諒。」

鄧嘯天點頭道：「事宜防範於未然，應該！應該！看情形，我得拿點東西證明一下自已的身份……」

說着，探手入懷，左手取出一串百合鎖匙，右手取出一面純金令牌，說道：「這是神手會必備的工具，這是會主獨有的『摘星金令』，應該足以證明鄧某的身份了。」

稍停，又接道：「如果郭兄仍嫌不够，這兒還有一件東西，請郭兄過目。」

他左右兩隻手，已經分別握着百合鎖匙和摘星令牌，突然又從衣襟下伸出一隻手，掌中竟是光華奪目的女用香羅帶。

這條羅帶，是郭長風三天前才向林元暉借來的，一直隨身收藏，帶不離人，不知怎的却到了鄧嘯天手中？

更驚人的是，鄧嘯天居然生着三隻手，同時拿着三件不同的東西。

郭長風呆住了，田繼烈更是張口瞪目，說不出一句話來。

鄧嘯天笑了笑，道：「二位不必吃驚，這只不過一點混飯吃的魔術，聊以證明身份而已。」

衣襟拉動，又伸出第四隻手，將另外三隻手上所拿的東西，一件件取下來，全放在桌子上，接着，雙肩一抖，脫下了外衣。

哦！原來他的雙手都藏在衣底，外衣袖外，却是兩截假手。

只是，兩截假手製作得十分迫眞，可用眞手在衣底操縱活動，使人眞假難分。

郭長風長舒一口氣，道：「果然不愧『千手如來』的美號，的確是妙手空空，神乎其技了。」

鄧嘯天笑道：「不敢當，要想『偷其不備』，必須『出其不意』，平時，我就全憑這兩隻假手騙人，人家明明見我雙手插在袖子裏，却不料衣袋裏的東西已經不翼而飛，於是以假傳假，還當我眞的生了千隻手臂呢。」

田繼烈搖頭嘆道：「這種事，說穿不足爲奇，沒說穿以前，誰也料想不到。」

郭長風道：「我自問香羅帶收藏已經十分謹愼，甚麼時候被鄧兄取來，竟一點也不知道。」

鄧嘯天道：「知道了還了得，我是趁彼此叙禮的時候下的手，本想隨便取一件小東西，跟郭兄開開玩笑，誰知一觸及這條羅帶，發覺是件寶物，就忍不住順手牽羊了。」

三人相與大笑，疑慮盡釋，重又叙禮坐下，田繼烈立即吩咐備酒設宴，殷勤招待。

席間，談到竊取男用羅帶的事，鄧嘯天一口應承，道：「給我兩天時間，一定可以成功。」

郭長風道：「兩天時間沒問題，但鄧兄準備如何下手，可否預先告知一二？」

鄧嘯天道：「現在我也不知道應該如何下手，我得在這兩天之中，設法接近秦天祥，熟悉他的生活，起居，習慣，然後才能決定下手的方式。」

田繼烈道：「這容易，咱們可以給鄧兄一個統領名義，專責照顧前莊客室，儘可隨意出入各地……」

鄧嘯天搖頭道：「不必如此，我自有接近秦天祥的方法，只是爲了行事方便，有時難免變換外貌，咱們必須約定一種連絡的暗號，以資互相識別便够了。」

郭長風道：「一切悉憑鄧兄主意，咱們依命遵辦就是。」

鄧嘯天畧一沉吟，道：「這樣吧，如在白天，就以左手撫摸右耳，如在夜晚，就以彈指爲號。」

郭長風道：「好！咱們一定記住，希望鄧兄在決定下手之前，務必先跟咱們連絡，咱們還有極重要的事須作安排。」

鄧嘯天點頭答應，簡單用了些酒菜，便起身告辭，仍然扮成柳寒山的模樣出廳而去。

郭長風和田繼烈僅送到大廳門口，目注鄧嘯天揚長離去，舉止神態，都和柳寒山維妙維肖，不禁讚嘆不已。

田繼烈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此人雖是淪落黑道，倒的確是個罕見的奇才。」

郭長風笑笑，道：「我都覺得行行出狀元，天生其人，必有所用，只要心存俠義，雖置身綠林草莽，又有何妨？」

田繼烈頷首道：「不錯，鷄鳴狗盜之輩，未嘗沒有高人，成佛成魔，端在一念之間而已。」

× ×

入夜以後，獨臂猴王呂堃匆匆回莊，却帶來一項驚人的消息——柳寒山和翠蝶四姬離莊後並未入城，竟是往城南十餘里外一處農莊，跟木尊者相會。

郭長風接獲回報，也不由駭然變色，喃喃道：「各大門派發現『護丹會』是謠言，必然趕回襄陽，這本不足奇，可是，柳寒山怎會跟各大門派拉上關係？金沙雙雄又怎會沒有一點音訊呢？」

田繼烈道：「柳寒山業已投靠紅石堡，自然是受秦天祥指使行事，依我看，秦天祥八成許了各大門派什麼條件，意圖將各派高手收爲已用，金沙雙雄可能形藏敗露，已經凶多吉少了。」

郭長風霍地長身而起，道：「我得親自去查看一下，莊中諸事請老爺子多費心，最遲天亮以前我就回來。」

呂堃道：「在下跟郭大俠一塊兒去，也好領路。」

郭長風應了一聲「好」！立即束裝準備動身。

田繼烈說道：「木尊者是少林寺頂尖高手，各大門派所選精英，皆非易與，郭老弟，你可要特別小心，千萬不能激動行事。」

郭長風道：「我知道，我所關心的不是各大門派會爲誰所用，而是金沙雙雄和數十名同道的安危。」

田繼烈道：「既然如此，何不仍由楊百威出面，用寂寞山莊名義，跟木尊者連絡？」

郭長風搖頭道：「那樣一定會被秦天祥知道，反而不方便，還是由我暗地探查，等有了結果再說吧。」

結束停當，和呂堃連夜出莊，抄捷徑

直奔城南。

距城十餘里，果然有座農莊，背倚小山，面向一片水稻田，離通往荊州的官道不遠，地勢很幽靜。

呂堃道：「這莊子可能是武當派的產業，各大門派高手都住在右邊廂房裏，農家全在左廂房，只有木鼇者和武當派掌教一塵道長住在正屋上房，就是現在還亮着燈光的那棟房舍。」

郭長風凝目望了望，道：「你有沒有進去踩探過？」

呂堃道：「在下自問功力淺薄，沒敢接近，不過，曾在屋後小山上，偷看了一下……」

郭長風道：「看見了什麼？」

呂堃道：「什麼也沒看見，各派高手都躲在屋子裏，很少露面，附近甚至連暗樁也沒有佈置。」

郭長風點點頭道：「這正是木鼇者的高明處，暗樁雖能監視外人接近，同時也等於暴露了自己的形迹，修爲到了火候，一葉知警，何須樁卡。」

眉峯一皺，又道：「不過，這農莊房舍並不多，住了各大門派的人，就住不下金沙雙雄他們，難道他們眞的已經遭遇不測了？」

呂堃道：「金沙雙雄武功不弱，又有二十多人同行，絕對不可能全部遇害的，我想，他們可能根本不在此地。」

郭長風沉吟片刻，道：「他們若不在此地，却到什麼地方去了？無論如何，我得進去看看，呂兄請在這兒替我守望，千萬別離開了。」

呂堃也知道自己功力不足，跟去無益，反增累贅，便點頭答應，掠上路旁一棵大樹，隱身枝葉中。

郭長風一伏腰，施展「百足身法」，用碎步飛快地穿過稻田阡陌，直向農莊奔去。

「百足身法」必須手足並用，憑一口眞氣，弓身伏腰奔馳，舉動宛如猿猴，其速不遜奔馬，較之登高飛躍，不知要難練多少倍。

郭長風在接近農莊十丈左右，便停住了身子，藉田中稻草掩蔽，凝目向莊內打量。

這農莊佔地不大，前面一片晒谷場，後面是個三合院子，除了正屋上房有燈光透出，其餘房舍都是黑漆漆的，別說暗樁佈置，連一隻狗也看不見。

但郭長風却不敢太大意，匿伏了一會，突然一個縱身，破空飛起，飄落在左廂房側一具「石輾」背後。

又等了片刻，房舍中一片寂靜，毫無反應。

郭長風由石輾後凌空射起，二次騰身，到了右廂房窗下。

隔着窗子側耳傾聽，不禁暗驚——房中靜悄悄聲息全無，連呼吸聲也沒有。

各大門派高手爲數亦達二十餘人，如果一齊住在右邊廂房裏，絕不可能沒有呼吸聲音。

郭長風疑雲頓生，輕輕點破窗紙，眇目向內窺望……

這一看，幾乎楞住了，敢情裏面杳無人影，竟是間空屋。

他迅速地將右邊廂房一排四間臥房都查看了一遍，間間全是空的，根本無人住宿。

——呂堃分明看見各大門派高手藏在這座農莊中，難道他是在說謊？

——不！他沒有說謊的理由，更沒有這種必要。

——那麼，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各大門派高手白天還在這兒，入夜之後，已經離開了。

郭長風心動電轉，提一口眞氣，便想掠向正房……

就在這時候，「呀」地一聲，正房門忽然啓開，魚貫走出來六七個人。

郭長風急忙縮身退入屋角暗處，但見那最先出來的，正是翠蝶四姬，後面跟着花蜂柳寒山，再後面是一僧一道，作送客之狀，僅到簷前便停了步。

道裝者，是一塵道長。

另外一個枯瘦如柴，身穿淡褐色袈裟的老和尚，正是少林達摩院長老，「木鼇者」。

柳寒山含笑拱手道：「二位前輩請留步，這件事，咱們就此一言爲定，在下這就回去向秦堡主覆命。」

木鼇者輕輕「唔」了一聲，神情冷漠，沒有開口。

一塵道長却笑了笑，道：「既然秦堡主出面，我等自是樂于効命，不過，說句良心話，秦堡主是否眞願公開金丹秘方？却令人不敢遽于相信。」

柳寒山忙道：「秦堡主絕對是有誠意的，否則，子母金丹何等珍貴，豈肯輕易分贈諸位前輩……」

一塵道長道：「所以我等才答應遵命行事，不然的話，僅憑你柳相公平素名聲，誰也不敢相信你眞是受秦堡主所託。」

柳寒山笑道：「這也沒有什麼，俗語說：浪子回頭金不換。柳某年紀也不小了，應該收收心了，這一次，的確是洗心革面，準備爲武林正義好好盡一份力量。」

木鼇者突然低誦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但願如此。」

柳寒山見老和尚開了口，越發得意地道：「大師，你們信佛的，總相信『輪迴』吧？一個人是好是壞，反正總要『輪迴』一次，現在就『輪』到我柳寒山是好人了。」

木鼇者冷漠的臉上，幾乎要笑起來，喃喃道：「可惜『輪迴』之說，並非這樣解釋。」

柳寒山道：「那是怎麼解釋的呢？難道壞人就註定永遠是壞人，一輩子都輪不到做次把好事……」

一塵道長大約怕他們會吵起來，忙輕咳一聲，打斷柳寒山的話頭，道：「柳相公好走，請上覆秦堡主，就說我等解決金沙雙雄之後，立刻移師返回靑牛宮，希望彼此信守承諾，勿生枝節。」

柳寒山欠身道：「好！在下一定轉達秦老，願諸位馬到成功，告辭了。」

一塵道長和木鼇者目送柳寒山一行去遠，不約而同，臉上都流露出鄙視之色。

木鼇者冷冷一笑說，道：「眞想不到，秦天祥一方大俠，竟會收容這種卑鄙小人。」

一塵道長道：「那是因爲他遠離紅石堡，自感勢孤力薄，才不得不如此，否則，又豈肯將子母金丹送給咱們。」

木鼇者揚目道：「但貧僧總覺此事可疑，只怕秦天祥利用了我等之後，未必肯如約公開金丹秘方。」

一塵道長道：「不會吧？他縱然不怕跟咱們五大門派爲敵，難道不怕此事傳揚江湖，招致天下武林同道的鄙視唾棄。」

木鼇者道：「他用柳寒山爲使，可能就爲了事後反悔預留退步，試想，將來他若食言反悔，我等卽使把此事傳揚出去，又有誰會相信柳寒山和紅石堡是一路。」

一塵道長怔了怔，道：「不錯，貧道剛才竟沒想到這一點。」

木鼇者道：「他既有不測之心，我等也須有防範之策，殲滅金沙雙雄對我等也有利，不妨依言進行，等到返回襄陽靑牛宮，那時再相機行事，他若不先交出金丹秘方，就休想我等會聯手助他。」

一塵道長擊掌道：「對！這就應了一句俗話：你有你的關門計，我有我的跳牆法，哈！哈哈……」

木鼇者却沒有笑，霜眉微鎖，凝目眺視遠方夜空，突然搖搖手，道：「噤聲！好像有人來了。」

一塵道長側耳傾聽，道：「八成是華山掌教靈飛道兄他們回來了，金沙雙雄等人不過烏合之衆，那兒會是咱們正門大派的敵手。」

木鼇者搖頭道：「不對，來人步履虛浮，分明負了傷，走！迎上去。」

話未落，僧袍疾拂，枯瘦的身子已凌空拔起，向農莊外掠去。

一塵道長急忙奔回房中，取了柄長劍，尾隨追去。

郭長風也展開「百足身法」，悄悄跟在後面。

三人前後追隨穿越阡陌，直趨正南方，奔行間，無形中便較量出彼此功力的深淺，只見木鼇者僧衣飄飄，其速如飛，業已超前十餘丈，一塵道長用盡全力，始終無法追上，郭長風則因一塵道長擋在前面，有力無處使，只能緩緩跟綴而行。

越過稻田，便是往荊州的官道，木鼇者跨上官道，忽然停了下來。

一塵道長這才飛步趕上，郭長風連忙停步，伏身稻叢之中。

不片刻，迎面傳來零亂的脚步聲，接着，出現十餘條人影，踉蹌奔了過來……

這些人衣色雜亂，僧，道，俗家俱有，唯一相同的是，人人都衣履不整，神情沮喪，分明都多少負了點傷。

走在最前面是個年約六旬的道人，肩上道袍破了一大片，頭頂髮髻也亂了，斜插一柄長劍，滿臉沒精打彩的樣子。

郭長風認得這老道，就是堂堂華山掌教靈飛道長，不用說，後面十餘人便是五大門派高手了。

木鼇者看了直皺眉頭，低問道：「靈飛道兄，莫非竟吃了那批麼魔小醜虧？」

靈飛道長嘆了一口氣，搖搖頭道：「別提了，想不到咱們五大門派會栽這個觔斗，唉——」

一塵道長忙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金沙雙雄那來如此能耐？」

靈飛道長苦笑道：「金沙雙雄若有這份能耐，倒也罷了，咱們偏偏敗在一個默默無聞的無名小卒手中。」

木鼇者一震，道：「噢？他是誰？」

靈飛道長道：「那人自稱姓袁，面罩黑紗，穿一件蔴衣，竟然練成了『馭劍之法』，咱們一二十人，頃刻間都敗在他劍氣下。」

木鼇者駭然變色，喃喃道：「姓袁？身穿蔴衣？馭劍之法……」

突然用力搖下頭，道：「武林中從未聽說過這麼一個人，那姓氏必然是假。」

靈飛道長道：「姓氏可假，馭劍之法却假不了，咱們栽了觔斗，也是事實。」

木鼇者又搖搖頭，道：「以氣馭劍之法，談何容易，老衲活了近百年，還沒聽過武林中誰練成了這種絕世劍術。」

靈飛道長惱了，大聲道：「難道咱們吃了虧，受了傷，還吹牛說大話嚇唬人不成？」

一塵道長忙道：「道兄先別性急，請將經過情形告訴咱們，大家參量參量，也許能知道那人的來歷。」

靈飛道長道：「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咱們依計行事，果然在鸞河附近跟金沙雙雄遭遇，當時一場激戰，黑道中人傷亡逾半，金沙雙雄也負了傷，眼看就要得手了，那姓袁的突然趕到，一手攬下這場血戰……」

一塵道長驚詫道：「就憑他獨自一個人？」

靈飛道長道：「一個人就够了，他單人隻劍，獨戰咱們十餘高手，前後不到半盞茶時光，咱們人人都被劍氣所傷，只得敗下陣來。」

木鼇者凝目道：「道兄有沒有看清他是怎樣出手的？」

靈飛道長道：「他身法快速無匹，閃掠騰移之際，隨手發劍，光華應勢而生，貧道只看見滿場劍光縱橫，冷不防就受了傷。」

木鼇者緩緩頷首，道：「這麼說來，越發不像御氣馭劍之法了……」

靈飛道長道：「不是馭劍之法，那是什麼？」

木鼇者神色凝重地道：「老衲雖然不知道那是甚麼武功，却敢斷言那絕非馭劍之法。」

靈飛道長道：「怎見得？」

木鼇者道：「一個人若要御氣馭劍，首須靜心濾志，凝結全身眞氣作石破天驚的一擊，發劍的時候，或巍然挺立，或盤膝趺坐，然後才能以意控氣，以氣馭劍，絕不可能再閃掠騰挪。」

靈飛道長怔了怔，無詞以對。

木鼇者仰面長吁一聲，接着道：「不過，此人能以單身隻劍，頃刻間，連傷十餘位高手，武功已算得出神入化了，可惜老衲却無緣親自會會他。」

靈飛道長衆人都赧然低下了頭。

一塵道長低聲道：「那人殺了金沙雙雄，必然也要返回襄陽，這兒是必經之路，咱們何不就在此地等候，以逸待勞，試試他究竟有多大能耐？」

木鼇者沉吟了一下，道：「道長怎知他一定會來？」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降龍伏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綠林羣豪爭奪盟主寶座，首陣由鍾一豪和巴天義對陣，雙方三招硬拚，兩敗俱傷，宋天鐸擬趁機出手，把身負內傷的鍾一豪立斃掌下，一旁的中年儒士疾躍而出，把暈倒的鍾一豪救返席上，再回身與宋天鐸激鬥，兩人使的都是奇門兵刄，力拚百招過外，宋天鐸終因技遜一籌爲中年儒士擊倒地上，羅浮一叟霍元伽眼看倚爲左右手的嶺南二奇先後負傷，大怒出場，要空手與中年儒士鬥，中年儒士說霍不用兵刄，他願先讓三招，霍元伽大怒，一招雷火交擊，向中年儒士當頭擊下——

綠林風雲會　寶座生死搏

霍元伽凌厲强猛的潛力，隨掌而出，罡風激蕩，帶起了呼嘯之聲，排山倒海般向中年儒士直撞去，威勢驚人至極。

中年儒士表面上雖仍笑容可掬，但心裏却是暗暗驚駭，忖道：此人功力這等深厚，如若被他擊中一掌，只怕當場就得斃命。一提丹田眞氣，身子飄空而起，橫向一側飛去，讓開羅浮一叟掌風。

霍元伽一擊未中，向前疾衝的身子停也不停，一個轉身，又衝過去，雙掌平胸推出，一招「移山塡海」，强猛的潛力，浪湧而出，橫及四五尺寬，猛撞過去。

這一擊的威勢，較剛才尤爲猛惡，中年儒士臉上的笑容，忽然斂失不見，雙目凝視，雙臂一振，身軀畢直而上。

他已看出羅浮一叟的功力修爲，已達爐火純靑，收發隨心之境，如果再向旁側躍避，對方只需一轉身子，帶轉擊出力道，追擊過來，這等猛惡之勢，再想閃避，只怕不易，只有凌空而起，再見機應付。

只聽羅浮一叟冷笑一聲，推出雙掌，猛然一抬，那排空狂飈，陡然向上翻去。

他應變之勢雖然够快，但羅浮一叟擊出的掌風，籠罩了四五尺方圓，想在一避之下讓開他的掌力，豈是容易之事，但覺一股强猛絕倫的力道，撞在雙腿之上，登時覺着腿骨劇疼如裂，身不由主向外摔了出去，直飛出兩丈開外，才向地上摔下。

就在那中年儒士吃掌風擊中之時，胡柏齡已同時疾躍而起，快如離弦之矢一般，直飛過去，懸空一攫，不待那中年儒士摔落實地，已把他受傷的身子抱入懷中，緊接一個大翻身，輕飄飄的落到地上。

全場中人都爲羅浮一叟奇猛的掌勢內力，而生出凜駭之感，亦爲胡柏齡迅快的救人身法心折，個個都神色凝重，鴉雀無聲。

羅浮一叟目光是何等的銳利，在攻闖三關的比武過程之中，已然瞧出這次爭奪盟主的勁敵，只有胡柏齡一人而已，他原想以嶺南二奇之力，先行和胡柏齡硬拚上兩陣，然後趁他戰後力疲之時，再出手和他決戰。

那知事與願違，嶺南二奇竟然雙雙挫敗在鍾一豪和那中年儒士手中，這意外的變化激起他胸中怒火，一怒出場，連運內家眞力，打出震駭人心的劈空掌風，準備把那中年儒士斃掌下，眼看大功將成之際，又爲胡柏齡挺身救下，不覺把一股忿怒之火，盡轉在胡柏齡的身上。當下冷笑一聲，問道：「胡兄以江北六省綠林盟首之尊，竟然不依比武規矩行事，難道就不怕天下英雄恥笑麼？」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不知兄弟那裏有背比武條規，還望霍兄當面說明。」

羅浮一叟霍元伽雙眉一挑，冷冷一笑，說道：「此番北嶽大會，共爭天下綠林盟主，到塲的都是一時英雄俊彥，豈是那普通比武較技可比……」

胡柏齡不待話完，接口說道：「霍兄此言，更使兄弟難解，但不知此次北嶽之會與普通一般比武又有何不同之處？」

羅浮一叟道：「普通比武塲內塲外的朋友，可以衡量當時局勢，從權處理，但今日之會，爭的是綠林盟主尊高之位，到會的人，也必是抱有雄心，自信武學出人頭地之人，動手過招，事關榮辱勝敗，如無十成把握，就應藏拙不露，既然有胆量下塲，想必早存了以性命作爲賭注之心，不見眞章，自是不肯甘自干休，是以此等爭雄論霸之戰，豈容他人插手？」

胡柏齡道：「聽霍兄之言，似有責怪兄弟救人之意，但霍兄動手較藝之時，兄弟並未伸手，或有任何阻攔之處，這不依比武規矩行事的罪名，兄弟實是……。」

霍元伽未容胡柏齡話完，截道：「胡兄未阻攔比武，但適才出手救人，就是大爲不該之事。」

胡柏齡臉色微變，道：「非是我胡某人多事，此人吃霍兄掌風擊中受傷，塲中人有目共睹，兄弟如不出手扶救，豈不斷喪一條人命？」

羅浮一叟連聲冷笑，道：「那只能怨他學藝不精，自不量力，這天下綠林盟主之尊，豈是這等容易奪得的麼？不判生死，怎分勝負，胡兄貿然出手救他，就是存心破壞比武條規……」

胡柏齡見羅浮一叟越說神氣越是蠻橫，心中亦生怒意，當下問道：「請問霍兄，這比武條規之中，是否註明落敗之人，一定不得生還，這種條規，兄弟闖蕩江湖，也不是三天五日，倒還未曾聽說過，霍兄由何處聽得此等成規，兄弟極願詳聞其事。」

羅浮一叟方才所說，原都是强詞奪理之言，經胡柏齡一再反問，不由得僵怔在當塲，答不出話來。

羅浮一叟霍元伽，雖對胡柏齡憚忌三分，但他乃是異常冷傲之人，當着天下英雄之面，如何能忍受得下，惱羞成怒，額上青筋暴漲，怒道：「江湖規戒之事，見仁見智，看法不同，胡兄既有意包攬是非，難道我霍某人當眞怕了你不成？盛會難得，今天霍某人倒要領教你冷面閻羅幾手絕學。」

冷面閻羅胡柏齡，又豈是易與之輩，他轉臉看了谷寒香一眼，朗朗一笑道：「既然霍兄有與，兄弟自是要捨命奉陪了。」說話聲中，人倏地凌空倒躍，把懷中的中年儒士送到江北五龍面前，低聲囑道：「閣下可先行運功調息……」反身一躍，人又重返塲中，抱拳對羅浮一叟說道：「霍兄是以拳掌賜教呢？還是準備用兵刃交手……」

羅浮一叟正待答話，忽聽側方一聲暴喝，道：「且慢，在下久聞冷面閻羅稱雄江北，咱們兄弟心慕已久，機會難得，霍大哥，這一陣留給咱們兄弟，看看江北，江南，到底誰是英雄，誰是狗熊……」眼前衣衫閃動，四條大漢，一齊湧入塲中，來人正是聞名江湖的江南四怪。

胡柏齡抬頭瞧去，只見四個身着疾服之人，分站了三個方位，把自己圍在正中間，四人之中，兩個身材十分高大，兩個却是五短身材的矮子。

胡柏齡環掃了四人一眼，微微一笑，道：「兄弟久聞江南綠林道上，盛讚四怪之名，今日有興一會。」

他目光銳利，掃了四人一眼，心中已自有數，暗道：如若讓他個別出手，我得多費上一番手脚、時間，倒不如讓他們聯手而上，借機現露出幾手武功，給他們瞧瞧，一則可收鎮壓全塲人心之效，二則可省去不少麻煩……。

只聽左首一個身軀高大之人，說道：「好說！好說！我們兄弟也久聞冷面閻羅胡兄大名，劍中挾拐橫行江北，所向無敵，今日能得機緣一會，榮幸萬分。」

胡柏齡道：「四位同時出塲，可是想一起出手麼？」最右的一個矮子接道：「如在平時，我四兄弟總是一起出手對敵，對方一人，我們四個，對方十人，我們也是四個，但今日之戰，情形不同，我們如果一起出手，縱然勝了胡兄，也要被天下英雄笑我們以多凌寡，胡兄亦可借故推拖，不認失敗之賬……。」

胡柏齡大笑接道：「如若我答應四人聽合出手，貴兄弟不知當否一起賞光！」

左首第二人冷然發話說道：「那自是又當別論，只要胡兄不更改，推說不算，單打獨鬥，或是我們聯手齊戰，全聽胡兄尊意。」

胡柏齡笑道：「兄弟耳聞四位聯手搏敵之名，我看還是四位一起出手的好，至於怕兄弟借故不認敗賬，貴兄弟只管放心，只要你們能贏得了我，兄弟立時拔腿離開這寒碧崖。」

四怪看胡柏齡自動要他們一起出手，不禁心花怒放，暗道：如果我們一個個單獨和你動手，或許打你不過。你逼我們聯手對敵，那無疑自尋死路。四人心意相同，齊齊說了一聲：「恭敬不如從命！」左首最高之人，和右首最矮之人，忽然一起衝擊過來。

胡柏齡忽的向後疾退三尺，兩人左右合擊之勢，一起落空，彼此錯身而過，交換了方位。

要知江南四怪的聯手合搏之術，乃武林道上久享盛譽之學，互補各人武功之短，成就了一套特殊的合搏武功。

這一套四人聯手的搏擊，並沒有依照什麼奇形的陣式變化，亦無一定的步法，完全依照幾人的功力，演變成各種的奇與變化。

江南綠林道上，不知有好多高手，都

敗在四人奇奧的聯手合搏。

胡柏齡一退即上，雙掌左右分擊，正待向兩人劈出，忽聽兩人呼喝，另兩人由正面疾衝而上，四掌齊出，迎面擊來。

胡柏齡想不到兩人攻勢來的這等神速，不禁一怔。

但他乃久經大敵之人，雖然變出意外，但心神仍然不亂，雙掌平胸，推出一招「移山塡海」。

一股强猛的潛力，隨掌湧出，硬接了兩人的衝擊而來的掌勢。

二怪向前疾衝的身軀，吃胡柏齡推出的內力一擋，前進之勢微一受阻，胡柏齡已疾收內力，長嘯而起，懸空一個轉身，掠身二怪頭頂飛過，以巧快絕倫的身法，落在二怪身後，隨手疾分，脚落實地，雙手亦同時按在二人肩頭之上，低聲說道：「兄弟不願和四位結仇，請賞兄弟一個面子，認輸退下吧？」

江南四怪一向驕悍橫行，覺着胡柏齡按在肩上的掌力不重，那肯低頭服輸，彼此互望了一眼，潛運內力，一齊翻身擊出一掌。

另外二人分由兩側疾衝而來，舉拳直擊過來。

胡柏齡濃眉軒動，蓄蘊掌心內力，猛然向外一吐，二人突覺肩頭之上，如受千鈞壓力一撞，身子突然疾飛出去，翻身擊出的掌勢，也失去了準頭，直跌到八九尺外。

胡柏齡震飛二人身軀之後，身子向後一仰，施展「鐵板橋」功夫，雙足着地不動，仰面直臥下去。

左右合襲而來的兩怪，衝擊之勢，本極迅快雄勁，一時間收勢不住，直向一起撞去。

胡柏齡陡然挺身而起，兩手並出，推在兩人脇間的「大包穴」上，只聽兩聲悶哼，一齊橫退了兩步，跌倒地上。

胡柏齡五合之內，制服了江南四怪，破了四人馳名江湖的合搏之術，也使全塲之人都爲之心頭一震。羅浮一叟霍元伽，原想借四怪之力，先耗去胡柏齡一部份眞力，然後自己再出手和他硬拚，只要擊敗此一强敵，即可穩操左券，取得天下綠林盟主之位。那知事出意外，對方竟以奇快的身法，數合之內，制服了四怪，心中又驚又怒，正待親身臨戰，準備硬拚一陣，忽聽一聲巨雷般的大喝，嶗山三雄之一的王大康，大步衝入塲中，舉手一指胡柏齡，喝道：「以詭巧的身法勝人，俺老王瞧不順眼。」呼的一拳，直擊過來。

此人渾渾噩噩，也不講什麼江湖過節，胡柏齡還未來及答話，拳風已到前胸，心中又是好怒，又是好笑，但覺他擊來拳勢虎虎生風，力道竟然十分强猛，心中暗暗忖道：此人雖傻裏傻氣，但膂力却是不弱。

當下向旁一側避開一拳。

王大康一拳不中，第二拳連綿出手，身子一轉，又是一拳當胸擊去。

胡柏齡看天色已然不早，暗道：此等之人，和他說也說不淸楚，先把他制服之後再說。讓開了王大康第二次拳勢，右手却在身子轉動的同時，斜探而進，極快的向王大康手腕之上落去。

王大康一拳打出，身子也隨着向前衝去，他因第一拳被對方輕輕讓過，心中忽然想到對方輕身功夫，高過自己很多，這一拳只怕也難打到對方，如若身子衝近，第二拳縱然落空，但却欺入了對方身側，可以和他近身相搏，那時可憑自已天生膂力，和他硬拚硬打兩招，或可勝得對方。他雖是渾渾沌沌之人，但却也知以己之長，對人之短。

胡柏齡雖然機智過人，但却沒有想到這個渾人，竟然會想出了壞主意來，右手五指剛剛觸摸到對方手腕，王大康竟然衝入他門戶之中，一拳向他背心劈下。

他心中不願和嶗山三雄結仇，是以不肯施下辣手，對付敵人，却不料王大康求勝心切，不顧自身安危，冒險求功，不禁心頭火起，冷哼一聲，左臂一收，手肘向後疾點而出。

他武功已到聽風辨位之能，雖然來不及回頭瞧看，但點出的肘勢，仍然認位奇準，王大康左掌剛剛觸及到胡柏齡衣服，左小臂「上廳穴」已被胡柏齡向後擊肘勢撞中，只覺臂上一麻，全身勁力頓失，掌勢變的軟弱無力，右腕也同時被胡柏齡的擒拿手法扣上，轉身一帶，身不由主的跟蹌蹌向前跑了幾步。

胡柏齡微微一笑，鬆了他被扣右腕，左拳同時輕輕在他右小臂上一拍，活了他的穴道，說道：「承讓，承讓！」

王大康微微一怔後，大聲喝道：「這等打法，俺老王敗了也是不服。」一拳當胸擊來。

胡柏齡閃身避開拳勢，心中暗自忖道：鍾一豪同那中年儒士，都已身受重傷，一時之間，很難復元，江北五龍之力，不足應付衆人，我和羅浮一叟一塲激戰，勝負尙難預料，敗了也還罷了，如果勝他，他決不願甘心服輸認敗，必將另生枝節，此人雖渾，但却甚剛直，如能收服此人，嶗山三雄或可爲我所用，至低限度，當不致再帮羅浮一叟……。

他心念轉動，也就不過是刹那間的工夫，當即笑道：「你要怎樣，才肯輸的心服口服？」

王大康畧一沉思，道：「你先硬接俺老王三拳試試，我再敗在你手中，那就心服口服了。」說完話，又是一拳擊來。

胡柏齡潛運眞氣，舉拳硬接了一拳。

王大康只覺他手掌堅如鐵石，一拳打上，腕骨被震的隱隱作疼，心中暗生驚駭，忖道：我這一拳，力道可擊石成粉，怎生他這手掌比鐵石還硬，大喝一聲，又是一拳擊去。

胡柏齡被他一拳擊在掌上，震的全身氣血微微浮動，不禁暗吃一驚，忖道：此人膂力確是驚人，幾乎接不下他這一拳，趕忙提聚一口眞氣，凝集前胸，疾向他拳上迎去。

王大康看對方居然挺胸擋受，心中忽生不安，暗道：這一拳只怕要把他打的口中噴血，摔出去七八尺外。

那知拳勢擊在對方胸前，如中棉絮一般，竟然絲毫用不上力，驚駭之下，收拳疾退三步。

胡柏齡這次運氣集胸，又接了他一拳，笑道：「王兄，還有一拳。」

王大康呆了一呆，又疾衝而上，左右隨掌齊出，分擊前胸小腹。

胡柏齡待他雙拳近身，兩手疾出，輕輕一撥對方雙臂，身子微向旁側一閃，右腳絆在王大康雙腿之上。

王大康雙拳一齊落空，身不由主向前衝去！吃胡柏齡伸腿一絆，一交向前跌摔下去。

他身子將要摔在地上之時，忽覺背上衣領被人抓住，向上一提，把衝跌之勢穩住，雙腳重又落在實地之上。

回頭看時，只見胡柏齡面含微笑，站在十步之外。

原來胡柏齡以極快的身法，抓住他衣服向上一提，穩住他衝跌之勢後，立時向後躍退。

王大康楞在當地，想了一陣，忽然抱拳說道：「俺老王服氣了，咱們別打啦！」大步向旁側走去。

他說打就打，要退就退，也不理會別人如何談論。

這時，嶗山三雄中的老大，老三，瞧他認輸而退，深覺顏面攸關，雙雙奔了出來，却被王大康伸出雙臂擋住去路，說道：「你們也不必再去打啦，咱們絕打不過人家。」

其實他們都巳瞧出了胡柏齡武功高强，縱然雙雙出手，也無制勝把握，王大康出手一攔，兩人果然退下。

此時參與盟主之位的一十三人，嶺南二奇，江南四怪，和那中年儒士以及鍾一豪等八人，都受了傷，嶗山三雄因王大康一戰之後，全體認輸，不再出手，全場中只餘下了羅浮一叟和胡柏齡兩人，決爭盟主之位。

霍元伽望了嶗山三雄一眼，緩步走入場中，冷冷說道：「胡兄準備和兄弟比兵刃呢？還是先比拳脚？」

胡柏齡道：「霍兄既是主人身份，賓不奪主，霍兄怎麼吩咐兄弟無不從命？」

羅浮一叟道：「咱們先比拳掌，如果在兩百招內難分勝敗，再以兵刃相搏！」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如果兵刃仍難分勝負……。」

霍元伽道：「要是兵刃仍難在兩百招內分出勝負，再以內功相拚，以決盟主誰屬。」

胡柏齡接道：「霍兄思慮週到，兄弟極是佩服。」

羅浮一叟抬頭望望天色，說道：「時光巳然不早，胡兄快請出手吧！」

胡柏齡道：「兄弟恭敬不如從命。」縱身而上，一掌拍去。

羅浮一叟橫跨三尺，回身還擊一拳。

胡柏齡一掌落空，人巳凌空而起，施展「一鶴冲天」身法，躍起來一丈四五尺高，半空中打了一個旋身，疾撲而下，一掌護身，一掌下擊。

羅浮一叟大喝一聲，道：「好一招神龍出雲。」縱身而起，雙掌平推擊出，疾迎過去。

胡柏齡護胸一掌疾出，兩人懸空硬接一招，四掌撞實，各自在空中打了兩轉身，落着實地。乍分即合，同時以迅捷無比的身法，猛撲過去，一合又分，但巳互攻三招。

奇快無倫的互攻身法，只看的全場中人個個凝神屏息。

羅浮一叟大喝一聲，重又撲上，拳脚齊施，搶攻了三拳四腿，把胡柏齡迫退二步。

胡柏齡避開一輪急攻後，重復動手，掌風足影，急如驟雨，剎那間沙土橫飛，難分敵我，但見兩條人影盤旋衝擊，看的人眼花繚亂。

這兩個綠林道上頂尖高手相搏，聲勢果然不同。

忽而凌空硬拚一掌，忽而以奇詭快迅的身法，閃避對方襲擊之勢，不過片刻工夫，兩百招巳然打完，人影忽分，各自向後躍退八尺。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霍兄之名，果不虛傳，兄弟今日得睹不少奇學。」

霍元伽冷然答道：「彼此彼此。」一抖腰間活扣，取出一條通體烏黑的蛇頭軟鞭，接道：「兄弟久聞胡兄劍中挾拐之學，江北綠林道上無人能接過百招，今日有幸能得討教。」

胡柏齡道：「好說！好說！」右手抽出背上長劍，左手一舉接住出雲龍姜宏投過來的鐵拐，道：「拳掌承蒙霍兄相讓，兄弟叨了先行出手之光，這兵刃要請霍兄先出手了。」

羅浮一叟一抖蛇頭軟鞭道：「那兄弟就有僭了。」手腕一振，蛇頭軟鞭畢直的點擊過去。

胡柏齡揮拐封住軟鞭，右手長劍一招「笑指天南」直刺過去。

霍元伽身子一側，避開劍勢，挫腕收回軟鞭，盤空一旋，舞出一片鞭影，當頭擊下。

胡柏齡推拐護頂，長劍疾攻而過。

他分執拐、劍兩種兵刃，有時彼此呼應攻出，有時却分作二起，拐攻劍守，或劍攻拐守，變化奇奧難測。

羅浮一叟蛇頭軟鞭招數雖奇，但是却被胡柏齡劍、拐分用的精奇招術，迫的撤身移位，在兵刃相搏之中，顯然胡柏齡的劍，拐合用，畧勝一籌。

但兩人武功，實非一兩百招內可分勝敗，不過一頓飯工夫，二百招兵刃相搏又巳打完，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胡柏齡左手鐵拐疾掄出一片拐影，蕩開對方兵刃，護住身子，向後疾退三尺。

羅浮一叟也同時收了蛇頭軟鞭，向後躍退。

這兩個綠林中頂尖高手，當着天下綠林同道之面，誰也不肯失信於人，在第兩百招出手之後，同時疾退。

胡柏齡反手把長劍插入背鞘中，一頓手中鐵拐，插入石地五寸，拱手說道：「拳掌，兵刃，都巳比完，內功如何比試，還得霍兄指教。」

羅浮一叟霍元伽把手中蛇頭軟鞭扣在腰中，說道：「不知胡兄有何高見，先請說出，兄弟當洗耳恭聽。」

胡柏齡道：「在下胸無成竹，一切悉從霍兄吩咐。」

霍元伽道：「內功一道精深博遠，各人修爲之法不同，成就各異，有人善陰柔之力，有人善陽剛之勁，如若出什麼題目，只怕很難得到公平之論。」他在兵刃相搏之上，雖未敗於胡柏齡手中，但天下英雄有目共睹，他在招數奇奧之上，要比胡柏齡稍遜一着，如若兩者再鬥下去，羅浮一叟勢將敗在胡柏齡劍中挾拐的奇幻攻勢之下，此中之情，不但觀戰中高手知道，就是羅浮一叟霍元伽自己的心中，也極明白，心中大感愧憤，這最後內功一搏，不但關係着兩人在江湖上的聲譽地位，而且也是綠林王座誰屬之爭。

眼下這寒碧崖上，雲集天下各處綠林道上的一方雄主，誰能在這一戰中擊敗對方，登上盟主之位，誰就可以行令天下，役使各處綠林中人。

只聽胡柏齡朗朗一笑，道：「那以霍兄之見呢？」

羅浮一叟微一沉忖，道：「叫兄弟說麼！不如彼此以內功相搏，不管各人的修爲如何？以勝者爲先，同時這最後一戰，也關係着那天下綠林盟主之位誰屬，如分不出明顯的生死勝敗，只怕也難有判分勝負的方法。」

胡柏齡道：「兄弟一切遵命，但不知如何相搏？」

羅浮一叟道：「咱們席地對面而坐，各出雙掌相抵，然後再運氣逼出內勁攻襲對方，誰人不支，倒臥下去，或是自告求饒，就算落敗了。」

胡柏齡目光環掃了全場中一週後，微笑道：「當着天下英雄之面，在衆目睽睽之下，縱然有心想賴，只怕也難以做得出來，霍兄辦法的確高明，實叫兄弟心服口服？」

霍元伽冷哼一聲，當先盤膝坐下，伸出雙掌。

胡柏齡回頭望了谷寒香一眼，只見她懷抱孩子，凝目相注，心中關懷至情，流現於神情之間。

當下微微一笑，向前走了兩步，在羅浮一叟對面坐下，也緩緩伸出了雙掌，二人在較量拳脚功夫之時，已知對方內功深厚，此時二人對坐，四手相抵，要以各人內功修爲，互分高下，自是不敢大意，各人心存戒意，滿臉現出肅穆之色，凝神目注對方。

比武較技，無論是拳掌刀劍，雙方過招，尚可封擋躍避，如今羅浮一叟仗着自已數十年的修爲造詣，定下這等比搏的方法，確屬武林罕見之事，尤其這四掌相抵的互較之法，全憑眞功實學，半點也勉强不得，如若一方較差，半途想抽手而退都不能够，在場諸人，都是武林高手，焉有不知厲害之理，是以在二人坐定之後，只看得在場之人，個個神色凝重，屏息不動，靜靜看着場中。

二人四掌相抵，起先目光烱烱注視對方，片刻之後，二人同時緩緩歛收眼神，眼簾低垂，靜坐着動也不動一下，全場一片寂靜。

約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只見二人胸腹起伏，鼻息加重，臉上也泛起一片紅潤之色。

又過了片刻工夫，二人紅潤的臉上，冉冉地透蒸出一股薄薄熱氣，同時一挺上體，嘴角微動，似是提吸眞氣，這時場中羣豪都將眼光投擲到二人手臂之上，但見二人的衣袖，竟慢慢的鼓脹而起，冷面閻羅因身著勁裝，衣袖緊窄，尚且看不出什麼變化，那羅浮一叟霍元伽因衣袖寬闊，情形便自不同，只見他那衣袖，不但爲一股罡氣所鼓脹膨起，而且漸漸地向上翻捲，露出了半截手臂。

同時二人的衣衫，也起了一陣猛烈的波蕩，宛如立身在大風之中一般，吹得衣帶飄拂。

又相持了半杯茶的時間，二人面色漸漸赤紅，靑筋暴脹，那羅浮一叟的手臂也陡然粗壯一倍，二人盤坐之處，似是颼颼起一陣旋風，激帶起地上的塵土、草葉，圍繞着二人翻騰盤飛。

四週圍觀的羣雄，雖都是江湖成名人物，看到眼下這等情形，都不禁大感驚駭，只看的羣雄連大氣也不敢出，瞬也不瞬的凝目注視。

猛然間，場中響起兩聲長噓，二人各吐出一口長氣，睜開雙眼，射露出湛湛精光，羅浮一叟項頸微抬，拂胸長髯四外飛張。

冷面閻羅胡柏齡也一挺腰軀，虎目圓睜，環腮虬髯，根根直立，大有髭髮俱張之概，二人這一提功力，登時激起一陣狂飆，但見石飛沙揚，五六尺方圓之內，迷漫起一片滾滾塵土。

這兩人適才在拳掌劍拐蛇鞭過招之時，巳相拚了數百招，自是耗去不少元氣，再經這一陣互較內力，額角上巳是汗水涔涔。

陡然之間，場中激發出一陣沉悶的衝擊之聲，砂土又是一陣翻揚，只見霍元伽、胡柏齡二人身軀同時向後一傾，紅潤的臉色，突轉靑白，涔涔汗水，竟如豆珠一般，順腮流下，場中羣雄一見此等情形，知是二人硬拚了一次。

二人雖是各被對方震的畧畧後傾，但身軀依然坐在原地不動，四掌倏分即合。

一陣劇烈的拚搏過後，又暫時恢復了平靜，兩人相對而坐，四掌觸接，神色間十分平和。

但在場之人，心中都明白這不過是大風暴前一段暫時的平靜，兩人經過了一陣激烈的搏鬥之後，都正在運氣調息，一場更兇惡的搏鬥卽將展開。

只見兩人的臉色逐漸的恢復了正常，相觸的四隻手掌，緩慢的向後移開，相距約半尺左右時，忽聽羅浮一叟吐氣出聲，身子一傾，雙掌疾向前吐，掌風過處，地面砂土，順着手掌的推動，揚起三四尺高的一團烟塵。

羅浮一叟素以雄渾的內力馳名武林，此時逢遇勁敵，又存了爭雄稱霸之心，出掌相搏，自是蓄勢而發，一掌推出，倏又收回，接着又疾推擊而出，這樣連續收推了四五次，掌風的激蕩更如怒海狂濤一般，洶湧騰沸，直向胡柏齡衝擊而去。

這等兇猛渾厚的內力，力能倒碑拔樹，只看得在場羣雄，驚心動魄，一齊將眼光投注到胡柏齡身上。

只見胡柏齡二目圓睜，全神貫注，盯視着羅浮一叟的動作，也是雙掌吐勁，不過他的掌勢，與羅浮一叟恰恰相反，人推他縮，人收他推，二人一推一送，互相迎合。

這兩人全是內家高手，一推一送之勢，看似輕淡，其實乃是全力的相拚，二人目不轉睛的看着對方，收臂送掌，絲毫不敢大意。

二人互相推送約有十個來回，陡然兩聲悶哼，兩人突然同時向後彈震出四五尺遠，場中羣豪，不由一陣騷動，胆小的竟然叫出聲。

再看二人，雖然各被對方內力震彈出數尺遠近，但二人原坐的身形，分毫未變，依然原式不動，原已恢復正常的臉色，此時又轉青白，同時二人的嘴唇，也在微微抖顫，雙目垂閉。

雙方微微睜開雙睛，互望了一下，一語未發，又自緩緩閉上雙睛，手撫丹田，默默調息了一陣。

大約有一盞熱茶工夫之後，羅浮一叟突然一聳雙肩，原坐姿勢不變，身軀突然凌空而起，直向胡柏齡停身之處撞去。

胡柏齡雙掌平胸向前一推，立時有一股暗勁隨掌而出，有如一道無形的牆壁一般，把羅浮一叟向前撞來的身子擋住。

羅浮一叟向前疾衝的身子，吃那無形勁道一擋，身子立時又倒飛回去。



胡柏齡雙掌推出之後，身子也驟隨飛起，羅浮一叟却原姿疾沉而下，身子一着實地，雙掌一齊推出。

這當兒，兩人的搏擊之勢大變，胡柏齡身懸半空，羅浮一叟雙腳盤膝坐在地上，兩人掌力虛空一接，胡柏齡陡然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倒飛出去七八尺遠。

原來兩人功力內勁相差不多，那個虛空落掌，那個就難以接得對方掌勁。

羅浮一叟發了一掌擊退胡柏齡後，並未趁勢追襲，却閉上雙目休息。

胡柏齡翻了兩個觔斗之後，仍然原姿勢不變的落在地下，靜坐休息。

兩人又開始運氣調息，經過了兩次搏擊之後，場中之人，都已看出這兩人功力在伯仲之間，鹿死誰手，誰也無法瞧得出來，是以個個都緊張起來。兩人雖已停下搏鬥，但觀戰之人，仍然屏息凝神而立，比之相搏兩人，似是還要緊張許多。

大約又過了一頓飯工夫之久，兩人又同時睜開了眼，相互望了一眼，同時站起身子，向前走了幾步，面對面的坐了下來，各自緩緩伸出雙掌，推在一起。

只見兩人的臉色又開始嚴肅起來，各人頭上熱氣蒸蒸向上冒。相持約一盞熱茶工夫，兩人身軀都開始微微顫抖起來。

但兩人相持之勢，仍然保持着均衡，停在原來位上，誰也沒法向前推動一寸。

在場之人中，有不少武林高手，已瞧出兩人之拚，眞的進入了生死關頭，各以修爲內功暗勁，抵掌硬拚，只要有一人不支之時，對方立時將以排山倒海之勢，衝擊過去，趁勢把對方擊斃，所以誰也不肯退讓半步！

忽聽羅浮一叟吐氣出聲，一陣顫動，雙掌向前推進了一寸。

這時，場中已不似剛才那塵土飛揚，斷草四飛的情景，反而異常平靜，塵不揚，草不動。

胡柏齡被羅浮一叟雙掌向前推進一寸之後，便呈不支狀態，身軀向後傾斜，臉色變成了一片紫紅之色。

只覺對方壓來暗勁，越來越重，漸感眞力不繼，心頭大是焦急。

他心中異常淸楚，全是爲了救那孩子之故，打通他奇經八脈，保全了孩子的性命，但却耗去他全部眞力，雖經數日夜運氣調息，但並未調息復元。

但覺對方壓力層層叠叠，有如波浪一般，綿綿不絕攻了過來，自己却是內力漸告枯竭，不禁暗自一歎，道：「完了！」

精神一懈，鬥志大減，只覺雙臂一軟，身子又向後傾斜數寸。

這時，江北五龍和谷寒香等，都不覺的圍了上來。

身受重創，靜坐養息的鍾一豪，忽然大叫一聲，掙扎着站起身子，踉踉蹌蹌的奔了過來，口中大聲叫道：「胡兄……不能……失敗……兄弟……」他身受重傷未復，說起話來，十分吃力，斷斷續續，無法一氣說完。

胡柏齡聽得他呼喊之聲，精神突然一振，雙掌向前一推，衝進了一寸左右。

羅浮一叟長髯無風自拂，大喝一聲，雙掌一振，又把胡柏齡衝進之勢壓退了回去。

只見胡柏齡頭上汗水，有如冷水澆頭一般，滾滾而下，打濕了整件上衣，上身亦被羅浮一叟迫的緩緩向後仰臥下去。

被羅浮一叟掌力震傷的中年儒士，聽鍾一豪大叫，也睜開眼瞧了一瞧，吃力的搖搖頭，又閉上了雙目。

但聞兩人的呼吸之聲，愈來愈重，羅浮一叟雙臂也逐漸伸長，胡柏齡被人强迫的上半身成了三十度以上的傾斜之勢，看樣子極難再撐過片刻工夫。

谷寒香忽然回頭把懷中孩子交到姜宏手中，說道：「要是我大哥死了，我也不回去了，你們就把這孩子送到一處好善之家，交給他們收養……」

她此時心痛如絞，縱有千言萬語，也是無從說起，交代完姜宏幾句話後，緩步向場中走去。

姜宏本不想接她交來的孩子，但見她臉上流現出無比堅決之色，雖是普普通通的兩句話，却有着使人無法抗拒之力，竟然迷迷糊糊的伸出手去，接過了孩子。

谷寒香往前走了幾步，在相距胡柏齡四五尺處，停了下來，伸手從懷中摸出一把九寸長短的七首，除下絲絨刀鞘，低聲

胡柏齡眼看谷寒香持七抵胸，要以身殉，心中大爲激動，胸中熱血沸騰，鬥志大增，大喝一聲把羅浮一叟震飛丈外。

叫道：「大哥，你如打人不過，死了也不要緊，我仍會追守在你的身旁，作了鬼也是夫妻！」

胡柏齡回頭瞧去，只見谷寒香高擧手中七首，放在前胸之上，衆目睽睽之下，臉上毫無忸怩之情，情愛橫溢，微笑如花，大有視死如歸之概……。

胡柏齡目睹嬌妻神情，心頭大生震駭，暗道：「我如敗在羅浮一叟手中，自己生死事小，連累嬌妻身殉，死在九泉之下，也是難以安心。」心念及此，只覺胸中熱血滾滾直衝上來，鬥志陡然大增，大喝一聲，雙掌猛力向前一推。

羅浮一叟霍元伽眼看勝利在握，胡柏齡即將被自己深厚的內力，活活壓斃，忽覺對方掌心之內，千百縷熱力，直衝而來，緊接着一股强大絕倫的暗勁，反擊過來，力道有如海嘯山崩一般，竟是難以抵拒得住，但覺胸頭一震，全身驀的飛摔出去，直飛一丈多遠，才落下實地，口中鮮血狂噴，仰臉倒臥地下。

要知胡柏齡內力，本較羅浮一叟深厚，只因替那孩子療治傷勢，耗消眞氣甚多，以致難抵羅浮一叟的內力，待他看到嬌妻擧刀當胸，準備以身相殉之情，心中大生不安之感，全身潛力迸發，深厚內力盡復，奮起神勇，大喝一聲，推出了一股强勁絕倫的力道，直逼過去，反敗爲勝，一擊成功，當堂把羅浮一叟霍元伽重創在掌力之下。

谷寒香喜極而泣，兩行熱淚，順腮而下，急急的奔了過去，屈下雙膝，跪在胡柏齡身邊，低聲叫道：「大哥你沒有受傷麼？」

胡柏齡微啓雙目，笑道：「不是你在我身邊，只怕我早已死在羅浮一叟的掌力之下了！」

谷寒香看他說話神情如常，放心不少，微微一笑，道：「大哥已經勝了羅浮一叟，已取得天下綠林盟主之位了？」

胡柏齡心中忽然一動，挺身站了起來，抱拳說道：「還有那位兄台進場賜教！」雙目圓睜，環向四週掃視，豪氣凌霄，神威凜凜。

衆人見他奮發神威的一擊，把羅浮一叟震飛出去的威勢，那裏還有人敢出場應戰，一時間全場中鴉雀無聲。

胡柏齡在場中足足站有一刻工夫之久，仍不見有人應戰。

忽聞人羣之中一人大聲喝道：「既無人出面應戰，這盟主之位當可確定了！」

胡柏齡轉頭望去，看那說話之人，正是出雲龍姜宏。

這時，他已把手中孩子交給了李傑，大步走了出來，朗聲接道：「兄弟再說一遍，那位心有不服，快請出來，如若無人再爭這盟主之位，這次恒山寒碧崖上比武，就此結束，江北綠林道上總瓢把子冷面閻羅胡柏齡贏得天下綠林盟主之位！」

陳文，陳武，和追隨鍾一豪的四個黑衣佩劍少年等，均隨聲附和，大聲高呼起來。

羅浮一叟心機深沉，早已預作佈署，不但把門下精粹，調集此處，而且還把嶺南二奇門下高手，也全調集這寒碧崖上準備在自己爭奪盟主之位失敗後，發動預先

佈設的埋伏，一網打盡天下綠林英雄。

他計劃雖好，但却沒想到自己竟然身受重傷，以致門下弟子在發動埋伏之前，不得不先把他抬離寒碧崖。

胡柏齡眼見羣豪，無人敢於出戰，心中暗自慶幸，因他震飛羅浮一叟的全力一擊，已耗盡全身眞力，如若此時有人挺身出戰，縱是武功極爲平凡之人，只怕也難有一定勝得別人的把握……。

忽聞耳際間，響起了谷寒香的嬌柔聲音道：「大哥，你奪得了綠林盟主之位，他們可是都要聽你說話麼？」

胡柏齡點點頭，笑道：「不錯……」

谷寒香道：「那麼他們爲什麼都走了呢？」

胡柏齡道：「什麼？」轉頭望去，果見羅浮一叟的門下，和嶺南二奇中的門下，都正向山角一側退去，不禁心中大感懷疑。

但他乃生性沉穩之人，未把事情眞像弄清楚之前，不願隨便說話，當下走近姜宏身側，低聲說道：「你快去瞧瞧那面山角之下，是否有什麼埋伏，或是不服氣這場比武之爭而有所準備。」

姜宏應了一聲，舉步向前走去。

胡柏齡畧一沉吟，又低聲說道：「切記不要和人動手，如發覺可疑之處，快些回來說給我聽。」

姜宏道：「大哥放心！」疾向人羣之中衝去，一眨眼隱失不見。

片刻之後，姜宏急急的跑了回來，說道：「他們都集中山角一側，因那山背之處是一片甚大的樹林，大部分人都隱入了林中，行動鬼祟，但却無法看出他們在做些什麼？」

胡柏齡畧一沉忖，突然高聲說道：「兄弟承得各位相讓，幸獲盟主之位，如若各位心中有什麼不服之處，敬請當面說出……」他一連問了數聲，始終不見有人答話。

忽聽人羣之中，有人大喝道：「這次恒山比武，天下羣豪競爭天下綠林盟主之位，乃各憑眞功實學之事，這位胡兄力敗江南四怪，羅浮一叟，武功已爲大家親目所見，而且，風範傾人，豪氣干雲，確爲綠林道上極難遇得的奇人！如若無人再入場中相爭，兄弟之意，立卽擁立這位胡兄，主盟天下……」

只聽另一個高大粗豪的聲音，接道：「俺老王首先贊成，那個不服氣，先來和俺老王較量較量。」說話之間，大步走了出來。

不知何人同時大聲喝道：「我們在江湖行走之人，豈可不守信諾，還不快些拜見盟主！」此人一言，羣豪果然紛紛拜倒地上，片刻之間，各路豪雄，一齊拜伏在地。

胡柏齡面泛歡容，抱拳一個長揖，道：「兄弟不才，如何能當得諸位這般厚禮……」他微微一頓後，高聲接道：「這寒碧崖上，早已爲人預備埋伏，兄弟想把這聚盟大會遷到距此十里的萬月峽舉行，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但聞羣雄齊聲恭答道：「全憑盟主作主。」

胡柏齡一揮手，各路英雄紛紛起身。

這般綠林中人，大都是慓悍任性，如若心中不服於你，縱然刀橫頸上，依然不肯聽命，若是對人生出崇敬之心，却又能忠心耿耿，不生二意。

冷面閻羅胡柏齡回頭瞧着一個羅浮一叟門下弟子，高聲叫道：「過來，我有話對你說！」

那人微微一怔，來的慢了一步，羣豪之中立時有七八個人自動奔了出去，把那人活活捉了過來，送到胡柏齡面前。

胡柏齡揮手笑道：「快放開他，別傷着他了！」

原來幾人把他推送到胡柏齡身前之時，仍然有兩人分執他左右臂，聽得盟主之言，果然鬆手而退。

那人站了起來，瞧了四週一眼，說道：「不知盟主有何吩咐？」

他見四週羣豪，個個都對胡柏齡恭恭敬敬，不覺心中也生出敬仰之心。

胡柏齡道：「羅浮一叟傷好清醒之時，告訴他我已把聚盟大會，改遷距此十里的『萬月峽』中，他如有興趣參加，我胡某甚表歡迎，如若沒興參與，我胡某決不勉強！」

那人應了一聲，轉頭走去。

胡柏齡冷笑一聲道：「別忘了對他說，我胡某不和他一般見識，寒碧崖設謀佈置，豈能逃得過我的雙目，只此一樁，已足處死！」

那人回頭瞧了胡柏齡一陣，突然轉面疾奔而去。

胡柏齡豪氣大發，渾忘疲倦，朗朗一陣大笑，當先向峯下走去。

谷寒香伸出皓腕，從李傑手中接過孩子，緊隨在胡柏齡身後而行，山風吹拂着她衣袂披風，頰上笑意，如花盛放。羣豪相隨身後，行列浩蕩，片刻便已下了寒碧崖。

身負重傷的鍾一豪和那中年儒士，早已有江北五龍和鍾一豪四個相護的黑衣佩劍少年，用樹枝軟草，做了兩副擔架，把兩人放在上面抬着，隨行在浩長的行列之中。

鍾一豪橫臥在担架之上不停的側轉翻動，但並不聞呻吟之聲，顯然他並非因傷疼難忍，而是心中正有着無比的歡樂。

胡柏齡似是極熟習去「萬月峽」的道路，帶着羣豪，大步而行。

這時，正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時分，天邊晚霞絢爛，峯頂積雪泛光，景色奇麗如畫。

忽聞一聲驚天動地的大震之聲，一股火燄沖天而起。

羣豪回頭望去，只見寒碧崖上濃烟蔽天，耳際聞滾石隆隆………。

羣豪正瞧得發呆之時，忽聽一個聲如雷鳴的聲音說道：「羅浮一叟這王八羔子，竟存了把咱們全都炸死在寒碧崖上之心，如非盟主神目過人，洞悉先機，只怕咱們都已被炸成粉碎了。」

羣豪轉頭望去，看那說話之人，正是嶗山三雄中的王大康。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在那數百丈高峯之上，埋下千百斤的火藥，而又不露出一點痕跡，這工程不算小，可惜霍元伽這一場心機算白費了！」說完，轉頭又向

前面走去。

他這幾句淡淡之言，只聽得各路羣豪個個對他生出敬佩之感，因他言下之意，似是早已發覺羅浮一叟在寒碧崖上埋下火藥之事，但却能隱忍不發，不肯借機挑起羣情激憤，却以武功勝得羅浮一叟之後，易地聚盟，帶領羣豪脫險，此等胸襟，何等磊落，和羅浮一叟相比起來，有如雲泥之別，是以更增羣豪對他敬慕之心。

翻過了幾座山嶺之後，山勢陡然一變，只見兩座絕峯並立，有如一道石門。

胡柏齡回頭望着羣豪笑道：「進了這兩座山的谷口，就是『萬月峽』了。」當先舉步而入。

羣豪魚貫步入谷中，抬頭望去，只見兩側立壁如削，萬道山泉，廣佈其間，倒垂而下，其聲淙淙，如鳴珮玉，遙望深處，林木茂盛，一片翠蓋，谷中綠草如茵，山根下潺潺細流，景物幽絕如畫。

胡柏齡當先而行，在深入谷中五六丈後，突然停下身子。

他這時的身份，在羣豪心目之中，已經是天下綠林盟主之尊，他一停下步，羣豪相繼而停。

出雲龍姜宏急步走到胡柏齡身側，低聲問道：「大哥！怎麼不往前走了……」

一語未完，瞥見谷中奔過來一條人影，身法迅速，有如流矢劃空而來。

姜宏顧不得再和胡柏齡講話，轉身疾迎上去，同時左手一舉，羣豪之中，立時又奔出四個人來。

胡柏齡低聲喝道：「不要和來人動手，快些退下。」

姜宏回頭瞧了胡柏齡一眼，依言緩步退回。

但見來人疾如流星一般，片刻間到了羣豪前面，相距胡柏齡五六尺處，倏然停下，抱拳一禮，朗聲說道：「各位深入我們『萬月峽』來，不知有何見教。」

胡柏齡抬眼看去，只見來人年紀約在二十左右，一雙清澈的星目，安置在漆黑劍眉之下，生得神清氣朗，身着淡青色勁服，腰束一條白色腰帶，腰帶之上繡兩枚黃橙橙的銅環，銅環上扣着一條古銅色的軟鞭。

此人雖然年紀輕輕，但覺英風爽颯，心中不由生出了一層好感，而且言語間並無驕橫之氣，當下微微一笑，朗朗應道：「有一位神鞭飛梭萬曉光，不知是否還住在這『萬月峽』之中？」

那青衣少年神貫雙目，瞧了胡柏齡一眼，畧一沉思，道：「不錯，家師正是住在這『萬月峽』中，……」語至此處倏然住口，眼睛掃視了跟隨胡柏齡身後的羣豪，訕訕的道：「但不知……」

冷面閻羅胡柏齡，久歷江湖，一看這少年神情，就料到他心中在懷疑自己的身份，點頭笑道：「煩請你轉報一聲，就說江北胡柏齡親來拜訪。」

那青衣少年見胡柏齡氣度非凡，抱拳笑道：「旣是家師好友，請隨晚輩進谷。」說着一躬身接道：「晚輩爲諸位帶路了。」當卽向前走去。

這條谷道，雖是十分平坦，但却甚爲遙長，走了百丈之後，兩旁林木聳立，一陣風過，發出天然的音韻，吹過來沁人的花草芳香，挾着流水琤琮，宛如鳴琴，這怡人的風光，只看得胡柏齡心中，讚美不已。

羣豪隨着那青衣少年奔了約有一頓飯工夫，又轉了兩道山彎，眼前景色又是一變，祇見前面羣山翠疊，山嵐輕繞，艷花爭姸，奇禽唱和。

那青衣少年忽的停步轉身，回首向胡柏齡道：「前面就是家師之居所，敢請諸位在此小憩，容晚輩前去通稟一聲……」

胡柏齡點頭一笑，那青衣少年一拱手，轉身順着山徑，向那萬綠翠蔭之中疾奔過去。

他已停下身軀，羣豪全都止步，紛紛在草地之上停了下來，二百以上之人，停在這幽谷之中，却聽不到一點說話之聲。

原來羣豪都爲這山谷之中的秀麗景色吸引，不停的流目四顧。

忽聽橫臥在軟榻上的鍾一豪低聲叫道：「陳文！過來。」

陳文正在瀏覽峽中景色，聽得鍾一豪呼喚之言，趕忙急步奔了過去。

鍾一豪伸手從懷中取出一瓶丹藥，低聲說道：「快把這瓶丹藥交給盟主，要他轉贈給受我毒針打傷之人服下。」

陳文接過藝瓶奔了過去，雙手把藥物交給胡柏齡，低聲說道：「這瓶藥物，乃鍾公子命小的送交盟主，以解救受他毒針所傷之人。」

胡柏齡接過藥物，緩步走到幾個被毒針打傷之人跟前，倒出瓶中藥物，在每人口中放了一粒，低聲說道：「此乃解毒之藥，諸位快請服用下去。」

原來那幾個受傷之人，大都是嶗山三雄的手下心腹，嶗山三雄雖然爲胡柏齡武功懾服，心中對他十分尊敬，但對鍾一豪施放毒針，打傷手下之事，却一直耿耿於懷，祇因鍾一豪刻已身受重傷，三人對他雖然憤恨難抑，但却不便乘人之危，發作出來，一直隱忍心中。

此刻見他畧一清醒，立時把解毒藥物交人轉送盟主，替自己手下之人療傷，心中立刻消滅了對他憤恨之心不少。

嶗山三雄不願把受傷之人棄置在寒碧崖上，特命隨來之人依仿鍾一豪和那中年儒士臥用的軟榻，做了三具担架，把他手下受傷之人抬上，隨行在浩蕩的行列中。

胡柏齡以天下綠林盟主之尊，親手把藥物送入幾個受傷之人的口中，不但瞧的嶗山三雄更增敬仰之心，就是其他各路羣豪，也都看的個個暗生敬佩之感。

谷寒香緊隨胡柏齡的身後奔了過來，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打開壺塞，輕舒皓腕，用水沖下三個受傷之人的口中藥物。

她嬌艷如花，美麗絕倫，此刻微帶笑意，丰姿更是撩人，替三個受傷之人，親手沖服下口中藥物，只瞧的其他的人，大生羨慕之感，暗地報怨爲什麼不讓自己也被毒針打傷。

這時，已是暮色蒼茫時份，峽谷之中，瀰漫着一片似霧非霧的雲氣，美麗燦爛的景色，逐漸被夜色遮去，只有輕拂山風之中，仍然飄送來陣陣山花芬芳。

那淡青服色的英俊少年，去了許久，仍然不見返回，羣豪之中已有人等得不耐暗中咒罵起來。（未完）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開在十方寺日睹墨五星和四個戴青銅面具的人同歸於盡之後，離開了十方寺，就在他剛想找個地方喝酒之際，突有一幪面人現身招呼，要他跟着他走，葉開毫不猶疑地跟着走進冷香園，那人要他進入一房中，到這時葉開已認出那人是上官小仙，葉開依言進入，發現丁靈琳獨處房中，因曾由火窟逃出，致被嚇得神志不淸，就連葉開也認不出來。葉開說要往睡覺養足精神，以便明早往找孤峯，要上官小仙保護丁靈琳，上官小仙問他如何找孤峯，葉開只答自有辦法，上官小仙只有苦笑——

＊＊＊＊＊＊＊＊＊＊＊＊＊＊＊＊＊＊＊＊＊＊＊＊＊

守株待狡兔　飛車追喪犬

冷香園可以睡覺的地方當然很多，葉開居然眞的說走就走。

上官小仙看着他走出去，又忍不住大聲道：「你自己去睡覺，却要我替你在這裏保護她？」

葉開微笑着揮了揮手，已走得人影不見。

上官小仙不禁又嘆了口氣，苦笑着道：「現在我才知道他爲甚麼總是沒有煩惱了，因爲他總是能將他的煩惱送給別人。」

× × ×

這的確是葉開的本事。

他若沒有這種本事，現在只怕早已一頭撞死。

× × ×

初三，上午。

葉開大步走進了院子。

他身上穿的衣服又髒又皺，至少已有好幾天沒洗。

他的髮髻蓬亂，襟上的梅花也已枯了。

最近他遇見的事，若是換了別人早已活不下去。

可是他走進院子來的時候，却顯得容光煥發，精神抖擻，就像是剛發了大財又中了狀元。要想再找個比他神氣的人都很難。

上官小仙正倚着窗戶，看着他，臉上的表情也不知是想哭，還是想笑。

葉開大步走過去，微笑道：「早！」

上官小仙咬着嘴唇，道：「現在好像已不早了。」

葉開道：「雖然不早，也不太晚。」

上官小仙道：「看來你一定睡得很好。」

葉開笑道：「睡得簡直就像死人一樣。」

上官小仙苦笑道：「我實在想不到你居然眞的能睡着。」

葉開道：「我想睡的時候就算天塌下來，我也照睡不誤。」

丁靈琳也睡着了，也睡得很沉，手裏却還是握着刀。

葉開道：「她甚麼時候睡的！」

上官小仙道：「天亮了才睡。」

桌上有個湯碗，是空的。

葉開道：「看來她好像是吃了點東西。」

上官小仙道：「吃了一大碗燉鷄麵，吃完了才肯睡。」

她苦笑着，又說道：「幸好她總算睡了，否則，我連門都進不來。」

葉開道：「爲甚麼？」

上官小仙道：「無論誰一走進來，她就拿着刀要殺人。」

葉開笑道：「不管怎麼樣，能吃得下，睡得着總是好事。」

上官小仙嘆道：「只可惜我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我實在沒有你們這麼好的福氣。」

她眼珠子轉了轉，忽又問道：「你想出法子來沒有？」

葉開道：「我還沒有開始想。」

上官小仙道：「你準備甚麼時候才開始想。」

葉開道：「到了城門口再想。」

上官小仙苦笑道：「你倒眞是一點也不着急？」

葉開道：「船到橋頭自然直，這句話我一直都很相信。」

上官小仙道：「現在你想幹甚麼？」

葉開道：「想吃一大碗滾燙的燉鷄麵。」

× × ×

陽光普照，今天居然又是好天氣。

葉開邁步走出了冷香園，看來更神氣十足，因爲一大碗滾燙的燉鷄麵已下了肚。

麵就在冷香園裏吃的。

今天一大早，上官小仙就叫人在厨房裏開了伙。

——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幫無論做甚麼事，好像都比別人快得多。

而且那碗燉鷄麵的滋味，竟比葉開所吃過的任何一碗麵都好得多。

這並不是因爲他的肚子特別餓，而是因爲做麵的師傅，竟是特地從杭州奎元館找來的。

——金錢幫裏無論做什麼事的人，都絕對是第一流的人才。

看來這並不是吹噓。

葉開吃光那碗麵，心裏却不太舒服。

他越來越看不透金錢幫竟有多大的力量，他甚至無法想像。

轉過幾條街，就是很熱鬧的太平坊。

葉開花三十文錢買了一大包花生，又花五十文錢買了兩根長竹竿。

他已學會了在緊張的時候剝花生。手裏有件事做，總可以使人的神經鬆弛些。

可是他買竹竿幹什麼呢？

× ×

延平門在城南。

穿過豐邑坊和待賢坊，就是延平門。

——每天中午，也不知有多少人出入延平門。

這句話也不假。

站在待賢坊的街頭看過去，城門內外，人羣熙來攘往，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你還是一樣看不出孤峯是誰的。

葉開的確看不出。

他先坐在茶館裏喝了壺茶，問伙計要了根繩子，又要了張紅紙。

然後他就用櫃台上的筆墨，在紅紙上寫了八個大字。

「高價出售，貨賣識家！」

雖然已有很久未曾提筆，這八個字居然寫得還不錯。

葉開用兩根竹竿將這張紅紙張起來，支在城門口，又看了兩遍，對自己覺得很滿意。

可是他要「高價出售」的究是什麼？

難道是他自己？

× ×

葉開當然不會出賣自己。

日色漸高，已近正午。

他忽然從懷裏拿出個青銅面具和塊玉牌，用繩子繫起來，高挑在竹竿上。

這正是多爾甲的遺物。

猙獰的青銅面具，在太陽下閃閃的發着青光，玉牌却晶瑩圓潤，玲瓏可愛。

進去城門的人，都不免要多看他兩眼，却沒有人來問津。

這面具實在太可怕，誰也不願意買這麼樣個面具帶回去。

葉開當然也不會着急。

這面具只不過是他的魚餌，他要釣的是條大魚——一條會吃人的大魚。

忽然間，一輛黑漆大車在前面停下。

這輛車是從城外來的，本已駛過去，停得很突然。一個服飾很華麗，白面微鬚的中年人，伸出頭盯着竹竿上的面具和玉塊看了兩眼，就推開車門走下來。

終於有生意上門了。

葉開却還是很沉得住氣。

要想釣大魚，就一定要沉得住氣。

這中年人已背負着雙手走過來，一雙看來很精明，很銳利的眼睛始終盯着在竹竿上，忽然問道：「這是不是要賣的？」

葉開點一點頭。指了指紅紙上的八個字。

中年人淡淡道：「這塊玉倒是漢玉，只可惜雕工差了些。」

葉開道：「非但雕工差了些，玉也不太好。」

中年人面上露出笑容，道：「你這人做生意倒還老實。」

葉開道：「我這人本來就老實。」

中年人道：「却不知道你想賣什麼價錢？」

葉開道：「高價。」

中年人道：「高價是多少？」

葉開道：「你不妨先出個價錢。」

中年人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幾眼，又看了竹竿上的玉牌，說道：「三十兩怎麼樣？」

葉開笑了。

中年人也笑了，道：「這價錢我雖已出得太高了些，可是君子一言，我也不想再殺低。」

葉開道：「三十兩？」

中年人微一點頭，道：「十足十的紋銀三十兩。」

葉開道：「你是想買那一樣？」

中年人道：「當然是這塊玉牌！」

葉開道：「三十兩，却只能買這根竹竿。」

中年人臉上的笑容一下子就看不見了，沉下了臉：「你想要多少？」

葉開道：「三萬兩。」

中年人幾乎喝叫了起來，說道：「三萬兩？」

葉開道：「十足十的紋銀三萬兩。」

中年人吃驚的看着他，就好像在看着個瘋子。

葉開忽然道：「這塊玉雖然不太好，雕工也很差，可是你若要買，就得出三萬兩，少一文我不賣！」

中年人一句話都不再說，掉頭就走。

葉開又笑了。

在旁邊看熱鬧的人也在笑。

「一塊玉牌就想賣三十萬兩，這小子莫非是窮瘋了？」

「這種價錢，也只有是瘋子，才會來買。」

那輛黑漆大車已轉過街角，走得不見影踪，既然已沒熱鬧可看，看熱鬧的人也已準備走。

誰知街角後突又傳來車輛馬嘶，那輛黑漆大車忽然又趕了回來，來時竟比去時還快。

趕車的馬鞭高舉，呼哨一聲，車馬又在前面停下。

那中年人又推門走了下來，一張白白淨淨的臉孔上，帶着種很奇怪的表情，大步走到了葉開的面前，說道：「你剛才要三萬兩？」

葉開點點頭。

中年人忽然從身上拿出一疊銀票，數了數，正是三十張。

「拿去。」

他居然將這三十張銀票全都遞過去給葉開。

葉開却沒有伸手接，反而皺起了眉，問道：「這是什麼？」

中年人道：「這是銀票，全是京城大恒開出來的，保証十足兌現。」

葉開道：「保証十足兌現？」

中年人沉聲說道：「我姓宋，城西那家專賣玉器古玩的『十寶齋』，就是我開設的，這裏的街坊隣居們，想必也有人認得我。」

「十寶齋」是多年的金字招牌，宋老闆也是城裏有數的富翁。

人叢中的確有人認得他。

可是，做生意一向最精明的宋老闆，怎麼肯花三萬兩銀子買塊玉牌！

莫非他也瘋了。

葉開却偏偏還不肯伸手去接，又問道：「這銀票是多少？」

宋老闆道：「當然是三萬兩，這是一千兩一張的銀票，一共三十張，你不妨先點點數。」

葉開冷冷說道：「不必點了，我信得過你。」

宋老闆終於鬆了口氣，道：「現在我是不是已可將這塊玉拿走。」

葉開道：「不行。」

宋老闆怔了怔，說道：「爲什麼還不行。」

葉開道：「因爲價錢不對。」

宋老闆的白臉已變黃了，失聲道：「你剛才豈非說好的三萬兩！」

葉開道：「那是剛才的價錢。」

宋老闆道：「現在呢？」

葉開道：「現在要三十萬兩！」

「三十萬兩？」

宋老闆終於叫了起來，臉上的表情，就好像一條忽然被人踩住了尾巴的貓。

旁邊看熱鬧的人，表情也跟他差不了多少。

葉開臉上却連一點表情也沒有，忽然道：「這塊玉並不好，雕工也差，可是現在無論誰要買，都得三十萬兩，少一文也不賣。」

宋老闆跺了跺脚，扭頭就走，走得很快，可是走到馬車前，脚步反而慢了下來，臉上又露出那種奇怪的表情，竟像是在恐懼。

他恐懼的是什麼？

他自己的馬車裏，難道有什麼能令他恐懼的事？

最奇怪的一點還是，三萬兩這價錢明明已將他氣走了，他爲什麼又去而復返？

葉開的眼睛裏在發着光，一直盯着馬車的窗子，只可惜車廂裏太暗，從外面的陽光下看過去，什麼也看不見。

宋老闆已準備去拉車門，但却也不知爲了什麼，剛伸出手，又縮了回來。

車廂裏却像是有個人輕輕說了句話，誰也聽不見他說的什麼。

宋老闆却聽見了，臉上的表情，就像是忽然又被人踢了一脚，是誰在車廂裏？

爲什麼一直躲在裏面不肯露面？

他在說什麼？

宋老闆聽了他這句話，爲什怎會如此吃驚？

葉開眼睛裏光芒閃動，竟好像已找出了這些問題的答案。

——現在要買這塊玉牌的，並不是宋老闆，而是躲在車廂裏的這個人。

——他自己不肯出面，就逼着宋老闆來買。

——宋老闆顯然被他威脅住了，想不買都不行。

——這人是用什麼手段來威脅宋老闆的，爲什麼一定要買到這塊玉牌？

——除了魔教中的人外，還有誰肯出這麼高的價錢來買一塊玉牌？

——難道這人就是孤峯？

× ×

寒冬時的陽光，當然不會太强烈，風吹在人身上，還是冷得很。

可是宋老闆却已滿頭大汗。

他站在車門前發着怔，一雙手抖個不停，忽然長長嘆了口氣，又轉身走了回來，臉上的表情看來又像是個被人綁上法場的死刑犯。

葉開看着他走過來，忽然道：「你現在已肯出三十萬兩？」

宋老闆握緊了雙拳，居然眞的點了點頭，滿頭大汗涔涔而落，咬着牙恨恨道：「三十萬就三十萬。」

葉開笑了。

宋老闆吃驚的看着他，道：「你笑什麼？」

葉開道：「我在笑你！」

宋老闆道：「笑我？」

葉開說道：「我在笑你剛才爲什麼不買？」

宋老闆道：「現在……」

葉開道：「現在的價錢，跟剛才可不一樣了，現在，要三百萬兩，少一文都不賣。」

宋老闆跳了起來。

「三百萬兩？」這氣派很大的大老闆，現在竟像是個孩子的大叫大跳：「你，……你……你簡直是個强盜。你……你好黑的心。」

葉開淡淡道：「你若認爲這價錢太高，可以不買的，我並沒有勉强你。」

宋老闆狠狠的瞪着他，就像是恨不得咬他一口，張大了口想說什麼，一口氣却已接不上來，忽然一跤跌倒地上，竟被氣得昏了過去。

看熱鬧的人也在瞪着葉開，大家覺得這個人不但是個强盜，簡直比强盜的心還黑。

葉開却一點也不在乎，忽然對着那輛馬車笑道：「閣下既然想要這東西，爲什麼自己不來買？」

馬車裏沒有動靜。

葉開道：「閣下若肯自己出面，我也許一文都不要，就奉送給閣下。」

一直全無動靜的馬車裏，忽然有人發出了一聲刀鋒般的冷笑！

「眞的？」

「我是個老實人。」葉開微笑着道：「我從不說假話。」

「好！」

這個字剛說出來，突聽「轟」的一聲大震，嶄新的黑漆車廂，突然被撞得四分

五裂。

趕車的幾乎一個跟斗跌下，拉車的馬昂首驚嘶——

車廂裏已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鐵塔般的巨人，精赤着上身，穿着條火紅的紮脚褲，腰上繫着條比巴掌還寬的金板帶，一雙銅鈴般的眼睛，恨恨的瞪着葉開，看來活活像是個剛掙脫樊籠的妖魔惡怪。

人羣大亂。

這巨人已握緊了一雙比醋缽還大的拳頭，一步步向葉開走過來——

× ×

無論是人是馬，突然受到驚駭之後，第一個反應通常都是同樣的。

——跑。

跑得越快越好，越遠越好。

可是現在拉車的兩匹馬都沒有跑出去。只不過驚嘶着，人立而起。

因爲這巨人反手一拉車轅，兩匹馬就已連一步都跑不出去。

人羣雖亂，也沒有跑。

因爲大家都想看看這件事的結局。

不管怎麼樣，這都可以算是件百年難遇的怪事。

大家看看這只用一隻手就可以力挽奔馬的巨人，再看看葉開，無論誰都可以看得出，倒霉的一定是葉開。

看來這巨人只要用一根手指，就可以把葉開的腦袋敲扁。

葉開却笑了。

他微笑着，忽然開口問道：「你有多高？」

這種時候，這句話雖然問得奇怪，巨人還是回答道：「九尺半。」

葉開說道：「九尺半，的確已不能算矮。」

巨人傲然道：「比我再高的人，這世上只怕還沒有幾個。」

葉開道：「兵器是講究一寸長，一寸强，你若是桿槍，一定是桿好槍。」

巨人道：「我不是槍。」

葉開道：「還有很多別的東西，也是以長短來分貴賤的，譬如說，長的竹竿就比短的貴，所以你若是根竹竿，一定也很值錢。」

他嘆了口氣，又道：「只可惜你也不是竹竿。」

巨人道：「我是人。」

葉開道：「就是因爲你是人，所以實在可惜得很。」

巨人瞪起眼，道：「有什麼可惜？」

葉開淡淡道：「只有人是從不以長短輕重來分貴賤的，一個人的四肢若是太發達，頭腦就往往會很簡單，所以越長的人，往往反而越不值錢。」

巨人怒吼一聲，就像是隻大象般衝過來，看來他根本用不着出手，就可以把葉開活活撞死。

就算是一棵大樹，也受不了他這一撞的。

只可惜葉開也不是棵樹。

這巨人當然撞不倒他，——沒有人能一下子撞倒他。

可是就在這巨人撞過來的時候，本來已氣得暈倒了的宋老闆，却忽然從地上竄了起來，就像是一根箭射出了弓弦。

他不但出手快得要命，出手的時候更要命。

可惜他並沒有要了葉開的命！

巨人從前面撲過來，宋老闆從後面發出了這致命的一擊。

葉開的人却已到了竹竿上。

沒有人能想到宋老闆會突然出手，更沒有人想得到葉開能閃避開。

他的人竟似被風吹上竹竿的，竟似又變成了一片飛雲，一片落葉。

宋老闆也一驚。

——這明明已十拿九穩的一擊，怎麼會忽然落空的？

他的左肘點地，右手已抽出柄刀，刀光一閃，直削竹竿。

巨人已張開了一雙蒲扇般大的手掌，在下面等着。

竹竿一斷，竹竿上的人就要跌下來。

只要葉開一跌下來，就得落入這巨人的掌握。

無論誰落入了他的掌握，都無疑是件很悲慘的事。

他要捏碎一個人的頭顱，簡直比孩子捏碎泥娃娃的頭還簡單。

「格」的一響，竹竿折斷。

有的人甚至已不由主發出了驚呼——

葉開果然已向這巨人的掌握間落下。

只聽又是「砰」的一響，一個人倒了下去，兩個人飛了起來。

倒下去的竟是那巨人，飛起來的却是葉開和宋老闆。

葉開剛落下來，突然反肘一撞，膝蓋和右肘同時撞在巨人身上。

巨人倒下時，他已藉勢飛起。

宋老闆已跟着飛起，刀光如長虹經天，急削葉開的腰。

誰知葉開的腰突又水蛇般一扭，左手已扣住了宋老闆的右腕。

刀落下，斜插在馬車上。

他們的人也落在馬車上，馬車的車廂雖然已碎裂，底盤却沒有裂。

兩個人同時跌在上面，拉車的馬又一驚，驚嘶着狂奔出去。

這次沒有人再拉牠們，也沒有人能拉得住牠們了。

車伕早已嚇得不知去向，兩匹受了驚嚇的健馬，一輛沒有人趕的馬車，在街道上狂奔，除了瘋子外，還有誰會去擋住它的路。

街上的人紛紛閃避。

宋老闆在車上打了個滾，還想跳起來，可是一隻拳頭已在眼前等着他。

他剛跳起來，就看見這隻拳頭，接着就看見了無數顆金星。

這次他眞的暈了過去。

葉開輕輕吐出口氣，不管這個宋老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都是個很不簡單的人，能叫他躺下來，也並不是件容易事。

健馬還在往前奔。

葉開並沒有拉住牠的意思，反而跳上前面車夫的座位，打馬前行。

他要去追一個人。

× ×

現在已過了正午。

葉開並沒有找到布達拉。

他要追的人是誰？

× ×

古老的城市，古老的街道。

這條街是用青石板鋪成的，狹窄而傾斜。

前面有輛騾車，車上堆滿了鷄籠，籠子裏裝滿了鷄，顯然是從城外送進城來賣的。

趕車的是老頭子，餵鷄的是個老太婆，兩個人頭髮都白了。

老太婆蹲在騾車上餵鷄，連腰都直不起來，老頭子坐在前面趕車，連鞭子都揚不起。

每個城市裏都有人吃鷄，天天都有人吃鷄。

既然有人吃鷄，就有人賣鷄。

這本是很平常的事。

這老頭子和老太婆看來更沒有特別的地方。

但葉開追的好像就是他們。

看見他們在前面，葉開打馬更急。

老頭子回頭看了他一眼，一雙昏花的老眼裏，突然發出了光。

老太婆忽然拉起個鷄籠，吆喝一聲，把籠子裏的鷄全都倒出來。

大大小小十幾隻，有的飛，有的叫，有的跳，路旁的野狗，也衝出來，又叫又跳。

鷄飛狗跳，街上又亂成了一團。

拉車的馬又驚嘶着人立而起，等到葉開再打馬衝過去時，前面的騾車已轉過街角。

葉開冷笑，突然躍起，掠上屋脊。

他已下定了決心，絕不讓那個老頭子溜走。

他爲什麼一定要追他們？

他們爲什麼要逃？

× ×

騾車還在跑，鷄還在叫，車上的人却已不見了。

這是條很窄的橫巷，稍爲大一點的車子，根本就走不進來。

巷子裏居然連一個人都沒有，兩旁的門都關着，院子裏也沒有人。

那老頭子和老太婆怎會忽然不見了？

他們躲進了那個院子裏！

葉開並沒有一家家去找，他還是去追那輛沒有人的騾車。

穿過橫巷，有個斜坡。

騾車雖然沒有人駕御，居然還是轉了個彎，才沿着斜坡衝下去。

葉開突然一掠四丈，凌空翻身，落下來時，正好落在騾車背上。

過了斜坡，騾車就慢了下來。

葉開還是四平八穩的坐在上面，忽然笑了笑，道：「我本來認不出你的，只可惜你來的時候太巧。」

他是在跟誰說話？

車上沒有別的人，只有鷄和騾子，一個正常的人，是絕不會跟騾子說話的。

但是他居然又接着說了下去。

「你們進城的時候，正是最亂的時候，我本來也不會看見你們。

「可惜那時我恰巧站在竹竿上。

「那時進城來的人，也不止你們兩個，本來我就算看見你們，也絕不會疑心。

「可惜你們的樣子却跟別的人都不一樣。」

他說到這裏，騾車下面忽然有人嘆了口氣，道：「我們的樣子有那點跟別人不一樣！」

葉開又笑了：「你自己不知道？」

「一點也不知道，」騾子下面的人道：「我覺得我們的樣子連一點特別的地方都沒有。」

葉開微笑道：「也許，就因爲你們的樣子連一點特別的地方都沒有，所以才特別。」

這句話非但騾車下面的人聽不懂，除了他自己外，能聽懂的人只怕還不多。

所以他又解釋着道：「因爲那時候別人的樣子都很特別……」

那時每個人都很吃驚，很緊張，很興奮，就算剛進城的，也不禁要瞪大了眼睛，吃驚的去看葉開和那巨人。

可是這老頭子和老太婆却好像什麼都沒看見，甚至連頭都沒有回。

葉開道：「你們連看都不看一眼，只因爲你們早就知道那地方會發生那件事，只因爲那件事根本就是你們安排的，好掩護你們進城。」

騾車下又沒有聲音了。

葉開也不再開口，趕着騾子，慢慢的往前走。

也不知過了多久，下面的人才冷笑着道：「我看錯了你，我想不到你竟是這樣一個人。」

葉開道：「我是怎麼一個人？」

「是個該死的人。」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騾子突然驚嘶，跳了起來，葉開也跟着跳了起來。

就在這同一刹那間，兩個人從騾車下竄出，一個往東，一個往西。

兩個人的身法都極快，赫然正是那連腰都直不起來的老頭子和老太婆。

葉開追的是老頭子。

老頭子輕功本領極高，就連葉開，本來也未必能追得上的。

但是現在身手却像是有些不便，顯然受了很重的傷。

難道他就是傷在葛病傘下的孤峯？

× ×

葉開並沒有用他的刀。

不到萬不得已時，他絕不用他的刀，他的刀並不是用來殺人的！

可是他的人本身就像一把刀。

飛刀！

三個起落後，他已追上了這老頭子，再凌空一翻，已擋住了這老頭子的去路。

老頭子還想撲上去，身子却突然一陣抽縮，就像是突然有條看不見的鞭子，重重的抽在他肩上。

他的臉上經過易容改扮的，當然絕不會有任何表情。

可是他眼睛裏却充滿了痛苦，憤怒，和怨毒，正刀鋒般盯着葉開。

這次葉開居然沒有笑。

他也許想笑的，却笑不出。因爲他已認出了這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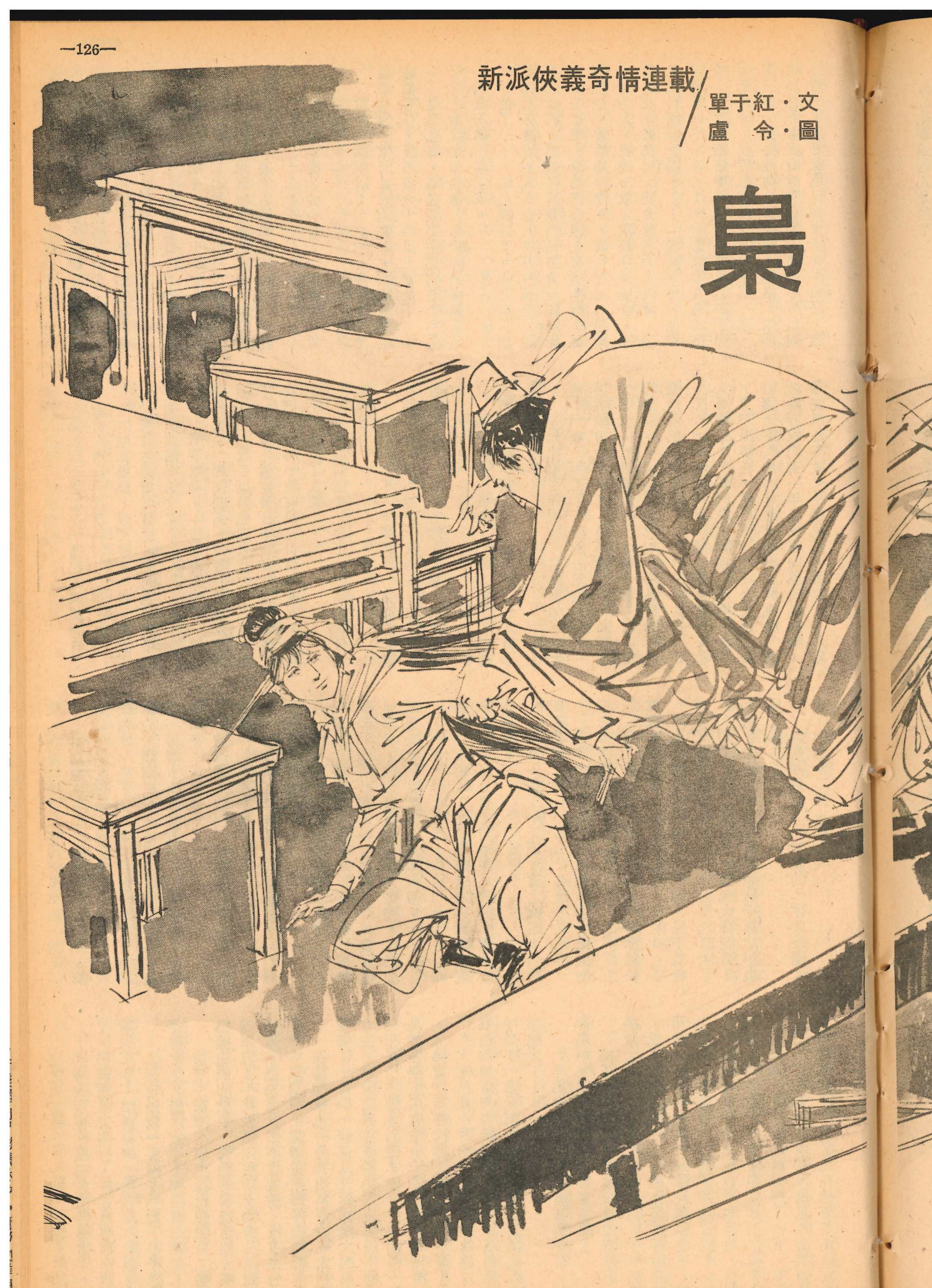
「若不是你受了傷，我本來追不上你的，」他嘆息着道：「你的輕功，果然是天下無雙的輕功。」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連載

單于紅・文
盧　令・圖

梟魅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從黑蛟龍手中贖回兄弟會的開山劍，又以一身絕藝，閃避開飛箭絕鈴伙以成名江湖的追魂十八箭，飛箭絕鈴願束手受戮，君之楓却縱之去，說要留他之命，俟日後皇甫霏霏親手殺他，爲她爺爺皇甫安報仇，並囑其寄語黑旋風，兄弟會向其挑戰，戰書不日當命人送去。翌日，君之楓偕塞包，大砲率領百餘名兄弟會死士，重返武安鎭北郊原兄弟會舊址，只見這地方滿目荒凉，君之楓私心自疚，忽的跪在塞包面前痛哭自責，嚇的塞包慌忙拖他起身，大砲鼓勵他領導兄弟會重振雄風——

＊＊＊＊＊＊＊＊＊＊＊＊＊＊＊

重振兄弟會　再遇意中人

君之楓握拳道：「是的，我將全力使兄弟會傲立江湖，雄霸武林！會的！我發誓！」

摟着他的肩，塞包摸着光禿禿的頭頂，滋牙道：「我們該如何做起？」

咬了一下牙，君之楓顯出無比的毅力和決心，道：「我們從頭做起！」

翻了一下眼，大炮桀桀道：「笑話，我們不從頭做起，難道還從肚子幹起啊？問題我們是該怎麼做，從何着手？」

君之楓瞪了他一眼，道：「這少爺昨晚已想了一整夜了。」

塞包連忙道：「小子，你就快點給我們他媽的說吧！」

頷了一下首，君之楓道：「當然啦，第一步不用說便是重建我們兄弟會的立足地……」

大炮從中插嘴道：「說得好，這玩意兒呢？」

說着，伸出右手，食指和姆指繞成一個小圈子，向君之楓比了比。

君之楓會意道：「這別担心，半個月內我有辦法籌得三百萬……」

「三百萬！」話沒說完，大炮和塞包不約而同的驚呼起來；大炮瞪大了眼孔道：「你是說三百萬錢，還是三百萬兩？」

哼了一聲，君之楓朝他扮了個鬼臉，嗤鼻道：「當然是三百萬兩銀子啦，這有啥值得大驚小怪的？有千萬兩黃金的人多的是哪！」

塞包也睜圓了眼，道：「小子，你不是拿我禿頭開心吧？」

君之楓好笑道：「眞鄉巴佬一條，其實我說三百萬兩，還算是保守的估計，可能的話更多也說不定哪！」

大炮溜着兩眼，往君之楓上下瞧了個够，見君之楓不像在開玩笑，突然雙手捧胸，哼聲道：「哎唷，我的心臟，我的心臟……」

哧！一聲，君之楓笑了出來，捶了他一下，笑道：「得了，嚇死你大炮，少爺可就罪孽不輕哪！」

隨卽話鋒一轉，正色道：「有了銀子

才好辦事，目前我身上僅剩三萬多，另外昨兒黑蛟龍那三萬，這六萬兩支持半個月絕沒問題；今天開始就購買料材土木，動手開工，弟兄們辛苦了一點，如能在六個月以內建工完畢最好不過了……」

眨眨牛眼兒，塞包截口道：「可是我們只有這些人啊？」

君之楓望着他道：「咱可以招兵買馬呀，大量的，無限制的招收人馬，最好能在萬人左右，這才能够與黑旋風比一比聲勢……」

大炮呀了聲，從中道：「這麼說，我們要擴建了。」

君之楓點頭道：「是的，要幹就幹得轟轟烈烈！依照以前的藍本，或是重新改建都可以，反正擴大十倍以上就是了。」

眉飛色舞，塞包禁不住插嘴道：「這可以交給我禿頭包辦，包管弄個富麗堂皇、氣派宏偉的名堂來。」

想了一下，君之楓道：「我們以厚餉招徠武林豪雄加入本會，決不可強迫，而且入會前，必須告訴他們兄弟會要和黑旋風決一死戰，讓他們心理上有個準備；至於條件，當然為非作歹，素行不正，惡風昭彰的人，我們不取，只要手脚健全，不論武功高低都可，我會請名師來教練，使他成為精銳之師………」說到這裏，低頭又想了一下，才道：「我想原則大致是這樣了，其餘細節慢慢商量；等我把銀子弄到手以後，我們必須在武安設下烟、賭、娼三館，另外油坊、茶酒樓、客棧、綢莊最好也該有個武館和鏢局，這些，可以同時着手，最好能把兄弟會總會先搞好，然後營利所得，就够開銷……」

塞包忍不住道：「這我禿頭就外行了，看看大炮行不行？」

大炮猛搖頭，苦笑道：「嘿，歪說了，說到做生意這玩意兒，俺的腦袋瓜子就一個兩個他媽的大了！」

「兩隻飯桶。」君之楓笑說了一聲，接着道：「這沒關係，我有一個朋友擅長這一門，我可以請他到來帮忙……哦，對了，我另外還會請許多朋友來加盟或帮忙我們，屆時，持有我的口信的來人，你們切不可輕怠了人家……」

塞包截口道：「小子，你將請些什麼人來？」

君之楓歪了一下頭道：「目前很難說，兵可缺，將不能少，我能看上的，決不是三流脚色，都是有雄才大畧，武功高強的文武將材。」

塞包拊掌大喜道：「這太棒了，這樣我們兄弟會的實力就更加雄厚了，太棒了！太棒了！」

忽然想起了什麼的，君之楓拍了下手道：「哦，對了！千萬別忘記差人送上一份挑戰書給黑旋風，另外還要派人通知七大門派，以及黑白道上各帮各派……」沒等他說完，大炮張手道：「可是我們一切都還沒搞好啊！」

「你眞猪腦袋。」君之楓指了一下他大鼻頭道：「我們在挑戰書上說明一年內，又不是現在。我們依照江湖上規矩，發帖讓天下人知道兄弟會和黑旋風挑戰，這樣除非我們到一年滿沒有向黑旋風挑戰，黑旋風是不敢來侵犯我們，而讓天下人恥笑，所以我們有足够時間來準備一切。」

塞包翻眼道：「話是不錯，但萬一黑旋風不接受挑戰，而仍暗中派人來狙殺我們呢？」搖了一下頭，君之楓笑道：「不會的，黑旋風既然有併吞武林的野心，他巴不得有人向他挑戰呢！怎會拒絕？除非『斬斧』是龜兒子！」

就這樣，他們三人熱烈的討論着，商量着一切原則和細節……

兩個時辰過去了，已要正午了，他們才好像有了個結果。

「好啦，大概沒啥問題了吧？」君之楓環顧了塞包和大炮一眼，接着：「那麼我們就照着計劃去幹，禿頭，你負責重建兄弟會，大炮負責招募英雄豪傑，少爺即刻便去籌欵以及請吾友來相助。」

「等一等，小子，我有句話說。」塞包忽然正色道：「你記得當初我禿頭邀請你和大炮入兄弟會的時候，我對你說了些什麼嗎？」

茫然的搖了一下頭，君之楓道：「我記不得啦！」

捂了一下大鼻子，大炮道：「俺大炮可記得清清楚楚喲。」

瞪了他一眼，君之楓道：「那你就快他媽的說呀！」

大炮轉向塞包道：「禿頭，是不是叫這小子當會主？」

用力的擊了一下掌，塞包大聲說道：「對！大炮，你眞是我禿頭肚子裏的蛔虫哪！」

大炮睜眼道：「去娘的，你才是俺大炮肚中的十二指虫哪！」

君之楓連忙道：「不，禿頭……」不等他說完，塞包指着他搶道：「小子，禿頭嚴重警告你，你如敢再說一個他媽的不字，咱就拉倒，我禿頭不幹啦！」

大炮也帮他一腔道：「對，小子你如不幹會主，俺大炮也不顧他媽的幹啦！」

嗡了下嘴唇，君之楓正想開口，塞包已握住他的雙手，灼熱的凝視着他，滿臉誠摯道：「我禿頭四兩杓子除去，還剩幾斤重自己知道，你不當會主，沒有你『不眨眼』來號召，誰願意來歸附投効……」

彷彿和塞包一鼻孔出氣似的，大炮接着道：「是呀，假使是禿頭或俺大炮來當會主，來附的武林豪傑見我倆這副不中用的半吊子，怎會心服？你小子乃當今一世梟雄怪傑，只有你小子當會主領導兄弟會，兄弟會才有在武林大放光明的一天！」

大炮話剛一說完，君之楓正欲啓口，塞包忽地轉身高舉雙臂，向百餘名弟兄高呼道：「弟兄們！我們兄弟會就要堅強的站起來了……」

「兄弟會萬歲……」塞包話沒完，百餘名弟兄已狂聲歡呼，興奮雀躍！

搖了一下雙手，塞包示意他們停止，接着大聲道：「從現在起，他——不眨眼，就是我們的新會主！弟兄們以帮中大禮叩見會主！」說着，一轉身單膝跪下，雙拳過頂，洪聲道：「屬下拜見會主！」

塞包身後的弟兄也皆單膝抵地，抱拳過頭，齊聲道：「屬下叩見會主！」

「這……」君之楓呆楞了一下，不知所措，正想向大炮求援，但見大炮不知什麼時候也矮了半截，跪在地下了；只見他

偷偷的抬起半截臉來，向君之楓擠了一下眼，扮了個鬼臉，弄得君之楓哭笑不得。

「別這樣，快快起來！」君之楓連忙去攙扶塞包，急聲道。

禿頭塞包一動也不動，抬起半截臉來滋牙道：「小子，除非答應做我們的會主，否則你將永遠看到我禿頭窩在這兒！」說畢，俯頭又跪着……

苦笑了一下，君之楓道：「禿頭，少爺認了就是啦，起來吧！」

塞包這才站身來，朝君之楓嬉皮笑臉道：「還怕你小子不認哪？」

君之楓急忙道：「快叫弟兄們站起來啊！」

塞包瞪了他一眼，道：「笑話，會主不叫他們起來，他們怎敢起來？」

回瞪了他一眼，君之楓只得揚聲叫道：「弟兄們請起！」

「謝會主！」一聲洪諾，百餘名弟兄這才立身起來。

塞包突然揚臂高呼道：「兄弟會萬歲！會主萬歲！」

「萬歲！兄弟會萬歲！會主萬歲！萬萬歲！」

百餘名弟兄緊跟着振臂歡呼萬歲，响徹雲霄，歷久不歇……

君之楓轉頭一看，大炮依然跪在那兒，不禁一楞，詫異道：「大炮，你還在幹嘛？」

大炮抬臉滋牙咧嘴道：「會主沒有請屬下起來，屬下怎敢……」

「殺千刀的！」不等他說完，君之楓照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腳！

「哎唷！」

× ×

大雪紛飛，北風呼號……

官道上，一騎冒雪急奔！

那人不是誰，正是君之楓，但見他頭上戴着一頂斗笠，低着頭一逕子快馬加鞭……昨兒，他和塞包大炮諸事商量好了之後，便告別了他們，向洛陽進發；臨走的時候，大炮獨自送了他一程，在路上，他告訴了自己一件使他吃驚萬分的事——關於魔吒女夏秋心的事！

夏秋心並沒有背叛自己！噢，這是多麼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到現在他不太敢相信那會是事實哩！

他不知自己是應該高興，還是憤怒？

高興的是，夏秋心並沒有投進別人的懷抱裏；憤怒的是她欺騙、戲弄自己，使君之楓受盡折磨，差點成了兄弟會罪人！

可是，昨夜他想了一整個晚上——雖然他逼着自己不去想，但他還是想了，澈頭澈尾的想了。他認為自己不應該高興，也不能憤怒，什麼也不是！

而且，更不能怪夏秋心，假使換了自己是她的話，可能要動刀殺人哩，她够堅強的了！

目前，君之楓要辦的事情是太多了，他本來決心撇開夏秋心不去想她的，可是他一想到她已成了痴迷，他就心痛如絞！

君之楓是愛她的，他本來就愛她的，只是……

不管這麼多了！他終於下定決心——去看她！

雪下着……

風吹着……

馬跑着……

鞭响着……

君之楓仰頭望去，已見不遠處隱隱有屋宇出現，他下意識的勒停馬，喃喃自道：「安陽，到了！奇怪，我怎畏怯起來了？哦，我應該來麼？」

臉上透出一股猶疑之色，好半晌，君之楓才猛挫了下牙，馬鞭倏揚急衝而去！

這時，風雪忽地愈來愈大，刮得君之楓幾乎要看不到路來走，他勉強的支持住，總算到了鎮上，幸好近處就有家客棧，君之楓下了馬，便敲門進去……

坐定之後，君之楓脫下斗笠，不禁一楞，原來開門的居然是個女伙計，君之楓跑了大半江湖，還算是第一遭，抬頭一看，掌櫃的也是女的！

他着實楞住了，只覺掌櫃的好生漂亮，正背對着他，再看兩眼，只覺那苗條背影那兒見過……

這時，女伙計已端上茶來，也不過十七八歲而已，美麗十分，她嬌聲道：「公子，您吃些什麼？」

拌去身上的雪片，君之楓微笑道：「隨便，來壺酒好了，另外加幾樣小菜，我只不過是避避風雪，待風小點，我馬上就走。」

那女伙計不知是招徠生意的緣故，還是見君之楓長得帥，朝他飛了個媚眼，嬌滴滴道：「喲，公子，這麼風雪天，您還趕路呀……」

她話沒說完，正低頭敲着算盤的女掌櫃，忽地咚咚敲了一下桌子，轉過身來道：「阿珠，瞧妳！客人一來就有完沒完的，咱這又不是娼館，妳這賤骨頭，非要我把妳調回去餵猪是嗎？」

女伙計嚇得臉色發青，連忙低着頭退下去……

君之楓一聽聲音，連忙抬頭望去，這一看，他整個人都呆住了！

女掌櫃的罵完之後，又悶着頭滴滴嗒嗒一逕子敲算盤，忽然，她敲了一半便停下來，轉頭向君之楓望去，一陣低呼：「是你？吳公子。」

朝她點了下頭，君之楓微笑道：「久違了，白玫瑰。」

噢，原來女掌櫃是白玫瑰左菁，她推開算盤，離開櫃台，到君之楓的前面坐了下來，道：「你怎到這兒來？」

君之楓向她打量了一下，嬌艷如昔，不，好像比以前更漂亮了，他道：「左姑娘，妳什麼時候改行了？」

杏眼圓睜，白玫瑰訝道：「改行？你說誰改行了？」

君之楓含笑道：「左姑娘乃當今『萬花帮』的總護法，現在居然高坐在櫃台上敲算盤，不是改行是啥？」

恍然大悟的哦了一聲，白玫瑰嬌笑道：「這是敝帮所轄設的客棧。」

拍了一下腦勺，君之楓笑道：「我眞糊塗哪！怪不得這兒都是女的！」

睨了他一眼，白玫瑰道：「這有啥好奇怪的，男人能幹的，我們女人就不能幹呀？笑話！」

君之楓連忙陪笑道：「那當然了，貴帮乃江湖上知名大帮，當然各種生意也經

營；只是在下覺得奇怪，爲什麼不請男人做事呢？像這種事兒，我們男人幹起來比較穩當點是不？」

「得了，你們男人也不見得比我們女人強，笨得像猪的男人多得是哪！」白了他一眼，白玫瑰哼道：「再說，敝幫之所以稱爲萬花幫，是因爲清一色是女的，那來的野男人？」

遭她一頓搶白，君之楓覺得沒啥意思，轉開話題道：「左姑娘，妳在這當掌櫃，是不是被貶職了？」

嬌俏的笑了一聲，白玫瑰道：「下個月就要過年啦，我是來對賬的。」

君之楓一連問個不對勁，自討沒趣的笑了笑，又道：「貴幫在鎮上就這麼一家客棧啊？」

一睜杏眼，白玫瑰嗔道：「吳公子，你未免太小看本幫了，在安陽鎮上，單就客棧，我們的客棧就有五家之多！哼！除了男賤骨頭常去的娼館外，別人有的，我們都有，而且比人多！」

楞了一下，君之楓忖道——這丫頭好像找我吵架似的？

眨了一下眸珠子，白玫瑰怪異的瞪着他，忽然道：「吳公子，你可記得你對我說過什麼嗎？」

想了一下，君之楓忽然笑起來，道：「哦，左姑娘，妳是說以前我會對妳說過我是貴幫主的朋友，這句話，是不？」君之楓見她滿臉怒氣，連忙堆笑又道：「其實我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左姑娘，請妳別見怪才好。」

白玫瑰不說話，這時女伙計已端上酒菜來，白玫瑰揮了一下手，女伙計莫名其妙的呆了一下，又端回去……

君之楓尷尬非常，說道：「當時姑娘把在下錯認爲『靑衣客』呂飛，在下向妳解釋，姑娘硬是不相信，在下一時情急，只好假說是貴幫主的朋友，姑娘，這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情呀。」

不眨眼君之楓擺出了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兒……

嗤了一聲，白玫瑰道：「事後你怎不把事情說清楚？你這不是存心要我麼？」

君之楓低聲道：「左姑娘，我老實說妳別怪我，姑娘很兇，我怕。」

用力擊了一下桌面，白玫瑰冷叱道：「你別死癩蛤蟆！在對黑蛟龍的時候，你看來是有那麼一點樣子，現在擺出這副龜兒子樣，你把姑奶奶當成什麼樣人？」一頓，冷冷逼視着他，叱道：「不管怎麼說，姑奶奶就是不相信你，說！老實說你到底是誰？」

這麼一來，君之楓實在不能再嬉皮笑臉了，他簡直有些懊惱，對方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他瀟洒的笑了笑望着她正色道：「好吧！姓左的，少爺也不再向妳做戲了，我不叫吳智……」

說到這，故意停了一停，古怪的齜了一下牙，慢吞吞的接着道：「至於少爺是誰，憑妳白玫瑰想知道，似乎還差那麼一點點的資格！」

粉臉含煞，白玫瑰怒笑道：「好！你總算打開天窗說亮話了……」

聽也沒聽，君之楓把斗笠戴上，站起來便想走……

白玫瑰叱道：「你想走？」

把笠索扣在下巴，君之楓懶懶道：「貴店既然不賣我東西，我不走，難道餓死在這？」

白玫瑰傲笑道：「入得安陽鎮上來，可是來時容易去時難囉！」

君之楓沒理她，走到了門口，正想開門，忽地嗖嗖兩聲，兩隻筷箸急如飛蝗的朝他背後射來！

似早有料到，君之楓只輕輕的往旁一跨，唰唰兩聲，那兩根筷箸，一半以上沒進門板裏去……

粉臉微微一變，白玫瑰隨即冷哼一聲，道：「早料到你有一兩手了，外面風雪大，今兒敝棧也沒啥客人上門，咱就在這兒比劃比劃吧，反正損壞了東西，不用你閣下賠。」

兩指一夾，輕輕的把門板上的兩根筷子拔了出來，君之楓把它放在手中拋了拋，笑了起來說道：「我好像進入了黑店似的……」

「的」字不過在空氣中溜滾，驀地，君之楓猛然一個轉身，就在他轉過身子的當中，幾乎看不出先後，一根筷子已如怒矢般的飛向白玫瑰！

輕嗤一聲，白玫瑰似早就胸有成竹，玉掌一探，輕描淡寫的接住了它……

可是就當她一接手之後，陡見君之楓像怒鷹般的攀上橫樑，壓根兒不知道什麼時候，第二隻筷子已自他手中急抖而出！

噢，他這一手顯然是抄襲飛箭絕鈴的「追魂十八箭」的前面部份——似乎有「武抄公」之嫌！

只見白玫瑰粉臉登時大變，根本不容她有轉念的餘地，她倉促的，驚惶的，甚至是狼狽的嬌軀猛力斜撲出去！

饒是如此，她高聳如雲的秀髮已被那根筷子穿射而過，頓見白玫瑰秀髮披散，不成樣子了矣！

君之楓輕輕躍下橫樑，拍了拍手，哈哈笑道：「左姑娘，少爺這招是現買現賣的『追魂二筷』，請多多包涵。」

嬌氣直喘，白玫瑰把髮髻梊回去，忽然嬌笑道：「不眨眼，果是名不虛傳啊！姑奶奶認輸就是了！」

猛一楞住，君之楓詫異道：「原來妳早知道我是誰了？」

坐回椅上，白玫瑰含笑道：「不，我也不過是現在才知道。」

更感到奇怪了，君之楓脫下斗笠，走回來坐下，盯着她說道：「左姑娘，這怎說麼？」

白玫瑰回頭叫道：「阿珠，把菜端上來。」

阿珠嬌應一聲，便擺上了酒菜，她的粉臉還存着莫名其妙的神色……

白玫瑰含笑道：「君公子，記得我說過你像一個人嗎？那時我就懷疑你是不眨眼了，只是不敢確定；後來我把這事告敝幫主，她根本不認識叫吳智的人我更加懷疑你是了；前天，敝幫主回來，告訴不眨眼最近可能就要來，正巧你就來了，我一試你的武功，便肯定是啦！」

大惑不解，君之楓奇異道：「在下並不認識貴幫主啊！」

一怔，白玫瑰眨眨眼道：「這，就奇

怪了，反正她是這樣對我說的，我也不知道……」

一邊說着，一邊爲君之楓和自己斟上一杯酒，笑道：「這暫且不談。咱該算是朋友了，君公子，我以前曾誤會你，也對你不禮貌過；而君公子在萬重山朝宗寺却曾助我打退黑蛟龍那班人……」

一頓，揚起酒杯，嬌笑道：「今兒個，這杯酒算是對君公子的道歉和謝意，另外也代表本幫歡迎公子到安陽來。」

說着，一口仰盡杯中酒。

君之楓只得飲一杯，笑道：「左姑娘，妳這麼會說話，在下實在不敢當。」

鼓了一下粉腮，白玫瑰表情嬌俏道：「喲，我聽說不眨眼武功厲害，嘴巴更厲害，君公子，您這不會是在挖苦我吧？」

君之楓訕訕道：「左姑娘，這話從何說起？」

口中說着，心中却忖道——這女人，誰要吻他，準舌破血流，滿嘴子長了刺似的……

望了望窗外，白玫瑰道：「外面風雪還這般大，到敝幫還得走上一段路，不好走，君公子如不心急見夏姐姐的話，咱就聊聊，等風雪小了點，再上路如何？」

一聽到夏秋心，君之楓的心不由自主的猛跳了一下……

睨了他一眼，白玫瑰道：「喲，一提到夏姊姊，瞧你這副神不守舍的樣子，我眞不明白君公子爲什麼不去愛她呢？」

一針戳到了他的心事，君之楓尷尬的吃了一口菜，連忙岔開話題道：「左姑娘，妳到洛陽去，是否殺死了六鬼神？」

挾了一箸菜，白玫瑰搖頭道：「沒有，我趕去洛陽爲『大威鏢局』報喪，便趕回來通知敝幫主發人弔喪，現在，年關要到了，幫主又時常外出，敝幫中大小事情須由我照料，抽不開身子。」

君之楓恭維道：「左姑娘眞是能者多勞，貴人多忙哪。」

瞪了他一眼，白玫瑰接道：「不過，這並不表示本幫放過了他們，本幫的『十二金釵』依然在找他們。」

君之楓奇怪道：「六鬼神不是和『靑衣客』呂飛在『天九幫』豪賭嗎？難道十二金釵沒到天九幫去找嗎？」

白玫瑰點了下螓首，道：「去了，而且找到了他們，但是……」

君之楓忍不住道：「是不是十二釵打不過六鬼神，讓他們給跑了？」

白玫瑰嗤道：「笑話，六鬼神一看到十二金釵嚇都嚇死了！」

遭了她這頓搶白，君之楓窒了一窒，訕訕道：「那爲什麼不殺他們呢？」

白玫瑰忽然望着他笑道：「君公子，您是有名的賭君子，而且常是天九幫的座上客，難道你不知道天九幫有個規矩？」

哦了一聲，君之楓恍然說道：「我明白了，妳是說六鬼神硬賴在天九幫裏不出來？」

白玫瑰凝聲道：「天九幫呀，養了幾千人，啥事也不幹，專供人大賭特賭；他有個規定，凡是到他那去玩牌九的，一律的算是他客人，所有的江湖恩怨不准在他那裏解決。十二金釵找到六鬼神，他們硬是不出來，有啥法子？」

君之楓眨了下星眸，道：「貴幫乃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大幫派，難道說天九幫不賣賬嗎？」

白玫瑰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如果爲了六鬼神這種鼠輩，咱用強的話，勢必引起兩幫決裂，而大動干戈，不划算。再說，盜亦有道，君子不擋人財路，各幫有各幫的幫矩，各家有各家的家法，如果我們硬是把六鬼神拖出來的話，未免就太沒道義啦！——」

君之楓訝道：「難道說六鬼神一輩子不出來嗎？」

白玫瑰笑道：「他們已躲了兩個多月了，十二金釵就在門口守候着，假如他們能賭一輩子，十二金釵也可等一輩子，看誰厲害！」

端起酒杯，君之楓輕呷了一口，道：「難道說沒有其他的辦法嗎？」

白玫瑰淡淡道：「這已經是好的辦法了。」

瞇了一下星眸，一絲殺氣滑過君之楓的眉宇，冷笑了一聲，他道：「看來，六鬼神註定是要死在少爺的手裏了。」

把送到唇邊的湯匙又送回去，白玫瑰道：「你敢進去把他們揪出來？」

搖了一下頭，君之楓微笑說道：「不是。」

眨了眨烏溜溜的眸子，白玫瑰詫道：「不是？那你用什麼方法呢？」

淡淡的，君之楓道：「很簡單，就在裏頭殺他們。」

一怔，白玫瑰睜眼道：「你不怕得罪天九幫？」

笑了一聲，君之楓道：「妳聽說過不眨眼怕過誰來了？」

不以爲然的聳了一下肩，白玫瑰道：「話總不能這樣說，天九幫縱算不敢阻止你，江湖上的朋友難免要在背後笑話你太蠻橫霸道了啊！」

托着下巴，君之楓道：「當然啦，不眨眼做事雖絕，但也有分寸，照着道理來的，因爲天九幫也和我有筆爛賬。」

白玫瑰驚異道：「不能吧，兩年前天九幫的幫主找你不眨眼挑戰，不出二十招便敗得亂七八糟，他最怕你了，他怎敢得罪你呢？」

咬了一下牙，君之楓瞇眼道：「他們曾暗算過夏秋心，他們明知道夏秋心是我的朋友，竟敢對她動手，分明是把我看在眼外了。」

喝了一口湯，白玫瑰道：「對了，夏姐姐也曾說過這檔子事，那時你倆不在一起，天九幫可能以爲你們分手吧。」

勾起往事，君之楓不自禁低了一下頭，道：「那只是他們的想法。」

美眸流盼，白玫瑰想了一下，道：「君公子，你算是有理由在天九幫裏動手了，但我們萬花幫被他們姦殺了一個婢女，又費了這麼大的心血，到頭一個都沒殺到，總有點心不甘吧？」

揚了一下劍眉，君之楓道：「反正六鬼神死了就好啦，管他是誰殺的？橫豎不都一樣嗎？」

白玫瑰道：「最好能不能弄出來殺？屆時讓十二金釵也能分一杯羹，好歹對我們死去的婢女也有交待，你說是不？」

想了一下，君之楓笑道：「既然左姑娘這麼說，在下自是不好違拗……」

不等他說完，白玫瑰瞟了他一眼，嬌嗔道：「得了，別瞎灌迷湯了，反正君大少爺你這份人情，我左菁記住就是啦！」

君之楓笑將起來，道：「左姑娘，請妳別這樣厲害，否則我一看到你那張紅『都都』的小嘴，忍不住的就要隆重發抖，積點好事吧。」

啐了一聲，白玫瑰羞紅着俏臉，嬌嗔道：「去你的！狗咀裏長不出象牙來，討厭！」

君之楓笑了一陣子，這才正色道：「六鬼神並不知道我是不眨眼，那時候我雙眼失明，所以打他們不過，我如果叫他們到外面來，他們以爲吃定我，一定會出來，這不就成了嗎？」

白玫瑰喜道：「這就太好了，謝啦！」一頓，眨動了一下曲長的睫毛，忽又說道：「哦，對了，君公子怎知道我的名字呢？」

君之楓笑道：「是貴幫主……」

話沒說完，白玫瑰早已嬌嗔道：「缺德鬼，戲弄人家一次還不夠嗎？」

君之楓道：「是一個叫『四海老人』的老頭子，告訴我的。」

哦了一聲，白玫瑰說道：「原來那老瘋子……」

話沒說完，門外忽然響起了一陣敲門聲……

裏頭叫阿珠的女伙計已跑步去開門，白玫瑰大聲道：「阿珠，告訴他今天店不開了。」

可是阿珠把門一打開，便竄進了兩個人來！

「怎麼？莫非檢到了黃金，不做生意啦？」

白玫瑰大喜道：「喲唉，說曹操，曹操就到，幸虧我沒說你壞話哪！」君之楓抬眼一看，不是誰，正是四海老人和趕跑他的那個老嫗；白玫瑰笑盈盈的請他們入座，君之楓連忙起坐，拱手道：「兩位前輩好。」

抬頭一看，四海老人顯然這才看淸了君之楓，他楞了一下，出乎意料的道：「噢！原來是你，小子啊！糟糕，我的老花眼和我的腰一樣，愈來愈不行了；嘿嘿，坐下，坐下，我最討厭這樣哈腰點頭，不嫌累嗎？」

君之楓早知道這人古怪豪爽，也就笑着坐下。

四海老人身旁的老嫗着實打量了君之楓一陣子，附着四海老人耳畔道：「老伴啊，上次你說要爲阿菁介紹如意郎君，就是這小子呀？」

四海老人先乾了一杯酒，搓了搓手道：「是的，老婆子，如何？老頭子的眼光不錯吧？」

老嫗笑得皺紋都疊在一塊，望着君之楓直點頭道：「唔，不錯，不錯，一表人材喲！」

這時白玫瑰親自到裏頭去招呼酒菜，並沒有聽到這話兒，倒是君之楓聽得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哪，小菁今天特爲你老開一罈陳年老酒，您們兩老說小菁孝不孝順您們？」

這時白玫瑰抱着一罈酒上來，朝兩老寶乖似的道：「眞想不到兩位老人家冒着這麼惡劣天氣，不遠千里而來，風雪故人來，稀客，稀客！」

四海老人壓根兒沒聽她說話，逕自睜大了眼，抱起整罈酒，對準嘴巴狂飲起來！君之楓看得目瞪口呆！他自認自己的酒量够稱「海」字輩的了，但碰上四海老人，可眞是小海見大海了！

一把拉住他，老嫗氣呼呼道：「老鬼，再喝老娘就揍你啦！」

四海老人翻着眼叫道：「老婆子呀，妳就行行好事，我太久沒痛飲過了，今兒風雪這麼大，冷得我骨頭都僵過去了，喝他一罈不到那裏去吧？」

硬是拉住不放，老嫗怒道：「不行就不行！」

四海老人哭喪着臉道：「老婆子，妳要是不答應，我又要偷跑啦！」

老嫗笑瞇了眼道：「跑？呵！老頭子你就跑吧，看我抓到你不？」

君之楓見着心中直笑；白玫瑰也笑着道：「婆婆，您就饒過公公這次吧。」

老嫗望着她道：「小菁，妳又爲他講話了，都是妳慣壞了他。」

一頓，放開了四海老人，瞪眼道：「好吧，老頭子，看在小菁的面上，老娘就放你一馬！」

「這才像話。」笑嘻嘻的說了一聲，四海老人猛灌了兩口，這才吁了一聲，過癮似的擦去唇邊的酒漬，睨着白玫瑰咧嘴道：「小菁，妳孝順我老頭子是應該的，上次我老人家給妳說就是這小子，我到處找他不到，想不到你倆却拉上……」

不等他說完，白玫瑰已嬌羞滿臉，焦急道：「公公，您別亂說話，您可知道人家是誰？」

微微一怔，四海老人楞道：「怎麼？他叫胡智啊！難我老頭子瞎眼，認錯人不成？」

白玫瑰的一張俏臉像大紅布，瞟了一下君之楓道：「才不是！人家是頂頂有名的不眨眼君公子啊！」

吃了一驚，四海老人詫道：「他就是小魔頭不眨眼？他明明跟我老頭子說他叫胡智啊！」

君之楓連忙說道：「那時在下因故失去記憶，臨時叫了個名字，請老人家別見怪。」

瞪着君之楓，四海老人齜牙道：「不眨眼，老夫早聽你大名了，只是不曾見過你，原來你就是呀！」

白玫瑰尷尬的望了一下君之楓，朝四海老人呶嘴道：「君公子今番是專程來看夏秋心夏姐姐的，你再亂說話，我可要把酒給收回來了！」

四海老人忙說道：「好，算我老頭子走眼，錯得亂七八糟，有眼不識泰山就是啦！」一頓，四海老人又搔搔頭道：「本想替妳丫頭高與一番的，不想，却離了譜；好吧，高興的沒有，現在，就讓妳丫頭哭哭吧。」

白玫瑰怔忡了一下，還沒來得及說話，老嫗已開口說道：「小菁，仙鶴神尼被人殺死了！」

「什麼？」

美眸倏睜，白玫瑰宛如中了魔似的，呆了下來，手中拿着的筷箸，已叭一聲，掉在地下……

君之楓也吃了一驚，仙鶴神尼，就是萬重山朝宗寺的住持啊，他曾在那裏的馬廐住了一夜哩。

四海老人壓低聲音說道：「小菁，妳別太難過；是黑蛟龍那班人，在井中暗下毒藥，然後火攻，朝宗寺已成了一片殘垣斷壁……」

睜大的美眸被如火的憤怒擠滿了，隨着兩行悲痛的淚水滾滾流下，白玫瑰緊咬銀牙，喃喃道：「黑蛟龍，當初我就應當殺了你！」

君之楓一驚，忖道——黑蛟龍？原來這般小人啊！早知道那天就叫他們腦袋搬家！

老嫗低下頭道：「是十幾天前的事了，我們是專程來告訴妳的；小菁，妳別哭，妳一哭，我的老淚，忍不住也就要掉下來了……」

擤了一把鼻涕，四海老人忽地抱起酒甕，音調怪怪的道：「老婆子，走吧，我說過小菁會哭的，看到她哭我老頭子忍不住也要哭啦……」說着，又擤了一把鼻涕，灌了一口酒道：「我的眼淚這麼珍貴，怎麼可以哭呢？」

老嫗靠着他，兩手捂臉道：「小菁，妳等我們走後才哭吧，否則我會把他嘴巴給打歪的，因爲是他告訴妳的……」

於是，兩人站起身子，四海老人一手抱着酒甕，一手一把鼻涕，老嫗低頭捂臉，一顛一跌的走了。

君之楓望着他們離去，心中直打鼓道——這眞一對風塵怪人啊……

轉頭看白玫瑰，只見她已伏在桌上放聲痛哭！

一時，君之楓不知怎是好，正想開口安慰她，裏面忽地跑出來十幾名女人，顯然她們是被白玫瑰的哭聲驚動了；那叫阿珠的女伙計一上來便指着君之楓叱道：「好啊！你胆敢欺負總護法，姊姊們上！」

說着，當先撲上來！

君之楓叫了聲苦也，正一頭兩個大]]不知怎辦是好，幸好白玫瑰及時收束淚痕，抬臉叱道：「別胡鬧！退下去！」

這樣，那些娘子軍才莫名其妙的退了下去……

擦乾眼淚，白玫瑰歉然道：「對不起我一時克制不住……」

輕吐了一口氣，君之楓道：「左姑娘，在下了解妳的心情。」

望了一下窗外，白玫瑰站起身來，道：「外面的風雪停了，我帶君公子到敝幫去見夏姐姐，另外我也須將此事稟告敝幫主知道。」

君之楓拱了拱手，說道：「有勞左姑娘了。」

於是，白玫瑰和君之楓離開客棧，朝萬花幫馳去……

一路上，白玫瑰似乎爲仙鶴神尼的死而悒悒哀傷，君之楓也因爲即將見到夏秋心，心頭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所以兩人都沒有開腔……

就這樣，走了沒幾里路，萬花幫已隱約可見了——只見在一片無垠的原野上，一座城堡，傲然聳立，氣派萬象，威嚴十分……

君之楓心頭不禁暗暗讚道——瞧這副景象，便知萬花幫主是個女中豪傑了！

近臨城下，護河橋已緩緩放下，君之楓跟着白玫瑰進入了城堡……

方一進城，便見前頭一隊人馬急奔而來，白玫瑰連忙勒馬對君之楓道：「敝幫主來迎接公子了。」

說着，下馬佇立恭候，君之楓自然也跟着下了馬來……

這時，那隊人馬已來到，約莫十來人左右，盡皆身着紅襖藍絲褲，髮紮淡黃色絲巾，手持長槍的妙齡少女，爲首的被有如衆星拱月般的簇擁着的少女，氣派非凡，美麗絕佳——但見她身着淺綠色貼身勁裝，粉紅色披風，腰懸雙劍，秀髮如雲，金釵閃閃，臉兒如蛋，姿色十分……「屬下拜見幫主大駕。」白玫瑰早單膝着地，粉拳合抱，嬌聲發話道。

君之楓正欲施禮，萬花幫主已躍下馬鞍，朝君之楓拂了一禮，啓口道：「不知君公子駕臨，有失遠迎……」

說着，轉向白玫瑰道：「總護法，妳怎不先派別人來通知？如此慢待佳賓，成何體統？」

「區區武林草莽，何堪幫主如此大禮相待？」

抬頭一看，君之楓不禁一楞——那不是叫賈什麼的麼？

萬花幫主笑盈盈道：「君公子，請上馬。」

於是君之楓滿懷驚異的跟着她走到一座氣象萬千，富麗堂皇的樓閣面前……

進了裏面，萬花幫主摒退諸人，逕自把君之楓帶進一間華麗的房裏……

一跨進房裏，君之楓的心房猛地跳動了一下！

他睜大的眼瞳裏，映着一座美倫無比的檀木牀。

儘管有着透明的紗幔掩罩着，但君之楓淸楚的，十分淸楚的看見牀上正在熟睡的人——魔咤女夏秋心！

萬花幫主已悄悄的退下去……

君之楓閉了一下眼，深呼吸了一下，稍稍平抑了心中的激動，他挪動脚步，緩緩走到床畔然後顫着雙手勾起紗幔……

他蹲下了身子，用他的眼，和心去凝視，凝視……

那張熟睡的臉，君之楓閉起眼來也能知道的臉，他是太熟稔太熟稔了——兩道彎彎的柳葉眉，就像是畫家筆下的傑作，長長的睫毛遮蓋了那兩夥宛如會說話的眸子，那眸子，太黑太美的眸子，他曾經經不住它的凝視，那嬌小玲瓏的鼻子，他一直懷疑那是否上蒼特意所雕刻的？那緊抵櫻唇，紅得就像五月櫻桃的櫻唇，他曾經不止一次想一親芳澤的慾念……

只是，有些不同了——秀髮散亂而失去光澤，眼眶深陷而陰晦，君之楓更心痛的發現眼角竟有一道未乾的淚痕！哦，她消瘦了！憔悴了很多。

君之楓只覺心中陡地澎湃翻滾，鼻尖竟然湧上一股酸熱！他咬着牙，吃力的咬着牙，然後艱辛的使自己激盪如怒潮的心湖平靜下來……

他伸出手——他怎麼努力制止也不禁微微顫抖的手，他要拭去她臉上的那抹淚痕——那抹使他感到心如刀割的淚痕……

可是夏秋心忽然嗯了一聲，微微翻動了嬌軀，君之楓像是吃了一驚似的，趕忙縮回手來……

這時，夏秋心忽地輕聲囈語起來，聲音細若蚊聲，君之楓湊近前去，只聽得她喃喃地道：「……楓……楓……不……不……不要走……」

那聲音很低，很細，而且斷斷續續，但君之楓聽得清清楚楚，千眞萬切，聽得他好不容易壓抑下的平靜，陡地像黃河決堤，長江氾濫似的重新激騰起來！他只感到血脈賁張！兩眼發熱！

「……楓……別……別……別走……求你！」

呢喃的囈語繼續着，而且聲音愈來愈大，到最後夏秋心像是發了瘋似的狂叫一聲，倏地醒坐起來！

「秋！」一聲帶着一千個，一萬個的愛和一千個，一萬個的歉疚，自君之楓的口中吐出！他熬忍不住的抱住了夏秋心，抱得緊緊的，眼淚，那一夥夥君之楓決不輕意掉下的眼淚，此刻有如排山倒海般的狂湧而出！

「楓！你回來了？」夏秋心先是一驚，繼之一陣驚喜，她緊緊的擁抱着君之楓，淚珠兒像成串的珍珠，簌簌落下，她顫抖着唇角，哽咽道：「楓，別告訴我，是夢……」

「不，這不是夢，秋，這是眞的，是眞的！」

輕輕的，君之楓推開了她，他抖動着喉結道：「秋，原諒我，害苦了妳……」

仰起淚臉，夏秋心凝視着他，很久，很久，才忽地撲入君之楓的懷抱裏，哭着道：「噢，楓，這次眞的不是夢，噢……噢……」

君之楓愛憐的摟着她，默默的讓她暢懷痛哭……

良久，夏秋心似乎是哭累了，這才停止嗚咽，但仍偎在君之楓的懷裏，緊緊的，她閉着兩眸，淚水打濕了她的睫毛，唇角漾起了一抹幸福的微笑，含淚的微笑，她輕輕的，也像是在呢喃：「楓，你知道不知道，我好像是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惡夢……」

「秋，別怕，那惡夢已離去了，很遠，很遠……」

俯下頭，君之楓抬起了她的臉龐，輕輕的，他顫着手掠了掠她散亂的髮絲，輕拭着她腮上的淚痕。此刻，往事一幕一幕的像流水般的從他腦海中廻旋，激盪——從他倆在河北萬佛寺邂逅認識開始，是的，他們是在一個莊嚴的聖地中結識，難怪君之楓失去記憶的時候，萬重山朝宗寺一聽到莊嚴和諧的佛音晨鐘，他就隱約的想起一個人來……

半閉着眼簾，夏秋心輕舒的微笑着，低聲說道：「楓，你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呢？」

瞇了一下星眸，眼中漾起了一陣朦朧，君之楓輕聲應道：「想起在萬佛寺，我用小石子把妳的飯糰打爛了……」

「我氣得把飯糰砸在你的臉上……」

唇角上的微笑愈來愈大，夏秋心夢囈似的接道：「但你却把它吃光了……」

心，在輕輕顫抖着，君之楓用舌尖舐了一下唇角，輕輕的接下去說道：「妳氣得要打我，我跑給妳追，妳好不容易追上了我……」

慢慢張開眸子，那裏面有着太多太多一眼便可以看出的甜情，蜜意和痴迷，夏秋心凝睇着他嬌吁道：「於是，我們就這樣認識，就這樣在一起了……」

心中猛烈的搖幌着，君之楓再也忍不住了，他輕輕的，慢慢的俯下頭……

緩緩的闔下眼簾，夏秋心顫抖着嬌軀把紅唇送上……

就這樣，四片紅唇，如磁鐵般的黏合在一起了！

一剎那中，兩人只覺觸電般的輕震了一下，彷彿天在轉，地在搖……

這一吻，延長了他們三年多的交誼，這一吻，了却了他們心中的相思，這一吻，爆發了他心中久蟄的熱情，這一吻，使君之楓不顧一切的去愛她了，這一吻，使夏秋心暈迷發顫，這一吻——他們好像再也分不開了！

正緊張時，不想門外起了一陣殺風景的敲門聲——

兩人連忙分開，君之楓離開床畔，跑去應門，門啓處，萬花幫主走了進來……

她朝君之楓笑了笑，走近夏秋心，握住她的手道：「姐姐，君公子我這個做妹子的可把妳給找了回來啊，可別再每天向我要人啦。」

掀開被子，夏秋心下了牀來，無限嬌羞的啐了她一口，坐到梳粧台面前，道：「妹妹，再亂說話，姊姊可不饒妳囉！」

萬花幫主拿起梳子，幫夏秋心梳髮，轉頭向君之楓招呼道：「君公子，待我幫姊姊化粧好，回頭再設宴爲您接風，也慶祝您和夏姊姊喜相逢。」

夏秋心含情脉脉道：「楓，我倆就像親姊妹一樣，你不用避嫌，坐着好了。」

君之楓依言在一張壓椅坐下，他眨眨眼道：「秋，我不知道妳有這樣的一個妹妹啊？」

夏秋心含笑道：「我一直沒告訴你，她和我從小是在一塊的，我們倆都是孤女，一起流浪，就好像姊妹一樣，當我們十來歲的時候，不小心從獨木橋上掉了下來，被河水漂失了，後來我被打魚的——也就是昔日教我武功的師父救了起來，我倆就這樣分散了，直到那回在洛陽酒館才相遇的。」

君之楓恍然大悟，笑道：「她女扮男裝眞天衣無縫，叫人一點也認不出來，當我一見到她的時候，我吃了一驚！」

夏秋心笑道：「她就是喜歡這樣子，我看她呀，下輩子投胎轉爲男人好了。」

萬花幫主一聽，用梳子輕敲了她一下，不好意思道：「姊姊，妳再取笑人家，我可不幫妳化粧囉！」

說着，朝君之楓嬌羞道：「君公子，您可別聽夏姐姐胡說，我是怕我們女人在江湖上行走不太方便，所以才裝成你們男人的樣兒。」

夏秋心顯然心情特別愉快，她打趣道：「當然啦，像妳，國色天香的美人兒，

如不喬裝男人，在江湖上行走準要弄得武林大亂。」

呶起小嘴，萬花幫主頓足嬌嗔道：「姊姊，妳再說，我就把妳的眉毛，畫成醜八怪！」

見她兩人親熱得眞有如姊妹，君之楓十分羨慕，他想了一下，道：「妳大概連名字都是假的吧？」

萬花幫主微笑道：「是的，那是假名字。」

「假名字？賈銘？」輕唸了一聲，君之楓恍然道：「噢，我竟然現在才想起來，眞差勁。」

萬花幫主朝他自我介紹道：「我叫宓月桃，夏姊姊叫我小宓，君公子別見外，您也這樣稱呼我好了，反正我以後也是要叫您姐夫的。」

夏秋心正在施粉，一聽整個俏臉都紅了起來，她用手輕敲了一下宓月桃，嗔道：「小宓，看我撕爛了妳那張嘴不？」

口中罵着，却嬌羞的，偷溜了君之楓一眼……

君之楓看在眼裏，樂在心裏，他恭維宓月桃道：「宓姑娘，妳可眞不含糊，在江湖上萬花幫是聲勢喧赫，名震寰宇，武林中像妳這樣頭角崢嶸，頂頂大名的巾幗英雄，眞是少見，讓我們大男人，自歎不如！」

宓月桃連忙道：「得了，要說我萬花幫再十個也比不了君公子的一個『不眨眼』呢，何況您又是兄弟會的會主呢？」

一楞，君之楓道：「宓姑娘怎這麼快就知道了？」

宓月桃眨了下美眸，嬌聲道：「我們萬花幫別的不敢說，消息要算我們最靈通了，凡是江湖中大小事情發生，我們一定會在最短時間內知道，而且事情發生的本末，我們會調查得八九不離十。」

君之楓驚異不已，笑道：「這麼說，在下更佩服宓姑娘了。」

宓月桃道：「其實，也沒啥，假使我們沒有一項比人强，那萬花幫又如何站得住呢？」

君之楓想起四海老人專程爲萬花幫送消息，他相信萬花幫眼綫一定遍佈天下。

這時，夏秋心驚異道：「楓，你什麼時候當起那玩意兒來啦？據我所知道，你的個性一向不喜歡受拘束的。」

君之楓聳了下肩，道：「這說來話長了……」

於是，君之楓便把自己和夏秋心在洛陽酒館分手之後的情形，當然，他和煞女多小艷的幾度春風是隱埋了下來到自己墜崖，失明，失去記憶，被皇甫安和皇甫霏霏救起，到如何復原記憶，重新扶持兄弟會而當了會主，大畧的講述了一下……

「楓，是我害了你吃這麼多苦……」夏秋心聽完，忍不住淚眼汪汪的凝視着他道。

君之楓連忙笑道：「秋，那不是都過去了麼？我現在不是好端端的？」

宓月桃幫夏秋心的腔道：「是啊，他也不是害得妳差點發了瘋，兩不相欠。」

這話說得夏秋心破涕爲笑，君之楓也忍不住一陣輕笑……

君之楓忽然想起來道：「哦，對了，宓姑娘，妳怎知道在下要來？」

宓姑娘道：「我猜準你的拜兄大炮把實情告訴你之後，你一定會來的，我不相信你是鐵石心腸。」

君之楓道：「說不定我不來呢？」

宓月桃半開玩笑道：「那我萬花幫馬上向你兄弟會挑戰！」

吐了一下舌尖，君之楓道：「那我命休矣！」

君之楓的怪樣，引得夏秋心和宓月桃一陣嬌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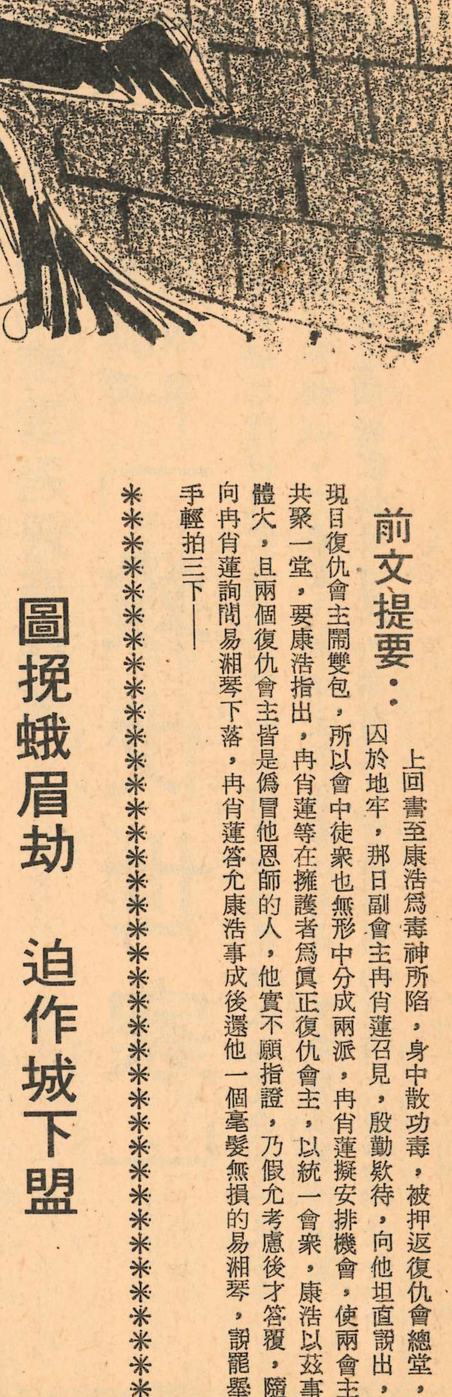
（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　非·文
盧　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為毒神所陷，身中散功毒，被押返復仇會總堂，囚於地牢，那日副會主冉肖蓮召見，殷勤欵待，向他坦直說出，現日復仇會主鬧雙包，所以會中徒衆也無形中分成兩派，冉肖蓮擬安排機會，使兩會主共聚一堂，要康浩指出，冉肖蓮等在擁護者為眞正復仇會主，以統一會衆，康浩以茲事體大，且兩個復仇會主皆是僞冒他恩師的人，他實不願指證，乃假允考慮後才答覆，隨向冉肖蓮詢問易湘琴下落，冉肖蓮答允康浩事成後還他一個毫髮無損的易湘琴，說罷舉手輕拍三下——

＊＊＊＊＊＊＊＊＊＊＊＊＊＊＊＊＊＊＊＊＊＊＊

圖挽蛾眉劫　迫作城下盟

劉閻王應聲而入，躬身道：「屬下候命。」

冉肖蓮道：「康少俠是我的客人，只因避人耳目，暫時委屈他住在石牢內，你要仔細侍候，不可當作一般囚犯對待，知道了嗎？」

劉閻王拱手說道：「屬下知道了，只是……」

冉肖蓮臉色一沉，道：「知道就好，還有什麼只是不只是的？」

劉閻王連聲應「是」！終於沒有敢說出康浩用紙箭和同牢老人暗通消息的事。

冉肖蓮又換了一副笑臉，對康浩說道：「劉香主是我的心腹，你有什麼所需，只管告訴他，但外表上還得委屈數日，以免洩漏了風聲。」

她說來入情合理，實際却等於威脅康浩，如果不答應相助，易湘琴便不能平安脫身，為了「避人耳目」，「以免洩漏了風聲」，說不定要「委屈」他在牢裏住一輩子。

康浩淡然一笑，並不說破，待冉肖蓮走後，仍隨劉閻王返回石牢，但到了「統間」門前，却停步問道：「劉香主還要在下住這一間嗎？」

劉閻王連忙陪笑道：「不不不！康少俠願意住那一間，我就吩咐他們去打掃那一間，怎敢再虧待康少俠？」

康浩又道：「剛才冉姑娘的話，劉香主大約也聽見了，她要我需用什麼東西，都跟劉香主索取……」

劉閻王忙道：「聽見了！聽見了！少俠需要什麼，只管吩咐。」

康浩點點頭，說道：「在下想請劉香主替我準備一張床，以及被褥蚊帳和盥洗用具，另外還要一張桌子和紙筆墨硯，以便寫文章，排遣寂寞，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劉閻王一叠聲道：「方便！方便！請少俠看妥房間，我馬上叫人先將我自己用的一份搬過去。」

康浩道：「房間不必看了，就搬到後牢特別房最後那一間去吧。」

劉閻王一怔，吶吶道：「少俠是指現在關着一個犯人的那一間？」

康浩道：「正是那一間。怎麼？不行嗎？」

劉閻王忙道：「不是不行，但……但那老頭是個瘋子，一個人獨居還肯安靜，有人在旁邊，就大吵大鬧個沒完，少俠何苦跟一個瘋子同居一室？」

康浩注目道：「他眞是個瘋子嗎？」

劉閻王道：「怎麼不是，昨天午後，少俠不是親眼看見他發作過？」

康浩微微一笑，道：「牢中寂寞，有個瘋子吵吵鬧鬧，倒也是個解除寂寞的妙法，不要緊，我只求人多熱鬧，決不去招惹他就是了。」

劉閻王為難的道：「少俠如怕寂寞，我可以特別指定一個人陪伴少俠，或者由我按時去陪少俠談天解悶……」

康浩故作不悅道：「香主的意思，是怕我在牢中違規逾矩，打算派個人來監視我？」

劉閻王惶然道：「少俠休要見怪，我這就吩咐照少俠的意思去辦，馬上就搬過去。」

別看他「官兒」不大，在牢中却甚具權威，一聲令下，咄嗟可辦。

當康浩由劉閻王陪同，緩步走進那間煥然一新的「特別房」時，那斑髮老人瞪着一雙精光熠熠的眸子，彷彿仇深似海的望着康浩，滿口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康浩只當沒有看見，自顧取水洗面洗脚，然後攤開被褥，解衣上床，睡下以後，還故意吁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如果再有個丫鬟侍候，那就更妙了！」

那斑髮老人對他怒目而視，口裏重重哼了一聲。

康浩仍只作不知，又曲肘抱枕，高翹起二郞腿，一幌一幌的吟道：「人海浮沉本尋常，滿腔豪情向鐵窗，借得冷月滌塵囂，且把牢房作雲房。」

那斑髮老人似乎忍無可忍，霍地跳了起來，厲叱道：「小鬼！你究竟是什麼意思？」

康浩不理，自顧漫聲吟道：「英雄落魄嘆時乖，困頓囹圄事可哀……」

斑髮老人大步衝到床前，用手直指着康浩的鼻子喝道：「老夫在跟你說話，你聽見了沒有？」

康浩平靜的道：「是嗎？你在跟誰說話呀？」

斑髮老人道：「跟你！跟你！這牢裏除了你，還有誰？」

康浩道：「跟我？我總有個姓氏名字，並不叫做小鬼，你口裏只叫小鬼小鬼的，誰知道你在叫誰？」

斑髮老人氣呼呼道：「我問你，這麼許多牢房，你都不去住，為什麼偏偏要和老夫同住一間？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康浩欠身而起，笑道：「老人家，說

話要講道理，這裏是牢監，不是客店旅舍，在下更不是化錢的客人，人家高興把我關在那一間，能由得我作主麼？」

斑髮老人道：「你這樣子，分明比住客店旅社還愜意，老夫就不信你作不了主，你根本是存心要跟老夫過不去。」

康浩道：「怎見得我很愜意？」

斑髮老人指着滿屋陳設道：「你瞧！床帳書案，樣樣齊全，你像是坐牢的囚犯嗎？」

康浩道：「噢！原來你是說這些，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你若瞧着眼紅，也可以叫他們照樣送一份進來。」

斑髮老人怒吼道：「誰希罕這些狗屁東西，老夫要你另搬一間房，滾得越遠越好！」

康浩聳聳肩道：「很抱歉，此事我無法自作主張，你老人家也作不了主，這得要人家答應才行。」

那斑髮老人恨恨說道：「好！你不走我走，我要他們給我另換一間。」

說完，奔到鐵柵前，嘶聲大叫道：「來人呀！來人呀！」

巡牢武士和劉閻王聞聲趕至，喝問何事？那斑髮老人道：「老夫不願和這小輩同居一室，你們替我另換一間，寧可去住『普通房』或者『統間』都行。」

劉閻王望望康浩，尚未開口，康浩已經搶先笑道：「這位老人家是說着好玩的，他和在下打賭，要把石牢中所有的牢房都住遍，你們如果不嫌麻煩，就替他換一間吧！」

斑髮老人怒叱道：「胡說！誰和你打賭了？」

康浩笑道：「老人家，玩笑歸玩笑，一句閒話，何必認眞呢，就算在下輸了如何？」

斑髮老人氣得連連頓脚，心裏越急，越是無法分辯，怒極罵道：「你……你這畜牲……」

康浩毫不生氣，含笑道：「都怪我不該多嘴，好吧！你老人家愛怎麼換，就怎麼換，等你老人家將全牢房間都住遍了，反正我也只輸一次東西，大家都是堦下囚，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兌現呢，何苦拿他們作耍尋開心……」

劉閻王聽得勃然大怒，戟指斑髮老人叱道：「老鬼，你是他媽的吃飽了撐得慌，沒事拿老子當下人使喚嗎？現在，老子警告你，再不安份，別怪姓劉的給你苦頭吃！」

那巡牢武士也罵道：「這老狗平時裝得老實，敢情挺能作怪的，只要你敢再嚷一聲，老子就用鐵綫穿了你的琵琶骨，不信你就試試。」

兩人喝罵了一陣，悻悻離去。那斑髮老人有口難辯，直氣得臉色鐵靑，險些昏倒在鐵柵前。

康浩輕輕走了過去，歉然說道：「老前輩請多原諒，只爲了就教方便，晚輩不得不出此下策。」

斑髮老人忽然長嘆了一口氣，頹喪的道：「康浩，我與你素昧平生，無怨無仇，你爲什麼千方百計要尋我糾纏？你究竟有什麼目的呢？」

康浩微笑道：「晚輩並無惡意，只想知道老前輩是不是當年黑谷四神之一？」

斑髮老人道：「我的身世，與你有何相干？」

康浩道：「既屬同難，自當互相關注，何況晚輩曾和火神郭老前輩有一段淵源，所以……」

斑髮老人突然截口道：「不要說下去了，康浩，如果你此來確無惡意，也沒有其他企圖，能不能求你答應我一件事？」

康浩道：「什麼事？」

斑髮老人向石牢甬道張望了一眼，然後肅容低聲說道：「請你離開這間牢房，讓我獨居三數天，行嗎？」

康浩詫道：「老前輩爲什麼一定要我離開這間牢房？」

斑髮老人道：「你現在不要問原因，只要你答應，少則一二日，多則三四日，老夫保證給你最優厚的酬謝。」

康浩沉吟道：「老前輩是嫌我打擾了您的清靜？」

斑髮老人點頭道：「也可以這麼說，老夫急需數日寧靜，這於你無損，於老夫卻關係重大。」

康浩詫異的問道：「這三四天，對老前輩竟那麼重要？」

斑髮老人連聲道：「太重要了！不僅對老夫，對你也有莫大裨益，老夫言出由衷，決不敢騙你。」

康浩見他企盼的望着自己，目光中居然充滿了哀求之意，不由狐疑忖道：他準備利用這三四天時間做什麼？莫非企圖越獄，怕我洩漏他的秘密？

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對，別說這座石牢是山岩鑿成，堅固異常，即使能破牢而出，也通不過牢外那座亂石陣，就算能通過石陣，也無法逃出谷口的峽道，再看他氣色陰晦眼無神光，分明武功已被破去，就憑一雙肉掌，要想打破石牢，那眞是痴人說夢了！

那麼，他這般低聲下氣，哀求數日時間，究竟想幹什麼呢？

康浩默默思忖着沒有回答，斑髮老人又焦急的追問道：「最多只有三四天，你都不肯答應嗎？你這樣糾纏着老夫，於己無益，却壞了我的大事，最後落得兩敗俱傷，又有什麼好處？」

康浩道：「晚輩正在考慮應該用個什麼樣的藉口，才能不露痕跡地遷出這個牢房，老前輩能讓我靜靜的想一想，再作決定如何？」

斑髮老人聽了這話，似乎頗感失望，快快走回自己的木床，盤膝坐下，半晌，才冷冷的說道：「希望你今夜之前，作個決斷，老夫已算得仁至義盡，沒有辦法再忍耐了。」

康浩點點頭，雖然覺得老人話中暗存威脅，却沒有再開口。

他也知道在三四天內，要想從斑髮老人口中探問些什麼，業已無望，既如此，何不照他的要求，暫時遷到另一間牢房去，倒可以看看他在這幾天內，能弄出什麼玄虛？

主意打定，偷眼望望那斑髮老人，却見他盤膝俛首，彷彿已經入定。

康浩微微一笑，雙目漸闔，也入了夢鄉。

他整夜未眠，精神早已疲憊不堪，這一覺，睡得份外香甜，直到陳禿子送午飯來，才被吵醒。

食盒中不再是「鹽水煮空心菜」，換了三葷一素，外加一大碗肉丸湯。但康浩並不太餓，只畧吃了些，便放下碗筷，斑髮老人也僅用了半碗飯，仍舊回到木床上，盤膝趺坐，不言不語。

收取食具的時候，陳禿子四顧無人，忽然偷偷塞給康浩一個紙團。

拆開紙團，只見上面潦草的寫着：「駱黃諸人已抵谷外，易女無恙，唯解藥尚未到手，切盼忍耐數日，當有佳音。」

紙上未落下欵，不知出自何人之手，那潦草的字體，也好像是故意造成的，除了那短短幾句話，再沒有其他圖記暗號。

康浩看完，一顆心不禁狂跳起來，暗想這人既能托陳禿子偸傳紙團，必然也是復仇會的人，可是，復仇會的人怎會告訴自己這些消息？怎會替自己盜取解藥？

啊！難道會是小紅？

乍想起來，只有小紅的可能性最大，但小紅不認識易湘琴，更不知道駱伯倫和黃石生，信中怎會有「駱黃諸人已抵谷外」的話句呢？

康浩本來尙有睡意，看了這封無頭信後，登時倦意盡消，再也無法入睡了，緊緊握着紙團，不停的在牢房中往返徘徊，恨不得立刻將陳禿子找來問個仔細。

現在時方正午，如果等候陳禿子送晚飯的時候再問，這半日眞不知要怎樣熬過，如果立刻找他來，又沒有合適藉口……

正無計可施，忽聽那斑髮老人輕聲問道：「字條上寫些什麼？」

康浩一驚，連忙支吾道：「沒有什麼字條呀！老前輩說的什麼字條？」

斑髮老人冷冷一笑道：「何必裝模作樣？我老人家已經看得淸淸楚楚，那送飯的陳禿子，偸偸塞給你一個紙團，你看過之後，一直坐立不安，大約碰上什麼疑難的事了，對嗎？」

康浩被他道破秘密，不期俊臉緋紅，訕訕笑道：「老前輩猜得一點不錯，正因這紙團來得無頭無腦，頗使晚輩不解。」

斑髮老人道：「有何不解？」

康浩道：「紙上沒有具名，晚輩苦苦思索，也猜不出是何人所寫。」

斑髮老人微怔道：「噢？連你也不知道紙條是誰寫的？」

康浩訝道：「正是，晚輩委實猜不出來。」

斑髮老人道：「有這種怪事？可以給老夫看看嗎？」

康浩忙將紙條展開，雙手遞了過去。

那斑髮老人看罷，眼中突然閃現一抹詭異的光芒，沉吟片刻，問道：「這上面所說的人和事，你都瞭解麼？」

康浩點頭道：「都懂。」

斑髮老人又問：「復仇會中，你有朋友？」

康浩搖頭道：「沒有，雖然認識一二人，但她們並不認識谷外的人，更不可能替晚輩謀取解藥。」

斑髮老人道：「你認識的人是誰？能够告訴老夫麼？」

康浩坦然道：「譬如現任副會主的冉肖蓮，從前曾和晚輩有過數面之識，此外，如金花堂副堂主方濤，也曾在終南一劍堡中結識過。」

斑髮老人「哦」了一聲，道：「難怪你能享此優遇，原來是認識會中顯要！」

康浩道：「但他們都不可能寫來這張紙條。」

斑髮老人點點頭道：「這容易，老夫自有辦法替你查出那寫紙條的人。」說那，站起身子，大步走到鐵柵前，用力搖動鐵柵，大叫道：「來人呀！」

康浩吃驚問道：「老前輩，你想做什麼？」

斑髮老人不理，仍然大聲呼叫道：「來人呀！有奸細啦！有奸細啦！」

康浩急忙奪取那張紙條，却被斑髮老人緊緊握住，由鐵柵空隙中伸向牢房外，急切間竟無法奪取到手。

沒片刻，巡牢武士飛步趕到，厲叱道：「老傢伙你又不安份了？大呼小叫，要討苦頭吃嗎？」

斑髮老人叫道：「快通知劉香主，谷中出了奸細，有人暗中傳柬送信……」

武士聽說事關奸細傳柬，不敢怠慢，立即通報劉閻王匆匆趕到牢房。

那斑髮老人將紙條交給了劉閻王，說道：「請你查一查，這張紙條是誰寫給康浩的？」

康浩連忙接口道：「劉香主，不要聽他胡說，那是我自己寫的。」

斑髮老人道：「他才是胡說，紙條是由送牢飯的陳禿子偸送進來的，你們只要抓住陳禿子嚴刑拷問，不怕問不出支使的人來。」

劉閻王看完紙條，臉色頓變，冷冷掃了康浩一眼，吩咐巡牢武士道：「加派兩個人看住他們，我去去就來。」

康浩猜想他必是去請示冉肖蓮，倒不爲自己担心，只暗暗替陳禿子着急，更不知是否會追問出那付托陳禿子傳信的人？

不一會，劉閻王滿面寒霜的回來了，後面跟着四名跨刀武士，全都是粗壯魁梧的彪形大漢。

劉閻王打開鐵柵門，冷冷說道：「康少俠，請你出來。」

康浩昂然跨出鐵柵，大聲說道：「你們明知此人是個瘋子，爲什麼還相信他胡說……」

劉閻王沒有回答，只揮手喝了一聲：「走！」四名跨刀武士押解着康浩，出了石牢。

忽然一陣凄厲的慘嚎，從左首石屋中傳了出來，正是陳禿子那畧帶沙啞嗓音。

康浩猛然停步，怒喝道：「你們不能這樣非刑逼供，陳禿子是無辜的！」

劉閻王仍然不答，領先逕向石屋走。越近石屋，慘叫之聲越淸晰，那一聲聲令人不忍卒聞的呼嚎，就像一柄利刃，穿扎在康浩心頭。

康浩忍不住大步衝到劉閻王身後，用力拉着他的手肘，厲聲道：「放了他！紙條是我寫的，跟他沒有關係！」

劉閻王頭也不回，木然道：「事關叛逆通敵，劉某作不了主。」

康浩道：「那就去告訴冉姑娘，就說我要見她——」

劉閻王冷冷搖頭道：「副會主不在谷中。」

康浩道：「那麼，屋裏是誰在主持用刑？」

劉閻王說道：「是倪總堂主，親自監刑。」

康浩一顆心往下直沉，暗道：完了！冉肖蓮避不見面，故意由獸神倪森使用酷刑逼供，可憐的陳禿子只怕凶多吉少了。

心裏一急，連忙快步奔進了石屋……

屋中的情景佈置，不亞於陰司森羅殿，一盆炭火燃得正旺，上面架着各種鐵條烙印，地上散亂的放着「頭銬」，「手挾」，「鋼鉞」，「老虎磚」……等等刑具，一條長凳橫擱在火盆邊，凳上綁着赤身露體的陳禿子。

這時，陳禿子業已皮開肉綻，奄奄一息，石屋中充斥着肌膚被烙烤後發出的焦臭味，屋內沒有燈光，只有那閃爍的炭火，映着滿屋陰森恐怖的嘴臉。

康浩一進石屋，便被兩名身披虎皮的壯漢迎面攔住。劉閻王搶上一步，躬身道：「啓稟總堂主，康浩帶到。」

獸神倪森正高坐在一張石案後面，聞言冷笑了兩聲，喝道：「押上來。」

兩名壯漢閃開身子，舉掌向康浩肩上一拍，同聲道：「跪下！」

康浩立脚不穩，一個踉蹌，險些衝進火盆裏，挺了挺胸膛，昂然道：「字條是我寫的，要殺要剮，只管衝着我姓康的來，不用牽連無辜。」

倪森陰惻惻笑道：「怎麼？這字條是你寫的嗎？」

康浩大聲道：「不錯，我寫這字條，本想覓個機會偷送出去，不料會被那老瘋子出賣了。」

倪森道：「你寫這張字條，準備偷送給什麼人？」

康浩一怔，道：「這……當然是給我的朋友。」他原未想得週到，一時險些答不上話來，只好隨口支吾應付。

倪森又道：「你那朋友也在本谷之內嗎？」

康浩道：「自然在谷內，否則，我怎麼會囑咐他忍耐幾日呢？」

倪森道：「他是男的？或是女的？」

康浩想了想，謊道：「這個，恕難奉告。」

倪森並不生氣，又問道：「你身在牢中，行動不便，字條少不得要托人替你送出，那人是不是陳阿根？」

康浩忙道：「不！陳禿子和我素不相識，他既不認識我那位朋友，我也不會信任他，這事和他毫無關係。」

倪森搖頭道：「除了他，本座就想不出你還有什麼可托之人了。」

康浩道：「所以我寫好了字條，一直都沒有機會傳送出去。」

倪森道：「依你這麼說來，陳阿根竟是完全無辜了？」

康浩道：「他本來就毫不知情，是你們不分皂白，硬要將他牽連在裏面……」

倪森忽然吃吃笑道：「可是奇怪得很，他自己却承認認識你那位朋友。」

康浩心頭一驚，仍然强笑道：「不會的，他根本不知道我有朋友在谷中……」

倪森臉色一沉，道：「你不相信是不是？好！本座就讓他親口告訴你。」

話落，蓬的一掌拍在石案上，喝道：「弄醒他！」

兩名壯漢各捧一盆冷水，兜頭向陳禿子潑了下去。

奄奄一息的陳禿子打個寒噤，睜開了眼睛，當他發現康浩也在屋中，僵硬的臉上不由浮現一抹愧疚之色，張了張嘴，有氣無力的道：「康少俠，我……我對不起你……」

只這一句話，康浩已知他必是受刑不過，迫得招供了。心裏一陣難過，凄然笑道：「不！是我連累了你。」

陳禿子喘息着道：「我知道，不說是死，說了也是死，可是，我受不了這份活罪，康少俠，你瞧瞧我這一身傷，這比死更難熬……」康浩不用着也知他熬受過多少酷刑，對這個可憐又可敬的朋友，他懷着太多的愧疚，便强笑安慰道：「陳兄弟，你放心，只要我還活着，你就死不了，我還想再吃你做的好菜哩。」

陳禿子聽了這話，忽然含淚而笑，喃喃道：「唉！只怕不能夠了……」

獸神倪森冷冷接口道：「陳阿根，你把自己剛才的招供再說一遍，這張字條，是誰托你送到石牢去的？」

陳禿子望望康浩，默然垂首，沒有開口，敢情他自感未能替康浩守密，心中負疚仍深。

倪森厲叱道：「說！本座問話，你膽敢不說？」兩側執刑壯漢同聲叱喝，作勢又欲動刑。

康浩低聲勸道：「陳兄弟，好漢不吃眼前虧，既然已經說出來了，再說一遍又有何妨？」

陳禿子惶然道：「你……不會怪我沒種嗎？」

康浩微笑道：「怎麼會，這本來就不能怪你。」

陳禿子長嘆一聲道：「可是，我怪我自己，我對不起你們，尤其不該牽連出她來……」

康浩忍不住問道：「她是誰？」

陳禿子道：「小桃姑娘。」

什麼？竟會是「小桃」？

康浩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陳禿子的語聲雖然不太高，她却聽得很清楚，一點不錯，正是「小桃」。

「稟總堂主，小桃帶到！」

石屋中一陣騷動，執刑壯漢們臉上都現出了猙獰的笑容，一個個磨拳擦掌，準備「接待」這位年輕美貌的女犯人。

屋門打開，首先進來的，却是鼻青臉腫，狼狽不堪的劉閻王。

獸神倪森詫問道：「劉香主，怎會落得這般光景？」

劉閻王俯首躬身，慚愧的道：「回總堂主，小桃那賤婢十分潑辣，屬下險些制不住她，幸虧苗長老及時趕到，否則，眞要被她逃掉了。」

倪森訝道：「她不過一名花女身份，能有多高武功，竟要勞動苗長老，親自出手？」

劉閻王道：「屬下愚昧，委實不知其中緣故。」

倪森喝道：「帶進來。」

門外一聲轟應，四名跨刀大漢合抬着一副魚網的東西走了進來——可笑那四名大漢，也都是鼻青眼腫，滿身傷痕，彷彿剛從沙場敗退下來的殘兵。

四人放下魚網，康浩才看清網上長滿倒鈎，裏面像裹粽子似的裹着一個人。

那人一動不動蜷臥在網中，顯然已被制住了穴道，從衣着和身裁看，顯然正是小桃。

康浩不禁困惑起來，暗想這小桃自從求歡不遂，羞惱成怒，一直拿自己當仇人般對待，況且她連駱伯倫和黃石生的名字都沒聽過，怎麼知道他們已到谷外？怎麼會寫這字條，跟自己暗通消息呢？

心中迷惘，不由注目細看，越覺得可疑，原來那「小桃」全身被倒鈎所制，人雖不能轉動，却也正張着一雙明亮的大眼睛望着自己，那清澈而帶幾分倔强的目光，對他來說，竟是那麼熟悉。

這時，獸神倪森已經起身離座，背負着雙手，緩緩走近小桃的身邊，凝目打量許久，忽然冷冷問道：「你是姐妹堂的小桃嗎？」

小桃瞪了他一眼哼道：「怎麼樣？」

倪森一揚手中字條，喝道：「這是你寫的嗎？」

小桃接口道：「怎麼樣？」她一連回答了兩聲「怎麼樣？」好像已有些不耐煩，索性把眼睛閉了起來。

倪森冷笑道：「你以爲仗着這點易容技倆，就能瞞過老夫麼？來人！替她把索網解開。」

劉閻王低聲道：「啓稟總堂主，這賤婢武功不弱！」

倪森道：「不妨。」他口裏雖說不妨，到底有些顧慮，駢指疾落，又點閉小桃三處穴道。

魚網解開，小桃的衣衫已被倒鈎扯破了許多洞孔，衣襟上全是斑斑鮮血。但她仍然倔强的閉着眼睛，哼也沒有哼一聲。

倪森又道：「取一盆水來，替她洗臉。老夫要看看她的本來面目。」

劉閻王親自取來一盆清水，正想蹲下身子替小桃洗臉，冷不防小桃雙目倏睜，「呸」的一聲，竟朝着他臉上吐了一口唾沫。

劉閻王心中一慌，「嗆啷啷」鬧了個人仰馬翻，一盆清水整個倒在自己身上。

兩旁執刑壯漢，連康浩在內，全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劉閻王一抹臉跳起身來，罵道：「該死的賤婢，這是什麼所在，容得你撒野？老子先叫你吃吃苦頭。」一邊罵，一邊就去火盆架上搶了一柄燒得通紅的鐵條。

倪森沉聲喝道：「劉香主，你想幹什麼？」

劉閻王道：「總堂主瞧見了？這賤婢太以潑辣無禮……」

倪森道：「本座正想看看她的本來面目，莫非你却想毀掉她的面貌，以免本座認出她來嗎？」

這話份量太重，只嚇得劉閻王急忙鬆手拋下鐵條，屈膝跪倒，垂首連聲道：「「總堂主明鑒，屬下不敢。」

倪森揮手道：「量你也不敢。去再取一盆水來。」

劉閻王那敢怠慢，叩謝起身，匆匆又去取來一盆清水。

小桃忽然大聲道：「不用你們動手，替我解開穴道，姑娘自己會洗。」

獸神倪森點了點頭，道：「可以。但老夫要警告你，你是個女人，最好自尊自重，別想在老夫面前玩什麼花樣。」

小桃冷笑道：「你們這裏機關重重，難道還怕我逃出去嗎？」

獸神倪森道：「你若能逃出去倒好，怕只怕再被擒住，那滋味却不太好受。」說着，果然屈指連彈兩次，替她解開了雙臂關肘穴道。

小桃奮力支撐着上半身，由地上坐了起來，回頭望望康浩，廢然嘆了一口氣，低頭俯向水盆……

康浩的眼睛，隨着盆水的响動而越睜越大，漸漸，他看清楚了，那是一張猶帶着三分稚氣，兩分幽怨和五分倔强的面龐，也正是那張正在他深切關懷之中面龐。

他心弦激動，驀地張臂直衝了過去，同時迸發出一聲悲喜交集的顫抖驚呼——

「月眉！是你？」

剎時間，滿屋聲息都靜了下來，復仇會中人，個個流露出困惑愕然之色。

月眉緩緩仰起螓首，凝注康浩片刻，又緩緩低下頭去，在她那閃亮的眸子裏，有一絲悃然若失的淚光。

過了好一會，才見她再度抬起頭，舉手拂了拂額際亂髮，强顏笑道：「想不到吧？咱們會在這裏見面。」

康浩緊緊握住她的手，哽聲道：「月眉，你和效先不辭而別，害我尋得好苦，那天在山中露宿，我雖然明知送藥的是你，可是，你爲什麼不肯跟我見面呢？」說到這裏，忍不住一陣心酸，痴痴望着月眉，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

月眉瞅了他一眼，道：「現在不是見面了嗎？」

康浩嘆道：「現在雖然見面，咱們却同爲堦下囚，唉！都是我連累了你……」

月眉連連搖頭道：「過去的事別提了……」說着說着，忽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展臂抱住康浩，抽搐不已。

康浩更是愧慚交加，含淚道：「我枉爲堂堂男子漢，竟無力維護妻子，反而累你遭此災難，我……」

剛說到「我」字，突然覺得背上被擰了一把，同時聽見月眉悄聲在耳邊說道：「你要是眞敢流一滴眼淚，這一輩子別想我再理你。」

康浩一愣，不覺住了口。却又聽見月眉促道：「不要停，繼續說下去。」

康浩連忙接道：「……我眞是太慚愧了，如果使你受到什麼損傷，我還有什麼面目活下去？倒不如咱們倆一起死在這裏吧……」

他口裏喃喃不絕，月眉却在他耳邊低低說道：「我還不甘心死在這兒哩，告訴你，我腿上穴道並未被點中，剛才只是裝作不能行動，騙騙姓倪的老賊，現在咱們必須設法制住姓倪的，才能挾持他脫身，你身上有沒有受傷？還能不能動手？」

說到這裏，忽然大聲哭喊道：「能够

死在一起，總比天各一方的好，咱們誰也不怨，只怨自己命苦……」

康浩既驚又喜，心裏不禁怦怦狂跳，趁月眉哭喊的時候，匆匆低語道：「我沒有受傷，只是中毒未解，眞氣無法凝聚，——這老賊奸猾得很，要擒他只怕不容易。」話音甫畢，忙又提高了聲音說道：「月眉，別難過了，今生我虧負你太多，但願來生再爲夫妻，我會盡心盡意，向你補償！……」

月眉趁他說話之際，附耳道：「你抱着我不要放手，等他走近來盤問的時候，趁機纏住他的雙腿，我自有辦法擒他。」

兩人明是相擁相慰，暗裏密謀妙計，石屋中雖站着許多人，竟然全被瞞過了。

獸神倪森一直在注意他們的談話，藉以觀察二人之間有何關係，這時開口間道：「康浩，你出道不久，從未聽說你娶過妻室，這女子究竟是什麼人？」

康浩大聲道：「她姓齊，是我的未婚妻子。」

倪森輕「噢」了一聲，臉上忽然現出詭譎的笑容，點點頭道：「這麼說，本會花女小桃，必定已經被她殺害了？」

月眉接口道：「不錯，那賤人下賤無恥，死有餘辜，殺了又怎樣？」

倪森道：「你可知道殺害本會所屬弟子，論律該當何罪嗎？」

月眉哼道：「什麼狗屁的罪，姑娘我不懂。」

倪森陰惻惻笑道：「那就讓老夫告訴你吧！按照復仇會律，凡是傷害本會香主以下會友者，必須斷去四肢，並受『插標釘板』的刑罰。」

康浩道：「什麼『插標釘板』？」

倪森道：「那就是將受刑人剝去衣褲，用長釘釘在一塊木排上，然後在他肚臍上揷一柄『戒』字旗，放入河中，任其隨波逐流，沿河居民百姓或武林同道，見了那『戒』字旗，誰也不敢營救，直到那人血盡而死。」

月眉大怒啐道：「呸！休想！姑娘寧可自戕，也不會受你們的擺佈。」

倪森冷笑道：「事到如今，只怕由不得你了。」接着，臉色一沉，揮手喝道：「來人呀！拖下去。」

兩名執刑大漢應聲上前，一個拉住康浩，一個便想硬拖月眉。

康浩緊抱月眉不放，大聲叫道：「你們不能這樣對付她，要殺就把咱們一起殺了吧！」

月眉更是情急拚命，反手一拳，竟將那名大漢打翻在地上——她出手並未貫注眞力，而且故意保持下半身僵硬不動，表示穴道尚未解開。

執刑大漢吃了虧，劉閻王便親自動手，上前抓住月眉的頭髮。

月眉一回頭，又在劉閻王腕上狠狠咬了一口，直疼得他哇哇呼痛，縮手不迭。

屋中人影糾纏，亂成一片。劉閻王想下辣手，又怕誤傷了康浩，幾名壯漢團團圍着團團亂轉，却揷不上手，皆因康浩死命抱住月眉不肯放鬆，而月眉却又如瘋似狂，爪牙齊施，只要被她抓住的，不是皮破，便是血流。

獸神倪森看得眉峯連皺，沉聲喝道：「沒有用的蠢物，都給本座站開去！」

大漢們都停手退開，劉閻王哭喪着臉道：「回總堂主，這丫頭潑辣得很。」

倪森冷哼一聲，大袖一拂，舉步走了過來。

康浩忙用自己的身子護着月眉，戚容央告道：「倪老前輩，求你高抬貴手，一切罪責，我願意替她承担……」

月眉抗聲道：「不要求他，大不了是個死，怕什麼？」

倪森道：「你想死？哼！沒有那麼容易，老夫要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說着，人已走到近前，緩緩舉起了右掌。

康浩估計倪森立身之處，相距約有三四尺，只須一個翻身，便可滾到他的脚邊，不由暗暗蓄勢欲動。

月眉却輕輕扯了他一下，示意時機尚未成熟，一面又故意引開倪森的注意，破口罵道：「虧你還是成名多年的老魔頭，就不敢解開姑娘穴道，彼此放手分個勝負高下，你們黑谷四兇，都是無膽匪類。」

倪森眉鬚掀動，顯然已頗有怒意，冷冷道：「好一個利口丫頭，老夫就讓你嚐嚐無膽匪類的手段。」話落，猛可欺身跨進一大步，五指箕張，越過康浩，向月眉當頭抓落！

月眉待他指力已發，突然一推康浩，左掌一翻一撥，人已借勢躍起，緊接着右掌豎立如刀，一式「斬釘截鐵」，閃電般向倪森胸腹劈了過去。

她左掌翻撥之間，業已卸開了倪森所發指力，更趁他猝不及防，全力攻出一招，其實，她也瞭解倪森功力十分深厚，這一招「斬釘截鐵」必然傷不了他，是以出手雖快，却沒有用出全力，目的只在迫他後退，並不指望能克敵制勝。

果然，那倪森一抓落空，見月眉突然長身躍起，心裏一驚，本能地便想收招後退，誰知康浩恰好在這時候，一把抱住了他的雙腿。

這一着，大出倪森意料之外，饒他武功再高，一時也拿樁不穩，整個身子立卽向後倒去。

月眉趁機欺上一步，雙手連揮，一口氣點出了七指，漫天指風，罩向倪森前胸七處大穴。

這段經過，說來冗長，實則僅只一剎工夫，倏忽變起倉促，主客之位互易，屋中雖有劉閻王和十幾條執刑大漢在，却都驚得呆了。

獸神倪森畢竟不愧是成名人物，雖陷險境，毫不慌亂，身軀跌倒之後，迅速的向側一滾，避開前胸穴道，月眉所發指風大半落空，只有兩指擊中了倪森的右臂曲肘。

倪森拚着右臂硬挨兩指，却由絕對劣勢中解脫出來，身軀一擰，向右又是一個翻滾，騰出左手，直扣康浩的肩胛，同時兩腿一剪一絞，人已挺身坐了起來。

他剛剛掙脫康浩的糾絆，腦後破空聲響，只聽得劉閻王失聲叫道：「總堂主當心——」

倪森頭也沒回，順手抓住康浩，便欲向後揮迎過去——但就在這剎那間，忽然想到康浩對自己的重要，萬一失手將他弄

死了，豈不壞了大事？

這念頭在倪森腦海中閃過，手上不由頓了頓，只這稍一遲疑，右邊肩頭已經重重挨了一鐵條。

原來月眉見連發七指未能制住倪森，心裏已知不妙，竟趁他掙脫康浩束縛的剎那，從火盆中搶了一支燒得通紅的鐵條，奮力砸了下來。

鐵條砸落，倪森右肩立碎，只聽他大吼一聲，振臂揮處，將康浩直拋出七八尺外，自己則怒目圓睜，鬚髮豎立，搖搖幌幌從地上站立起來。

直到這時候，劉閻王才如夢初醒，連忙指揮手下將康浩架出石屋，同時拔出自己佩劍，向倪森拋去，叫道：「總堂主請接兵刃。」

倪森整條右臂已無法提舉，左手一抄，接住了長劍，望着月眉獰笑道：「丫頭，咱們現在可以分個勝負高下了？」

月眉見康浩被擒，心裏暗急，口上却不肯認輸，嬌叱道：「拚就拚！誰怕了你！」揮起鐵條，對準倪森猛劈了過去。

倪森長劍橫舉，硬接了一招，只聽「噹」的一聲暴響，當場將月眉震退了三四步。

劉閻王綽了一柄單刀在手裏，振臂大呼道：「大家一齊上，擒住這小丫頭！」

獸神倪森一擺長劍喝道：「不須你們動手，三招之內，本座要她束手受擒。」

劉閻王不敢違命，率衆退後，却將石屋前後門戶堵了個水洩不透。

月眉情知大勢已去，索性豁出性命，掂了掂手中鐵條，道：「老賊，吹什麼大氣，姑娘拚一死，也要你去掉半條命。」話落，雙手一緊，猱身直上，竟將鐵條當做棍棒使用，朝倪森攔腰掃去。

倪森眼中精光暴射，大喝一聲：「撒手！」揮劍又是一記硬接。

金鐵交鳴聲中，獸神倪森屹立未動，月眉却登登連退三步，雙臂痠痲氣血洶湧，低頭一看，鐵條雖然未脫手，只剩下一小截揑手裏，其餘大半截已不知去向了。

月眉內心駭然，表面却故作輕鬆，道：「仗着兵刃鋒利，勝了也不算本領。」

倪森揚劍一指道：「那邊壁上有刀有劍，你儘可去隨意選一件使用，老夫決不逼迫你。」

月眉道：「你說三招之內，要我束手就擒，現在已經過了兩招，如果我再換一件兵刃，三招之數還算不算數？」

倪森傲然道：「當然算數。再有一招，老夫定可叫你輸得心服口服。」

月眉道：「倘若再一招你勝不了我，那時怎麼說？」

獸神倪森道：「老夫立卽下令送你出谷。」

月眉心裏一動，忙道：「你只不過復仇會一名堂主，能作得了主嗎？」

倪森哼道：「老夫執掌總堂，一言九鼎，豈能誆騙你一個黃毛丫頭。」

月眉沉吟了一下，道：「如果我再跟你拚三招，是不是可以……」

倪森截口道：「丫頭，休想得寸進尺，你是你，康浩是康浩，老夫能給你一線生機，已算你僥天之倖，還在這裏嘮叨則甚！」

月眉聳聳肩道：「好吧！只要我能出去，自有辦法救他脫險，咱們走着瞧好了。」一面說着，一面轉向石壁走去，暗中却將半截鐵條扣在掌心內。

經過這段時間的調息，雙臂痠痲業已減輕了很多，但她深知倪森功力精純深厚，自己決不是他的敵手，若想支撐過這石破天驚的一招硬拚，勢非出奇不足制勝，是以在摘取壁上長劍之後，脚下一轉，有意靠近那隻燒得正旺盛的火盆。

然後提一口眞氣，長劍橫胸，含笑間道：「這是勝負高下，生死存亡的一招，咱們誰先出手？」

倪森冷冷說道：「自然還是讓你先出手。」

月眉道：「那我可得鄭重提醒你一句，這一招，姑娘我是捨命一拚，全力以赴，你要格外當心才好！」

倪森不屑的道：「少廢話，動手吧——」話音未落，月眉突然一聲嬌叱道：「接招！」長劍一圈一吐，點向倪森面門。

劍式才發立收，嬌軀側轉，蓮足挑處，那盆旺盛通紅的炭火，驀地平飛而起，猛向獸神撞去。

月眉早已打好了主意，趁着烟火瀰漫之際，半截鐵條也同時揚手擲出，自己却抽身躍退，大叫道：「一招已過，我是贏了！」

忽聞身後陰惻惻一聲冷笑，說道：「你贏了什麼？」

月眉急忙旋身回顧，不由機伶伶打個寒噤，原來倪森正直挺挺站在自己身後，那一大盆炭火和半截鐵條，竟連他一片衣角也沒有沾着……

驚惶之下，倉促舉劍招架，却被倪森一招「橫架金樑」，嗆啷啷一聲響，將她的長劍震飛脫手，同時閃電般掉轉劍柄，重重敲在她的肩井穴上。

月眉嚶嚀一聲，頹然倒地，口裏兀自恨恨罵道：「好個老奸巨滑的老賊……」

獸神倪森拋去長劍，駢指連點了月眉幾處穴道，扶着重傷的右臂，長長吁了一口氣，臉上竟不期然流露出疲憊之色。

劉閻王趨前問道：「請總堂主示下，是否將這丫頭執行『插標釘板』……」

倪森却搖了搖道：「不！暫時先將她監禁起來，咱們還有用她的地方。」

× ×

陰暗潮濕的石牢中，康浩正焦急的蹀踱着，時而頓足長嘆，時而引頸張望——冰冷的鐵柵，由於他的臉部頻頻熨貼，已經有了暖意。

同房的斑髮老人已被遷走了，偌大一座石牢，彷彿只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眺望甬道，空空蕩蕩，連巡牢武士的影子也看不見。

他更弄不清現在是什麼時候？只覺得時間漫長得好像過了一百年、一千年。往日，他尚能從陳禿子送飯的時刻，分辨正午或傍晚，自從出事之後，迄今不見有人再送牢飯過來，可是，他却毫無飢意。

暗無天日他不畏懼，飢渴之苦他也能忍受；甚至自己的生死，他也不放在心上，但是他不能不知道月眉的消息——她是不是能够突圍逃生？是不是會再度被擒？如果失手遭擒，會不會眞像獸神倪森所說

，慘遭「插標釘板」的酷刑凌辱……

突然甬道中響起了脚步聲。

康浩迫不及待撲向鐵柵，用力將臉部緊緊的貼在欄柵上，及至望見進來的人是劉閻王，更是喜不自禁，大聲叫道：「劉香主！劉香主！」

劉閻王懶洋洋走了過來，問道：「什麼事？」

康浩喘息着道：「劉香主，請你告訴我，我那未婚妻子怎麼樣了？」

劉閻王漠然道：「你是問哪方面？」

康浩道：「哪一方面都請你告訴我，譬如說，她有沒有逃出去……」

劉閻王冷冷一笑，道：「她能有多大本領，竟想逃出這座復仇谷？哈！」說完，轉身欲走。

康浩急忙喚道：「劉香主，請你別走，咱們商量商量可好？」

劉閻王道：「有什麼話，你就快說吧，在下忙得很。」

康浩央求道：「不會躭誤你很多時間的，如蒙見告詳情，我會永遠記得你的情份。」

劉閻王略一沉吟，道：「好吧！」隨即取鑰打開鐵柵，緩步走了進來。

康浩感激不已，急忙讓他坐在唯一的木椅上，自己則坐床沿，然後陪笑問道：「劉兄的意思是說她已被倪總堂主再度擒住了？」

劉閻王點點頭道：「不錯。她雖然刁蠻，怎是總堂主的敵手？」

康浩急道：「但不知總堂主已將她怎樣處置？」

劉閻王道：「按照本會律條，自然是要處以應得之罪，何况她又當堂逞兇，連總堂主也傷了，少不得罪上加罪，更要多受一番折磨……」

康浩滿面惶然道：「這麼說，她已經被——」

劉閻王接口道：「還沒有。這是因爲總堂主顧及康少俠和副會主的交情，所以暫時只將她監禁起來，準備等副會主返谷之後，再決定施刑的日期。」

康浩長吁了一口氣，道：「月眉年輕性急，爲了救我，才殺死小桃，冒險混入復仇谷，這都是我連累了她。」

劉閻王正色道：「康少俠，不是在下多嘴，你這位妻子，胆子也太大了，殺一個小桃尚可說，不該又傷了倪總堂主，如今總堂主右肩肩骨已碎，傷勢十分嚴重，依在下看，等副會主返谷，她同樣難逃一死。」

康浩道：「等副會主回來，我願意去當面向她求情。」

劉閻王道：「這不是求情就可以解決的，重傷本會香主以上會友，按律必須寸磔慘死，副會主縱有矜全之心，她也得顧到會律和衆意。」

康浩忙問道：「依劉兄看，可有什麼開脫的方法？」

劉閻王搖頭道：「難！難！難！」

一連三個「難」字，聽得康浩一顆心向下直沉，廢然嘆道：「她若死了，我也義難獨生，看來這座復仇谷，就是咱們夫妻的埋骨之處了。」

劉閻王忽又淡淡一笑，道：「康少俠，年紀輕輕竟說這種話，不嫌太沒志氣了嗎？」

康浩道：「可是事實如此，既無解救之法，除了一死，又能如何？」

劉閻王哂道：「解救的方法，不是沒有，只怕少俠不肯去做罷了。」

康浩急道：「什麼方法？劉兄何不直說？」

劉閻王低聲說道：「前天夜裏，副會主邀約少俠商談的事，少俠難道就忘記了麼？」

康浩憤然道：「原來他們是存心用月眉的性命，逼我答應那件事？」

劉閻王忙道：「不！這純是在下一番好意，在下因見少俠鶼鶼情深，心有不忍，才想到這條可行之路。康少俠，這可是唯一救你嬌妻的途徑，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他有意將最後兩句說得特別重，說完之後，立即站起身子，舉步走出牢房。

康浩急跟上去，問道：「月眉現在在什麼地方？」

劉閻王道：「在地底水牢中。」

康浩道：「能讓我見見她麼？」

劉閻王略一沉吟，道：「本來是不行的，念在數日相處之情，在下可以替你們設法安排一下，你且稍待片刻。」說完，鎖好鐵柵，匆匆轉入另一個牢房。

這間牢房中早已有兩個人等候着，一個全身黑衣，頭戴黑布頭罩，看不見五官面目，另一個右臂用布帶懸繫着的，則是獸神倪森。

劉閻王低聲道：「看來他們夫妻情義很深，已有應允之意，但，他要求先見見那丫頭，大約是怕咱們對那丫頭有什麼傷害。」

倪森點頭道：「老夫留下那丫頭，正是預作今日準備，爲了使他放心，就讓他們見見面吧！」

那黑衣人忽接口道：「不行，不能讓他們見面，那會破壞了咱們整個計劃。」

倪森愕然道：「爲什麼？」

黑衣人道：「康浩對這件事仍在猶豫之中，那丫頭又倔強得很，他們見了面，少不得要談起這件事，屆時那丫頭必定會攔阻康浩，不許他答應咱們的條件。」

倪森沉吟道：「既如此，咱們只許他們見面，不准他們交談。」

黑衣人搖頭道：「那更不妥，康浩會疑心咱們已經把那丫頭弄傷了。」

倪森道：「依你之見呢？」

黑衣人道：「依我之見，有兩個方法，其一是先要康浩答應了條件，然後才准他們見面……」

倪森道：「這辦法不好，康浩即使被迫答應，見了那丫頭之後，可能受她的影響，事後又反悔，何况事出威迫，並非本願，到了緊要關頭也可能鬧出意外變故。你再說說第二個方法看。」

黑衣人道：「第二個方法，咱們可以另選一名聲音外貌跟那丫頭相似的花女，冒名頂替，和他見面。」

倪森道：「那樣，會不會被他認出來呢？」

黑衣人道：「水牢中陰暗難辨，只要對答時謹慎些，就不會露出破綻了，咱們

還可以透過那花女之口，勸他心甘情願答應下來。」

倪森想了想，道：「好！就照這樣辦吧！」

× ×

水牢位於石屋之後，距離那座峭壁約有二十餘丈，本來是一處天然地穴，上窄下寬，形如瓶頸，被復仇會注入泉水，築建石屋，改成了一處絕佳囚人之所。

牢中水深僅齊腰，但因是一池死水，積污納垢，其臭無比，由水底至頂端出口，高達三四十丈，出口處設有活動鐵蓋，人入牢中，只須遮斷出口，縱是武功再高，也絕不可能破牢逃脫了。

出口頂端，有一架和水井汲水相似的鐵轆轤，作爲載人上下及送飯之用，另在臭水之上，浮着一塊木板，那就是囚犯的床榻。

劉閻王按動機鈕，啓開井口鐵蓋，登時一股奇臭撲鼻，成千累萬數不淸的蚊蚋飛蠅，紛紛從井口衝了出來。

康浩眉峯一皺，指着井口問道：「月眉就在這裏面麼？」

劉閻王點頭道：「不錯，下面就是水牢。」

康浩怫然變色道：「究竟是水牢還是糞坑？你們怎能這樣把人當畜牲對待？」

劉閻王笑道：「康少俠，本會的原則，不願爲囚犯多耗糧食，所以，凡是被判入牢確定的，很少再能活着出去，反正都是死路一條，又何必分什麼人和畜牲。」

康浩怒目道：「你們眞準備害死月眉嗎？」

劉閻王聳聳肩道：「這就要看康少俠是不是决心要救她了。」

康浩重重哼了一聲，道：「她若有分毫損傷，你們休想我會答應……」

大步奔到井口邊，俯身叫道：「月眉！月眉！」水牢中一片廻音，但牢中漆黑，看不淸何處是水？何處有人？

劉閻王道：「下面沒有燈亮，看不見的。」說着，點亮一盞油燈，用一根細綫繫好，緩緩墜入牢中。

油燈光亮雖不太强，却能吸引那密密麻麻的飛蠅蚊蚋。康浩急急伸頭向牢中張望，只見一團昏黃的光暈，照着滿池臭水，半浮半沉的木板上，月眉遍體濕淋，披頭散髮的俯伏着，好像一具溺斃的浮屍。

康浩心頭一陣酸楚，忍不住嘶聲大叫道：「月眉！你聽得見我在叫你麼？」

呼聲廻盪，蚊蠅散而復聚，木板上的月眉蠕動了一下，緩緩抬起頭來。

康浩激動得熱淚盈眶，返身一把拉住劉閻王，用力搖撼着道：「讓她上來，求求你，讓她上來……」

劉閻王冷酷的搖搖頭道：「不行。」

康浩道：「那就放我下去可以嗎？」

劉閻王仍然搖頭道：「不行。」

康浩厲吼道：「你是不是人？你還有人味沒有……」

正在這時候，水牢中忽然傳出一聲尖呼：「浩哥哥——」

康浩一震，慌忙又奔回井口邊，却見月眉已撑起半個身子，正仰頭向上張望。

昏暗的燈光下，月眉臉上一片晶瑩，令人分不出是水漬還是淚光，康浩看得心酸難禁，急急應道：「月眉，我在這兒，你看得見我嗎？」

月眉伸出一隻手，顫聲叫道：「浩哥哥，快救我上去。」

康浩道：「我……」回頭想找劉閻王，却已經不見人影了。

他急忙去解鐵轆轤上的繩索，才發現搖柄早被鐵鍊鎖住，任他費盡吃奶的氣力，也扭它不開。

無可奈何，只得又俯身問道：「月眉，你沒有受傷吧？」

月眉凄然搖搖頭，道：「雖然沒有受傷，但這裏又臭又髒，蚊虫又多，再待下去，我一定會死在這裏了。」

康浩道：「你再忍耐一會，無論如何我會設法救你出來。」

月眉道：「我已經被關了一天一夜，沒有喝過一口水，也吃不下東西，浩哥哥，你要快些設法呀，再遲，我縱不餓死，也會被蚊虫活活咬死的。」

康浩連聲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會很快就救你出來……」

月眉長嘆一聲，道：「你自己也在受苦，有什麼方法能救我呢？」

康浩道：「我可以要求冉肖蓮，求她將你移到石牢去，那裏雖然也是牢房，却比這裏强得多，咱們死活都在一起。」

月眉搖頭道：「她不會答應的……」

康浩道：「她會的。因爲她現在正有事要求我，對我很優待。」

月眉道：「這樣，她就更不會答應了，除非你能先答應她的條件，否則只怕很難如願。」

康浩長長嘆一口氣，默默沒有回答。

月眉道：「浩哥哥你怎麼不說話？」

康浩爲難的道：「我在想，你說的話很有道理，如果我不答應他們的條件，只怕很難如願，如果答應他們，又覺得對不起師父……」

月眉道：「這樣說來，我是永遠沒有希望離開這座水牢了？」

康浩道：「不！你放心，我一定會想辦法救你出來。」月眉啜泣道：「空口說白話是沒有用處的，你不答應，他們就不會放我，這地方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倒不如早些死了的好，嗚！嗚——」

康浩忙道：「月眉，你千萬不能做傻事，先忍耐一下，我會儘力設法。」

月眉哽咽道：「忍耐！你親眼看到，這是人住的地方麼？你爲什麼不能先答應他們？先讓我離開這個鬼地方再說呢？」

康浩道：「可是，這件事關係太大，一旦答應他們，那就等於我……」

月眉嚎啕出聲，截口道：「那總比讓我死在這臭水坑裏好，你但凡還有夫妻情義，怎麼忍心叫我受這種罪！」

康浩怔了怔道：「你的意思是要我答應他們的條件，承認一個假冒的師父？」

月眉道：「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反正這裏我是再也待不下去了，不能出去，我寧願死！」

康浩木然良久，終於沉痛的點了點頭，道：「好吧！我就先答應他們——」

話猶未畢，劉閻王已含笑走了進來，說道：「康少俠，請原諒。在下職權有限，不能讓你們談得太久，下次如有機會，



再替你們安排。」說着，按動機鈕，封閉了鐵蓋。

康浩板着臉，問道：「冉姑娘回來了嗎？」

劉閻王道：「啊！剛回來。康少俠有什麼事？」

康浩道：「請你去告訴她，上次她所說的事，我答應了……」

劉閻王大喜道：「那太好了，在下這就去稟報。」

康浩擺擺手道：「你先別急，我的話還沒說完。」

劉閻王連聲道：「少俠請說，少俠請說。」

康浩道：「我有一個交換條件，請她在半個時辰之內，將月眉放出水牢，遷往石牢跟我同住，事完之後，必須讓我們一起離開復仇谷。」

劉閻王忙道：「少俠放心，在下一定替你轉達就是。」

康浩由劉閻王陪同離去不久，另一間石屋中立即轉了獸神倪森和冉肖蓮。

倪森哈哈笑道：「姑娘不愧神機妙算，果然不費吹灰之力，就叫這小輩點頭答應了。」

冉肖蓮矜持的笑了笑，說道：「初步雖然成功，事情仍然還有麻煩哩！」

倪森詫道：「還有什麼麻煩？莫非這小輩親口答應的事，還會反悔麼？」

「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冉肖蓮道：「反悔當然不至於，但咱們却不能將月眉送往石牢，換句話說，咱們不能同意他的交換條件。」

倪森心中一動，恍然道：「你是怕他們見面之後，會發現適才這場假戲？」

冉肖蓮點點頭道：「這是原因之一，此外，那丫頭一身功力未失，如讓他們同處一室，只怕會發生意外變故。」

倪森道：「這倒不難，咱們只須餵她一粒藥，就能叫她和康浩一樣眞氣渙散，無力可施。」

冉肖蓮斜睨了倪森一眼，道：「你是說，向苗長老要一粒散功的毒丸？」

倪森道：「正是。」

冉肖蓮冷笑道：「你有沒有想到，毒丸是他的，解藥也在他手中，這麼一來，咱們辛辛苦苦擒得的人，輕輕易易入了他的掌握，以後，咱們就得全聽他的了。」

獸神倪森的面色微變，沉聲道：「莫非你懷疑他另有二心，不能跟咱們通誠合作？」

冉肖蓮接口道：「我可沒有這麼說，我只是覺得，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剛入夥不久，在大事未成之前，提防着些總是應該的。」

獸神倪森一面點頭，一面陰沉的說道：「不錯，逢人但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咱們不能依靠他，也不能太信任他，提防些是對的。」

冉肖蓮淡然一笑道：「你我兩人的關係不同，當然可以推心置腹，對別人，却不能不謹慎，老實說，自從他入夥，我對平時飲食都格外當心。」

倪森搖頭道：「這個諒他還不敢。」

冉肖蓮冷冷道：「我也沒說他眞敢，可是，你也別忘了，當年你們黑谷四凶是怎麼拆的夥？」

倪森道：「那是爲了爭奪師妹田娥，才弄得大家翻臉成仇，各自星散。」

冉肖蓮道：「這就對了，誰敢保證當年的故事，不在復仇谷中重演？哼！尤其姓苗的那老色鬼……」憤憤的說到這裏，忽然中輟，不再說下去。

倪森急問道：「姓苗的怎麼樣了？你爲什麼不說了？」

冉肖蓮輕嘆了一口氣，垂頭道：「還說它做什麼？你們是同門師兄弟，等一會，又怪我挑撥你們師兄弟的感情了。」

倪森一把抓住冉肖蓮的香肩，沉聲道：「說！你一定要說出來，是不是他對你有什麼……」

冉肖蓮輕輕推開他的手，赧然道：「那倒還沒有，只是每次單獨遇見的時候，那老殘廢總是死盯着人家不霎眼，色迷迷的直笑，叫人好害怕……」

倪森道：「嘿！這老匹夫才吃了三天飽飯，老毛病又犯了？我能從萬毒谷救他出來，就能夠再毀了他！」

冉肖蓮急忙舉手掩住倪森的嘴，左右望了望，低聲道：「你怎麼總是這樣沉不住氣嘛，咱們現在正當用人之際，凡事都得忍耐些，等到大事成功以後，武林唯你稱尊，還愁對付不了他麼？」

倪森點點頭道：「我的意思，也是說等事成以後。」

冉肖蓮道：「這不就對了，常言道：小不忍則亂大謀。你縱然信不過他，總該信得過我，放心吧，我決不會像田娥那樣水性楊花，見異思遷的。」

這番話，聽得倪森連連點頭道：「當然！當然！那田娥貪淫無恥，怎能跟你相比？」

冉肖蓮拍拍他的手臂，就像哄孩子似的說道：「好啦！你肩傷未癒，乖乖的去休息吧，康浩小輩的事，交給我去辦就行了。」

倪森道：「你準備怎麼辦？」

冉肖蓮傲然一笑，道：「我暫時不讓他們見面，但要康浩先實行諾言。」

倪森道：「他會肯嗎？」

冉肖蓮緩緩道：「必要時，我就給那丫頭施行『搜魂大法』！」

× ×

仍是劉閻王居住的那間石屋，桌上同樣擺着豐盛的酒菜，所不同的是，被招待的客人已先到了，主人却反而姍姍來遲。

康浩緊握着雙手，在室中焦急的徘徊着，腹內雖早已飢腸轆轆，面對滿桌美酒佳肴，却絲毫引不起食慾，在他腦海中，只有那黑沉沉的水牢，蚊蚋成羣的臭水，以及月眉那濕淋淋的影子和絕望的泣聲。

忽然，門帘掀動，冉肖蓮一身黑衣，頭罩黑布套，像幽靈般飄了進來。

康浩急忙迎上前去，低叫道：「冉姑娘——」

冉肖蓮一面摘取頭罩，一面含笑招呼道：「眞對不起，害你久等了。唉！才離開兩天，瑣碎事兒就積下大堆，煩也把人煩死了。」

（未完）

西德PASTELLA光學博士新貢獻

黑白變彩色







Dr. PASTELLA offers you such merit.

ENQUIRY WELCOMED

你相信嗎？

閣下想把家裏黑白電視變彩色嗎？
只需……採用榮獲國際金牌西德新產
「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百事得」獨特優點：

* 能使個個節目變彩色
* 能抗輻射減除雪花
* 整天觀看絕不疲倦
* 近看亦不損害眼睛

歡迎垂詢3-664002 3-663068
（遠近送到　不另收費）

剪下此
讀者優待証
憑証到購
九折優待

DR. PASTELLA

百事得光學博士

↓「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17-20吋
每件只售
$22.00

21-24吋
每件只售
$25.00

進出口・批發・零售



YEARFULL INDUSTRIES
(HONG KONG) COMPANY
27, Shanghai Street, Ground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總代理：年發行
九龍佐敦道上海街27號地下